武俠世界



$2.00

776



·特別介紹·

一期完巨型俠情故事：**野鳳狂龍** 孫玉鑫·著



「野鳳狂龍」是孫玉鑫君繼「情仇」後之中篇巨型之作，內容充滿懲奸警惡，誅邪勢魔快事，加上孫君之生花妙筆描述，哀艷傳奇，高潮迭起，情節莊諧並重，妙趣橫生，誠不可多得之佳作。

督印人：羅輯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一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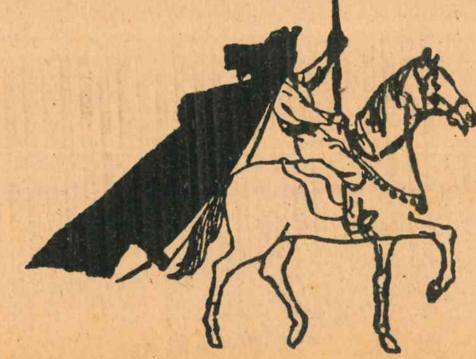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僑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7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巨型俠情故事

野鳳狂龍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八刀十六洞　萬針一窩鋒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同樣是死，人似乎要比鳥無知愚蠢可憐的多！

有着這種思想的人，他一定會窮一輩子！

窮一輩子並不代表了平安，往往在戰亂，奇變，巨禍天災或人爲的禍害臨頭時，早死的十有八個半，正是這些窮人！

所以，「人無橫財不富，馬無野草不肥」！

× ×

似乎通又似乎不通的一角文告，出現在三湘岳陽府城牆榜招大木牌上！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昇平治世，豈容俠以武亂禁，況江淮晏氏七兄弟，父爲水寇，母係盜女，父死隨母，幼即頑劣，結隊成幫，竊奪詐騙無所不爲，稍長，佔山據湖爲禍地方，去歲臘月初八，深夜明火搶掠，攻入退職前山東布政司江氏司府，掠得黃金四萬餘兩，明珠百顆，珍寶七十二件，並且刀傷事主，斬殺追緝官差前後計十八名，終因作惡多端，天報不爽。於岳陽藏身，爲人識破，卒被捕獲，具供在案……

今天午時，是江淮巨寇晏氏七弟兄於岳陽成擒定讞問斬的日子！

昇平世道，偶然有一次可以任人圍觀的「出紅差」，那份熱鬧勝過元宵趕燈會「擠大妞」多多，別說什麼人山人海，岳陽今天走空了半個城！

晏氏七雄的罪狀，寫起來丈八長的紙要用幾張才行，不過如要簡單些說，四個字已足代表，那就是搶，殺，刼，奪！

他們七兄弟殺的人，連自己全難以計算數目了。搶的次數，比他們七兄弟加起來的年紀還多，至於奪，刼，那更等於「順手牽羊」般方便，高興一天能來上三五回給人瞧。

請仔細看明白，聽清楚，他們七兄弟是搶，殺，刼，奪，自出道直到今天，要綁赴法場，七兄弟一生誰也沒敢犯半次「淫」戒，一生也從沒有殺過任何的一個女人！

也許正因爲如此，從晏老大到晏老六，全娶到嬌美妖媚艷麗無比的小嬌娘作妻室，這曾羡煞天下所有的江湖朋友！

晏七到今天也沒成家，正打着逍遙自在的光棍日子，所以七弟兄，只有他有資格出花街進柳巷，磊落堂皇，結交了不少風塵艷麗的女知己，是出了名的「風流晏七」。

晏氏七雄岳陽被捕，據說是栽在一位小嬌娘手中，只爲晏七堅決搖頭，說要再隔兩年才能娶她，於是她決定等不了兩年時，腿脚一鬆跑了趟岳陽府衙，又於是名震天下功力武技萬人敵的晏氏七雄，叮噹入獄！

早已接旨「斬立決」砍頭的晏氏七雄，被岳陽這位人稱「白臉包公」的鮑大人，想盡辦法更拖了三個月才出斬，是鮑大人的善心嗎？不！

三個月前，晏氏七雄被剛剛捕繫大獄的時候，一個個全是生龍活虎，現在，除了皮包骨骨支着皮外，再就沒啥了。

沒聽說——天地無情實有情，官法如爐眞如爐？

你能有多硬？鐵？眞是鐵也要在這「官法爐」中煉成「繞指柔」，何況晏氏七雄不是鐵，是血肉筋骨皮作的大活人！

「白臉鮑爺」爲的是那四萬多両黃金，百顆明珠，七十二件珍寶，人是全抓住了，一個也沒跑，東西却半點影子沒看到，更不用想和最初打算的一樣，親自摸摸，摸到自己的大雕花樟木箱裏了，您說，鮑爺能算完？於是乎拖了三個月！

沒人見過那十八層地獄究竟如何！岳陽府獄中的幾名死囚，却全目睹了「人間三十六層活地獄」的樣兒，不過，他們有幸並沒親身嚐受，親身嚐受的，是晏氏七雄！

紙裏包火，空穴有風！確實比「掩耳盜鈴」高上幾級，自獄中死囚家屬傳得的消息，是人人伸大姆指，個個誇晏氏七雄才是好樣的，嚐遍三十六活地獄的酷刑，由頭到尾七雄兄弟只有一句話——勒你媽地，老子看你到那塊找？

不能再拖了，獄卒密報，再拖下去可能湊不上七雄的數了，有三位已是出氣多進氣少！

「斬」！今日午時，「白臉鮑爺」下了府諭！

× ×

天剛亮，晏氏七雄已知道了「今朝斬日子」的消息。

七兄弟分七處關着，晏老大招呼來獄卒，話只一句，立刻要七兄弟相聚，痛快的喝杯「快活酒」。

獄卒怎敢作主，晏老大又說了，慢半點，他要下令叫老二老三和老四，先一頭碰死在鐵柵上！

這手厲害，獄卒一面分人上報，一面眞的準備酒菜，「白臉鮑爺」親自趕到，和七雄約法三章，答應七雄臨死相聚，但要七雄保證不出意外。

七雄早已被貫穿琵琶骨，挑斷了足踝筋，要不會等到今天，哼！

晏大坦然承諾，七雄兄弟再聚一堂，酒菜送到，不含乎，整整的一桌上等菜，七兄弟嘻笑言開，痛飲暢談，羡煞不少死囚，連「白臉鮑爺」，心裏全連讚英雄了得。

酒喝了半個時辰，沒半點毛病，獄卒安下了心，七兄弟已互擁臂肩，唱起了山歌！

晏七的歌聲眞叫呱呱第一，可惜那年頭沒有「男賣唱」的，要不何用七兄弟去殺去搶去奪，只憑晏七這條嗓子，也穩穩當當吃香的穿緜的坐着八個人抬的！

晏七歌聲雖好，音調却是悲慨萬分，使人聽了會止不住珠淚盈睫，心海汹湧！

歌聲停了，七兄弟仍然互擁互抱着，晏老大聲音低到像蚊子哼，道：「老七，全看你的了！」

晏七聲音更低，說道：「哥，您放心去！」

晏二道：「老七，事了別傻，老娘還要人孝順！」

晏七道：「哥這說的啥，老娘一生吃喝不盡！」

晏三搖頭道：「發混，有一個在跟前，總比一個沒有好，這你會不懂？」

「懂，哥！」晏七道：「不是還有六位嫂子嗎？」

晏四一聲嘻嘻道：「老七你風流了好多年，到頭來竟連『女人』是啥全不懂，什麼六位嫂嫂，是六個活妖精，咱們在，她們乖，咱們走，她們能不到處拖大男人已經算好的了，記住！回去和老娘講一聲，全給咱們宰了！」

晏七有些不甘願的道：「哥，咱們一輩子沒殺過女人，到頭來怎麼……」

晏五開了口，說道：「四哥說的是正經話，別的女人可以不殺，她們六個一個也不能留，留下一個，你和老娘，準沒有命！」

「會嗎？」晏七發出疑問！

晏六怒哼一聲道：「我問你小七子，你待小秀兒如何？」

晏七的兩條濃眉飛挑揚跳起來，恨聲道：「這婊子養的母狗……」

「別罵她！」晏大接上話道：「女人差不多全是這材料，你給小秀子多少心血，她却兩條腿一張就生生吃死了咱弟兄，小七子，記住，先宰小秀子，那是爲六個哥報仇，再殺家裏那六隻騷母狗，是爲防患未然，更是爲了老娘！」

晏七答應了，帶淚含血立了重誓！

晏氏七雄仍然相抱一處，死囚犯們只當他們兄弟情深，獄卒更沒往別處想，其

實，老七的琵琶骨傷早好了，鐵索是虛鎖在身上，不錯，左足筋踝已被挑斷，但這又算什麼，當年他就一隻腳飛縱五丈六，現在更不含乎！

七兄弟相擁，那是假的，三月酷刑皮包骨不錯，被磨去的只是肥油，那身千修萬練數十年的火候的內功眞力，不破元穴，誰又能要去它們！

如今，晏老大到晏老六、知道大限到了，因爲穿透的琵琶骨，內部已生了壞血瘤，沒救，拖日子，現在他們六人，把一身眞力全以「導傳神功」交給了晏七，晏七變成晏氏七雄的總和，熱鬧在後面，有的是可瞧的！

該到的總要到，時辰快到了。

七兄弟分開啦，坦然出獄登車，坦然挺胸直赴法場，車上，七兄弟平視天下，但並沒有如傳說那樣，高呼狂叫自己英雄了得，也沒像「鼓兒詞」上所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留幾句警語，勸勸世人，更沒留下半個字的遺書，原因是他們七兄弟斗大的字只認識一個，那「晏」字！

午時到，炮聲响，鼓聲震耳！

一個個來，劊子手的刀眞快，劊子手的腕力眞足，嗖！晏大身首異處，怪哉，死前正哈哈大笑！

晏二也在笑聲中離世，晏三，晏四，晏五……

晏六了，他突然揚聲道：「且慢！」此時說「且慢」，誰聽他的，中坐「白臉鮑爺」，向劊子手作出斬的手式！

劊子手鋼刀閃光，晏六高呼道：「誰想聽聽老子們藏金地方？」

亂了，從「白臉鮑爺」心裏亂起，亂聲中，「白臉鮑爺」總算能知己知彼，想通了這時候就算晏六能說，他也不能聽，再作手勢，劊子手鋼刀猛下！

緊隨着滾出丈遠的晏六人頭，騰起了一條人影，那是晏七，看，只閃得兩三閃，跳了三五跳，那裏還去找他的影子！

於是法場中走了晏氏七雄之一的消息，沒半天，已傳出千里，整一日，似乎已天下盡知了！

× ×

別說「六扇門」裏沒能人，姜大班頭就是能人中的能人，不但辦案如神，有時更能在「無中」生「有」！

晏七一走，不到兩盞熱茶的工夫，姜大班頭已坐在「小秀子」那比從前不知豪華多少的香閨中了！

小秀子一張臉，早沒了人顏色，不是嘛？她出賣的晏氏七雄，獲得了官家明賞千金中的一半，另一半她必須孝敬現在坐着的姜班頭，和此時心亂如蔴坐立都難穩的「白臉鮑爺」。

如今，晏七逃走了，從法場逃走的，不論是誰這時要叫小秀子安心，那話比放屁還臭，自己作的自知道，她若能還安得下心，那太陽也會從西邊出了！

不過姜班頭說的好，妳放心，妳就是最好最好的「餌」，晏七準來，來了準完蛋！

不錯，晏七是一定會去的，只是去了之後，完蛋的究竟是那一個，咱們姜大班頭說慣了含混不清的話，這次，也沒有例外。

× ×

岳陽西門裏，有座麥家花園，廢置荒棄已久，聽說會出兇案，成了兇宅，如今仍然陰森森若有鬼氣，所以那樣堂皇的宅子，沒有人住。

誰說沒人，有！不但有，這人並且已經住了三天！

三天，也正是晏七法場逃遁斷無消息的日子。

是晏七？如果是他，就不够聰明了，姜大班頭雖說眞本領較差，但身在公門總是好多好多年了，出了這等大事，上官逼催的像火燒屁股，又怎會空過這種極可能隱藏歹徒的地方。

果然，當姜大班頭在小秀子家苦守無得後，派出幹捕窮搜各處，麥家花園列爲第一。

只是姜大班頭一行來的不是時候，大白天，連個鬼影子全看不見，何況是個厲害腳色的大活人。

一連窮搜過三天，官場中的老毛病就犯了，雷聲還有，雨點早止，不過姜大班頭仍有一套，依然派有眼綫在緊緊釘着小秀子的香閨。

是晏七逃脫一刀之苦的第四天傍黑，麥家花園那口大井裏面，驀地冲拔起一條黑影，微沾井台，人已到了風閣樓頭，腰一塌，形影消失。

黑影並非鬼怪，自難一閃失踪，是進了樓中，直穿廳堂，踏進那間昔日本是麥家大小姐所住的閨閣！

．黑影剛剛一腳邁進，頓覺有警，但並沒有縮步退回，反而猙獰的低嘿一聲道：

「是那方好友，先我而到？」

角落極暗的暗影裏，有人接了話，聲音如同銀鈴，道：「怎麼，這地方是閣下風流晏七的？」

妙，黑影竟是晏七，白天藏身井中，難怪姜大班頭一連搜了三天全搜不到人！

晏七不含乎，人家一個姑娘，全有這大胆量直指而問，再猶豫豈是晏氏七雄，沉聲道：「怎麼，難道這地方還是姑娘妳的？」

噗哧！姑娘笑了，道：「沒想到風流晏七，還生着張能言善道的嘴巴，你說對了，這地方正是姑娘我的！」

晏七不信邪，道：「姑娘姓麥？」

姑娘答話乾脆，道：「半點不假，麥雨珍，麥家的二小姐，也正是傳說死已三年今爲鬼魅的我！」

晏氏七雄到岳陽不是一次更不是一天，對當年麥家兇案知道的十分清楚，麥氏一夜之間，連死帶失踪不留一人，死的是二小姐，名字正叫麥雨珍，是被人姦殺，大家姐失踪，直到今天沒有消息，現在這不明來歷的女子，自承是死已三年的麥家二小姐，誰信？」

晏七笑了，道：「說吧，妳是人？是鬼？」

晏七說的不是眞心話，他有意和姑娘多答問幾句，方便摸定方向，一擊中的！

「少來這一套晏七！」姑娘冷冷地說道：「不管我是人是鬼，你風流晏七全不會害怕，不過我要奉勸你句話，我沒有惡意，否則前兩天隨時隨地能出頭告訴姓姜的，指出你藏身井中……」

晏七心頭大驚，道：「笑話，井中有水，水深過丈，會藏的住人？」

姑娘咯咯地笑了，道：「水面距井口丈五，在丈二地方，有一活門，那是爲灌添當年園中荷池用的引水道，不僅藏一個人，五個人也有地方！」

不錯，晏七正是藏身活門之中，姑娘能指出這一件事，晏七相信姑娘是麥家的人不會有錯。

不過晏七却不相信人死還能復生，更不相信鬼能人言，才待喝問姑娘究竟是誰，姑娘好像能看穿他的肺腹心事般，接着又道：「別多疑，我是麥雨珍沒有錯，當年死的是我大姐，至於我怎會失踪，和爲何不出面種種，那是我們麥家的秘密，對你無礙，你不必知道，我也不會說明！」

够坦爽，晏七發了丈夫氣概，道：「好，衝這番話，晏七信了妳！」

姑娘低笑出聲道：「你有胆子？」

這話問的奇特，也問的令人窩火，晏七不由冷笑出聲道：「只怕天下像晏七這種胆量的人不多！」

「那很好，晏七，你餓了一天，要不要熱熱的好好的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頓？」

「有這種地方嗎？姑娘！」

「晏七，別姑娘姑娘的叫，聽着煩人，我比你年紀小，叫我小雨吧，我就直接了當喊你晏七，怎麼樣？」

「一句話小雨，我說有這種地方。」

「當然有，要不我豈不成了騙你。」

「那就快，我是眞餓了！」

「很快！」話聲中，姑娘突然打亮了火紙，要點起燈來！

晏七一步前，彈指打滅紙火道：「小雨，這可不是鬧玩的事，有燈十里亮，怎麼說，妳怕那姓姜的混小子找不到我？」

「冒失鬼，我既敢點燈，就能保證誰也看不到，你慌的那門子！」

麥雨珍兩次打燃火紙，點起半支牛油燭。

晏七咬着牙，他實在不信別人看不到燈亮！

麥雨珍笑了，眼角一掃晏七道：「別怕，你看！」

一聲「看」，只見麥雨珍倏忽飛縱亘樑之上，不知道在甚麼地方一摸一動，右牆倏忽裂開一道門戶！

晏七一楞，麥雨珍已一拉他的手臂道：「進來嘛！」

進去了。雙雙移步而入，牆又重合，嚴絲合縫。

晏七借麥雨珍燭火光亮，四外掃視，是個夾道，順道而行，已現極亮的光芒，一道黑黝黝的門，露着尺寬縫，麥雨珍拖着他走進門內。

裏面，竟是一間美侖美奐的閨房，桌上，正擺着仍帶熱氣的可口酒菜！

晏七雖然一肚皮的疑問，却不問，坐下就吃，反正他心裏有數，不吃白不吃，不吃也頂不了將來來到的福抑或禍！

× ×

「沒想到小雨，我眞沒想到，你會是麥大哥麥老大我們麥總當家的二姑娘！」

晏七横躺在軟軟的香床上，一身赤裸，剛洗過澡，腰間纏着一塊浴巾！

小雨，麥雨珍，穿的也不多，斜靠在一張搖椅上，搖幌着十分悠閒。

「晏七，想不到的事還多的很呢！」

「麥大哥已經早成了仙佛，過去的事小雨妳放心，我不會問！」

「你聰明，其實，你問也是白問！」

「小雨，別的事我不問可以，關於我自己的事……」

「你們瞞得了『鮑貪心』，瞞得了『姜大話』，休想瞞過我，我知道你們七兄弟練過『洗髓功』，又會『般若力』，這樣又怎會被人折磨成瘦猴兒樣？就算琵琶骨穿上洞，要跑誰全攔不住……」

「小雨，我六個哥哥全中了血毒，是他媽媽的那條髒鐵索！」

「別恨了，那沒用，你不是總算活着嗎？」

「小雨，我活着不容易的！」

「比你一心要殺那小秀子還難？」

提起小秀子，晏七臉色變了，一抬那隻好腿道：「媽媽地，這騷……」

「別駡，再騷也是你先找的她，不像我，是我找上了你！」

晏七臉一紅道：「小雨，這不能比，可是……唉！小雨，妳如果早說出麥老大來，我是怎麼樣也不會糊塗到這個地步，唉！」

「唉個甚麼勁，怎麼，我比不得你心愛的小秀子？」

「別提，說別的！」

「沒啦，別的我沒話要說！」

「小雨，妳總不會毫無緣故的找上我吧？」

「當然！」小雨小臉兒一翻道：「我是看中了你七兄弟只留下你，想嫁給你，好獲得那些黃金明珠珍寶！」

「得！得！得！算我不會講話，別動火。」

「我說的是老實話，又火的那門子，哼！」

晏七一再陪小心，小雨才化嬌爲喜。最後，小雨問晏七有甚麼打算，晏七話只一句，上刀山下油鍋，也要先處治了小秀子。

他說的好，不爲別的，坑我害我欺我騙我，那算我晏七瞎了眼自己找的，可是我六個哥死的寃，他們怎麼死，死在誰手裏，全不寃，就是死在小秀子狠毒告密是太寃大屈了！

小雨警告他，姓姜的不那麼糊塗，現在去找小秀子，那等於是「飛蛾投火」！

晏七苦笑說的好，他能等！等！等！

× ×

半個月的日子，像睡了一大覺似的，醒來已過去了。

半個月十五天，晏七和小雨，不僅是從世家江湖交結而邁進無所不共，並且已等於二而一的生死一體！

晏七受了三個月的活罪酷刑，在這十五天的「進補」下，不止恢復了原有的健壯，並且因爲業已獲得了六個哥哥的傳功，使一身本領功力也到達巔峯頂點。

半個月，可憐了姜大班頭，在「白臉鮑爺」的緊逼下，多少年沒吃過竹板兒的胖屁股，已被敲了兩次，每次雖說只是象徵性的來幾下，羞辱多於責罰，但是姜大班頭也痛的只能爬伏着睡覺，因此他恨晏

那已死的六個哥！

姜大班頭淡然道：「七爺，就只剩一

被單的另一半，這是兵器，以內力抖出，

毒，全從心裏發毛，生怕傷了大班頭將來

七入了骨，絲毫沒有鬆懈對晏七的緝捕！

小雨有些不忍心再看晏七內心的折磨，說出一條妙計，晏七千恩萬謝，幾乎把小雨當成再造爹娘！

其實，小雨是爲她自己，從摸清晏七藏處，進而相會，相悅，相愛到現在，小雨把應該知道的事情，全弄明白了，也該遠遠的離開這個不祥並命中註定仍將橫死的晏七！

×　×　×

晏七單人獨身一騎黑馬，出現在由三湘轉湖北入四川的狹窄荒涼野道上！

這消息因不斷引起江湖梟雄的追踪不捨，而傳到岳陽，姜大班頭被召進府大人「白臉鮑爺」的二堂，他領了「捕文」，定了日子，要「千里走單騎」去緝捕晏七歸案！

突然！晏七的形踪又消失了，在山野荒道上平空的消失了！

有人捉到了他騎的那匹黑馬，黑馬身上有血，血漬尙新，於是志在那些黃金，明珠，珍寶的各路英雄，全認定晏七折在道上，被當地某方人物所擒，正被逼問着那些珍寶的下落。

×　×　×

姜大班頭牽馬出了城，是大清早。

迎面攔路的是個好俊的少年英雄！

少年英雄和姜大班頭低語幾句，大班頭面帶喜色，重又悄悄回到城中。

入夜，初更，小秀子正在和她結識不久已作入幕的相好歡欣趣談，二十幾天的提心吊胆，她也因晏七遠去川境的消息而放落。

彭子良是個白淨面皮的瘦長子，年雖已到五旬，看上去只有四十四五，他和小秀子交往，是妙緣，小秀子的老相好曾帶小秀子赴過彭子良的請筵，席上，男的動心女的淫媚，早已眉來眼去傳情送笑，當小秀子老相好因事離開岳陽後，他倆烈火乾柴，一碰就着，慾火燒到一處，頓如魚之得水，水中游魚。

自晏七法場脫身，彭子良就裹步不前，生怕色運下面生了「楣」，碰上晏七這個煞星。

現在沒這個顧忌了，晏七早已逃離岳陽，二十多天的相思慾火，男的難忍女的不耐，今夜酒聚，調笑戲逗春色無邊！

二更，酒已八分，菜剩殘底，小秀子早已脫了個渾身上下赤裸裸，彭子良則抱着小秀子，正口杯交盞極盡溫柔情趣之能事！

小秀子面紅似火，一雙柔荑，在桌下緊揉慢拈，不知作些啥子營生，彭子良上撫下摸，兩個人用盡「手字旁」的字兒，因之嬌喘嗔哼似病般的呻吟聲傳佈於外。

適時，一條人影悄然無聲的落在窗前，用不着濕破窗紙偸窺所以，聞聲早知啥介事，黑影一翻而至室頂，再頓足，遙射而去。

黑影並沒去多遠，而是直射投落到小秀子住宅後隔三家的前門樓上。手一招，另一條黑影拔身出現迎將向前，前一黑影悄聲道：「妙！快去，兩相好！」

迎前的黑影悶悶地狠狠地哼了一聲道：「謝了，你接應我？」

先前黑影匹了一聲道：「我回去，看到那種活色鮮香的樣子，準倒楣，咱們再見了！」

話聲中，不待答覆，騰身而去。

剩的那個黑影，毫不猶豫的直撲向小秀子的香閨！

一聲窗碎木散加雜着驚呼聲傳出香閨，正抱着赤身蛇纏淫娃兒小秀子的彭子良，鬆了手，不僅現出他那一身無綫條的細皮白肉，也現出了骯髒行子！

明燈現影，來人赫然竟是傳說業已進川的風流晏七！

×　×　×

幢幢人影，少說聚結了三五十人，爲首者，正是岳陽府的班頭姜爺！

適時，遠遠現出一盞燈籠，姜大班頭傳令下去，準備，晏七已經進了小秀子的家！

有人提議，似該立刻趕去，否則小秀子必死，姜大班頭說的妙，小秀子的死活，絲毫不掛在他和鮑大老爺的心上，如果不趁晏七怒失耳聰，恨去心神時下手，萬一再次遁走，他娘的誰的屁股能代替他挨那竹板！

遠處的燈籠，倏地無故自燃，刹那熄滅，姜大班頭再次傳令，人影疾快移動，已將小秀子的香閨團團圍住。

圍緊，滴水不漏！

怪也，所有的人，竟全棄去使用兵刄，每人手中一支漆黑粗如小兒手臂長足尺五的筒兒！

姜大班頭揮揮手，大家靜靜地已挨近了屋基牆根，誰也不動，等着！窗子已散碎四開，燈光雪亮，大喝之聲入耳！

可憐！可悲！一向看來傲氣十足的小秀子，竟也會跪倒地上，哭着，喊着，哀求着！彭子良已四仰八叉的躺到地上，沒死，一身上下連半絲絲兒傷痕全沒有，嚇昏了過去！

是晏七的聲音，道：「妳不是說過自己貞節烈女一般嗎？妳不是又哭又鬧逢人申訴着那年赤身被捉，是惡人中傷嗎？現在呢？嗯？」

「好人，七爺，我錯了，你就可憐可憐我……」

「住口！妳就算一夜連召八十個男人，七老子也過問不着，這一點妳沒錯，生就張見人癢的××，那只是現妳祖宗八代的眼，關不着晏七爺我甚麼事，我只問妳，十年相識，我究竟是那點對不住妳，你講！」

「七爺，我……我說過知道錯了。」

「錯妳媽媽個屁，七老子我懂，是我沒要妳，不錯，我那六個嫂子全她媽的够風騷，可也全他媽的嫁了之後乖乖的伺候着咱老娘，妳成嗎？妳是個甚麼材料自己該明白，沒嫁人就偸野食，一偸一大隊，妳當我不知道，嫁給那個寃種以後，大門匙鑰妳偸偸打了六把，七老子就有一把，寃種不在，七老子就成了主人，妳當這些七老子會眞的認爲對？像妳這樣，七老子能用花轎抬妳進晏家大門？我能叫晏家大門黑夜三更出出進進些狗雜種？妳好狠，於是暗通消息給官府，如果只是陷了七老子，那算七老子瞎了眼睡過妳這淫貨的報應，天可憐我那六個生龍活虎般的哥，全坑在妳這個臭婊子上，媽媽地，七老子今天要只戳妳三刀六個洞，那太便宜了妳，哼！」

接着晏七這聲越說越上火的怒哼，是小秀子那沒命的狂號怒叫——啊！

哼，狗淫婦！

啊！啊！天啊！殺人啦！哎喲親娘！好……好大哥……你……啊媽呀！七……七爺……爺，你給……給我個……痛！痛快！啊！

尖叫悲號聲聲相接，小秀子把一生騙人的好聽話，全叫出來了，可惜沒有用，對現在鐵打了心的晏七，半點用全沒有，晏七一刀緊似一刀，一刀兩洞，全不是致命的地方，但有兩刀却是小秀子迷人那所在！

外面聽的人，一身汗毛全寒立起來，只有姜大班頭够種，在計着數，六刀了，十二個洞！

啊，痛死我了！

晏七一刀揷入小秀子那「妙不可言」處，刀尖兒眞的由椎骨最後一節透出的！

小秀子已出氣多進氣少，兩眼直翻，叫不成聲，全身抖抖個沒完！

又一刀！直入心房後背穿透，小秀子雙脚直搓，一身擺動，只是刹那間，她再也不會迷惑別人，也再不會傷害別人了！

姜大班頭又作出手式，他太懂，人在殺紅了眼的時候，別惹他，等着，一會兒就成，等那股子殺氣消下，殺人的就會手軟心軟，那時動手擒人，是十拿九穩！

晏七兩頰流下淚來，他並非是爲身中八刀十六洞慘死已手的小秀子，而是爲他那已死的六個哥！

擦乾七首血，得走了，小秀子那陣沒命的狂喊悲號，不驚動人才怪，走！

臨走，他還掃了地上的彭子良一眼，搖搖頭放過這個人，晏七本不嗜殺，彭子良雖說無行，但小秀子何異是個娼婦，娼婦守身不接客，比叫公鷄下蛋還難上百倍。

晏七剛剛跨出門去，警兆已生，止步沉聲道：「人不少，若非七老子一心宰割那狗淫婦，早就會發現你們，請出來，別小家子氣！」

姜大班頭自暗影中閃出，晏七濃眉一挑道：「大班頭好靈的消息，晏七聽說你好像是出了城？」

「對！」姜大班頭道：「姜某也聽說七爺你已經去了四川！」

好答對，誰也不吃虧。

晏七目光向四外一掃道：「何不全請出來？」

姜大班頭又揮了手道：「別叫七爺看扁了咱們，全出來！」

晏七看清對方數目及人手一支怪筒後，頓即明白今夜只怕是很難生出小秀子這院落了。

不過他仍够沉着，道：「姓姜的，晏氏七雄已經賣給你六個，怎麼說，非趕盡殺絕不可？」

姜大班頭話够痛快，道：「七爺，你非成全不可！」

晏七冷冷地又道：「姓姜的，那如此不行的話，今夜只怕來人中要先我走掉一大半！」

姜大班頭淡然道：「七爺，就只剩一位，他也得伺候你再去次法場！」

「姓姜的，就憑你們？」

姜大班頭冷聲道：「晏七，是憑我們手中的『萬蜂筒』！」

一聽「萬蜂筒」三個字，晏七臉色陡地變爲煞白！

姜大班頭何等人物，適時開口道：「不瞞七爺說，這次你仍然是被人賣了，『萬蜂筒』就是這人借給我們的，七爺，認命吧，姜某保證半點苦子全不會加在七爺身上，只破去七爺你一身功夫，明天正午，送七爺你去和前六位相聚，七爺，成不成你給句話！」

晏七心頭雪亮，很清楚出賣他的人是誰！

他可不認命，點着頭，嘆口氣，倏忽上步已將個倒楣的公差抓在手中，沒猶豫，拋向姜班頭，接着，他一個旋轉，重回到房中，手微抖，燈火熄，裏外黑成了一大片！

外面的人要亂，姜大班頭暴吼道：「靜下來，三人一組，守着，天就要亮，遠站五丈，不信他能變成隻飛蛾跑掉！」

這招够狠也够絕，人在五丈外，三人一組，全有那種自己絕難躲過的歹毒暗器，跑是休想，不跑，天一亮，誰全能看清誰，結局一樣，所以再難再險，晏七打定主意是非趁現在闖不可！

晏七摸黑到了床前，伸手拉起那床絲棉被，以指作剪，把棉被分作三條，前心後背及雙大腿間，以撕裂的床單作繩緊緊紮好，雙臂包紮兩塊厚絮，抖手拿起撕裂被單的另一半，這是兵器，以內力抖出，足可震飛那些細如牛毛的「黃蜂毒針」！

準備好後，仔細想過，只要頭臉不被打中，上半身已不怕蜂針，下半身的一雙小腿，是最弱的一環，但是已無法可想，如果連小腿也紮起，動作失靈，逃脫的機會更加渺茫。

一切想過，他一脚踢倒了八仙桌，一聲斷喝，將一雙木椅扔出前窗！

姜大班頭有一套，適時揚聲道：「別理會，不是活人不放蜂針，後面的小心些，這是聲東擊西之計！」

話剛說完，一張八仙桌已自碎窗中飛出，直砸向姜大班頭，大班頭沒理，動全沒動，他人在五丈外，八仙桌落勢不足四丈，根本傷不了他！

話是這麼說，他可也加上了小心，八仙桌落地的聲音，使他心驚胆寒，那聲音太小，太輕，桌子更沒被摔碎，頓知不妙，時間上已遲了刹那，晏七倏忽自桌下拔起，一閃已到了大班頭面前！

好個姜大班頭，明知晏七撲上自己死多於活，但他仍然緊咬着牙，黑筒舉起，聲連響，數百寒星直罩晏七打去！

接着，他沉聲暴喝道：「別管我，快些圍殲！」

晏七錯料了姜大班頭，不錯，平日裏姜大班頭怕死愛財好逸惡勞，但現在，他自己明白，在避已不及格躲又沒有晏七快的當兒，拚命或許還有活路！

晏七是撲上了姜大班頭，一舉把大班頭給震飛出去丈五，他又錯了，姜大班頭雖迭聲沉喝令手下圍攻，但那筒兒太過歹毒，全從心裏發毛，生怕傷了大班頭將來

倒楣，所以全楞着還沒有下定決心，如今晏七把姜大班頭一掌震飛，數十幹捕已再無顧忌，只聽脆响的簧聲一聲接一聲的像疾鼓，千數寒星全照顧到了晏七。

晏七左腿上業已中了姜大班頭十幾枚毒針，只覺得痲癢，不知到痛疼，掌震姜大班頭飛了出去以後，晏七一聲獰笑，一點三指封死了左大腿的穴道，身形撲臥，施展十八閃翻，像陣旋風似的，撲向數十幹捕！

翻滾中，他又覺出前心後背中了難以計數的毒針，可惜針太短太細，那床分散開當作裹身的棉被，够厚，竟半支也沒能插扎身上！

不過左腿又一連中了十幾針，好歹毒的暗器，晏七只覺得毒氣仍能從被封穴道中順氣血上衝，雖說一時不碍，時間久了當然會被毒氣攻心，業已打定暴撲擊斃三五幹捕，亂彼陣脚時，馬上逃脫的主意！

衆幹捕「萬蜂筒」固然歹毒無比，一因姜大班頭被一掌震摔地上之後，就沒見挪動或起身，只當八死二活，所以由不得人人按動機簧打出毒蜂細針，二者此物安裝不便，必須有點時間，晏七就趁這時間，疾射如電撲殺過去，匕首連削，頓時四傷六死，餘衆不禁拔足狂奔遠處，晏七頭都不回一聲冷哼，匕首脫手而飛，直插進姜大班頭的後心！

姜大班頭這叫「該死」不得活，其實晏七一掌，只是擊中他的肩頭，傷不輕，但絕未昏迷更離死還遠，是他太過刁猾，要手下替他拚命拚死捕人，故意裝作被一掌擊昏，豈料晏七自己心裏有數，臨去時這抖手擲刄，却實實在在要走了姜大班頭的老命！

×　　×

小雨一個人，手托着香腮在木頓頓地發楞！

一支牛油燭，已點剩了小半支，蠟淚成串，點點連連！

她頰上却正也流着珠淚，串串滴落，不知爲何！

突然！她霍地起身低聲喝問道：「誰，晏七？」

不錯，晏七，他終於逃脫包圍回到麥家花園的這處秘室。

不過他那張臉，已變的煞白，一身上下一片紅，是血，有人家的，也有他自己的！

他推門而進，身子挺的筆直，一步一步雖然够慢，但很穩健！

小雨臉色一變，上下打量着晏七道：「辦好啦？」

晏七坐下去，用雙手捧抬起他的左腿，小腿上，少說上百毒針，已針針入肉！

他笑了，是開朗的大笑，瞧着小雨道：「妳大概不會知道，我法場逃生就爲了要殺那狗賤婦，根本沒打算事了後還活下去！」

小雨退了一步道：「你跟我說這個幹什麼？」

「很簡單，我就要去了，這針太以歹毒！」

「不要緊，咱們想辦法解毒！」

「小雨，我相信妳能解的了！」

「哦？這憑什麼根據？」

晏七沒理會她，嘆息一聲道：「猶憶昔日和麥老大初次相逢，是咱老大引介的，麥老大腰間掖着一支黑筒兒，是天下三大歹毒暗器之一，那時我曾說過，此物太過歹毒，有傷天和，麥老大說，他獨門之物，有解藥，不當死的他會救！」

小雨又退了一步道：「所以我也有解藥，喔？」

「妳不會沒有，不過我用不着它！」

「怎麼說？」小雨話聲有些急的說道：「爲什麼？」

晏七苦笑一聲道：「妳不是想我死的嗎？如果再救了我豈不委屈了妳自己？」

「我……」小雨張口結舌只說了個「我」就無法接講下去。

晏七笑了，笑的是那麼眞摯開朗，伸出右手道：「過來坐近我，時間不多了，我必須要和妳好好的說幾句話，相信妳也一定有話要說。」

小雨竟沒猶疑，拖過把椅子坐在晏七身側。

晏七目下仍有制敵的功力，但他撫摸着小雨遞過來的柔荑，竟沒下手！

刹那之後，晏七在一聲長嘆下感慨的說道：「小雨，妳究竟姓什麼？」

小雨低垂着頭道：「何必問！」

晏七想了想道：「這樣吧，我問妳一個問題，希望妳能實答，然後妳要答應我個請求，最後我送妳兩句價值難以計量的話，如何？」

「說吧晏七，不過我總覺得該先解解你身上的針毒要緊。」

「不要緊，何況這毒已經不是妳能解的了！」

「怎麼會，我……」

「小雨，眞的，時間不多了，答應我嗎？」

「你堅持的話，說好了。」

「妳等於救過我……」

「沒有的事，我不承認！」

「別急，聽下去，沒有妳，我不會這樣容易的，能够辦好今天晚上的事，何況這二十天來，蒙妳照料我，和……只是，我不解妳又爲了什麼，去向姜大話報密，並且，借出那麼多的毒筒？這是我要問妳的問題。」

「好，我實話實說，五年前你們七雄兄弟，在『子午嶺』下刼過一次鏢，護鏢的老鏢師燕杰，是我爹，他死了，死在你的手中！」

晏七想了想，哦了一聲道：「是『飛虎鏢局』人稱『撲天飛虎』的燕杰？」

小雨點着頭，晏七苦笑着看看她，長嘆出聲。

小雨知道晏七還要等待很多話，遂接着說道：「三年前，麥老頭兒一家，途中遇上強敵，結局強敵雖死，他一家，却也死的一個不剩，他身受重傷，我救了他，使他多活了大半年，他感激我那份情，送我此處的秘圖，毒筒，就是按照秘圖找到的。」

晏七道：「妳該早就找我兄弟報仇才對！」

「找了，找不到你們，當我獲知你們秘密計劃刼案的時候，又來遲了一步，最後聽到你們兄弟岳陽落網的消息，但已無

能爲力，後來法場上……」

「妳那個時候在看熱鬧，可對？」

「嗯，所以我就極小心的追躡在你身後，終於大家見了面！」

「我明白了，但是妳又爲了什麼，不立下殺手，反而……反而在……小雨，這有什麼內情嗎？」

「有件事你也許並不知道，晏七，你可認識一位叫伍天慈的姑娘？」

不知何故，小雨提起伍天慈這三個字，竟使晏七激動的全身發抖，道：「小雨，妳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小雨哀怨的嘆了口氣道：「我當然知道，那本是你已經下聘的未婚妻子，不幸一夜大雨，爲了好心答應了一個雨中無處投宿的孤客借宿，結果被那孤客用迷藥玷污了身子，更賠上慈親一條老命，恨怨寃屈下，懸樑自盡……」

「小雨，這件事妳怎會知道的這麼清楚？」

「不瞞你說晏七，那個孤客就是我哥哥！」

晏七恍然，慘笑連聲道：「所以妳才在殺我之前，先陪伴我些日子，似乎是要爭個『誰不欠誰』對嗎？」

小雨微一頷首，道：「我不認爲我作錯了！」

「小雨，錯了，錯的太大……」

「就算是錯了，晏七，現在說，已經太晚了！」

「是晚了小雨，我……」

晏七突然感覺到一陣昏迷，幾乎由座中摔仆！

小雨急忙扶住了他道：「快些躺到床上，我……」

晏七苦笑着搖搖頭道：「晚了小雨，現在妳要靜靜地聽着，那些黃金明珠和珍寶，全在咱老娘那兒……」

小雨流下淚來道：「我沒有貪圖這些東西的意思！」

晏七向他擺擺手，說道：「聽下去小雨，黃金不算什麼，珍寶也只是供有錢的人玩弄的東西，但那百顆明珠之中，却有三顆奇珠，正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三佛珠』……」

小雨再次接口道：「我本來是爲這三顆珠子來的。」

晏七笑了，道：「這就是，東西藏處只有咱老娘知道，妳要想辦法才能到手，用什麼辦法是妳自己去想了，我所請求妳的，是代我殺六個人……」

「六個人？」小雨驚駭出聲！

「嗯，六個！」晏七道：「我那六個嫂嫂，這是我六個哥哥的遺言，非做到不可，妳怎麼說？」

小雨不知何故，竟點頭答應下來！

晏七十分安心的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去了之後，身上的東西全歸妳，這要一件不少的拿給咱老娘看才成，咱老娘是藏身在……」

下面有幾個字，小雨總算聽清楚了，因爲這時候晏七中氣將散，雙目已連連泛眨，語不成聲調。

晏七去了，去的心安理得十分安祥。

當他發現是小雨告密時，曾在那小秀子血腥的香閨中想過很久，小雨不是小秀子，小雨是個有理智而十分剛強信義果斷的奇女子，她會告密，絕不像小秀子那樣只好金銀和偉岸男人，雖然晏七在匆忙下無法推斷出其中原因，不過他却深信虧欠道理的一方，極可能是自己！

再者，他想及小雨的捨身侍伴，二十幾天來的照拂，是他從來沒有敢夢想獲得的，多想幾遍，頓覺小雨似乎有心以身相報，於是晏七決定追隨已死六位胞兄於地下，在見到小雨，獲知自己是她殺父仇人時，立即暗暗的拍開所封穴道，毒氣頓即直衝心房，雖大羅神仙也難以救其不死。

妙排鈎鰲計　巧設誅魔謀

晏七已死的事，只有一個人知道，是小雨！

小雨已沒了下落，其實誰又認得小雨呢？再說誰能知道天下究竟有多少叫小雨的女子！

岳陽府「白臉鮑爺」，對官場中的一套眞有辦法，在給姜大班頭姜大話殯殮的那天，正午，號炮三响，所謂已逃大盜江淮晏氏七雄最後一名，業被緝獲，正法示衆，於是完結了這段公案。

有人曾百般打聽過，只知道當日法場處決七雄時逃了一個，沒人知道那是晏家的老幾，在小雨故佈疑陣，傳出晏七去川的消息時，人人說逃出來的是晏七！

可是行刑劊子手却說，晏七是第三個被斬首的！

岳陽府捕快講，緝獲的唯一逃犯，是晏五。

「白臉鮑爺」笑對賓友說，只怕是晏二吧！

最後，「白臉鮑爺」若有介事的又說，其實，晏氏七雄全長的差不多，獄中三月，面目全非，說老實話，誰也難以眞的分別出那是那個了！

就因爲如此，武林江湖上傳言不一，更深信最後處決的犯人，絕對不是正身，獄中死囚不少，隨便抓出個來斬了頂數，是官場見慣的事！

「白臉鮑爺」爲了交差和了斷這件震動天下的公案，迫得用獄中死囚，代晏氏的消息，被武林江湖中人所深信，當然，也有疑處。

×　　×

距太行山六十里地的「斷腸坡」，昔日是有名的兇險地方，如今，天下昇平，於是乎在太行山已無盜匪的傳聞，和多年來不見盜匪出沒的事實上，「斷腸坡」有了人家，先是三五戶，其後八九家，終於經年之後，「斷腸坡」成了大鎭，千多戶人家，六七千名住戶，不但人人能足溫飽，並且成了南北來往的必經之路，又一年，各種生意如雨後春筍，與隆鼎盛。

既已成了座要道大鎭，少不了要有個能足號令指揮的人，有，「斷腸坡」的首富，人稱「大好老」的董大川董老爺子。

這天，在所謂晏氏七雄前後伏法後的二十二天，董老爺子的後宅花園的「暖閣」上，是在傍晚，正筵請七八位特殊的人物。

大家在邊飲邊吃邊談，奇怪的很，他們不談莊稼，不談生意，不談風月，而是

專題談論着晏氏七雄伏法的事情。

是董老爺子開口，一開口那種氣派腔調，就不是回事，說道：「怎麼說，二十來天啦，你們就總共辦了這麼大點的事？嗯！」

緊靠着董老爺子右首的一位白淨面皮的中年人，神色鄭重的說道：「山主可容屬下說幾句話？」

怪哉，堂堂「斷腸坡」首富的董老爺子，竟一變而成了山主，什麼山的主？山主又代表些什麼？耐人尋味！

董老爺子嗯了一聲，算是代表准了，白淨中年人接着又道：「晏家哥兒七個的事，說來十分簡單，其實很不容易偵獲確實消息，捕快們說法不一，不能信，劊子手咬定晏七死在第一次法場上，我們又不能眞的直入那『白臉鮑爺』的官宅，逼問實情……」

董老爺子沉聲說道：「有什麼不可能的？」

白淨中年人道：「山主容稟，這事非秘密不可，逼問過鮑老兒後，就不能再留活口，殺官雖說如同造反，諒他們還找不到『斷腸坡』來，只是那就瞞不過江湖朋友的耳目了，一個弄巧成拙，怕碍及現在這種安穩的局勢，所以實在不能去動那狗官！」

董老爺子不是不懂利害是非的胡塗蛋，聽到此處，點點頭道：「話有道理，好，現在開始商量今後的步驟，誰有最好的辦法！」

座中六七位看來都不平常的人物，却無一人開口。

董老爺子嘿嘿地冷笑起來，道：「怎麼，難道當年威震天下，使武林白道頂頂高手的『三奇劍』全無可奈何的『太行八友』，今朝嗓子眼裏生了瘡？胆子上破了洞？竟成了緘口的金人？」

不知道「三奇劍」這三位白道無敵高手的人，聽了董老爺子這些話，絕不會驚心，知道的却很够伸出口來的舌頭，半天縮不回去的！

別的不說，只講已死的江淮晏氏七兄弟，敢誇是打遍了天下，橫行過南北，但一生不和「三奇劍」這三位武林奇客過不去，如果狹路相逢，七雄總是立刻避走，由此可見「三奇劍」的厲害威風！

「三奇劍」雖然如此厲害和這等威風，有件事情却碰了硬釘子，那就是當年代人不平，找上「太行山」，指名索戰「太行八友」，結果鎩羽而退下太行，誓言終生不再踏入太行山區半步！

因之「三奇劍」固然是名震天下，而「太行八友」也成了江湖道上無人不曉的人物！

誰能想的到，這小小的「斷腸坡」鎮，巨富善翁的董老爺子，竟會是「太行八友」的主人，這樣的話，董老爺子該叫董震天，人稱「飛魔」才對！

不錯，董老爺子正是昔日太行霸主的「飛魔」董震天，祗因江淮晏氏七雄鬧的太兇，太大，致官家一怒出盡大內及緝私高手，遍索天下大山，使「飛魔」慌恐自畏而改變了方法，老巢太行山區中，仍是機關林立，但表面看來已散山而去，明裏，他落戶在太行五十里的「斷腸坡」，假百家姓氏而成大鎮，其實「斷腸坡」鎮上，是清一色昔日太行手下，也是清一色的太行盜匪大本營！

知道了內情，自然對他們秘密商談有關江淮晏氏的事，就不覺得奇怪了！

董震天以嘲諷的字眼，針對屬下八友，八友無不垂首色愧，他們不是沒盡心力，只可惜晏氏七雄太過厲害，人雖已死，他們仍然無法找到七雄遺孀和晏老娘的隱身處所。

董震天雙目如電的環視八友一遍，突然哈哈地笑道：「別喪氣，記得麼？當年我就說過，遇上困難要轉換方法才行，不用再爲晏家那老乞婆費心了，她已經安穩不了幾天啦！」

聞言知意，八友老大「當代霸王」楚無敵，開朗的笑道：「山主可是知道老乞婆藏處了？」

董震天搖頭道：「老夫還不知道，不過有人知道！」

八友不由同聲問道：「是誰？人在那裏？」

適時，暖閣風簾挑起，進來了一位嬌美而有英氣的姑娘，笑嘻嘻地說道：「人在此地，就是我，我知道晏老娘的藏身之處！」

八友全傻了，十六隻眼睛，噴出火來了！

太行八友雖然不是「色中餓鬼」，却甚喜悅此道，美女當前，自是由不得有些個走魂落魄！

董震天沉哼一聲，把八條大漢的魂魄喚回，一個個都不由羞紅了臉！

此時，那美女已大方的移步而前，坦然的坐在董震天身側的空位上。

董震天如光閃般的日光，再次掃過八友面上，道：「你們認識認識，提起這位女豪傑，也許你們全覺得陌生，若是老夫告訴你們，她就是昔日我道中的老前輩，麥老大麥大當家的千金，麥二姑娘的麥雨珍！」

八友又同聲驚咦，董震天別有用心的一聲哈哈後，接着又道：「據老夫所知，麥姑娘並不拒絕好男兒的關懷，只要他能躲過麥家的『萬蜂筒』去！」

一聲「萬蜂筒」，又令八友全都色變出聲！

董震天話還有，道：「法場逃脫的七雄之一，最後就是死在『萬蜂筒』下，可惜的是麥姑娘從來沒見過晏氏七雄，所以不知道那是晏老幾！」

八友中的老二，「鐵算子」向不失，突然接口問道：「姑娘可能說說內情？」

麥雨珍應是燕雨珍，但是董震天和太行八友却不知道，她媚眼兒望向老二，道：「沒啥可說的，人死了，死在『萬蜂筒』下。」

向不失以懷疑的眼光盯着麥雨珍道：「姑娘，屍體呢？」

麥雨珍淡淡的答道：「換了五百兩金子。」

向不失自作聰明的說道：「跟『白臉鮑爺』作成的生意？」

麥雨珍搖頭道：「那狗官若有這具屍體，就用不着找個死囚當倒楣的了！」

向不失一伸拇指道：「姑娘說的是，

辦的好，不過在下仍須請教用五百兩金子買具屍體的是誰？」

麥雨珍冷冷地說道：「晏老娘！」

太行八友第三次同時發出驚咦之聲，董震天哈哈大笑道：「因此，老乞婆藏身之處，才被麥姑娘發現！」

八友老三「人好」邢無影道：「當眞如此，請教姑娘怎不自作打算，反而找上山主？」

麥雨珍嬌笑連聲道：「沒請教閣下是八友中的……」

「老三，姓邢，邢無影，姑娘請多多指教。」

「怎敢邢三俠，我有句不當的話也請教一聲，這事把我換成邢三俠，邢三俠是自作打算呢抑或找些帮手？」

邢無影語塞，姑娘說的是正理，舉凡江湖中人，那個不知晏老太的厲害，等閒人休說近身了，十丈外能保得不死，也是上上大吉！

麥雨珍仍然有話，道：「還有三俠，黃金無數，明珠百顆，珍寶七十多件，單單黃金一項，就重兩千五百斤，三俠，別說雨珍一個弱質女子，換上三俠，只怕也搬不動吧！」

語塞的邢無影，臉羞紅了，道：「姑娘，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呢！」

麥雨珍正色道：「三俠這樣就錯聽了我的話，我是說實在的，太多的同道，盡犯了個『獨佔』的毛病，因此結局也就死多活少，須知隻手是掩不了天的，像這種飛來的外財，就該大家花用，這就是我找上董山主和諸位的最大緣故。」

八友從心裏服了姑娘，只說姑娘這種胸襟，他們就比不得，何况其他。

向不失在誇讚中肅色道：「姑娘可願示知晏老太的藏身處？」

麥雨珍道：「當然願意，否則我來又作什麼，她帶着六個寡婦，住在山東濱海以產晶石聞名的『嶗山』！」

邢無影失色道：「在嶗山？那就麻煩多了！」

董震天沉聲道：「有什麼麻煩的？」

邢無影壓低聲調道：「玄天道長是嶗山上清宮的觀主，這雜毛不祗劍術已到神鬼莫測的化境，內功修爲也是當代第一人物，晏老乞婆隱身彼處，去的人若沒有能動玄天雜毛的本領，那就很難成功！」

董震天殘眉皺起，才待開口，麥雨珍却哈哈一笑道：「三俠怎麼忘記那句力不勝智取的話了？再說晏老太是什麼人物上清宮應該十分清楚才對，相信我們只要不作的太過份太招謠，上清宮很可能會裝聾作啞來個不聞不問！」

董震天猛地雙手一拍道：「有見識，邢老三，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邢無影要說的話還很多，不過他熟悉這位山主的性格，當眞再接說下去，那是自討沒趣，遂把頭一搖，表示沒有什麼話再要說。

董震天冷冷一笑，一個字一個字的吩咐道：「三天之內，商量出最最妥善的下手辦法來，第四天一早動身，聽明白了沒有？」

八友全明白了，恭敬的答應着。

× ×

天下往往有不約而同的巧合事，例如現在！

兩隊人馬，不約而同全走在這「膠高」道上。

一隊是望而卽知的漁船行當，另一隊也很明顯，是精巧的特殊工匠！

兩隊突然在濟南府相逢，誰也沒招呼誰，似乎誰也不認識誰，同路同宿直到「高密」境內。

分手了，一隊直奔向濱海的一座美麗島嶼，一隊轉自大路，去了嶗山。

嶗山以產各類上品水晶聞名，尤以紫水晶爲冠，據說礦產極盛。

平常人家是用不起這種水晶製品的，而水晶的用途，此時並不甚廣，其價值不次於彼時歐洲的鑽石。

紫水晶燈，爲皇貢的一大珍品，而水晶串簾更是連普通富貴人家也用不起的極貴物件，所以儘管紫水晶和其他水晶製品極端貴重，但很少人去從事這種工作，因爲它出路不大，工價雖貴仍難足溫飽。

如今，竟有數約三十四五的大隊工匠，遠遠到達嶗山，專製水晶物件，的是罕見的事情。

官家對一切凡能生財的東西，雖都列有成規，或租採或購買不已，但老百姓往往不太理會這些，咸認物爲天賜先獲者得，又憑的什麼在尚未獲得之前，就付出代價，這論調使官家哭笑不得！

接近府縣州衙的地方，官府自有足够爭索的本錢，稍遠就鞭長莫及，也只好睜隻眼閉隻眼由他！

不過嶗山的水晶礦產，不僅不是官家物，官家連半片毛全摸不着，緣自百數年前，省吏爲了避免自己的麻煩，呈准上峯佈下文告，舉凡能在五年貢期呈上合於規格的貢品者，卽可獲得嶗山採製水晶的全部產益，附件是：必須先呈上精美製品而決定。

有人辦到了，是一家姓晏的人家，呈上「五福水晶」成品，爲內宮所喜，自此這晏姓人家遂獨獲權益。

但是這戶人家並不仗勢欺人，如果有人採礦製物，他們不聞不問，只是在某一界限立有界碑，說明再前卽爲禁地，光明相訪，朋友對待，擅闖禁地，後果自負！

現在，大隊人馬到達嶗山，一不與「上清宮」老道們招呼，二不理業主晏氏，竟直入坑穴，穴外立椿建屋，大有喧賓奪主之勢。

「上清宮」的道爺們，俗話說清靜無爲，你不來找我，我樂得省心，而晏氏一家，連「上清宮」的道爺們全找不到，就不用說這隊人馬了！

嶗山山勢並算不得如何雄偉峭拔，按說應該很容易的找到晏家才對，但是事實恰正相反，一連五天，竟沒人發現半點踪影！

不過這隊人馬全對山勢有了八分認識，也都推測出晏姓人家住在頂峯，可惜無路能通，而四外壁峭百丈，滑不留手，任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也難飛越而上。

此時，另一隊人已到達那座美麗的漁島，很快的造好了特殊船隻，由海路沿海邊會巡看過嶗山濱海地區，並且已與到達嶗山的那一隊人，取得聯繫！

原來這兩隊人馬，正是太行霸主董震天所領率的一千好手，太行八友走陸路，黃河四龍赴漁島，計劃是水旱雙攻，十分週詳。

× ×

夜三更，一條人影自嶗山頂峯一座寬敞石屋中射出，索垂百餘尺，直達董震天及太行八友所建木屋後，這人懸索飛墮而下。

有人已在索下相迎，是八友中的邢無影和向不失。

他們很快的進了木屋，垂索而下的人，竟是姑娘麥雨珍！

麥雨珍以急促的聲調告訴董震天，時不我與，晏老乞婆恰正病中，一千好手必須立刻爬索而登，大事可成！

向不失一向不失，這次也難例外，頭一搖道：「不慌的姑娘，請先答幾句。」

麥雨珍冷冷地說道：「你沒問出口來，我已經知道是什麼事了，我們自太行分手，我先到了兩天，你們找不到路上山頂，我又怎會能登上山頂的？所以你覺得可疑對嗎？」

向不失臉上一點都沒紅，坦然說道：「正是，這本是十分令人可疑的事！」

麥雨珍冷哼一聲，不理會向不失，却對董震天說道：「董山主，是誰的好妙計，來到嶗山不去『上清宮』一會玄天道長的？」

董震天神色一動，道：「有此必要姑娘？」

麥雨珍道：「當然，玄天道長知道路徑……」

向不失接口道：「且慢，姑娘有所不知，向某弟兄，在這些日子，幾乎可以說繞行山區不下十次，絕無路徑可供登峯之用！」

麥雨珍嘲諷的說道：「要是你說的對，晏老婆子和那六個寡婦，上下峯頂莫非全用吊索！」

向不失仍不服輸，道：「只怕正是如此！」

麥雨珍並不反駁，只是淡淡一笑道：「大概傳言晏氏七雄生於江淮是錯了，他們該生於嶗山峯頂！」

向不失似乎沒聽出話中眞意，剛要接口，董震天已沉聲喝道：「你省兩句廢話吧，麥姑娘已經指明，如眞無路可達峯頂，江淮晏氏娘兒七個，就眞像姑娘說的一樣，是生在嶗山峯頂了！」

話一頓，轉對麥雨珍道：「姑娘指教，如是另有路徑，就不欲爬這百數十丈的索繩，耗空人力了！」

麥雨珍搖頭說出路在礦坑中，黑夜有人守關，太險，絕難渡過，百尺索繩雖說多少會消耗些氣力，但平穩而不會驚了晏老乞婆，董震天在考慮過得失之後，頷首下令，魚貫登上索繩。

麥雨珍又獻妙計，索繩現成，先上去的人大可多拋下幾條，使登峯之行能夠快捷。

這提議，連本來仍存疑念的向不失，全暗叫慚愧，如果麥雨珍別有用心，又怎肯說出這種話來。

董震天更高興萬分，找了三條繩索，叫邢無影帶在身上，首以麥雨珍所垂索繩爬上峯頭。

邢無影功力了得，剎那已猱升上去，在深夜中，形影漸淡終於消失。

剎那，一連着又垂下來三條長索，麥雨珍毫不客氣，當先飛身縱上她垂下的長索，順索而爬升上去。

向不失等八友中三人，也分撲向另外三條長索，十分矯健的登上峯頭。

四條長索仍然垂着，八友另外四位，繼之而上。

長索垂懸到三十五名高手俱皆登臨峯頂，仍然沒有收回。

最後登峯的，正是董震天，在他登臨峯頭時，四顧不見太行八友和麥雨珍，約隔十丈右側，却現出石屋廓影，和微弱的燈光！

和董震天一道上來的三個人，功力技藝僅次於太行八友，份屬董震天十二巡閱之職，經閱之廣並不差八友，目光掃向四外，不見一個自己人時，頓即止步不前，內中之一閃身到了董震天面前道：「山主當心，只怕有詐！」

董震天這時已十分清楚自己上了當，上了麥雨珍的當，不過他業已看清四條長索尚在，必要時他後退有路，於是冷冷地說道：「往前，老夫要瞧瞧這賤婢究竟打着什麼主意？」

這人手指長索道：「山主，要留下個人才行！」

「嗯！」董震天道：「留下『鬼刀』曾凱！」

「鬼刀」曾凱是三人中的巨無霸，身高力大而威猛，在刀法上有出人意外的造詣。

他留下了，一對大眼睛直盯着四條長索，威猛不懈！

其餘三個人，「狡狐」劉志和「天王拳」卜甫，緊貼着董震天先行直撲石屋，另一名人稱「一道閃」的雷風，却騰身而起繞遠兒撲向石屋後側！

適時，只聽到「鬼刀」連聲奇特的驚咦，除「一道閃」雷風業已繞行稍遠，返回不便外，其餘三人無不聞聲縱回！

只見「鬼刀」曾凱刀已出鞘，直指索繩，索繩怪也，竟正自動縮收，董震天一聲冷哼，目光順處已看清正有一支鈎抓，緊抓住四條索繩往石屋方面拖去。

他騰身拔起，似欲撲向鈎抓，上當了，適時倏忽一道火光自石屋內閃電而出，並不擊人而是落向鈎抓尖端，等他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懊悔已遲，四條索繩被火彈擊中，頓即斷去，如蛇之游於深草，一滑墜下峭壁崖頭，於是他們的歸路已斷。

就在這個當兒，本係十分沉暗的天空，突然現出奇特的泛紅光色，時亮時暗，他正覺不解，那撲繞屋後的「一道閃」，眞像道火閃般在淒號中由後側投摔地上，一身是火，落地只翻滾兩下已一挺而死！

董震天怒惱至極，厲聲喝道：「晏老賊婆，給董太爺滾出來答話！」

在奇特的時淡時亮的紅色光采上騰下，石屋的門開了，魚貫走出來不少人，最前一個，赫然竟是麥雨珍！

接下去的是太行八友，一個不少，凡是先董震天一步登上峯頂的太行豪傑，除「一道閃」死於一身烈火之外，餘者皆已成爲俘囚。

先前，董震天只當是上了麥雨珍的當，如今麥雨珍也是堦下之囚，他不由暗覺心凜。

錯非是麥雨珍出賣他們，否則要想生擒太行八友，並能使八友連個哼哈全沒發出，這幾幾乎近於不太可能，但是不太可能的事，已擺在眼前，成了事實。

他的人走完，再出現的是一位白髮鷄皮極爲猙獰醜陋的老太婆，手中一支「寒鐵杖」，粗如小兒手臂，長足六尺，發着烏朦朦的光閃！

不用問，她就是晏老太，別的不說，至少麥雨珍的消息十分正確。

晏老太身後，出現了六名艷衣濃裝嬌美而嫵媚的俊婦人，一個眞是比一個的美，這當然是晏氏七雄，自老大到老六的六位老婆。

妙的是晏氏七雄業已死絕，六位寡婦不但身上不見半絲兒素孝，連晏老太那緊緊包着白髮的帶兒，全是赤紅繡金鑲着藍寶！

董震天雖說自信功力高過晏老太，但當目睹手下無一走脫的情形下，心頭已盤上重結，很快的打定主意，設能有辦法化解而救下這些多年夥伴，他願意一試。

因爲這個緣故，董震天神色轉變了，哈哈一聲道：「可是老太當面？」

晏老太寒着一張老臉，冷冷地說道：「董震天，咱們少套近乎，你的來意老身十分清楚，老身隱居於此，不願再見血腥，但也不能任人上門欺凌，你這些手下，擅闖禁地，老身已經毀去了他們的一身功力，除了這個丫頭是罪魁禍首老身必須留下她全我規律外，其餘的你可以領走，走右側，老身業已備好一條長索，現在你答我一句，是走抑或是一戰？」

董震天強壓下心頭的怒火，難爲他竟能笑出聲來，道：「老太，沒有第三條路嗎？」

晏老太根本不再理會董震天，對六個媳婦道：「聽清楚，當我計數到十的時候，從後面起，每多數一數，給我宰掉一個，明白了？」

那位晏大的未亡人，當年有名的「胭脂虎」，咯咯一笑道：「媽您可眞是的，總共幾句話，怎會忘了，您就數吧，我手癢的從心裏難過！」

晏老太眞妙，橫了「胭脂虎」一眼，呸了一聲道：「妳是又看中了那個小伙子啦？心癢？賤貨我告訴妳，妳那兒癢也全得給老娘我忍下去！」

話鋒一頓，轉向董震天道：「老身說話，向來不二，走不走由你，一！二！三！四！」

她計數很快，聲調也很高，一聲接着一聲。

董震天震聲道：「且慢老太，走就走，也請看些薄面，包括那位麥姑娘一道走如何？」

晏老太猙獰的看着麥雨珍，搖頭道：「沒商量，不行！」

董震天沒火，却一字字含威的說道：「老太，別太逼人，俗話說打人九九別加一，老太，不錯，我手下八友是被擒了，可是另外還有接應……」

麥雨珍不待董震天把話說完，已搶先接口道：「董山主，你那羣人裏面有叛徒，四龍也叫他出賣了，這半天紅光，正是舟船皆毀全軍覆沒焚燒的火光！」

董震天着急的心驚了，但不愧爲大行山主，哈哈一笑道：「謝妳啦麥姑娘，也算不了什麼，也等於給我董震天一次最好的教訓！」

話鋒轉對了晏老太，變爲剛毅的說道：「老太，老夫先時尚有顧忌，顧忌這時跟我多年的好兄弟，如今沒有了，老夫不知那個出賣我的人是誰，說的自私些，老夫現在是誰也信任不過，所以老太，要嘛妳就全放，包括麥姑娘，否則妳就全留下好了，包括老夫！」

晏老太微一猶豫，董震天再次哈哈大笑着又道：「只是要留老夫，必須付出極重的代價，最後結局，十有八九是老太一家和老夫，俱難再存於人世之間，究竟怎樣，老太，請答一言！」

晏老太道：「董震天，老身不是聽唬聽嚇長大的，你最好聽我良言相勸，立刻就走，老身不怕說句露骨的話，有人今夜要不放過你！」

董震天冷哼一聲道：「那最好，請他出來會會！」

晏老太似乎無奈的嘆息一聲道：「既然你不聽良言，這也是天意，『胭脂虎』，從麥丫頭開始，鬆綁放人！」

胭脂虎咯咯一笑，說道：「媽，妳捨

白光一閃，胭脂虎打出飛刀，削斷綑綁麥雨珍的繩索。

得……」

「放肆！」晏老太沉喝一聲，道：「放人！」

自麥雨珍起，大家是被一條長索串綁着，胭脂虎一聳香肩，左臂一抖，一道寒光飛射而出，已將麥雨珍的綁索削斷，寒光一吐即隱。

董震天暗暗心驚，江淮晏氏不論男女孤寡，竟然全有一身令人不敢輕視的看家本領。

寒閃再吐，再收，八友之一，索綁被鬆！

此時麥雨珍已快步走向董震天，董震天含着歉意的一笑道：「老夫無能，致使姑娘功力盡失。」

麥雨珍頭低下，微搖着，董震天已轉向剛剛走到面前的向不失道：「向兄弟覺得如何？」

向不失臉一紅道：「屬下無能！」

董震天才待安慰幾句，倏覺脊心重穴一痛，不僅提不住眞氣，連話全無法說出，掙扎轉身，手摸前胸，一支尺二怪針尖端由胸腔透出，他已看清那突下毒手的是誰，雙目噴火，張口用力擠出一句「爲什麼姑娘？」人已坐於地上。

不過他還沒死，似乎等待着麥雨珍的答覆。

麥雨珍厲聲道：「董震天，姑娘會叫你死而無怨的！」說着，她附在董震天耳邊，以低到任何人都無法聽到的聲音又道：「記得那老鏢頭燕杰嗎？他拜過山，歃過酒，你老賊不便下手，暗暗通知了晏氏七雄，老賊，姑娘姓燕，你明白了？」

董震天猛地自地上站起，手指着麥雨珍，臉上現露出極難捉摸的神情，想開口，已無法出聲！

向不失扶住了他，他慘然一笑，急指透胸而過的怪針，向不失一咬牙，自他背後二指鉗出針來，怪針出體，他前心背後血射如箭，他毫不在乎，依然手指着晏老太，以最後一點餘力道：「我……我要看妳……妳的報應了！」

話罷，一聲慘笑，仰面摔倒，一挺而死！

好狠的晏老太，這時傳下令去道：「賤貨們，給老娘我殺！」

麥雨珍一聲揚喝道：「老娘且慢！」

晏老太不知是爲什麼，竟對麥雨珍好的出奇，揮手阻止了六個媳婦，道：「乖女兒，爲啥？」

麥雨珍道：「江淮晏氏不論男女，人人英雄，不殺無力相抗之輩！」

二媳婦「巧狐」冷笑一聲道：「妳算從那塊地裏長出來的葱，有妳說話的餘地嗎？」

晏老太橫眉怒掃了「巧狐」一眼道：「妳這騷狐狸給老娘滾遠些！」

聲調一變，笑問麥雨珍道：「依妳說怎麼辦？」

麥雨珍請求的說道：「老娘，這要是老七他們兄弟，大概會放人走的，所以想請老娘……」

話沒說完，晏老太已含笑揮手道：「由妳由妳。」

皆大歡喜，除了那六個已然守寡够久的蛇蠍美女。

×　×

麥雨珍，如今她應該叫燕雨珍了，爲着方便，稱她小雨珍最爲合適，這曾是晏七稱呼過的。

小珍也守了寡，爲晏七守寡。

晚飯後，那大客堂中，一家人，八個寡婦，正品茗家常。

胭脂虎是大兒媳，叫姚盼盼。

巧狐是晏二的渾家，是江湖上有名的女兕人，姓郭叫郭愛麗。

一丈青是晏三的老婆，人長的高大，但絕對沒有一丈，在七小寡婦中，她是較爲難看些的一個，不過她那身紮實的功夫，只怕除老太外別無敵手，叫袁白茵。

「天雀」崔英英，是四寡婦，小巧結實，很美。

晏五的老婆人稱「桃花女」，姓陶，好名字珠兒，美而媚，在七小寡婦中大概她最能迷人！

「玉美人」潘淑芬，最穩重，很少開口，不過晏六曾經對老太說過，小心她，很狠很毒也够陰險！

首先開口的是「巧狐」，她陰陰地對着小雨一笑道：「我很奇怪，妳眼巴巴的用毒計坑了整個太行山的人，跑上這孤峯頭，當眞是爲陪着我們姊兒幾個守這份活寡？」

小雨答的妙，道：「老二家裏，妳說呢？」

巧狐哼了一聲道：「連個大小全不懂，妳要稱我二嫂了！」

胭脂虎笑了，道：「得了吧騷狐狸，他們哥兒們活着的時候，妳也沒叫過我一聲大嫂，何況現在！」

巧狐眼皮一翻道：「胭脂虎，莫非妳和小七子這個騷貨有了勾結，找我的邪差兒？」

老太寒鐵杖向不離手，杖端猛一頓地道：「要吵嘴滾出去吵！」

小雨雖說來了才整整一天，但是對晏家女眷門之間的怪異行當，已有了相當的認識，晏老太根本上就是位不講究小節的怪女傑，因之衆兒媳也就各有稱呼，隨心任意難分禮數。

老太鐵杖一頓之威，使大客堂中靜了刹那，也僅僅是一刹那，「桃花女」打破這刹那的悄靜道：「我說大家夥兒，咱們別爭論其他了，尤其是『巧狐』嫂子，更該看開點，咱們多了個小七子媳婦，不多，何況小七子渾家眞有一套，剛進家門就建了大功，現在放着要緊的不問，今後怕沒再有機會了！」

巧狐道：「迷人精，妳是指什麼要緊的？」

桃花女道：「咱們從到這倒楣透頂的崂山頭，就沒下去過，好的是那時候他們哥兒七個還活蹦亂跳，現在消息傳來，岳陽地面丢了六個，又有消息說那一個最後也沒站的穩，有的又說不但站穩了，並且藏的嚴，總之，消息太多虛虛實實眞眞假假，小七子家裏從外面來，消息總比咱們靈，究竟是怎麼回事，咱們必須知道，我說這才是最要緊的！」

毫無疑問，桃花女這番話說到小寡婦們的心眼裏去了，果然再無爭論，包括晏老太在內十四隻眼睛全瞪大了看着小雨！

小雨半絲絲兒的驚慌全不現，微微嘆息了一聲，說道：「這麼辦，我從首說起，任由大家來發問，凡我知道的一定詳實回答。」

老太開口道：「很好，妳講吧！」

小雨道：「我是一年前在七哥……」

巧狐接口道：「誰是七哥？小七子是嗎？」

老太罵道：「閉上妳那張騷嘴，老娘在聽緊要的事，沒的妳橫打岔！」

巧狐乖巧的沒接話，小雨適時又道：「七哥那時正爲計劃一件大事，獨自投宿，我正是生病在那家叫『天順』的客棧，七哥好心腸，救了我，他也好狠，破了我的身子，我尋死……」

桃花女噗哧一聲笑了，道：「怎麼說，天下會有剛嚐過新鮮得了甜頭的大姑娘，一轉臉要尋死的？」

老太答上話道：「沒的全像妳，吃着一個還得抓着一個，生怕天下男人死絕了，哼！小七子家裏妳說妳的！」

「是！」小雨放乖，連聲應着道：「男女間事多說了討厭，總之，我和七哥就成雙對，不多久，他們就幹好江家的買賣，七哥對我說，要先送東西回來，我要跟着，七哥不答應，沒有辦法，只好任他走了……」

老太閉着眼，直點頭道：「小七子就這個脾氣，很少聽娘們兒的主張！」

小雨沒瞧晏老太，接着又道：「他再和我見面，已是兩個月以後了……」

玉美人突然開了金口道：「不對呀，七兄弟送東西回來不假，可沒提過已成了親，有妳這麼個人呀？」

除掉說話的玉美人外，其餘十二隻眼睛又全緊迫的盯上小雨，小雨看都不看，冷冷地一笑，說道：「我可醜話說到前面，本就沒這義務跟妳們費口舌，從現在起，那個要再存着壞心腸來試探我，我是『徐庶進曹營』，可要『一言不發』了，當我不懂，七哥回來，就對我說了，他沒見大家夥，東西和一封信，是走秘道送上山頂的！」

玉美人眞像玉石雕的美人，謊言被人挑穿，連半絲絲的不自在都不現。

晏老太接了話道：「說的好，妳接講妳的，別人的話就當他放屁！」

玉美人還有話，是衝着老太說的，道：「反正我已爲大家已盡了力，總有一天，路遙知馬力，只是那時候『放屁』的沒有，痛哭失聲的不少！」

老太沒理會她，示意小雨開口。

小雨心頭跳着，她對玉美人又有了新的認識，不過她乖巧的緊，看都不看玉美人！

話聲又起，道：「後來，我和七哥在長沙府會見了六位哥，我那個地方，很嚴緊……」

天雀嬌笑道：「妳可以當我也是在放屁，妳那個地方究竟在那裏呀？」

「在長沙城裏南門的小斜巷，是座三進院子，我勸哥兒們全留下，六位哥說的好，人挪活樹挪死，風緊，非常換地方不可，所以在第二天哥們就走了，七哥義氣，留了信物，說明崂山地方，要我早早的來和一家人團圓……」

胭脂虎狠聲道：「如果全都回來，連他的毛也少不了一根，人挪活，娘的，挪到岳陽去挨那一刀！」

小雨道：「當時我也是那麼勸哥兒們，大哥說了，他說寧可落網在外邊，也不能讓任何人知道老巢所在，不能驚嚇着咱們老娘！」

晏老太老淚流下來了，喃喃道：「好孩子們，一羣好孩子，其實，娘又怕的啥，唉！」

小雨話聲又起，道：「他們究竟什麼時候去的岳陽，我不淸楚，我正好把房子賣掉，收拾俐落，僱了車要東來，消息震破了胆，說哥兒七個全叫坑了，落了網，在岳陽！」

老太道：「打聽出來了沒有，誰坑的他們？」

「娘，您老人家請聽我慢慢的說下去。」小雨說道：「我的心跳着，連夜趕到岳陽……」

不知道那位母大虫，小聲的說了句「這才是老實話，心不跳早蹺了」！

小雨裝作沒聽到，道：「好嚴緊啊，根本沒辦法去探監，最後我買通了另一死囚的家屬，以探望這死囚的名份才掃了他哥兒七個一眼，我帶了不少吃食，求得那惡禁卒的同意，吃食在經過仔細檢看後，送遍了所有的死囚，七哥才能跟我說了消息，坑他們的是個賤淫婦，叫小秀子，指使的是太行山主董震天，昨夜我刺殺了董老賊後，在他耳邊上才告訴他我是晏家老七的媳婦！」

老太又一頓鐵杖道：「辦的好，好乖女，可是那個狗淫婦呢？」

小雨說道：「死了，死在那如今藏身在外還不知是幾哥的手中，八刀十六洞，連那害人夾人的地方，全挨了刀，叫人解恨！」

老太雙目中陡地射出寒光道：「當眞乖女？」

小雨道：「是岳陽已死的『大話姜斑頭』說的，不會錯！」

老太道：「究竟是那一個該剮的狗種，交上那個騷淫蹄子的？」

小雨頭一搖道：「七哥沒來的及說，不知道。」

老太長嘆一聲道：「該當，眞該當，他弟兄一生守着不犯淫戒，不殺女子的規矩，到頭來只爲其中之一的害羣馬，揉上那種狗賤人，犯了戒，於是落網身死，逃脫的那個，必然立過血誓，非殺那賤母狗不可，唉！」

巧狐試探的問道：「我說七妹子，怎麼有傳言說走脫的那個是小七呢？」

「不是他！」小雨果斷的接口道：「我一聽說法場上脫身的一位，就在岳陽大街小巷留了七哥和我兩個人知道的暗記，直到小秀子八刀十六洞死掉，都不見七哥影子，所以我敢保證，那不是七哥！」

胭脂虎道：「老大不會殺女人，就算立了血誓，非殺她爲兄弟報仇不可，也不會殺上八刀，落下十六個洞！」

巧狐一撮嘴道：「我那口子用慣了砍山刀，那種刀別說八刀十六洞，四刀怕已把那賤貨分成二十四段了！」

一丈青道：「殺上八刀十六洞，我那

個許能幹的出來，只是他用雙抱鈎，八鈎只怕人也變成碎肉血骨頭了！」

天雀哈哈一笑道：「我們老四用棒，八棒子那淫蹄子成了揚州肴肉啦！」

玉美人淡淡地說道：「晏六在弟兄們行列中，高人一頭，法場上跑的要是他，傳說不會錯到現在這麼亂！」

剩下了五寡婦桃花女，她蕩笑着說道：「用刀，也許老五急中隨手拿，可能殺八刀落個十六洞，他那狠勁兒上頭也下的去手，我說絕對不會是他，另有原因，他就見不得那東西，見了口水也流滿了胸膛，要他照直了對準了那東西上扎一刀，他寧可用手指頭了！」

這可好，七位小寡婦，分說下來，似乎法場上脫逃的那位，根本就不是晏家的人！—

老太聽着，聽的很仔細，沒開口！

巧狐出主意了，道：「說歸說，講心眼裏的話，誰全也望不得活着的是自己漢子，現在講，談，推測，連屁的用全都沒有，我說姊妹們，江湖上能識得咱姊妹是晏家人的不多，去，下嶗山，去岳陽，可靠靠，仔仔細細的，去摸個淸楚，幹不幹？」

嘩啦，除了老太，除了小雨，餘外的全站起來了！

老太笑了，陰森森地笑了，道：「很好，騷淫狐出的高明主意，妳們當老娘是喝西北風長大的，看不明白妳們這些離開男人八面癢的浪蹄子是啥變的，走可以，走的越遠越好，但是給老娘我記住，誰離開嶗山一步，那些金銀明珠珍寶，就沒有誰的份，走以前，把這身功夫給老娘我留下，然後走，走的越遠老娘越高興！」

六個小寡婦傻了眼，一個個互望着作聲不得！

小雨厲害，笑着說道：「娘您老別生氣，這可不能怪六位姊姊，不是嘛，事情逼着人下嶗山來，誰不想弄個明白活着的究竟是誰，說穿了，就算別有打算，娘，那也算不得大錯，年輕輕的，日子多，夢更多，冬天冷，就算夏天也未必心頭會熱，人嘛，就是這樣子，至於說那些黃金明珠和珍寶，姊妹是份裏該得，娘要不罪我，恕我放肆的說一句，不叫大家下山可以，總得有個限日，這樣大家心裏全有了指望，娘您老說對不？」

胭脂虎首先讚好，道：「對，小七妹的話太對了，娘，總該有個限期的！」

於是全接上話，全認爲小雨說的是道理，應該有個最後的日子！

老太目光掃過七個標緻的小寡婦，嘆口氣道：「我也知道小七子他家裏的話對，寡不好守，日子太長，不過我心不死，還要再等來一件東西，這樣吧，咱們以三年爲限，三年後的今天，如果那件東西仍然沒有回來，或是活着的那一個還沒到，我就把所有的珍寶金銀，分成十份，妳們可以每人取一份走，那時也就散了局，江淮晏氏，也從那一天，除名江湖，妳們怎麼說？」

胭脂虎道：「娘，三年太長了！」

老太才待接話，玉美人已搶先道：「一年的話，我等，再多一天，我寧願現在分文不要的走，也許多過一年『曖和』日子，勝過那些中看不中吃冰冰凉的金銀珠寶！」

桃花女喊一聲對，說道：「就這樣說了！」

巧狐嬌笑連連道：「老太，娘，您就開恩吧！」

晏老太淚水往肚裏倒流，頭一低，手一揮道：「好，一言爲定，現在妳們各回自己的房裏去，我要一個人淸靜淸靜！」

小雨在大家全走了之後才走，經過晏老太那張搖椅時，雙手扶在老太肩上，低語道：「娘，天下本無不散的宴席，人生如夢，退一步說，留下這麼多心性心術難化難同的寡婦，娘，也許有朝一日是場大禍！」

老太猛地抬頭，老淚落襟上，道：「丫頭，妳幹什麼在這當空回來？娘若是早識得妳有多好！」

小雨星眸也因了這句話而珠淚盈睫，勉强笑了笑道：「娘別把我看的太好，您知道，只有我一個明白七哥不在世上了，那您說，我回來是爲啥？」

老太嗯了一聲道：「爲錢？」

小雨道：「娘，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七哥告訴過我，晏家另有規矩，不管多少，不管結局，有一份的總有一份，七哥走了，娘，我有了那一份，往後過日子也比沒那一份舒服些。」

老太嘆口氣道：「這是老實話，去歇着吧，安心，少不了妳的份。」

小雨笑道：「我先謝娘您啦，不過娘該很明白，現在咱們晏家，已經再沒有能夠留住另外六顆心的東西了，她們能多留一年，也是爲了珍寶金銀，所以娘您要千萬當心注意那……」

老太笑了，接口道：「放心啦，除了老娘，別人休想找到！」

小雨也笑笑道：「有人是能共富貴的，六顆心爲這些東西，很可能暫時連成一串，那也就够危險和厲害的了！」

老太這次沒答話，似在沉思，小雨這時轉過身去，慢慢的走了。

× ×

驚天動地的消息，自京師傳出！

刀光劍影兵甲响聲遍及燕趙！

年輕的皇帝，在聽信重臣削藩之議下，沒能顧及到自身的健全與否，就冒失行事，導致了痛失江山的悲劇，也因而改變了歷史！

新皇登基，叔承侄位，行文各處，大赦天下，晏氏家族，合乎大赦條例，晏老太一門八寡婦，頓由不能見光的暗處，躍升到能爭生存的大白天！

她們再也用不着避人，最妙的是，昔日人人覬覦的萬萬珍寶，尤爲官府明暗欲獲得的珍寶，也在大赦令下，因夥刼匪徒業經正法，他不計，十一個字中，成了誰現在獲有就是誰的東西了！

換一句話說，如今要是有人自八寡婦手中，搶刼去這些珍寶，那人就犯了罪，搶刼罪，物主就是八寡婦，試想，她們焉能不喜！

晏老太承認一年的日子，早過了，但是因爲正當戰亂，小寡婦們離開反而比不離開壞，所以大家同意，再續一年，再續的這一年却還沒到。

晏老太在接獲赦令後，仍極秘密的告誡衆兒媳，王法只能管束住安善良民，甚至可以使官吏束手，但對江湖武林中人來說，毫無威力，從前兩面爲敵，現在只不過是少了後顧之憂而已，所以仍須小心謹愼！晏老太曾在深夜，獨自悄悄地下山去找過「玄天道長」，老道士當年受過七雄嚴父的大恩，這也是晏老太秘密自江淮老家遷居嶗山頭的原因。

玄天道長第二天離山他往，目的地是所屬府縣，十日後返，晏老太接獲了消息，她所希望的事，毫無辦法，官家無權出賣整整一座山給百姓，但是晏家仍有獨自開採晶石權益！

晏老太無法把整座嶗山變成私産，在她是十分失望，十分不安，當年不能見光，反正結局最多一死，對來犯的惡徒或潛到山頭的人，全力撲殺，如今反而碍手碍脚，當天也有人住上嶗山頭，她是半點辦法也沒有！

她當然不會認輸，一輩子剛强，她依然會剛强下去，嶗山頭有她生存一天，晏姓以外的，就無路可登。

她思忖計劃的都十分週到，只差一點，忘記了太行八友等人的事！

慧心服俏寡　絕藝壓梟婆

「太少，得再多加點！」說這話的，是位望之三十二三英俊而風度儀表在在勝人的美男子！

他，大名早已傳遍天下，姓宮單名一個彤字，江湖人稱「天下一狂龍」！

有龍就有鳳，不錯，計算起來那鳳的年紀也該有二十七八了，是隻「野鳳」，人稱「江湖野鳳」，姓叫啥沒人知道。

說來還是四年前的事，野鳳在含笑甩掉江南世家第一財閥的大公子，那位人稱「當代潘安」的上官恆玉後，上官世家認係奇恥大辱，差出府中六高手，海角天涯要找到這隻野鳳，上官恆玉說的好，別殺她，把她剝個上下無條線，只白天裏，突然插標木立在杭州西湖畔上，寫明白她是誰，寫淸楚了上賞，有人願意上前摸摸她那妙處，上官世家賞金十兩！

可惜，六高手南北奔波了經年，別說抓人，連野鳳的氣味和影子全沒看見，如今事隔了四年，上官世家倒了下來，倒在新皇的大力之下，當年追捕野鳳而辱之的事，也早成過去！野鳳雖然四年來斷無消息，狂龍却名頭如日中天，越來越响！

狂龍响在三個地方，自從出道，未逢敵手，這是一，其二，承接委托，無不竟功。第三，這人不僅貌好，功夫好，談吐好，更好的是，事情要是對了心意，一拍大腿分文不取替你賣命！

其實，狂龍最好的地方，是從不欺凌軟弱，一生所賺來難以計數的錢，幾乎可說全花在悄悄的贈送給貧苦朋友的身上！

今夜，有人設佳宴，伴以美女，佐以純釀，配以笙樂，桌上已堆了千兩黃金，拜煩這條「天下一狂龍」去辦件事，但是他嫌黃金太少，冷冷的微笑着，要那些花得起錢的大爺，再加添一些！

添！添！添！已添到使美女瞠目，樂工停奏，侍者止步，他，這條狂龍，哈哈大笑着說太少太少，還得添！

這是私產私宅，包括整個的鎭集，甚至連人都屬於私人所有的！

所以雖然已是二更，依然燈明火亮樂聲震耳嬉笑不已。這座大廳，只設了兩桌上等宴席，但是並不顯着空闊，要算算人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共九十五人！

九十五個人當中，只有一位是客，貴客，那位「天下一狂龍」的宮彤！

狂龍一人高踞一桌席，坐上首，桌上除酒菜外，全是一色的東西，黃金！

黃金已加到了萬兩，狂龍却連頭都沒點，已經有人從心眼裏發出了火，無名火能冒三千丈，雖形容過份却寓意甚深。

發火的也是龍，四條龍，人稱「黃河四龍」，是道道地地的「水裏龍」，雖難行雲，却可「佈雨」，因爲水總也是水的一種！知道有「黃河四龍」，不用說，地方是死已骨寒屍化董震天的「斷腸坡」！

不錯，是「斷腸坡」的董府，董大善人董大山主的府居，不過正主人已換了，老的換了小的，人人稱爲董大公子的董海峯，背後，人稱小山主。小山主董海峯雖然臉上帶笑，心中却已窩上九成火，話很客氣，對狂龍道：「宮爺，添到萬兩您仍沒領首，不如宮爺您說個確數吧！」

狂龍一指董海峯身側的向不失道：「可以問他，他不會沒有數！」

向不失除了已失去一身功力外，別的眞還沒有失去，尤其是智謀，邀請狂龍降駕，就是他的主意。

他笑了，道：「宮爺，您這可是存心要難爲在下了，在下……」

狂龍神色一正，接口道：「向朋友，這樣說吧，憑太行山主的身份，憑『太行八友』，不管怎麼說，萬兩黃金買一老一小兩顆人頭，總嫌少了些，何况老的是塊辣到家的老薑，小的連來頭全叫人摸不着，可見一般，再講，殺女人要倒三年楣，所以如果沒有足够我狂龍養三年的開銷外加利息，我不會幹！」

向不失鐵了心道：「既然宮爺早已摸淸，在下等人，那更好辦啦，江湖上總有義氣，宮爺，我作主，再加一倍如何？」

狂龍笑了，道：「這麼辦，加一倍後的總和，再加一倍……」

董海峯揚聲道：「四萬兩黃金？你叫我們……」

「別忙少山主！」狂龍心有成竹的說道：「若能成交，時限三個月，這桌上的萬兩黃金，算定金，另三萬兩，事成淸結，如果嶗山頭上我狂龍找到當年那筆貨色，貴處就能省掉三萬兩……」

向不失接口道：「宮爺這不公平，我們聘請宮爺，並不全爲了殺那一老一少兩個女流，也爲了那批貨色！」

「別急！」狂龍自得的說道：「此批貨色中的黃金、珍寶，仍歸貴處，百粒明珠算我狂龍成事的代價，怎樣？」

「黃河四龍」老三「混江龍」沉不住氣了，厲聲道：「天下好事叫你一個全佔了，作夢！」

狂龍根本就不理睬這條混江龍，却對向不失和董海峯道：「向朋友是牽綫人，有話我應該聽，我有話也該對你向朋友講，少山主是主人，自然也有權表示意見，

其他朋友，請向朋友勸勸他們，少開口，少打岔，能辦到這件事，咱們再談生意不遲！」

混江龍虎地站起，道：「小子狂的可眞可以，來，下來，你是龍爺也是龍，咱們滾滾，究竟看看你這條狂龍本領有多高，來！」

狂龍仍以剛才平淡的聲調向董海峯道：「這是第二次了，我仍然担待，事不過三，再有一次，別怪我要請這位說胡話的朋友歇上個把月，能開口却難發聲！」

混江龍那信這種邪，剛罵出一句「奶奶的，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來，衆人只見人影一閃而回，混江龍沒了下文，張着大嘴，一動不動的木立當場，舌涎滴流，那種怪樣子嚇死人！

大廳上雖說昔日高手十之八九成了普通人，動不得武，但都識貨，就憑人家狂龍這一手，滿廳就找不出個會看仔細的人來，只覺風動人影飛閃，究竟是怎麼回事，十有七八還是看到混江龍的怪態方始明白！

狂龍只憑着這一手，取走了桌上的萬兩黃金，也取走了一個默契，當然他臨行治好了混江龍，不過事眞怪，混江龍硬是不能出聲，看樣子非當個把月的假啞巴不成了。

×　×　×

距離七位小寡婦離開嶗山頭時限只有十天了，日子過的眞叫快！

這天，大清早，早到半天上還够黑，還有星，晏老太已經被一種奇特的響聲驚醒了！

不止晏老太一位，七位小寡婦也醒了三對半！

晏老太扶杖走出石屋時候，小雨已掌着盞風燈出現在門口，接着是衆家寡婦。除了晏老太和小雨，衣衫已換整整齊齊，其餘寡婦們，習慣了山頂別無人的事實，泰半仍穿着粉色、紅色、金色的兜肚，外披着一件長衣，這情景，活鮮煞人，會把大小伙子看暈了頭。

風燈照亮，大家儍了，儍呆木立着久久沒動！

石屋對面五丈，靠近崖邊丈遠，有個赤着上身的漢子，臉向外，背對石屋，手中掄着一柄開山大斧，正在劈着一株腰粗的巨木幹！

劈木聲重過啓門聲，所以漢子直到現在還沒發覺背後出來了些娘子軍，仍然在不緩不疾的掄斧劈木不已。

晏老太首先恢復了神智，立刻怒火升自脚底來，大喝一聲，叫道：「給老娘住手！」

一聲斷喝，漢子住手了，也倏忽轉身面面相對！一對臉，可要了人的命啦，一老七少八位寡婦，全不由從心裏說出「好俊的男人」！「好壯」！

這男人已經看直了眼，從五色兜肚上面看到下尖峯，看到遮住的深影裏，看到玉腿，看到心裏癢，也看的人家心裏癢！

這男人的神態，促使晏老太注意到六個小寡婦的穿着，尤其正好一眼瞧見桃花女有心作無意的挑動披衫，看到那巧狐故作嬌羞垂首又玩弄兜肚最下面的尖端，晏老太臉變了顏色，厲聲對小寡婦們叱斥道：「沒羞臊的賤貨，全跟老娘我滾回屋裏，穿整齊了再出來，快滾！」

一個個如神女之舞的蹦回屋中，小雨轉身也要走，老太一把拖住了她道：「沒叫妳小雨，咱們過去！」

小雨恭應聲是，低着頭，沒有看到那漢子叫到「小雨」二字時，神色一變的情形！

晏老太故意把鐵杖頓地發出鏘鏘鳴聲，剛走近這漢子身前丈遠，這漢子好禮數唱個肥喏道：「是在下魯莽，錯算了時辰，只當已是五更多了，才開始伐木，不料吵醒了老娘和這位娘子。」

晏老太雙目陡射出凛人心胆的寒光，道：「你先給我穿好衣服再答話。」

「是！」這漢子應着，穿好上衣。

晏老太冷冷地問道：「什麼時候上峯頂來的？怎樣上來的？」

漢子道：「在下有把大斧頭，有專門登山上下峭壁而備的『石尅星』，所以，一步一釘的走了上來，那是昨天二更天的事！」

晏老太神色一變，道：「所謂『石尅星』可是『破石王』丁老怪的東西？」

漢子笑道：「老娘聖明……」

「住口！叫老娘老太，老娘二字不是你能叫的！」晏老太發威的警告他。

他又連聲應是道：「老太，正是丁老怪的寶貝！」

晏老太道：「你不會是老怪的子侄或門下吧？」

「不是不是，入了丁老怪的門，這輩子休想自主，我可不幹！」

「哼！丁老怪的『石尅星』等於他的半條命，不會平空借出手去，更不會送人，你偷的！」

「嘻嘻老太眞行，不偷怎能到手？」

「偷它就爲要上嶗山頭？」

「更對了老太，我是非來不可！」

「哦，老娘想知道，你非來不可的理由？」

漢子目光一掃小雨，神情十分尷尬的說道：「這位小娘子可能高升幾步，容在下和老太說上兩句別人托帶的私話？」

這種神色，這樣的說話法，是老實人，晏老太閱人多矣，少有差錯！

尤其聽到「別人托帶的私話」一句時，惡感消了五分，示意小雨說道：「妳就避一避吧！正好順便叫那些賤貨，弄些早點。」

小雨應着道：「姊姊們大概全收拾好了！」

邊說邊走，晏老太接着道：「那才怪，瞧吧，有的磨呢，不打扮成個個像活妖精，是不會出來現眼的！」

小雨沒再接話，回到屋中，她並沒去叫弄早點，而是微掀窗簾由窗縫中仔細瞧那英俊的壯男人！

她越看越覺得不對勁，絕不認識，但怎會有熟悉的感覺？這錯失不得，仔細想，挖空心思想，搖搖頭，一時間，怎會想起。

屋外，那漢子在小雨走後，立刻向前幾步，晏老太沒有退避，她不能示弱，就算明知道這漢子將要突襲自己，也不能躲退，不過她已提聚十成功力於杖上，自信

可以應付任何突發的變故！

那漢子在五尺外停下，很快的自身畔掏出一件東西，捧送到老太面前道：「先請老太過目此物！」

是一柄巧小玲瓏的牙柄二寸刀，像玩物，又似暗器，牙柄雪白，但却雕刻着朵，兩隻藍色飛燕！

晏老太激動的接過牙刀，極仔細的看過，低低地問道：「我等這東西很久了，你爲什麼才來？」

那漢子苦笑道：「老太您說來輕易，不先弄到丁老怪的『石尅星』和他這柄『天鬼斧』，您老說，我怎麼上的來？」

晏老太帶有歉意的一笑道：「你來就來吧，幹什麼弄這種玄虛？」

那漢子道：「老太，別當我不知道屋裏那幾位是啥變的，不借個因由，您說，她們會不起疑心？」

晏老太點頭帶笑道：「看來你小子把他那套玩意兒，全學上了，不含乎！」

那漢子道：「謝老太誇讚，他老人家却說我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晏老太眞的開心笑了，道：「老頑皮調發出來的小頑皮，自誇自，眞是師徒一對兒，對了，你叫啥來着？」

那漢子一眨眼道：「老太您是有心試我，我忘了！」

老太正色道：「別瞎纏，這要緊，非由你口中說出來不可！」

那漢子說道：「老太，牙刀上刻的有嘛！」

「成了！」老太放了心，道：「很好，藍飛燕，你是什麼時候取走東西？」

那漢子，不，藍飛燕，一笑道：「東西很方便？」

老太點頭道：「方便，只是太多太重些！」

藍飛燕道：「您估計有多重？」

老太道：「十年積存，少說有一萬斤，還不包括那些明珠珍寶！」

藍飛燕道：「是過重了些，但是仍有辦法好想，老太，到時候屋裏這七位，您是……」

老太第一次露出了怕人的猙獰神色，道：「整個石屋的地底，早就埋好了一炸天地平的炸藥，到時候打發她們升天！」

藍飛燕搖頭道：「這辦法太笨，也行不通！」

老太一瞪眼道：「你別認爲是老頑皮的徒弟，就在我面前放肆！」

藍飛燕急忙解釋道：「您老多心了，請想，從山頭到山脚要多久，那來那麼長的火藥引綫？如果中途上炸開花，老太，咱們也危險的很呀！」

老太語塞，道：「依你怎麼辦？」

藍飛燕低聲道：「她們不會眞的安份吧？」

老太急快的說出前定的約信，也告訴了藍飛燕，限日只剩十天。

藍飛燕開朗的笑了，道：「有更好的辦法了，就再等上十天，也眞的一人一份，當走到半山時……」

他聲音小了下去，小到除老太外誰也無法聽到，只見他說了半天把話說完，又見那老太眉飛色舞喜容滿面，可見他計策甚妙。

他說完之後，老太長長的嘆出一口悶氣道：「十年，不短，我總算等着了，再過十天，我就用不着再假冒什麼倒頭的晏老太了，還我本來面目有多好！」

多令人聽了驚心動魄的話呀！老天！她竟會不是江淮晏氏七雄的生母晏老太！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她，她又是什麼人？那位眞的晏老太，如今又在什麼地方？

十年不是個短暫的日子，她竟能矯作晏老太到毫無破綻，更能一守十年，說來令人寒顫！

這時，藍飛燕道：「老太，怎生的安排我？」

老太眯着眼笑了，道：「你那小心思認爲我看不出來，你仍然伐你的樹建屋，我會有心的和那些浪蹄子商量，放心，不等你砍上十斧頭，準會有人嗲聲嗲氣的請你進入石屋！」

藍飛燕一抱拳，說道：「多謝老太成全！」

老太別有所指的說道：「先別謝，她們之中，最少的也空了快兩年啦，多的有到三年，當心些，個個是『大吃主』，人人是『不嫌多』，你可是一個人，算是塊鋼，十天日子也會被夾磨成塊豆腐，想想清楚咱們未來可還有正經事辦！」

藍飛燕竟會紅臉道：「您老萬安，我會慢慢來，仔細挑，一點一點的吃！」

老太呸了一聲道：「形容的惡行，聽明白，吃最好吃的先挑桃花女，千萬別碰老七家裏！」

藍飛燕故作不解道：「那位是？」

老太哼了一聲道：「剛剛回屋的小雨，別碰她，這丫頭邪性，我看着怪，有心無心試過她快兩年了，仍沒發現半絲絲兒毛病！」

藍飛燕道：「好功夫？」

一語雙關，老太怒掃他一眼，沒答話，有意的大喝一聲「不行」！然後拂袖悻悻然回轉石屋！

×　×

「我說小伙子，幹嘛衝着塊死木頭這麼賣氣力呀？留點本錢，把這股子強悍勁兒施在人家身上不好，嗯？」說話的正是桃花女，她奉老太之令特請小伙子進石屋去。

藍飛燕不裝不懂，笑了，停下大斧心裏在想，老太眞有一套，果然自己還沒掄上十斧子就來了人。

「小娘子是那一位？好標緻！」

「哎喲，人家可不來啦，都老的成了黃臉婆啦還說標緻，我叫桃花女，本是晏五的人，不過這身份只還有十天了，十天後……我說小伙子，你姓藍不是？」

「是，藍，藍天的藍，叫藍飛燕。」

「是嘍，十天後我若是一高興，就許也姓了藍！」

話眞露骨，毫無攔遮，這不怪，算算日子，將已身比人身，大男人都未必守的了，對不？

藍飛燕够厲害，女人堆裏有一套，上趕着就試探道：「還得十天呀？我可眞想今夜……」

他話還沒說完，桃花女竟又點頭又說好，怎料他接下去的話却道：「今夜就和

小娘子好好談談！」

是「談談」？煞風景！

不過桃花女會心的够快，道：「對對，該先談談，不論是當急的事，先談談才有趣！」

這番話如果老天爺能聽到，相信再也不會叫女子守寡，若能看到，誰還敢娶老婆。

人家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假不了，不過男人別淨往自己臉上貼金，說老實的，要比人家女烏鴉黑的多！沾光的只是較爲方便罷了。

藍飛燕被請進石屋裏去，他作出一本正經目不斜視的樣兒來，老太冷着一張臉，話也冷，道：「你說你想永遠的住在嶗山頭上，可對？」

天知道藍飛燕什麼時候說過這句話來，但他竟點頭當作承認的答覆！

老太又道：「很好，不必再費力氣新建木屋啦，我們娘兒八個，在此地只還有十天居留，十天之後，我們走，你進來住吧！」

藍飛燕裝啥像啥道：「老太，雖說十天日子不長，可我也不能露宿呀。」

「沒人叫你露宿！」老太道：「順我手指的地方找，最後一間本是存放雜物用的，有現成的床，就是髒了點，你可以湊合十天！」

藍飛燕大喜，連聲說道：「多謝老太，我……」

「聽下去！」老太威嚴的說道：「我們這兒從來沒留宿過男人，都是女眷，入夜飯後，你進了臥室就別出來，白天要出去可以，到大廳可以，別的地方少走，就算你是誤入任何一位的房中，我要發現或是知道，一定剝了你的皮，你聽明白了沒有？」

藍飛燕道：「明白明白，在下那兒敢，那兒敢！」

「好啦，沒別的事，自己如果要乾淨，去整理下屋子！」老太說完了，拄杖獨自回到她到另一角落的房中。

這豈不是有心，有心給七個小寡婦造機會？

沒人去想這些，她們的芳心，早已全繫在藍飛燕的身上。

老太剛剛澎的一聲，關落房門，胭脂虎已一步到了藍飛燕身旁，玉臂伸，柔荑握，已緊又緊的圈鎖住藍飛燕的右臂，媚眼一飛道：「來，我帶你去你的臥房，幫你收拾乾淨。」

桃花女星眸含嗔的直瞪着藍飛燕，絲毫不怕而露骨的說道：「別忘了剛才的約定喲，什麼事可全有先來後到。」

藍飛燕被胭脂虎拖着往那角落裏走，以一種無可奈何的眼光瞧着桃花女。

巧狐却冷笑着對一丈青，說道：「反正見者有份，誰也休想不把事談好，就甩開別人，三妹，咱們也去幫忙，人多手快嘛！」

她們全走慢了，天雀早已像黃鶯般咯咯笑着，飛步進了藍飛燕的臥房！

沒動的只有一位，小雨，她冷眼旁觀，已見端倪。

到底是人多手多幹的快，那本是雜亂而骯髒的小房間，刹那間已收拾的乾淨俐落。

桃花女突然在藍飛燕臉上擰了一把，嫣然一笑，轉身像陣風似的去了！

別看老辣的藍飛燕經多識廣，一朝跌落衆香國，竟被桃花女逗的臉發紅！

也僅僅是喘了口氣的空兒，那陣剛剛捲飛出去的香風，又旋轉着捲了進來，瞧，香枕，繡被，外帶一條龍鳳被單兒，乖乖，那個香法，薰的人能醉上半個月。

桃花女手脚眞快，三下五除二就把張光禿禿的床，鋪成香巢，這份胆子，使其他姊妹瞠目，這份體貼，叫藍飛燕內心中生出慚愧。

有人開了頭，就有人會接着幹，胭脂虎送來了面巾水盤，巧狐帶着便鞋，一丈青賭氣，把她那死鬼丈夫還沒上身的新內衣褲拋到藍飛燕懷裏，天雀拿來的是香噴噴的頭油和面青銅鏡，慢步而到正立於門口的小雨，微笑着說道：「都全了，只缺個洗身的大木盆！」

藍飛燕一驚，胭脂虎接上話，道：「現成，我房裏有。」說着就走，眞的要去拿！

藍飛燕攔住了她，這一攔當然要伸出手臂來，胭脂虎來了個投懷送抱，搶步貼到藍飛燕的胸膛上，羨煞了衆寡婦，窘紅了藍飛燕那張俊臉！

小雨冷笑出聲，星眸含蓄着無邊智慧的盯在藍飛燕的臉上！

藍飛燕心頭又是一驚，一聽就知道他是沒話找話，道：「小娘子妳送在下些什麼？」

小雨冷冷的臉，突然一變作極野的狂熱神色，道：「你該有的全有了，當眞還想要什麼的話，我一共有兩樣，一是我這個人，另外我有一柄劍！」

藍飛燕第三次心中受驚，話總要回答，道：「能得小娘子垂青，何異夫子所說朝聞道夕死可也！劍也有用，至少它能避邪……」

「錯了！」小雨又轉成一張冷臉，道：「你總該明白最難消受美人恩是怎麼回事，劍何止避邪，它更能除魔斬邪！」

藍飛燕那本是嬉笑的神態，一變而成十分肅穆，道：「小娘子是有心人，有心人似乎不會莽撞行事，魔邪與仙佛，也僅一念之隔，誅時斬時千祈當心，須握實證，須能平心！」

小雨神色震動似欲有言，但當和藍飛燕目光相接後，竟忍住話鋒轉身而去。

小寡婦們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胭脂虎對着小雨的背影冷冷一哼，人更靠緊那實厚的胸膛，豈料藍飛燕倏地斜身側步移動三尺，她摒障突失搶了三步才好不容易站穩，媚眼一掃藍飛燕，道：「這是怎麼了嘛？」

藍飛燕臉一板，道：「抱歉，我不習慣！」

直接了當的話，有時傷人甚深，胭脂虎似乎下不了台，一頓足，一扭腰，悻悻然走了。

藍飛燕仍以平板的臉色對其餘小寡婦們道：「小娘子們請讓讓，在下想歇息一會兒。」

天雀去了，巧狐去了，一丈青聳聳肩走了，只剩下桃花女一個！

藍飛燕劍眉一皺，冷聲道：「小娘子妳是……」

桃花女含情帶蕩的一笑道：「別趕人，我會走，不過你要記住咱們的約定，我就在你斜對面門上貼着一朶桃花的房裏，要去的時候別走錯了！」

× ×

話說完，柳腰擺，以美而十分特殊的步子扭出了房去。

平日午間小息的多年習慣，因有了個英俊的大男人，小寡婦們全熱從脚底冲頭來，全睡不着了！

睡不着，廳堂坐，不爲別的，至少藍飛燕出出進進還能瞧上幾眼。

桃花女從房裏走出，目光一掃大廳的人，好極了，該到的全到了，正合心意的是老太外出未歸，小雨不知在幹什麼，而藍飛燕，也沒有影子。

桃花女目光再次掃過大家，嬌滴滴的說道：「咱們姊妹不是一天的，有什麼說什麼，心裏不想這個男人的請她暫回她自己的房中！」

沒有人動，可見沒有人不想這一個大男人！

桃花女又嬌笑說道：「那很好挑明了事好辦，咱們在山頭上，還有十整天十整夜好待，小雨不在，那是她沒福，剩咱們姊妹六個，輪下來誰全偏不了，不過事有先後，必須大家互約而遵守……」

胭脂虎說道：「可不是，我當大姊的說現成話，該按咱們入門先後，排行的次序順序來……」

天雀首先反對道：「這又不是分家產，從老大輪下來太不公平！」

桃花女道：「對，不過這有辦法解決，我已經作好了六個紙捲兒，寫清一二三四五……」

胭脂虎嗤笑一聲道：「省省心吧，這一套騙不過人去，揭穿了有傷姊妹多年的感情！」

桃花女大概是心裏有鬼，竟沒頂撞胭脂虎，道：「依妳怎麼辦？」

巧狐接口道：「乾脆猜拳！」

猜就猜吧，三拳兩勝，全勝五人者拔頭一！

老天有時雖會作弄人，有時却也會成全人，猜拳的勝負是桃花女佔魁，天雀第二，胭脂虎第三，一丈青第四，第五是巧狐，玉美人行六，正好壓到最後。

這是大家說好的，誰也沒有異議，並且按照約定，大家有協助「輪得」人的義務，於是巧狐笑嘻嘻的低聲道：「拔頭的，千萬記住，日子隔的可能够久了，狂過了勁當心今後就再沒有日子啦，來，我看那小伙子陰一面陽一面的不是個好吃的虫，送妳點小玩意兒，是當年我門戶中老奶奶『天狐』的『快活香』，夜定，點起它來，自己先聞上解藥，假作好心的給小伙子送香薰氣味，只要他吸上一口烟，乖乖，小綿羊也變成大老虎！」

桃花女道着謝接過香和解藥，從心裏高興。

拔第二的天雀，半認眞半玩笑的說道：「我說今夜就有了好男人的，小心點，別忘了是我接第二，到我身上要成了一灘泥，看不和妳算賬才怪！」

玉美人人冷話也冷，道：「要這麼說輪到我的時候，豈不成了一灘臭水？」

大家被這句話說笑了，胭脂虎老經驗，道：「放心吧小六，這像練功夫一樣，越練越熱越老辣，有妳痛快的呢！」

玉美人紅了臉，難得。

× ×

老太一回到石屋，像是變了個人，目光一掃六位乖媳婦，壓低聲音道：「人呢？那小子！」

老太招招手，大家夥全悄沒聲的走進，老大道：「全坐下，我有話說。」

全坐好，老太未語先嘆，接着才開口道：「這些年來，妳們大概早已恨透了我，其實，人都自私，我爲了孩子們的臉面，不能不忍着心壓制妳們，現在我十分清楚，孩子們全完了，咱們兩年之約也只剩了十天，聽清楚，離山仍然是在十天後的大清早，但是妳們和晏家的關係，我現在就解除它，也許是說，從現在起，妳們都自由了，只要不離開嶗山頭，愛幹就幹，全行……」

六寡婦先是發楞，繼之，狂呼歡嘯起來了……」

六個大男人的狂呼，聲傳五里的話，六位小媳婦的歡叫，少說十里外全能聽到，同在石屋，雖說房房獨立房房建有石牆，要說沒聽到是無人相信，但是竟沒引使藍飛燕出房看個究竟。

老太雙眉皺起，只一刹那，又接着說道：「這姓藍的小子人不錯，妳們不許爲他傷了和氣，但是可以各用手段，抓住一個總比守寡强，娘我是過來人，那滋味苦的人心能碎成八瓣兒，好了，話就這幾句，不用再避我，我會裝作不聽不見的！」

這可好，不知道這位矯作了十年的假老太，心裏是打着怎等主意，幾句話等於揭開了鎭壓妖魔的符咒，放出了六個愛人的活妖精，那份熱鬧可眞有的瞧了！

老太話說完，直向藍飛燕房中走去，一推門，臉上變了顏色，房中無人！

桃花女猜中全勝，拔頭今夜，自是關心，脫口道：「人不在？」

老太目光又一掃六小寡婦，冷冷地問道：「小雨她人呢？」

胭脂虎動作好快，飛身已到小雨房前，一推門，冷哼一聲，道：「活見鬼，沒人！」

老太笑了，道：「還是她聰明，走到妳們六個人前頭了！」

一句話沒說完，人影閃飛，大廳堂中走了個一人不剩，老太嘻嘻笑了，自語道：「嶗山頭廣里許，能藏人的地方多的很，够找上老半天了！」

她話聲中，已移步，竟進了小雨的房中。

她目光掃射在東、南兩面巨石牆上，用手輕輕摸摸，然後得意的笑了，人得意話自多，又喃喃說道：「誰能想到？誰能想到？就和誰能想到我不是晏老乞婆一樣，哈哈……」

她出去了，出了石屋，移步東行，在那株古木下的長條櫈上坐下，靜看熱鬧！

她剛剛離開石屋，小雨從自己房中那大衣服櫃頂上飄落下來，手捂着心口，直搖頭。

心神一定，笑了，無聲的微笑，伸手摸摸剛被老太觸摸過的石牆，又默默的笑了。

接着，小雨一閃出房，又一閃，到了藍飛燕房中，輕推窗，飄身而出，一連三閃，人已遠去。

適時，桃花女已緊挽着藍飛燕的臂膀回來了，後面跟着衆寡婦，老太拄杖假作已睡，沒理會他們。

桃花女把藍飛燕擁進石屋，衆寡婦圍了個水洩不通，桃花女嬌笑着說道：「現在你該開口了，小雨呢？」

藍飛燕瞠目道：「妳問我我問誰？」

胭脂虎道：「別裝糊塗，全家人都在，就少了你和她，說，你們去幹啥了？」

「對對，說，去幹啥了？」桃花女已有些心癢癢難忍耐了，道：「別當能騙過我去，惱了我，我可不管三七是二十一，會掏你一把試試眞情！」

藍飛燕心頭惱，臉上冷冷道：「小娘子們這算什麼，人都有臉樹還有皮，怎能這般……」

小雨適時推門進來，怪！在六小寡婦木楞注視她的當兒，她却對藍飛燕含情脈脈的一笑，一咬下嘴唇，臉一紅，頭一低，放快脚步跑回房中！

壞了，誰不懂這一套，藍飛燕已有理再難說清。

藍飛燕的心頭，恨煞了小雨，桃花女的手，當眞既不留情，更無顧忌的猛力抓下！

翻腕刁掌，藍飛燕已緊握住桃花女的柔荑道：「小娘子，這如何使得！」

桃花女已破開了臉，道：「鬆鬆你的爪子，讓我摸摸算完，我就不信人家能偷得用得，我比人家那一點差，摸都摸不得，哼！」

說歸說，桃花女柔荑，如同緊上了鋼箍，用盡了吃奶的氣力，也休想挪動的毫分！

桃花女心恨人怒情急之下，冷笑一聲道：「我就不信！」

「不信」二字出口，空着的左手食中二指倏忽敲向藍飛燕的左手腕，疾如星火閃電！

藍飛燕一笑，空閑的右手又一翻一刁，桃花女雙手頓時皆被拿牢！

小雨時已回轉房中，正要關扣房門的當兒，聽到桃花女這句話，身形一閃又回到廳中，但她晚了半步，並沒看到藍飛燕出手的招式！

向少開口的玉美人，不知何故突然冷冷一笑道：「看不出，你不止人俊，功夫也不含乎嘛，好的很，我的手也癢了！」

說到「癢了」，誰全沒看清玉美人是怎樣出的手，雙手十指已分拿住藍飛燕的兩肩井！

又一聲冷笑，玉美人道：「你鬆了咱們五姊的手，着實的讓她摸上一把！」

藍飛燕重穴被制，竟若無其事道：「小娘子，我要是不呢？」

玉美人陰森森地說道：「我就震碎你的雙肩，叫你一輩子落個殘廢！」

藍飛燕朗朗而笑道：「那小娘子還等什麼呢？」

玉美人沉聲冷哼道：「你當我狠不下心？」

「不！」藍飛燕突然笑臉變作威嚴，道：「玉虛宮清緣道姑的門下，少有善心腸的，何況小娘子是玉虛宮『冷殿』的首座！」

玉美人那向來喜怒不現形色的冰冷的臉，突地掠過了極度驚恐的懼色，十指倏忽加力到六分，咬着貝齒以鼻發音道：「我早已發現不對，說，你究竟是什麼人？到此何幹？」

藍飛燕沒理會她，也沒鬆脫桃花女的雙手，更沒有掙扎或現出難以忍受肩井痛楚的神色，淡淡的說道：「若在七年前，小娘子是武林衞道之士人人欲得而誅之的妖女，佛說回頭是岸，小娘子嫁了晏六俠，已靠了岸，嶗山頭清靜修身，已回了頭，小娘子，那妳還怕些什麼呢？」

玉美人目光掃過衆寡婦，十指漸漸鬆減了兩成功力，但當她突然發現晏老太不知何時已回到廳上，正拄杖立於廳中有利的地勢，雙目暴射出凜人心胆的寒光怒視她時，十指倏忽一緊，力道加到八分道：「你說的也許對，可惜我有自知之明，就許仍然有人放不過我去，所以……」

藍飛燕沉聲道：「煩惱皆因强出頭，小娘子，妳認爲拿住我肩井重穴，就能使我言聽計從任妳擺佈的話，那就錯了，退一步說，如果現下就有不能放過小娘子的人在，小娘子，妳還是逃不掉呀！」

「未必，制住你，等於制住她們的心神，她們早已被你所迷，不忍你受任何傷害……」

「就算是吧！」藍飛燕道：「但別忘了老太不會顧忌我的生死，另外……」

他話鋒突停，目光掃向小雨，接着說道：「這位小娘子，只怕也不心痛我的生死！」

小雨噗哧笑出聲來，道：「我說六姊，可別上他的當，他這人能騙的人要死要活，最後再下井投石，十天日子不算長，小妹相信衆姊妹不會忍不得幾天，用重手，宰了他免留後患！」

藍飛燕笑了，對玉美人道：「小娘子妳懂沒懂她的意思？殺了我，再接下去的怕是小娘子？衆怒難犯，何況多一個人總不如少一個人的好處大！」

玉美人雙目射出奇特的光芒，從胭脂虎看起，一個個的瞧，最後突鬆雙手，一連點了藍飛燕四處穴道，才閃身退出丈五，距晏老太更遠，足有三丈！

別人還沒有什麼舉動，老太已陰森的一聲獰笑道：「浪蹄子妳眞有一套，能騙老娘整整七年，講！妳想怎麼死？」

玉美人不是玉美人了，臉泛桃花，嬌麗無比，咯咯而笑道：「隨妳便晏老婆子，話說到前面，姓藍的已被我點了獨門指功下的四處大穴，我若死了，這嶗山頭上只有一個人能活！」

這話驚人，老太不能不沉喝道：「誰能活，別人爲什麼又會死？」

玉美人笑的更美了，道：「能活的只有小七子家裏，她很謹愼，兩年來我都沒獲得機會下手，至於妳們，中毒深且久，我死，妳們也非死不可！」

小雨眞的不知道內情，霎着一對黑白分明的星眸問老太道：「這究竟是怎麼回

子事，好端端的一家人，幹什麼說翻臉就翻臉像世仇寃家一樣！」

胭脂虎入門久，知道不少，瞟了老太和玉美人一眼道：「這話說來可眞是『小孩死了娘，提起話太長』了，簡單說，當年清緣那騷道姑，誘惑了晏老俠，並非眞心，旨在暗算晏老俠，晏老俠上了當，元眞盡失，破了奇功，後來才落得慘死，老太忍着，直到七個兒子功力練成，深夜尋仇，把玉虛宮門下及清緣斬殺殆盡，並一把火燒了那座骯髒道院，沒想到會留下個禍害，哪，就是我們這位六妹，她竟能得識晏六，嫁到晏家，若不是藍爺點破她的身份，大家現在都還蒙在鼓裏呢！」

玉美人獰笑道：「知道了又怎麼樣？哼！」

這聲哼，大概正如她所說的，她死誰也活不成，帶有一半輕蔑威脅的意味。

老太鐵杖一頓，向前挪了一大步，這也是威脅，當然也有些試探玉美人反應的心意。

玉美人雖說心有成竹，但是如果老太當眞不顧後果撲上，掄杖而下，她有自知之明，最多能接下三杖，三杖之後就是死數，固然她死別人也難活命，不過她並不是眞的視死如歸，更明白好死不如賴活着，所以神色也不由的變爲緊張！

小雨適時一步跨到老太和玉美人的當中，擺着手道：「且慢且慢，這件事我認爲好商量，不必非拚個玉石俱碎不可！」

那穴道被制的藍飛燕，此時竟還能笑出聲來道：「小娘子……」

小雨當然知道指的是她，有心給藍飛燕難堪，道：「你閉上那張花言巧語的伶俐嘴巴，沒人會當你是個啞巴，東一聲小娘子，西一聲小娘子，誰是你的小娘子，不要臉的東西！」

經小雨提醒，衆俏寡婦方始想起果然不錯，藍飛燕對誰全稱小娘子，既不冠上姓氏，也沒論排行稱呼，豈不等於在喚自己的渾家，賺足了便宜。

藍飛燕並不願意變成假啞巴，又開了口道：「小七娘子……」

小雨掃他一眼道：「要說什麼？」

藍飛燕道：「沒聽小六娘子說過嘛，萬一她死了，能活的只有妳一個，我奇怪像妳這樣聰明的人，不會想不到最後誰的好處最大，既然想的到，請問又何必攔阻老太和小六娘子的爭搏呢？」

小雨笑了道：「你先別管我爲什麼攔阻，我先請教你一聲，你似乎十分希望老太一杖能砸死了玉美人……」

「錯了小娘子！」藍飛燕道：「玉美人的死活，我沒有在乎的理由！」

「我明白了！」小雨好厲害，神色一變厲聲喝道：「姓藍的，你明知玉美人一死，凡經中毒的姊妹全活不了，包括老太，但你却不希望我出面阻攔這場兩敗的爭搏，自然極盼玉美人一死，然後輪到老太和衆家姊妹，姓藍的，你究竟存着何等心腸？」

桃花女雙手仍在藍飛燕掌中，這時掙了掙，仍是用不得力掙扎不脫，急了，向一旁的天雀道：「別閒着，七妹的話對，先宰了這個惹禍的根苗！」

天雀剛剛把手臂舉起，半途中竟又鬆垂放落下來，向藍飛燕嫣然一笑，才對桃花女說道：「我看，他怪不錯的，下不了手！」

桃花女粉面變成了紅臉，向胭脂虎道：「大姊妳……」

胭脂虎更妙，冷冷地陰哼一聲道：「現在叫大姊豈不太晚了些，這件事我不想過問！」

藍飛燕哈哈笑了，說道：「其實，衆家小娘子妳們全弄錯了，小七娘子只講一面的理，她忘記小六娘子已封住我四處大穴，當眞小六娘子一死，我和衆家小娘子是一樣，沒有活路，因此，我不可能別有居心！」

小雨以令人難測高深的笑容來答對藍飛燕的解說，桃花女剛才是利與慾及切身生死安危交戰下，才一再祈盼有人能傷或殺了藍飛燕，她認爲藍飛燕那時才能鬆脫緊緊握住自己雙掌的手，她能行動自如後，就不像別人那樣害怕所中玉美人所施的毒！

如今，經藍飛燕說明他個人身受，桃花女也冷靜下來，斜瞄着玉美人道：「喂，小六家的，妳封住姓藍的穴道，我沒意見，可是他穴道不解，身不能動，雙手緊如死箍，我這罪，可受大啦，幫幫忙怎麼樣？」

玉美人嗤之以鼻，哼聲道：「作夢，妳們已經知道了我是誰，我恨不得全都像妳一樣，被人所制，會自尋死路，爲妳解開他的……」

只剩「穴道」兩字沒說出口，她却突然驚咦一聲住口不言！

沒人能想通個中緣故，不必想就明白內情的有兩個人，一是藍飛燕，另一個就是小雨！

小雨不知存何心意，此時重提已見道：「我說衆姊姊們，能否聽我幾句？」

胭脂虎笑道：「似乎妳已有形無形的左右了這個局勢，我們不聽，大概也不行了！」

小雨一笑道：「聽就好，別的全不關緊要，第一，我要請問，晏氏和咱們的關係，還想不想維持下去？」

這也是切身問題，桃花女對有關切身的問題，向不後人，立刻道：「剛才妳晚到一步，老太已經解除了彼此間婆媳的身份！」

小雨笑了，道：「這是老太聖明的地方，既然現在姊妹們已不再是晏家的什麼人了，請問管她玉美人是何出身，又和我們有什麼仇恨呢？」

一丈青較爲爽直，接口道：「這話有理！」

巧狐却搖了搖頭道，說：「單單講這個，我承認小雨的看法對，可是，玉美人暗中施毒……」

小雨接口道：「不錯，但那是在衆姊妹仍是晏家兒媳身份時幹的，如今不同了，我相信只要姊妹們表明絕不追究施毒的往事，大家就仍是好姊妹，六姊會馬上拿出解藥來的！」

話鋒一頓，小雨極爲誠懇的轉對玉美人道：「六姊妳說對不？」

玉美人也已今非昔比，七年隱忍本爲復仇，但人總是有感情的，當年，她固然

是近墨者黑，深受清緣「墨黑」的影响，今朝七年以後，日月給她的教訓和見識，更牢不可拔，何況施毒當空，已存仁厚，否則那有事隔多年而衆俏寡婦們仍然活着的道理，所以，在小雨條理分明的陳說過得失利害後，她毫不猶豫的頷首道：「只要大家就待了施毒的事，解毒也是我的本份！」

有這句話，俏寡婦們對她已無他求，胭脂虎首先說道：「好，小雨有一套，我先承認妳是六妹！」

這用不着一位位的表示意見，大家一點頭，天下太平！

玉美人說幹就幹，探手囊中取出了六丸解藥，二指彈處，白光閃飛俏寡婦們已人手一粒，剩一粒才待擲向老太，小雨突然阻止道：「且慢！」

只須提個醒兒，聰明如玉美人自然明白這聲「且慢」的緣故，嫣然一笑道：「七妹遇事的從容和週到，着實令人舒服，我幾乎估錯了！」

玉美人把最後一粒解藥，又放置回囊中。

老太雙目噴火，怒瞪着小雨道：「妳可是認爲我處治不了妳！」

小雨冷冷地說道：「可能，反正沒動過手，究竟誰能制住誰是未知之數！」

玉美人適時道：「老太，並非是我不替妳解毒，妳有切身之痛，我必須小心些，當大家分得應得的金銀珍寶，離開嶗山頭後，我會把解藥給妳的！」

老太一頓鐵杖道：「我不稀罕，不過妳那份金銀珍寶，也休想到手！」



玉美人探首囊中取出解藥，二手揚處飛射向各俏寡婦們。

玉美人笑道：「老太這又何必？」

老太狼聲道：「除非妳現在把解藥拿來！」

玉美人沉思，巧狐目光掃過衆俏寡婦，對玉美人道：「六妹，其實有我們姊妹給妳作主，早給晚給都是一樣，我相信老太不會眞想和大家爲敵！」

玉美人仍在沉思，小雨笑了，道：「二姊的話本來是對，不過現在場所目的兩不同，早給只有百害，晚給却有百利！」

巧狐黛眉一挑道：「大姊說妳有一套，剛才妳說的話也有道理？」

「有！」小雨道：「如果老太答應大家卽日下山，立刻按人分派應得金銀珍寶，解藥也該在一切全弄妥當後再給，何況老太並沒有今天解決這些事的意思呢？」

這話說得十分明顯了，先給了解藥，的是百害而無一利！

巧狐仍然有些不服道：「妳這話固然有些道理，但是憑我們姊兒七個聯手，老太似乎不會寧犯衆怒……」

小雨疾快接口道：「老太可不是一個人啊！」

小雨仍恐這話有人聽不明白，星眸瞥向了藍飛燕。

俏寡婦們懂了，對，先前大家怎麼會想不到，嶗山頭除了晏家所知道的秘道穴洞可通外，別無他路，姓藍的如果沒有內應，又怎能平地出現嶗山頭上！

若是嶗山頭這樣容易的任人上下，多年來不用說別的，仇家們也早生吞活剝了她們啦，難怪老太一開始煞有介事的視姓藍的如仇家，耍個眼的工夫又請他住了進來，接着宣佈彼此中止婆媳關係，然後又說姓藍的小伙子人很不錯，原來他們是夥伴，是死黨！

想通了這些的俏寡婦們，全不由的怒目而視逼看着老太！

藍飛燕笑了，笑聲吸引過去所有盯在老太身上的目光，桃花女柔荑仍在對方掌中，人最近，話也最快，問道：「你笑什麼？」

藍飛燕道：「我笑妳們姊妹六位，怎麼這樣相信小七娘子的話！」

一丈青沉聲道：「怎麼，不信七妹難道還信你？」

藍飛燕道：「別的不說，只說小娘子們遇事自己不去思攷，耳軟受人有形無形的指派，今後恐怕……」

胭脂虎喝道：「你不嫌這種離間的話太幼稚了？」

藍飛燕一笑道：「我不必離間，我講的是道理，小七娘子似在暗示我和老太是同路人，究竟是否，現在我暫時不作解釋，單說日下我受制小六娘子獨門封穴之苦，人不能動，此時雙足雙臂，已覺有些痲木，請問一個已失能力動不能動的人，就算他是老太的夥伴了，又能够發揮什麼作用呢？」

這話更對，藍飛燕業已受制，本領再大，也難以爲力。

天雀心思靈巧，適時對玉美人道：「六妹，他的話可靠嗎？」

天雀問玉美人，是指玉美人封穴之技可靠否，玉美人道：「是『玉虛宮』獨門手法，他解不開的！」

藍飛燕道：「如何，一件事有了破漏，小娘子們就該也想想小七娘子說的其他事了！」

衆俏寡婦由不得全盯向小雨，小雨若無其事笑嘻嘻的步向藍飛燕，藍飛燕抬頭向最近而站於身側的巧狐道：「請幫個忙，小七娘子似欲殺我滅口！」

小雨聞聲止步，含笑搖頭道：「你是我所見到最爲狡滑的男人，倒楣的是你不應該碰上我！」

話鋒一頓，小雨轉向胭脂虎和巧狐二人道：「兩位姊姊小心些，目下五姊業已受制，別再落到他的手中，大姊，用妳的『繞指柔』，二姊發出『白狐針』，別弄死他，大姊去纏他的雙足，二姊打他的足踝，一試卽知他的話老實還是小妹的話實在！」

胭脂虎和巧狐互望一眼，倏忽雙雙出手。

「繞指柔」尚未捲到，「白狐針」剛剛射出，藍飛燕已一聲狂笑帶着桃花女飄移向丈八左側，胭脂虎和巧狐的襲擊，自然成空！

小雨沒開口，玉美人却怒叱一聲飛身撲去道：「好個刁猾的匹夫！」

小雨突然斜移三步，攔住了玉美人道：「使不得六姊，一近他的身，就會和五姊一樣被他所制！」

果然，藍飛燕適時輕輕把桃花女放落椅上。

桃花女像剛才柔荑被他緊握住一般，木坐椅上仍難挪動！

天雀冷笑一聲道：「姓藍的，你還有什麼話說？」

藍飛燕神色不似先前那樣和氣了，肅穆的轉向小雨道：「小七娘子妳不嫌太狠了些？」

小雨冷哼一聲道：「這要問你自己，我如果說不爲自己，諒你不信，至少衆姊妹應該取得她們這多年來山頭苦守的代價，可是你呢，若是容你和老太得手，天理公道何存？」

老太心中一凜，藍飛燕不知何故，那本是嚴肅帶怒的俊臉，又出現了溫柔的笑意。

小雨話還沒有說完，接道：「何況你們若是一心只打算取走全部藏金，還情有可諒，竟企圖因財謀命，慘殺這些可憐的姊妹們，姓藍的，你當這些事還能够瞞的了我？」

老太厲聲叱道：「小雨，妳在胡說些什麼？老娘如有此等心意，又何必等到現在，早下手了！」

小雨語驚四座，一衆目光不由從她身上轉向老太，等於靜待老太合理的答覆，老太的話說完，俏寡婦們的眼光，又轉盯向小雨。

小雨冷笑出聲道：「憑妳一人，能取走那樣笨重的全部金銀珠寶嗎？」

「笑話，老娘若有歹心毒意，宰了這些賤浪蹄子，然後再約集同黨來取珍藏，有何不可？」

「善財難捨，誰又是妳老乞婆所能相信的人？」

「這話豈不等於妳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既然老娘善財難捨，却又怎會和姓藍的聯手，小雨妳說？」

「我承認這一點還沒想明白，不過遲早我會找出個中緣故來的！」

「哼！由這句話，足證妳是無的放矢，老娘又豈是任爾一個賤婢所能欺侮的，今天若不好好的教訓妳一次，那有是非，打！」

老太說打就打，寒鐵杖挾强勁風聲已砸到小雨的頭頂！

小雨冷哂一聲，順手抓過一張木椅，倏忽揚翻木椅，以木椅四脚之一，挺迎鐵杖！

這簡直是玩笑，俏寡婦們已驚呼出聲，別說一把木椅，就算一把石椅，在老太暴怒全力一擊之下，不化作石粉散飛才怪呢！

俏寡婦們驚呼中，接應有了快慢，胭脂虎「繞指柔」尚未收起，震腕捲向鐵杖，巧狐一聲叱喝，「白狐針」射奔老太手腕，兔死狐悲，她倆要爲自己打算才很快的接應小雨！

詎料她倆功力技藝相差老太遠甚，老太左手衣袖拂甩，「白狐針」被反震射釘在樑頭，「繞指柔」已纏住了寒鐵杖，但在老太右臂猛震的眞力下，竟將胭脂虎帶飛起來，適時鐵杖變招，自空中擊下，正到胭脂虎頭頂！

胭脂虎捨不得鬆脫手握的「繞指柔」，那是她成名的獨門兵器，但是若不鬆手，鐵杖擊頂必死無疑，適時，小雨疾射而到，沒看見她施的何等手法，竟生生將老太寒鐵杖緊緊抓住，非止救了胭脂虎，並且把老太馬步拖動向前了三尺！

老太色變，俏寡婦羣驚，藍飛燕也不由劍眉飛挑，心凛不已！

老太面色陡變下，仍想挽回已失的顏面，猛地一聲大喝，雙臂貫力，兩手緊握鐵杖，才待再作試探小雨的功力修爲，小雨突然仰起頭來含着令人難測高深的微笑道：「妳可還記得，剛才有個問題，我曾說過當時還想不明白，不過遲早會找出個中緣故的事嗎？」

老太厲聲道：「記得，怎麼樣呢？」

小雨咯咯而笑，道：「現在我已經找出個中緣故來了，這要怪妳不該叫我握住鐵杖！」

一句話竟使老太暴怒的臉色轉爲極端的畏懼，勁力不由盡洩，小雨也不過爲已甚，又一聲嬌笑，鬆脫了握杖的右手！

玉美人移步而前向小雨道：「是什麼緣故？」

小雨瞟了老太一眼，又橫了藍飛燕一眼，道：「六姊，現在我還不能說，多躭待。」

老太鬆了壓在胸口上的悶氣，倏忽轉身拖着鐵杖回到她自己房中。

小雨臉上綻開芙蓉，玉手一指桃花女對藍飛燕道：「本是親家別作寃家，閣下伸伸貴手吧！」

藍飛燕一張臉毫無表情，出手拍解了桃花女被禁制的關節雙穴，一言不發回到他的房內。

小雨輕輕一拍桃花女道：「五姊，事

過了，俗話說過了則了，沒啥再可記恨的，所以說妳本來打算今夜幹啥來着，仍然去幹。」

桃花女都會被小雨說的紅臉垂首，小雨却像隻飛蝶般一閃進了自己房間。

俏寡婦們互望着，紛紛搖頭，她們兩年來因小雨較爲接近老太，而生出過恨妒之心，也從沒看重過小雨，今天小雨的作爲，却叫她們佩服到五體投地深嘆弗如。

狂龍藏山澗　野鳳隱農林

「以你的身手，不應該會制不住她，退一步說，事情剛剛幾乎擠到非翻臉不可了，換我是你，也早以師門奇絕暗器下手，我不信她能還像現在這樣主宰了這些賤貨的行止，爲什麼？你爲什麼不下手？」

「別忘記妳已中了毒，沒有潘淑芬的獨門解藥，就算我制住小雨又能如何？」

「你錯了，潘丫頭好辦，應該說這拿賤貨全好對付，只有小雨難惹難纏！」

「那也未必，直到現在，鹿死誰手還沒有一定呢。」

「飛燕，你不是看中了她吧？」

「老太，這和我們聯手的事無關！」

「誰說的，別忘記最後是要她們死盡死絕！」

「我懂，時間還早，妳放心，我藍飛燕辦事向沒失過手！」

「希望如此！」

老太提起鐵杖，脚步輕靈的悄悄回轉石屋。

她剛想行，另一個尚未想走的影子，已低聲說道：「別如幽靈似的見不得人，出來吧！」

人出來了，在一塊岩石的後面閃出，是小雨。

小雨好大的胆，竟坦然的直走向那個黑影。黑影笑了，笑聲使人一聽就知道他是藍飛燕。

藍飛燕上下打量着停身五尺外的小雨，讚道：「今夜妳好美！」

小雨嫣然一笑道：「日子近了，多在這濁世之上打扮的標緻一天，就該打扮打扮的。」

「小雨，女爲悅己者容，是爲我？」

「你喜歡我嗎？如果妳喜歡的話，又何必多問？」

「剛才的話妳全聽到了吧？」

「沒什麼意思，你早就發現我藏在一旁，所以說的未必是眞心誠意的說話。」

「她本來是打算要妳們都送命在嶗山的……」

「哼！如果她眞是晏家老太，就不會有這種念頭，既然有了這種念頭，更足證明她不是晏家老太，既不是晏老太，我就沒有義務再守曾經應允過的一個諾言，當我再不受諾言拘束的時候，哼哼！」

最後這兩聲冷哼，意味着可能是場驚天動地的突變，也可能血濺嶗山頭，總之，是一種有着堅强毅力和信心的行動！

藍飛燕笑了，道：「小雨，妳當眞是在那鐵杖上看出破綻來的？」

小雨霎眼道：「你也叫我小雨，誰答應過的？」

藍飛燕聳聳肩頭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名字雖是妳的，但我的嘴總是我的嘴，想喊的時候就這樣喊出來了。」

小雨笑了，道：「皮很厚，大概只有象的皮可比！」

「錯了小雨，象皮並不够厚，厚的是一種獨角猛獸，叫『犀牛』，我就是借用了這猛獸的第一個字，再多加上了『一點通』！」

「心有靈犀一點通」，好話，藍飛燕當眞長着一張能言善辯的嘴巴。

小雨噗哧一笑道：「說正經的，你是誰？」她能在不知不覺使人毫無防備下，把一個十分嚴重而緊要的問題，當作家常閒話般詢問。

藍飛燕答的也妙道：「妳曾一再在大家面前叫我丟臉，難道還不知我是誰？」

小雨道：「天下男人能在那種情形下，仍不氣惱，安之若素的不多，武林中人尤其不多，要嘛只有一個，那『狂龍』宮彤！」

「天下女人敢在人前一再使個心愛的男人丟醜現眼的，也不多，武林中尤其不多，要嘛只有一個，她就是『野鳳』燕小雨！」

小雨笑了，宮彤也笑了，笑成四手相合，化盡了心頭陰影和敵對的氣氛！

「我說宮彤，你會爲那些珍寶這般委屈？」

「我說小雨，妳爲晏家似乎比我受的委屈還大，何故？」

「可以告訴你，岳陽逃脫的晏七，死在我手中，而我曾和他好過不少日子，是眞好，假如他們兄弟當年沒被別人利用而殺我父親的話，我想我會很快活的成爲晏七的家室！」

「以身相報已很够了，又何必……」

「晏七死前相托，要我照顧老娘，和替他完成一個血誓，所以我來了！」

「不是爲那佛門至寶的明珠？」

「絕對不是，當然，如果我份內當取，自然會取，不過你該比誰都清楚，那東西對女人來說，除掉有駐顏功能外，別無大用！」

「我認爲對女人來說，駐顏不老是她們一生所夢寐以求的！」

「也許，那是別的女人，不是我野鳳燕小雨！」

「妳不愛美？」

「人，包括你這條早該千死萬死到現在還沒死的狂龍在內，沒有不愛美的！」

「這我就對妳的話難以盡信了！」狂龍笑着這樣說。

「那隨你，不過有個問題當你答覆過之後，就不會不信我的話了！」

「請講出來，我相信這個問題，十分玄妙。」

「未必，以你狂龍所知，所謂駐顏，是僅僅保持容貌的美麗，抑或是連身心都眞的年輕不老？」

「我懂妳的意思了，我也相信妳果然並不覬覦那三粒奇珠！」

「你懂了？眞懂？」

「當然，野鳳，寶珠並不是眞如俗傳大羅金仙的不老仙丹，它只能保持一個人外表的永遠美麗，至於身心方面，除非一位懷具上乘內功，並能眞的可以修眞養性

，更要懂的養生之道，寡慾清心而明性無事，或能比常人多活上三二十年外，他無別途！」

「看來你這條狂龍是眞的懂了，懂就好，我又怎會僅使外表年輕美麗，而實質肉枯骨硬變作怪物？」

狂龍愣了刹那，突然長嘆一聲道：「我應該感激妳這番話，野鳳，咱們何不就這樣離開？」

野鳳道：「不行，有三件事我非辦完不可，現在走不得。」

「那三件事？我幫妳。」

「當眞，言心如一？」

「天日共見，狂龍向來說一不二。」

「那好極了，有你這句話三件事已只剩兩件了……」

「且慢，難道我狂龍是妳要辦而沒辦的三件事情的一件？」

「正是，我要殺你，因爲你突然出現，不先殺你，我的事就無法成功，現在你答應幫我，並且誓言不二，我已沒有再殺你的必要，豈不是……」

狂龍一搖頭，嘆息着說道：「這顆狂龍巨首眞險！」

野鳳笑了，說出另外兩件事來，一是她必須把胭脂虎到玉美人六個俏妖寡婦的功力破去，並使她們分得應得的一份，然後下山各有所適！再就是非揭發假老太的來歷，追查出眞的晏老太生死下落，然後代晏七了斷這件大事之後才能他往。

狂龍笑了，聲音雖很低很低，但神采却無比的感人。

野鳳柳腰一擰，白了他一眼，挪步走去。

狂龍倏地出手去抓野鳳的手臂，野鳳腕一沉五指翻挑暗藏「螳螂彈手」敲到狂龍的手背。狂龍移腕挺指，點拏野鳳脉門，一來一往各出奇招，十次分和誰也沒能賺得對方的便宜。

狂龍撤回五指，野鳳垂下柔荑，互望着，久久，久久！

突然！狂龍五指又出，這次暴抓野鳳頭頂，一招「龍探珠」，迅疾無倫！

野鳳身軀倏忽平平飛起，右足尖像是送給狂龍般點向狂龍掌心，「翼催雲」，是招殺手！

狂龍一聲哈哈，手左移，倏忽翻回，沒錯，避過足尖正握住足背及足心，好手法，好招數！

野鳳身軀竟自空中倏忽弓折，一足仍在狂龍手中，但野鳳的右手，已按住了狂龍的頭頂！

狂龍未驚，却一聲哈哈道：「是『鳳還巢』？」

野鳳咯咯而笑，道：「不，是『鎖狂龍』！」

狂龍讚嘆道：「首足豈等相比，我輸了！」

野鳳噗哧一笑道：「先着爲勝，敗的是我。」

一個鬆脫右掌，一個撤手旁移，平肩立，嫣然笑對默無語，幾乎氣煞石屋中居室內暗窺多時的晏老太！

久久，野鳳偎依在狂龍胸頭，雙雙移步已近危崖邊沿，狂龍悄聲道：「妳是啥打算？」

野鳳道：「老乞婆暗窺已久，她到底是誰？」

狂龍微一搖頭道：「這回該妳自己猜才對！」

野鳳咯咯一笑道：「晏氏仇家太多，難！」

狂龍似有意若無意的說道：「對，但是能有如此高明易容之術的不多，況又是個女子，年紀不小的女子。」

野鳳偎依在狂龍前胸的一半嬌軀，倏忽一顫，狂龍嘆了一聲道：「很激動，爲甚麼？」

野鳳道：「如果她是當年那『千幻仙娘』的話，我自有激動的道理！」

狂龍一聲低吁，道：「沒猜錯，正是她！」

野鳳道：「有個人永遠不會離她太遠，在那裏？」

狂龍道：「妳可知道嶗山上清宮的玄天眞人？」

野鳳突然離開那寬厚結實的胸膊，抬頭低聲道：「玄天武林劍術一派宗師，和這老淫婦與『胖魔』有何牽連？」

未語之先，狂龍一聲悲嘆道：「玄天眞人只怕多年前已魂歸道山了！」

聞言知意，野鳳駭然道：「如今的玄天他是……」

「還不知道，但絕非『胖魔』本人，不過我已推斷八九，昔日他們是三人行，老淫婦矯飾晏老太，胖魔人在津沽正營永久基業，此處的玄天，十之七八是那『賽純陽』！」

「何所見？總該有所本才行！」

「只有這假老道，像眞道士，也只有這匹夫，一身劍術假可亂眞！」

狂龍說到這裏，竟不禁伸手摸摸右衣袖！

野鳳神色鄭重，含情的看了狂龍一眼，道：「看來，弄掉一個老淫婦是無補於事了！」

狂龍果斷的說道：「她已生疑，不能再容她有下這嶗山頭的機會！」

野鳳笑了，悄聲道：「但是她非下去不可呀，我偎在你懷裏，別當我骨頭賤，那是一步棋！」

「我懂，否則，我不會這樣輕易的放鬆妳！」

野鳳一撅咀巴，才待開口，狂龍突然暴伸右臂，把野鳳緊緊摟靠身畔，野鳳稍提眞力欲掙，狂龍已低低地說道：「老淫婦輕步出現，當心！」

野鳳安靜了，狂龍却半回頭，目光正掃到已悄無聲息走近身邊不足丈遠的晏老太！

當然，晏老太是假的，正如野鳳和狂龍所說，她是當年以淫毒被武林中人不齒的「天外三兇」之一，那人稱「千幻仙姑」的俞妙妙！

當年，晏老太酸勁大，醋勁兒更大，偏偏老伴又是個風流成性的盜中魁，三兇有一年被「金頂聖僧」門下的「心佛」小和尚，追趕的如喪家犬，無奈投奔了晏老頭兒，老頭兒那時候可還不老，小道姑彼時正人盡可夫，於是乎小道姑脫去肥衣寬袍，赤身裸體，上晏老太的木板床，幾度春風雨，怒沖老太頭，老太施了點小手法

，當小道姑被「心佛」擒住時，和「胖魔」及「賽純陽」全上下無條線的木臥在一艘小舟上！

等能伸足揚臂活動的時候，「心佛」已在不遠，小道姑想想，知道是中了誰的道，萬幸她沒穿衣服，「心佛」無法下手，又僥倖舟在水中，於是她和「胖魔」與「賽純陽」翻轉小舟水遁而逃，從那個時候，小道姑就暗自發誓，有朝一日非報晏老太這手絕招的恥仇不可，結果在老太領率衆媳婦，遠自江淮悄遷嶗山之時，被小道姑偵知，「賽純陽」生出毒計，早知嶗山上清宮玄天眞人，昔日受恩晏氏，晏老太必係來會玄天，遂先一步叫小道姑矯飾老太，登臨上清宮，玄天怎知內情，馮京誤作馬涼，非但本身遭到陰謀暗算，連帶後來眞的晏老太到達後，也遭了毒手，「賽純陽」搖身一變成了玄天眞人，當上了上清宮的觀主，小道姑成了晏老太！

晏氏七雄三五年未必回次嶗山，偶而回來，也是一二日後卽去，和自己床頭人親熱全不够數，又怎會疑心和猜想到老娘換了人！

小道姑並沒有一忍十年之意，歪打正着，恰好「胖魔」搖身一變成了津沽富商，興建巨宅爲「三兇」今後根基之地，生怕此時小道姑和賽純陽到達，引人注意，叫小道姑暫忍，接着小道姑發現晏氏藏金珍寶，就爲了獲得全部藏寶，她才被迫忍到今天。

當然，七雄人在，她也畏懼復仇，如今她當然不會再留，何況「胖魔」前站已到，以昔日「雙燕」信物投遞，她才把眞狂龍當成藍飛燕，商定陰謀。

這兩天，事發突然，已使她心驚肉跳魂魄不安，尤其是小雨，難測端倪，不過她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小雨絕非朋友，有機會下手，還是早下手解決了小雨而心安，這機會，現在來了！

小雨偎在藍飛燕懷中，千幻仙姑正好在藍飛燕半回面時，打個手式，那是告訴藍飛燕，她要偸襲小雨，在她雙掌提聚全部眞力連人撲擊小雨後心時，要藍飛燕幫一臂力，把小雨往右外前方猛地一推，危崖懸壁，不怕小雨不摔個粉身碎骨！

藍飛燕回了千幻仙姑個眼神，並微一頷首，這淫婦人已到小雨背後五尺地方，提足力，叫足勁，倏地雙掌連人衝向小雨後背！

她雙掌已到，人也到了，突見藍飛燕鬆脫圈抱在小雨半腰的手，左向斜飄而避，不好二字尚在她心頭未能吐出，前面突失小雨人踪，來不及轉身，急忙收步，脊心重穴頓遭重擊，椎骨立斷，人如斷線風箏摔下危崖！

她直到臨死，摔成一攤血肉前的刹那，仍不知何故那「胖魔」親信的藍飛燕會和小雨勾結圖謀自己！

淫婦墜崖，狂龍立刻說道：「小野鳳，打鐵趁熱，咱們非立刻趕到上清宮去不可！」

野鳳笑道：「當然，怎能容賽純陽明晨發現淫婦屍體遠逃，走！」

說走就走，雙雙撲向石屋後側，那裏有一株數抱巨木，正是秘道暗門，門啓，門闔，嶗山頭下去了一鳳一龍，追命的閻羅！

×　　　×

時間還早，不到二更！

上清宮內外却已一片寧靜，幾盞燈，幾陣微風，不見人影。

在上清宮右側那不太小的花園中，眞山眞水，亭閣樓台，樓台後，翠竹爲柵，隱有兩間石屋，那就是觀主人玄天眞人修眞養性的所在。

進門是客間，待客之所，當然那是很親近的朋友，否則前面客堂之處，不必要引向此地。

客間一門，通內間靜室，玄天眞人就住在這間靜室中，平時很少外出，應該說三五日不見這位觀主影子才對，因爲他曾手諭門下，正精研某一絕技，不奉喚諭，不是對上清宮存亡大事，不得擅闖！

今夜沒有大事發生，玄天眞人也未曾召喚門下，但是却有兩個人坦然無他的走長廊過石路推柵門而到！

竹柵响，靜室內傳出威嚴的低沉喝聲道：「甚麼人擅闖禁地？」

答話的是二人中右側的一個，道：「遠客，津沽來，未煩前面道長，直走進來的！」

靜室中一聲驚咦，沉聲道：「止步，請速報名！」

兩位訪客並未止步，一抬腿，已到了門外！

門外有盞風燈，燈影搖曳下看出正是小雨和宮彤！

靜室也有燈，現在却突然熄掉，野鳳燕小雨，狂龍宮彤，互望一笑，小雨開口道：「用不着關燈，我是嶗山頭上下來的，老太有諭，着領津沽遠客來訪！」

很聰明，很沉着，犯了大錯！

靜室燈光已滅，人聲傳出道：「進來吧，就點上燈了。」

果然燈又重亮，狂龍瞧瞧野鳳，彼此又一笑，雙雙步入一推卽開的門內。

「外厢坐，我就出來。」室內人語，斷無差錯。

野鳳本是有心闖進暗間，狂龍微一擺手，一指坐椅，雙雙落座。

內間，久久無聲，野鳳黛眉不由蹙了起來。

狂龍雙目光閃，正欲起身一探，內間門啓，假玄天賽純陽大步而出，臉上一片肅煞，望的令人不寒而慄！

他就站在內間門外，目光灼灼不停的打量着野鳳和狂龍！

野鳳和狂龍本待起身，一見賽純陽這個德性，雙雙冷哼一聲，索與連屁股也沒抬。

賽純陽笑了，道：「女施主是嶗山頭下來的？」

野鳳道：「嶗山頭上不見三尺男童，當然是我！」

賽純陽沒理會這句話，手指狂龍道：「那施主你是津沽遠客了？」

「不算太遠假道爺！」狂龍嘻嘻一笑道：「當然也不能說近！」

賽純陽依然若無其事道：「津沽來，來找本眞人，那只有一位老友，施主你的信物呢？」

狂龍道：「在仙姑手中雙燕爲記！」

賽純陽道：「信物你說的很對！」

接着他獰笑連聲，探手處銀光閃，竟撤出了背後的「銀絲雨」！

「銀絲雨」上古寶刄，正是玄天眞人成名天下的利鋒神劍，斬金斷玉如摧枯拉朽！

他撤出「銀絲雨」，沉聲喝道：「昔日有約，津沽來客直登山頭，並不知本眞人事，既然時機已至，也須仙姑駕臨，不假他人，鼠輩夜闖本宮，一派胡言亂語，束手受縛尚可活命，否則必死！」

「死」字出口，他左手倏震，一聲鈴鳴，門被推開，接着石室外燈火亮如白晝，少說有五六十名仗劍道人已圍住靜室！

狂龍笑對野鳳道：「妳怎說？」

野鳳黛眉緊鎖道：「外面那羣不知好歹不明是非的老道，該怎樣發落？」

狂龍不答，道：「反正我是對付賽純陽！」

野鳳哼了一聲道：「把這一羣無辜交給我？」

狂龍道：「一試牛刀，有何不好！」

野鳳火了，霍地站起揚聲向室外衆道喝道：「上清宮的道長們聽了，現在這玄天眞人，已非眞的玄天眞人，而是……」

賽純陽笑了，高喊道：「亂語胡言當的何事，弟子們，速以劍陣擒此二人，但不得殺傷，須知出家人修爲不易！」

這可好，立卽有五名中年道士仗劍而進，直撲向狂龍和野鳳！

野鳳犯了野性，一聲嬌叱就待出手，狂龍雖狂却狂的自有分寸，狂的分人更分地方，他向野鳳露齒一笑，左掌凌空推向撲近的五名道長，人却對野鳳說道：「別上當，賽純陽老就沒安善心，有意打發了上清宮中各眞人，只是一時不敢，現在假手妳我代其殺人而遂私心，妳該懂得，誤殺一位道長，咱們就永遠分說不清了！」

話急而快，但字字清楚入耳！

能清楚入耳，聽到的自然就不僅是野鳳一人了。尤其狂龍左掌內力，僅將五名道長阻住刹那，並未下毒手，更沒傷人，這五名羽士並非弱者，修爲甚深，受阻當兒，也許仍有怒意，在話聲入耳後，俱皆轉過念頭，至少他們心裏有數，對方掌力既能阻止已方五人的挺攻，也就能够再加些力道震傷甚或震死已方五人，現在不作此圖，何也？

有了這「何也」的念頭，進而認定狂龍和野鳳不像惡徒，於是不由止步不前！

他們五人一停，賽純陽慌了手脚，竟把「玄天」本性的和祥肅穆及仁慈拋却，現露出他賽純陽的本質，獰容厲聲道：「爾等竟敢不遵令諭，難道認爲本觀主劍鋒不利？」

這那是玄天眞人的口氣，更不是出家人應講的，五名中年道長俱皆愕然互望。

狂龍怎會再給賽純陽醒悟的機會，哈哈笑道：「賽純陽，說來你也許不信，千幻仙姑已比你早走一步，『胖魔』仍未趕到，你如實話實說把眞的玄天觀主……」

「住口！」賽純陽厲聲道：「老夫就是玄天！」

玄天清修羽士，三清敎下，有可能傲然自稱法師的，也有會稱本眞人而自大的，但自稱是「老夫」的却前無古人，其後怕也沒有來者！

賽純陽急怒下，一句話說錯，頓使上清宮奉令戒備於靜室四週的數十羽士起了議論！

狂龍打鐵趁熱，野鳳更是「打蛇隨棍上」，狂龍一聲揚喝道：「在下狂龍宮彤，奉『不老先生』之諭，調查玄天眞人一年內三下嶗山的緣故，發現如今的玄天眞人，實乃昔日三兇中賽純陽所矯飾，與矯飾晏老太太之嶗山頭的千幻仙娘，勾結爲禍，三兇另一『胖魔』不日將到，現千幻仙娘業已遭誅，凡我上清宮清修道長，請嚴戒於外，暫莫過問此事，在下保證擒住元兇，必可追出玄天眞人下落，道長們可容在下出手？」

世上絕無惡徒被圍，反而請問敵方准否他出手的道理，衆道長已是十分中信了六分！野鳳這時接着道：「令觀主昔日神器，今在賊手，此賊易容之術甚高，但仍有破綻可尋，若准我等動手拿下此賊，當然最好，否則諸道長設能迫使此賊罷爭，面對在場之人，我等也能以奇特方法叫他原形畢現！」

野鳳眞有這個能耐和方法嗎？沒有，她旨在唬人，唬這賽純陽，作賊的心虛，她已料到賽純陽絕對不敢一賭運氣！

果然，賽純陽業已心驚，他目光掃過羣道，已看出不對，厲聲叱道：「除非爾等早已與這狂龍勾結，有心弒師，否則怎生容得他人在我上清宮中張狂，還不一齊出手將人拿下，再敢抗令劍劍誅絕！」

這事情發生的太過突然，也太重大了，竟使衆道長難有所從！

突然有人提議，速去「養心樓」，恭請三位長者，那是玄天眞人的三位師兄，退隱「養心樓」，不過有關上清宮存亡等大事，絕不出頭過問其他行政事務。

一人提及人人讚成，有兩名道長乃玄天師弟，轉身就走，賽純陽已知大事去矣，怎容二道請得長者迫己於死地，一聲斷喝道：「那個敢擅離此處以叛道論處！」

狂龍哈哈大笑道：「賽純陽，晚了，僅我狂龍一人，就不會叫你有殺人滅口的機會，不信你就試試！」

話聲中，他和野鳳互一示意，飄身而出攔在賽純陽身前。

野鳳更轉對本要前往「養心樓」的玄德和玄法二眞人道：「兩位儘管請，速去速回！」

玄德和玄法打個稽首，移步飄身拔起，一射五丈，二次頓足人剛騰起，狂龍已急聲道：「兩位道長小心暗算！」

說時遲那時快，兩道寒光自右側方暗影中疾射而至，玄德手中劍揚起，一聲震响將寒光格落，玄法空中沉身縮肩，寒光襲空，怎料被格落的寒光，在一格之後的刹那，猛地碎炸開來化作千百星粒，而另一擊空的寒光，在瓦面上炸飛起來，玄德和玄法勢難躲避，皆爲星粒擊中，只一挺而墜，落地伸腿死去！

羣道目睹變生，駭然而怒，賽純陽趁此時機飛身欲逃，狂龍一聲哈哈空中攔截，適時，又一聲獰哼起自那發出寒光殺死玄德，玄法的暗影中，獰哼聲到，人也撲到，是空中襲擊阻截賽純陽的狂龍！

野鳳一聲嬌叱，疾射迎上，於是半空

中變作二搏二，看似雙雙俱皆一攻一格一震，但却傳出三十二聲連串震响，震响聲中，人影墜落，是四個人不錯，野鳳雲鬢已殘，左肩有血，外衣綻破，劍傷三寸長深三分的裂口，不輕！

狂龍毫無傷損，而和狂龍各發八式八格的賽純陽，道袍自襟一分爲二，胸前滴血，左臂已難活動，失一耳，傷够重！

另一人，矮如三寸丁，當然三寸是形容過份，高不足五尺是半絲也不假，但胖却足有五尺腰圍，若說是個生了短腿小腦袋的南瓜精，沒人不信！

這南瓜精，頭頂長髮被削平下來，左大腿衣破血流，但看他那種猙獰強悍勁兒，就知道傷很輕，不礙事，此人正是三兇之首的「胖魔」！

有玄德，玄法之死，已知胖魔之狠之毒，也正因爲玄德，玄法之死，使上清宮羣道分清了敵我，重又分人去請三位長者，餘衆並立卽結成陣式嚴守四外，此時賽純陽和胖魔再想脫身，已很難了！

胖魔冷冷地掃過野鳳一眼後，陰森的道：「只怕丫頭妳就是那什麼野鳳吧？」

野鳳倔強之性，一仰頭，一挺胸，道：「胖老兒，算你還長着兩隻狗眼珠子，正是妳家燕姑奶奶……」

胖魔殘眉一皺，竟對賽純陽道：「眼看大事已定，你好端端的惹他們野鳳和狂龍幹啥？」

賽純陽此時那有分說的閒暇，道：「仙姑已慘死狂龍之手，胖子，咱們非快走不可！」

胖魔雙目兇光四射，沉聲對狂龍道：「宮形，若能退一步，老夫感激後報！」

狂龍答的妙，道：「那是人家野鳳的事，我管不着！」

胖魔怒聲道：「老夫只是不希望太傷和氣，否則在老夫『化血銀刀』下，殺你們易如反掌！」

野鳳罵道：「滾你三丈遠，放狗屁有臭味，你這是狗放屁！」

胖魔厲嘯出聲，這樣胖的一個人，驀地化作炊烟般輕靈騰起，四道寒光隨身形暴起疾射而出，全照顧了野鳳，好狠！

適時，狂龍突然揚聲道：「越想越不對，你『南瓜精』該是我的，小鳳呀，咱倆換換！」

他倆事先並未相約，更是從未聯手過，豈料狂龍話出，野鳳人已到了賽純陽面前，弧形劍出，一連三十二招，迫得賽純陽空有寶刃而只有百般游走退避！

狂龍更好，攻上了胖魔的背後，不用說，四柄化血銀刀全擊空而於地上炸碎！

萬幸上清宮羣道相距够遠，否則這次又不知會有多少死傷！

胖魔連閃二十次，才得機反攻，他用的是一柄奇薄的怪刀，抖刺出手一輪金光，耀人雙目難睜，再乘隙射出「化血銀刀」，端的罕有不死者！狂龍不知是眞力不繼抑或另有圖謀，竟連連後退難以回手，當他退到距背後石牆不足五尺時，手中劍嗆啷一聲被怪刀震飛出去，尖鋒在下劍柄在上，直飛半空竟高有五丈！

胖魔一聲獰笑，怪刀三式，已將狂龍迫的背靠牆上，另一旁的野鳳，雖已看出狂龍危甚，無奈適時賽純陽已展開攻勢，「銀絲雨」上古奇兵，化作銀網罩定野鳳，使野鳳僅能自保難以出手接應狂龍！

狂龍背一靠緊石牆，他臉色變了，胖魔又一聲獰笑，怪刀一順一抖，斗大刀花化作千百星點直扎狂龍胸口，狂龍在怪刀相隔胸口間不容髮下，突然笑了，胖魔心頭猛凜，寒意頓自脊背生，但他招已遞出，是全力必得的一扎，絕難收回，此時，狂龍倏忽滑坐地上，怪刀扎入石牆尺半，而狂龍袖出，金絲閃得一閃，只見胖魔頓鬆握刀手，兩掌十指，緊捂着左肋，弓下了腰，蒼白着臉，退！再退！又退！脚步失穩，狂龍仍未起身，却抬頭看着天際雲空，臉上出現極爲詭奇的笑容，這笑容看到胖魔眼中，如見鬼魅不由仰頸上望，寒光如匹練而下，是剛剛他格飛空中狂龍的寶劍，到了，正好到，自胖魔下巴稍下的咽喉下方扎入，直沒腹中，胖魔一聲悲厲淒號，已低下頭（劍柄正擋去路），喉中咕嚕嚕的响着，噗通，仰摔地上，沒再動，一動沒動死去！

此時狂龍，眞如一條飛捲雲雨的怪龍，倏忽而起，起身時，順手下探，胖魔自頸下挿入腹中的劍，已失踪影！

野鳳仍未得手，但賽純陽已因流血過多眞力不繼，招法慢了，狂龍橫捲而到，撲向賽純陽，人到話到，道：「野鳳，快去嶗山頭辦妳該辦的事，我就來，這老賊要留活口！」

野鳳哼了一聲，大有那個要你多事的意思，但在和狂龍目光相對，發現狂龍那種眞摯的關懷時，心裏一甜，嫣然而笑，頓足起空道：「你就來喲！」

狂龍一劍格退賽純陽，再次仗劍疾攻時道：「放心，今後妳想溜都溜不掉！」

野鳳空中嬌笑，笑聲下，人已遠去，而賽純陽適時一聲悶吭，砰地一聲摔倒地上，「銀絲雨」扔向了一旁，是被狂龍劍中出指點昏於地。狂龍並不停留，揚聲向四外的道士們道：「以醋加熱，洗此老賊之臉，原形卽現，在下告辭！」

當羣道敬留聲出口時，那裏還有這條狂龍的影子！

× × ×

人世上，最少最少又多了六對佳偶。

男方是些什麼人不知道，野鳳和狂龍對女方却極熟，尤其野鳳，有段時間她們本是好姊妹！

她們家家都不會受苦，陪嫁很多，安份守已大概不愁不能過上三兩輩子！

沒人窮嗎？有！沒人受苦嗎？有！

野鳳和狂龍連半兩銀子毛全沒撈着！

狂龍說的好，誰叫咱們走楣運呢？瞧！黃河水災，水淹數千里，憑咱養活着這上千帶萬的難民，憑官府的賑欵？屁！還不够十個人吃兩口的，何況「官」字兩張口，上口說「他要」，下口說「你走」！

難民災民們活了，當然有死的，水來時淹死的，那有啥辦法，就算把這隻野鳳那條狂龍生宰了，也救不活已死的人。

沒有幾個人知道這件事，更別提那個叫野鳳，誰又是狂龍了，不過在水退之後的一座鄉村中，那耕地上，正有一隻「人牛」在拖犂，一個鄉婦去送飯，吃的不錯，是漂着一層油花的蛋湯，和黑麵厚餅，他倆說好甜，好甜。

（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小說

江南·文
盧令·圖

劍氣鎮雙環

（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清乾隆初期，四出緝捕反清志士，愛國之士，迫於時勢，暫隱林泉，唯清廷爲除永患，派出鷹犬，四下搜索，志士熊擎天，樓起鳳夫婦，帶着八個月大嬰孩，改名洪一柱，遠走湘西避禍，途遇鷹犬搜查，洪一柱夫婦挺身與鬥，而結識反清志士東方遠，司馬森，殺敵後，結伴同行，這日抵湘西邊界，投宿於一寺廟，聞寺中和尚說寺後住有趕屍法師，東方遠好奇心重，晚偕司馬森往偷窺，詎行踪洩露，雙方發生爭鬥，殺死敵方數人後急離寺，但行藏已洩，爲鷹犬黎元超呈報上去，兩湖總督下令追緝——

雙刀寒敵胆 單劍折雙環

這是一件大事，官門中人很快就傳出了消息，郭子杰自然也會知道這個消息。他要自己走一遭，又無法丟下鏢行的事，且還要繼續打探消息，無法走得開，結果派了一個鏢局的鏢師前去。

這一個鏢師姓栗，單名一個彤字，是個五十三歲的老鏢師。他在揚威鏢局做了整整十五年鏢師了。他在鏢局的表現並不怎麼出色，但十分忠實。很得郭子杰信任。郭子杰每當親自押鏢時，不是留他守鏢局就與他同行，再不就由他代自己押鏢。

栗彤雖然在各方面表現平平，却是一員福將，由他押鏢不下數十次了，從未出過亂子，卽使處在劣勢，亦總會路轉峯廻，終於得救。因此，鏢局的人都公認他爲福將。尊之爲彤叔！

派栗彤前去通知洪一柱，郭子杰是十分放心的。

郭子杰這個決定是在黃昏時候了，他打算第二天一早才叫栗彤上路的，但栗彤不同意。他說，救人如救火，萬不能遲，一生一死，只爭毫黍，既已決定就快好過慢，早好過遲。

「這個我知道！」郭子杰說。「只是現在天色快黑了城門已關，如何出去？」

「老闆，你信得過我，才派我去，我當盡我所能！至於天黑，這根本不是問題，我此後，只怕好些日都要日夜兼程趕路呢！」

「栗師父，依你說……」

「老闆，我實對你說了吧！我在這裏，鏢局不會出問題，我走之後，請你立卽辦一件事，並注意兩個人！否則，我去得不放心的！」

「什麼事？你說！我一定依你！」

「我等一會就走，我會搗亂一些東西，甚至拿走一些東西，你在我走後一個更次左右就詐作發覺，立卽宣佈我夾帶私逃！你……不，你聽我說下去！我此去，勢必與官兵有打鬥，且會跟洪大俠在一起，這事，遲早會有人知道，你若不早宣佈我的罪狀，後果不堪設想！這是爲大家好，你千萬不能執拗！

「同時，你要注意程志宏和花連，我

看這兩個人表面積極，聽話，暗地裏却鬼鬼祟祟，目的何在，我未有証據，不便揑造事實，但甚爲可疑，我言盡於此了，你要千萬當心，君子易處，小人難防！我要佈置自己的事了，你在二更鼓响就宣佈我挾帶私逃吧，再見！千萬當心！」

栗彤向郭子杰告辭，悄然離開。郭子杰想到相處了十五年的朋友要分手，自己還要加他一個挾帶私逃的罪名，心中着實不願，但想到他所說的話，確是實情，假如自己不先說斷關係，將來他在外邊鬧出事來，自己實在担當不起！

二更鼓响，一聲聲更鼓傳到郭子杰耳中，就如一下鼓槌打在郭子杰的心頭上，他震動着，咬着牙對人說：「阿三，去叫栗師父來！」

「是，局主！」阿三匆匆而出，碰見花連便問：「花師父，見到栗師父嗎？」

「沒有，誰找栗師父？」

「局主！」

「找他什麼事？」

「不知道！」

「你去找他吧，我不阻你！」

阿三別過花連，急急到另一間房子去叩門。屋內沒有回聲，背後却有人聲了，那是陸大安的聲音，問阿三什麼事，拍門拍得這樣急。

「局主要找栗師父！陸師父，你見到他不？」

「栗師父？我剛才見到他，他……」

「他在那兒？」

「他說局主叫他送禮給什麼人，帶了一包東西匆匆出去了！」

「局主叫他送禮？不會吧？這麼夜了，還送禮給人？」

「會不會是局主發覺太夜了，又想叫他不送？」

「這個，我不知道！」

「你就這麼回去對局主說便得啦！」

「是！陸師父，你是什麼時候見到栗師父的？有多久了？」

「大約有半個更次有多了！」

「不會！一定是栗師父說謊！」

「爲什麼？」

「如果是局主叫他送禮，怎會過了這許久才找他？可知道局主根本不知道有此事！」

「這麼！對呀！那麼，他爲什麼要騙我？」

「這個我可不知道了！」阿三再大力拍門，陸大安也幫忙，聽得屋內有異聲，兩個問，回答甚爲微弱，兩人一急，撞開了門，燃亮了燈一看，都吃了一驚，屋內有一個受了傷的人躺在地上，流了不少血，頭，肩，手都傷了，陸大安和阿三把他抬上床去，阿三去報告局主，花連在暗處看到一切。

傷者是帳房先生，他傷得很重，流了很多血，他說，栗彤說有事和他商量，沒料到冷不防就給了他一拳，他反抗，後來不知怎樣了！

「你是說你暈了？」局主急急發問。

「是，我只見得他用酒瓶打我，以後什麼也不知道了！」

「他爲什麼打你？有仇？吵架？」

「不，什麼也沒有，他只問了我一些關於帳房裏的情形，就……」

「弊！這老賊！吳先生，你的鎖匙！」局主突然想起了什麼，急急問。

「鎖匙！在衫袋！」

「衫袋？沒有呀！」

「啊，莫非他……」

「阿三，你看着吳先生，陸師父，你跟我到帳房去看看！」

帳房裏給搬亂了，屋主快速地取下櫃頂的錦盒，揭開一看，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局主破口大罵栗彤，花連似無意地經過，聽到聲响才進去查看！

「你們，陸師父，花師父，給我分頭去追……」

「局主，追不上了，他已經走了快一個更次了！追不上了！」

「唉，想不到！這老賊，我待他不薄！」局主憤憤地說。

花連冷冷地說：「局主，你還記得？早在半年前我就說栗彤這個人貌似忠厚，心實奸險，可惜你不信，致有今日之事發生！」

「唉，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和我相處十多年，一直確是勤勤懇懇的，陸師父也見到！怎會想到他會這樣？」

「這才叫做變生肘腋！」

「唉，我自己的失了不要緊，就是鏢局關了門，我也不會餓死，可是客人的東西丟了，叫我如何賠償？我開鏢局快二十年了，蒙朋友看得起，賞點薄面，總算平安無事，想不到，却栽在自己人手中！花師父，陸師父，你們平日可聽他說過什麼地方有較親密的朋友？不知他會逃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他倒沒有說過！」

「那麼，這件事，請大家先別傳出去，或許能找到他！」

各人都答允，但第二天，栗彤挾帶私逃的消息已經傳遍了洪江市，朋友們都紛紛前來慰問郭子杰，並探詢損失了。

栗彤挾帶私逃的消息外傳，正是郭子杰求之不得的事。他的目的在此，目的已達，暗暗高興了。可是，這消息怎會傳得這麼快？是誰傳出去，却不能不去追查。

「是花連吧？」郭子杰第一個就想到了花連，因爲去夕知得最早，最詳細的只有幾個人，包括他自己，阿三，花連，陸大安與帳房吳先生，而阿三與吳先生並沒到過帳房，到過帳房的只有郭子杰自己，陸大安與花連三個人，隨後，他們便鎖上了帳房，沒有人再進去了。外間知道得那麼詳細，連錦盒空無一物也知道，除了花連與陸大安兩個之外，不會再有第三個人說出去了。因爲第三個就是郭子杰自己，他自己當然知道沒有說過出去。

「陸大安不會的，一定是花連！栗彤確實細心，我還沒注意到，他早已看出來了！」郭子杰在暗暗地稱讚栗彤和爲他祝福，祝他一路平安！

栗彤是逃出洪江城去了。他去得神不知，鬼不覺，出了城外，守城的還懵然不知情呢。第二天傳出栗彤早一晚挾帶私逃和打傷帳房先生的消息傳出之後，守城的細心檢查，果然發現有人越過城牆的痕迹，但守城的怕負責任，急忙加以粉飾，推卸責任，因此，找不到栗彤已經出城的証

據。

栗彤因爲急於通報消息，心情比洪一柱當時離去時更爲焦急，他怕阻誤時間，不願搭船，買了兩匹馬，沿途不斷換騎，確是快許多，雖然比洪一柱起程遲了許久，還是追得漸漸接近了。

不過，他也不是一路上都通順的，由於沿途都有兵丁把守，他又一人雙馬，很引起對方注意，諸多查問，他有時用金錢行賄，有時用說話騙人，有時又恐嚇對方，不一而足，用盡法寶，目的只有一個：順利通過，盡快見到洪一柱！

那一天，他聽到一點關於洪一柱的消息了，那消息並沒說明是洪一柱，却說是有個女人揹了個小子被官兵追趕，後來給幾個漢子打得落花流水，那幾個漢子則擁着揹個小子的女人走了。

「這一定是洪一柱了！」栗彤自己這樣肯定，而且追趕得更快。

突然，一隊官兵有二三十人從橫路衝過來，見到栗彤，認爲形迹可疑，便喝令搜查。

「你們憑什麼要搜查？」栗彤勒停馬問。

「你是奸細，給敵人送坐騎！」

「你私通山賊，你……」

「哈哈，我以爲是什麼人，原來是栗大鏢師！你匆匆忙忙去那裏？不是給人刼了鏢，親自踩探吧？」一個三十八九的壯漢挖苦地說。

「李平，你認識他？」

「何止認識，還是老相好呢！栗大鏢師，我沒說錯吧？嗯！」一抖手，馬鞭疾朝栗彤臉上捲過去，「拍」的一聲，幾乎打着栗彤了。

「好呀，你這賊子換過衣服，居然當起兵啦！兵卽是賊，賊亦是兵，蛇鼠一窩，總算給我看清楚了。姓季的，你來吧，我要是怕了你，就是不敢吃保鏢這碗飯了！」說話間，也回敬了一鞭，不打季平，打在他的馬臀上，馬挨了一鞭，痛極而跳，一掀，幾乎把季平掀到馬下，他失驚之際，栗彤的馬鞭又來，一連三鞭，兩鞭打在季平的身上，第三鞭打空了，因爲季平已經跌落了馬下，栗彤沒有想到，結果是走了空招。

不過，季平雖然落馬，却傷得不重，他在地下一滾，還沒站起，已經發出暗器，三枚透骨釘都打在栗彤的馬肚，馬亦作虎跳，倒斃在地。但栗彤沒有掉下來，他一閃身，騎在另一匹馬上，騎術精而機敏，贏對方幾聲喝采。

「把他圍住了，看他還能逃到那裏！」說話的大約是那些人的頭兒吧，各人都聽他的話立卽列成馬牆把栗彤困在中央。

栗彤勒實了馬，圈轉馬頭，注目周圍的人，發覺了兩個可以利用的地方，一在東南，一在西南！他來自東南，實在沒有再向東南走回頭路的道理。但他却冒這個險，偏向東南行。主意打定，便向對方展開攻勢，把一根馬鞭打得滿天飛舞，一口氣打出十二鞭，分別打向十二個人，迫得對方後退，但他沒有追趕，亦不追趕出去，迫退對方，便回頭再打別一些人，一把急攻，居然給他打傷了四個，有兩個還跌到馬下。及至再展開攻勢時，他在狂攻中，突然向自己的坐騎重打一掌，隨卽下馬，馬向前狂奔，迫使對方閃避。他則趁此機會飛快跟出，馬鞭一抖，纏着一個人，把他扯了下馬，自己借力飛身，騎上那匹馬，雙足一夾，足跟一碰，馬受痛長嘶而去，快極了。

這是全隊中首一首二的好馬，搶先了一程，其他人想追可不容易了！

近三十人居然圍困不住一個人，眞叫他們慚愧，也使他們膽怯，所以目送栗彤逃亡，也無人敢去追趕。

栗彤縱馬如飛，履險如夷，恍若追風，他又是高興，又是興奮，不自禁的俯身微伏，用掌輕拍馬頸，順捋馬鬃，馬受到撫慰，跑得更快！

經過重重困擾，衝破重重圍困，栗彤進入了山區，路更難走，形勢也更險了。栗彤事事細心，處處留意，謹愼得很，所以一路上都算平安無事。可是，到了山巔，翻過山谷，突然聽到慘叫聲，還有厮殺聲。這是一個意外的發現，他畧一沉吟，便擺脫心理上的反抗，便循聲追了過去。

栗彤看到了，那是七個人圍攻三個人，是一男一女和一個小孩子，他不但不能給兩個青年人幫忙，反增加了痲煩，變成累贅，栗彤在山巔上揚聲大叫：「嗯，山谷中被圍那兩位朋友請答話！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被他們困住！」

「我姓熊，叫擎天，這是我的渾家和小兒，我們有兩位朋友，給他們困在那邊，請你先過去看看，幫他們一個忙吧！我這兒還應付得來，你放心去吧！」

栗彤看了兩眼，覺得果如所言，一時之間不會落敗，便聽從對方的話去另一個地方。

那兒確也有打鬥，而且打得甚烈，有好幾個人已經傷死在地，搏鬥中有五個人，兩個對三個。其中一個見到栗彤騎馬衝來，便大叫道：「狗賊，你來吧！你們都來吧！」

「朋友，你別誤會，我是熊擎天的朋友，我是來幫忙你們的！」

「你這話當眞？不騙我？」

「當眞！誰騙你！」

「那敢情好，你見過熊大哥了？他沒事吧！」

「沒事！你放心好了！」

「謝謝你，來呀！」對方伸出了求援的手，不容栗彤不出手了。

栗彤應聲而去，衝向鬥場，協助兩個被困的脫險，正在使出一招「玉帶圍腰」，練子鞭纏向一個敵人腰部。怎料招猶未實，陡覺風生腦後，一驚而退，斜閃兩步，側望偷襲者，一看之下，再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呆了。

發生了什麼事？原來偷襲栗彤那個人，竟是栗彤要幫他解圍的人。這是一個意料不到的變化，栗彤如何不怔住？就在他一怔之際，三個敵人已經由三個不同方面攻過來了，栗彤又是一怔，急忙使了一招「怪蟒翻身」，七尺二長的練子鞭陡然舞成一個圓圈，首尾相接，把三個敵人都圈圈內，反主爲客，各自自保要緊，已無暇傷敵，結果是大家都沒事！各自後退了幾步，隔得遠了一點！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快說！」栗彤

緊握練子鞭，等候對方答覆。

「姓粟的，你瞎了眼啦，你以爲我眞是要你幫手？你做夢！」

「住口！死到臨頭還胡說八道！看招吧！」有人展開攻勢，已經向粟形進攻。

剛才看來傷重倒地的幾個，也都跳了起來，各守各位，把粟形圍在中央。

「好呀，原來是蛇鼠一窩！我就跟你們拚了吧！看看是誰能佔到誰的便宜吧！」說着話，抖開練子鞭，一口氣攻了二十多招，把圍攻他的敵人，迫得一連退了幾步，但粟形要逃出他們的包圍，却沒有這麼容易。

雙方對峙了片刻，跟着又打起來，打得比早先更見狠烈。

粟形這一回可不容易脫身了，第一，對方都是武藝不錯的高手，以一個對一個，粟形可以穩操勝券，以一個對兩個，他也會取勝對方，但是，此刻對方不是一個兩個，是八個，何況早先在另一面被困的一男一女，也是他們的人，他們根本就是一夥人！

「姓粟的你別逞能了，快投降吧！」

「你是粟形？你要去找熊擎天？」

「你只要老老實實回答我提出的問題，我若滿意了，就放你走！」

「哼！你以爲我還是個小孩？」

「管你是小孩不是小孩，你非回答不可！」

「放屁！老子才懶得管你！」

「你不回答？有種！只怕事情由不得你！」

「難道由得你？」

「當然，你知道就好！」

「做夢！」

「這廝不識好歹，我們殺了他，嗯，上面！」

不錯，山上面有了變化，突然傳出慘叫聲，而且，是連續的慘叫聲。

這是一個變化，一個不小的變化！山谷各人都爲此不安，唯一例外的是粟形。他仰首大笑說：「你們想不到吧，我的好朋友來啦！」他知道來的不會是對方的人，精神爲之一振，立卽展開攻勢，一連幾招，果然趁對方失神之際，擊傷了兩個敵人。

突然，山上滾下巨石。

滾石是不長眼睛的，聲勢則十分驚人，任何高手都沒有膽量和滾石抗衡的。

「朋友們，不要怕，快把大石滾下來，壓死他們，壓到他成爲肉醬，壓到他們，着！」粟形一聲斷喝，練子鞭飛出，竟是作爲鎗來使用，向前一抖，其快如電，一抖之下，對方已發出慘叫倒地不起了。

這是一次穿心之作，他發招一直都本着鞭法，這一下却是投鎗手法，所以大出對方意外，應付不來，中正前心，直透後心。他扯出練子鞭，以一招廻旋鞭猛襲所餘敵人，恰巧滾石又到，他竟迫得對方慌忙逃竄。

「妙呀，又一個！」粟形話聲未了，又一個敵人給大石撞中腰部，立卽折腰倒地狂呼，眼看是活不成了。粟形那麼一叫，所餘的四個敵人都心寒腿軟，惴惴顫慄！早先的豪氣，全消了！

粟形見敵人有怯懼心，自然不肯放過機會，一聲長嘯，聲遏行雲，山鳴谷應，果然內力沉雄，非同小可。他已打了許久，力挫數人，居然還有此深厚內力，不但面對的幾個敵人膽寒，山上的朋友也驚異了。

粟形長嘯過後，餘音未消，他的鍊子鞭已經探舞天際，傳出怪聲了。他此刻正打出了興頭，把所學發揮得淋漓盡緻，將四個敵人都迫得忙於自保。

山上的人已看出形勢對粟形有利，停止了滾石，並且向山谷衝下去。

「嗯，你不是粟師父？你怎會來到這裏的？」衝向山谷的一個男子大叫。

「我正是粟形，你可是洪大俠？」

「我是洪一柱！粟師父，這幾個，雖然爲虎作倀，却是從犯，饒了他們，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吧！他們若肯眞眞改過，還有藥救的！」

「洪大俠替你們說情，看在洪大俠臉上，我且饒你一遭，若果你們不識好歹，再犯在我手裏，就別想活！走吧！」粟形放過那幾個敵人，過去和洪一柱相見。

洪一柱朝他拱手道：「粟師父，這兒不是談話之所，請到那邊去！」

「那裏？是甚麼地方？」

「只有一間破窰！你來，我替你引見兩位朋友！他們是我新交的朋友！」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走吧！」

「這些人……」

「由他吧，不必理會！」

「不，我們搜搜他們，或者會找到一點線索！」

「也好！我們分頭動手，會快點！」

於是兩個人馬上動手搜查，可惜一無所獲，只好作罷！

不一會，兩個人轉到了山後，果然看到一座高窰洞，走近，便聽得有個女人在洞內叫：「大哥，你回來了？」

「回來了，他們呢？出去了？」

「唔，出去了！」

「沒甚麼事吧？可有說甚麼？」

「他們說不用去找他們很快就回來的！大哥，這位是，嗯，是粟師父！」

「大娘，粟形拜見！」

「粟師父，何必客氣！洪江市發生甚麼事了？郭局主沒事吧？」

「沒事！洪大娘請放心！」

「那麼，粟師父……」

「大娘，實不相瞞，我是來向兩位報訊的，消息不好，局主叫我來通報！」

「啊！局主對我們太好了，粟師父，勞累了你啦！」

「粟師父，局主請你來報訊，這當然不會是好消息，再說，我們還有甚麼好消息呢，請說吧，不管是甚麼消息，我們都承担得了！」

「粟師父，請先喝杯茶再說吧！」

粟形實在有點口渴，他接過茶，喝了一口，然後把消息告知洪一柱。

初時，洪一柱並不怎麼放在心上，直至聽到官方準備派出沈鐵環與甘鐵環協助對付他夫婦倆，這才動容，洪大娘更道：

「怎麼這兩個老賊也當了鷹犬？」

「他們本來就是臭味相投，不當鷹犬才奇怪呢，這一趟可眞有一場好打了！」

「大哥，你知道他們？」

「我想，你不會知得很清楚！」

「起鳳，這麼說，你必然知道！」

「嗯，說起來，沈鐵環可說得是我半個師父呢！可惜這老賊不是人，是畜牲，禽獸！」

「怎麼？他想侵犯你？」

「他還沒有這個膽！那時候我也年輕，只有十三歲，但我親眼看到他欺負一個姐姐！我一氣之下，曾打了他一枚小鐵環，但還是救不了那位姐姐，他受傷之後，一掌就把那位姐姐打死了！」

「你呢，他怎肯放過你？」

「我逃了！他一直不知道是我，他懷疑是我師父打的，後來他們的感情一直不好，可能與這事件有關，說來，我有點對不起師父，也爲她高興！」

「你師父？你的功夫不是跟你爹練的？怎麼又有一個師父？我也給你鬧胡塗了！」洪一柱說。

「不！我自小就跟爹紮根基，後來，跟我娘練鴛鴦刀，可是，我在十一歲的時候，因爲爹常常外出，娘又體弱，不能同行，便把我和我娘送到一個姓甘的朋友處居住，姓甘的是個普通人家，不會武的，也不知道我娘會武，我娘也不便再教我。於是，就將我拜在沈大娘名下，她便是我師父，說眞的，師父待我眞好，沈鐵環當時待我也不壞，當師父不在的時候，他就自動教我，而且是很用心的教。

「那時候，我曾叫他做師父，但師父不許，只許我叫他叔叔，我不明白爲甚麼，但不敢違背，現在，我明白了，原來師父早已看出他這個人心術不正，不顧我跟他沾上關係！

「我正式跟沈鐵環反面是在跟你結婚前一年，那時，我已盡得師父所傳，拜別師父兩年多了。有一次，因爲是順道，便去拜見師父。

「我師父一生只收過我這個正式門人，對我疼愛是不用說了，我也不去通報，就翻過牆頭，直入大屋去找師父，想給她一個意外的喜悅。

「師父家中養有兩隻狗，一隻大黃，一隻小黑！我離開時候，小黑也有兩歲了，因此，雖然隔別了幾年，牠們還記得我，只是吠了兩三聲便不再吠，都依偎着我，因此，我悄然而來，師父並不知情。

「不過，我也猜錯了，師父所以不知情不是原因爲大黃與小黑，主要原因是他正和沈鐵環吵架！

「我聽得心頭一陣難過，不知怎樣才好。後來我作出決定，且別出聲，先偸聽一下他們吵些甚麼，否則，要想勸架也辦不到。

「我很快就明白了，原來沈鐵環欺負師父病後身子還未完全復原，要污辱侍候師父的侍女徐芷玲。師父責備他，他不但不知悔悟，反而冷言冷語諷刺師父，還當着師父的面動手動脚，要污辱徐芷玲，徐芷玲躲到師父身邊，他就追過去，迫得師父要動手。但師父病後，如何打得過他，所以一動上手就十分危急，我到的正是這個時候，聞言，見狀，怒火直燒胸膛，氣得失了理智，也忘了危險，一聲不响，故技重施，又打出兩枚小環，大約是由於太過意外，他只閃過一枚，另一枚則打在他的後心，打得他「哎呀」一聲叫嚷，似乎傷得不輕，踉踉踏前了兩步，還吐出了一口血。

「我猝然出現，立卽對師父說，我與你去拜望他，你在外邊，等我先入來通報！師父大爲高興，叫我去接你，沈鐵環不許，截住我，我一面奮力與他搏鬥，一面揚聲叫你，他一方面可能受傷不輕，另方面也可能怕你我聯手，因此，當外邊的人聽到聲响，應聲走來，還有大黃與小黑的狂吠，似乎確有陌生人出現，他不等你到，也不等勝負判明，匆匆自己走了。

「自從那一次之後，我就不曾見過他，也不知道他的消息，想不到今天又聽到做了滿人鷹犬的消息，這一回，眞是寃家路窄了。」

「哦，原來這一段內情，我從未聽你說過，幸而你今天說了，要是我聽得別人說你和沈鐵環有這樣的關係，無論如何我也不會相信！」

「大娘，你師父呢？現在怎樣了？」

「不知道，我曾打聽過，有人說他出了家，做了尼姑，也有人說她沒有剃度，只是不再吃葷，帶髮修行，至於那一個消息可靠，我無法判斷得來！」

「這麼說，你師父不會和沈鐵環在一起，該可以肯定吧！」

「這個可以肯定的！」

「這就好辦！我們對付沈鐵環時，可以不用顧忌其他！起鳳，還有酒沒有？暖壺酒給粟師父喝吧！」

「你自己想喝，却推到粟師父頭上！粟師父你們談談，我給你們暖壺酒去！」

「大娘，不要客氣！」

「酒倒是有一點，就可惜是沒有下酒物！」

「有的！老二老三都帶了下酒物回來，快到門口了，你小心點兒，別把酒弄潑了！」

洪大娘去了暖酒，粟形和洪一柱才談了幾句，便聽得有談話聲與足音自外邊傳來。粟形一愕，道：「這聲音好熟，可是司馬森？」

洪一柱道：「不錯，正是司馬森！你們認識的？」

「認識！」

「那就更好了，我說要給你引見就是他和東方遠！你們早已認識？太好了！」

「東方遠，這個名我也聽說過，就是未見過面，能見到他們，實在是一件開心的事！」

「嗯，甚麼事這樣開心？大哥，是誰來了？」東方遠說着話，和司馬森返入窰洞。

「是老三的朋友，特地來看老三！」

「嗯，我的朋友？那一位這麼有心，老遠跑到這裏來看我？大哥你不是逗我吧……嗯，你不是粟形大哥！眞想不到！」

「是呀，我也想不到，你會和洪大俠在一起！」

「那是說來話長，粟形大哥，你不會很快就走吧？」

「如果你歡迎，我便不走，跟你們在一起！怎樣，你怎不介紹這位朋友給我認識！」

「啊，我太高興了，二哥，來，我介紹你們認識，這就是常對你說起的栗形大哥。這一位是我的二哥東方遠。」司馬森介紹雙方相識，雙方都是早已慕名的了，自然是一見如故，甚談得來。

洪大娘把東方遠，司馬森兩個帶回來的白兔，果子狸，山雞，鷓鴣等又燒又炒又煲，香噴噴的自厨中透出味來，各人都食指大動，不但想到喝酒，更是饑腸轆轆，垂涎三尺了。

食的時候，洪一柱把栗形帶來的消息告訴東方遠與司馬森，兩個都大爲氣忿，恨不得就去找敵人算帳。

栗形道：「按我個人所見，敵人人多，我們人少，明打，無論如何打不過他們！只可智取，不宜力敵！宜跟他們鬥智，不跟他們鬥力！」

「怕甚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他不來便罷，他若敢來，我第一個就不放過他！」東方遠說。

「栗兄，你過去不是這樣子的，怎麼變得這麼沒膽？害怕他們人多！」司馬森說。

「常言道，經一事，長一智，現在，釘子碰多了，年紀大了，自然是和過去不同了！歲月不饒人，有甚麼辦法？這是沒辦法的事啊！」

「怎會沒有辦法，你只要不怕，就有胆迎擊任何敵人了！」

「迎擊？我沒有說不迎擊啊！」

「但你說甚麼只可智取，不宜力敵，這不是怕了敵人，要偸偸摸摸，不敢跟他們打硬仗？」

栗形道：「不錯，我是不主張跟他們打硬仗的？」

「我不怕，卽使是死，殺他一個够本，殺他兩個有利！」

「是呀，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怕甚麼！我甚麼也不怕！」

「不，我不同意你這個想法！我以爲殺十個也不够本，殺二十個也沒有利！至於二十年後，敵人已經穩如磐石了，還由得你做一條好漢？況且，二十年後是一條好漢，還是一條毛蟲，誰知道？」

東方遠與司馬森都變了臉色，洪一柱則臉有笑容，似乎對栗形這話甚爲欣賞。

「我反對你這說法，一命搏一命，怎不够本？一命搏兩命，怎不有利？」

「搏命不是這樣搏的！他們不過是滿奴的一條狗，一隻鷹，你願意和一隻鷹一隻狗相比？畜牲的生命是不能和人的生命去相比的！」

司馬森聽來愕然。問洪一柱：「大哥，你怎麼說？」

「栗師父說得對！人是不應與畜牲比較的！」

「大哥，你也主張智取？」

「當然！智取可以減少傷亡，有甚麼不好？」

「我不明白！」司馬森悃然說。

「你想想就明白了！獵人上山打獵，有人挖陷阱誘捕虎豹，有人以箭射擊虎豹，有人呢？却用刀斧去與虎豹搏鬥，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獵獲虎豹，但是，方法却各自不同，危險與安全，相差就太大了，你自己想想，假如你是個獵人，你會選用那一種方法去捕捉？」洪一柱心平氣和地說出，栗形也微微點頭，甚爲欣賞。

洪大娘笑道：「三叔，你怎麼啦？還不明白？敵人是爲淸廷賣命，所以性命不値錢，我們是爲天下老百姓賣命，我們的生命可不容許輕易犧牲的！要死，伸長脖子，拉刀拔劍一抹就完了，但我們不許這樣！我們要保存生命，爲天下老百姓做事！就如我們五個人吧，如果和一百個敵人相拚，兩方都犧牲了，論人數，我們是損失五個，敵人損失一百，當然是敵人吃虧，但在老百姓看來，敵人死了一百，再來一百，並不難，再來一千也不難，我們呢？五個死了，要再找五個可就難了！你現在明白了？我們是以一當百，當千呢！怎能當一當二？所以栗師父說的對！我們要用智取，以不犧牲自己爲原則，只傷亡敵人！」

司馬森經過洪大娘詳細解釋，總算是明白了，覺得自己過去的想法，實在太過狹隘，應該要改變才對。

五個人談得高興，洪一柱那個小兒子也參加了一份，咭咭格格地笑，舞手蹈足，逗得五個大人，都十分開心，話題便轉到了保衞下一代的辯論。

洪一柱在最後道：「栗師父，你來得比他們早，也比他們快，這是必然的！但我們也不能小看敵人，他們的行動，在這方面也是十分迅速的！今天他們必不會到，可是明天，後天，情形便不同了，所以，我們必須要趕在敵人到達之前起程，讓敵人撲個空，也使他們判斷不出我們的去處！」

「洪大俠，我看，快好過慢，與其明天，不如現在！我們故佈疑陣，讓一些人知道去處，實則轉了路，教他們撲一個空又撲一個空！先弄得他們筋疲力竭，然後再予以痛擊，你看如何！」

「辦法很好，只怕不易！」

「你看，這辦法如何？」栗形說出辦法。

「辦法是好，但要改一改！你和起鳳先走！我們三個隨後！」

「這個，我以爲……」

「你想想再說吧！想一想你就會同意了！起鳳，你去收拾點東西，和栗師父先走！」

「好！洪大俠，我非常佩服你的心靈敏銳！我和大嫂先走就是！」

「你已經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那很好！一切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就是！我們隨後就到！」

栗形和洪大娘母子先走了，司馬森道：「大哥你怎麼叫栗形跟大嫂一起走？」

「栗形與你大嫂年齡相近，又沒有人認識，他們在一起，不會引起別人注意的，我便不同。我的圖形傳遍天下，只要我回復本來面目，必然有人認出，這樣，敵人便會給我吸引到一條岔路去，你大嫂他們可以減少許多危險與痲煩了！」

「唔，原來是這樣，我眞想不到！」

「你平時不開動心竅，甚麼事都只憑直覺，不好好去想想，自然會想不出來，以後你若能花點精神去想，再和別人想的比較一下，漸漸，你就會知道甚麼是對，

甚麼是不對了！」

「大哥，現在，我們該怎樣？」

「準備好一切，先打打盹，等到三更過後，我們也上路！務要使敵人知道我們去處，引他上當！」

「他會上當嗎？」

「這個難說！你把筆墨拿來，我要給你們留幾個字！」

司馬森道：「給我們留字？爲甚麼要給我們留字？」

「等一會你就明白了！」洪一柱振筆疾書，留給東方遠司馬森，叫他們見字之後，立卽把消息送到一個地方，若過了三天，則送到另一個地方，他在那兒等他們！寫完之後，摺好，壓在一個盆子下面，却露出一小角，似是疏忽所致！一起弄妥之後，已經月過半天，當在三更後了，大家便準備起程，遠處傳來雞叫聲，確已過了午夜，是四更時候了。

「我們快走吧，是時候了！」洪一柱說完，便與老二老三一齊離開了窰洞。

洪一柱他們走了不到一個時辰，沈鐵環和范天堡都來了。他們倒十分仔細，找到了窰洞，小心地進入，在裏面查看一切，終於，發覺了盆下露出的極小一角的字條，拆開來看，沈一環唸出來，范天堡道：「這是假的！不會是眞事！」

「你怎知不是眞事？」

「我跟洪一柱交過手，他十分小心，不會如此大意的！這不是事實！」

「你給他嚇破膽了？這麼捧他？」

「我不是捧他，他實在是個不容易露出馬脚的人，怎會如此疏忽？」

「這不是疏忽，是他留給東方遠與司馬森的，不是留給我們的！」

「你怎會找到的？」

「他把字條壓在盆底，我無意中一推這個盆，就露出來了！」

「眞的？這就可以相信了！」

「當然眞的，誰還騙你不成？」

「你當然不會騙我，我是怕你被他們騙了！」

「什麼？你敢小看我？」

「沈兄，你別誤會，我不是小看你，我是上過洪一柱的當，有感而發的！那一次，我已經告訴過你了，他實在狡猾得很呢！」

「我知道，所以我們要小心！但我們這一次與你那次不同，那一次是晚上，天很黑，你自然看不淸楚，現在却是白天，他們又都逃走了！」

「我們等東方遠與司馬森回來？」

「不！我們不能等！我們的目的不是司馬森與東方遠，是洪一柱！我們決不能等，我們要搶在他們前頭，先追上洪一柱。你和甘鐵環是怎樣約定的？他什麼時候可以到？」

「我約定他午前辰末相見的，現在，他應該到了！現在是辰正啦！」

「是啊！他們怎麼還不到？不會在中途出了什麼痲煩吧？嗯！」

「我看不會！他武藝高强，人又精靈，還有，這一帶都是自己人的地方，怎會出什麼問題？」

「這可難說！凡事不能太過篤定！我看，不如叫個人去探……」

「不用了，我已來了多時啦！」聲定人現，不是甘鐵環還有誰？

「老甘，你從什麼地方來的？可曾聽說什麼？有沒有關於洪一柱的消息？」

「有！有人看到他們在天亮之前已經跑了！」

「天亮前？那是什麼時候？」

「我問過了，他們也記不淸楚，大約是四鼓到五鼓之間！」

「有多少人？」

「一男一女，還有個小子！」

「看得這麼淸楚？」

「是啊！他們巡夜，恰巧遇上了，雙方還動上了手，所以看得淸楚！」

「結果怎樣？」

「五個巡邏的，傷了兩個，死了兩個，一個泅水逃了！」

「他們有說對方用什麼武器？」

「有！女的用鴛鴦刀，男的沒有用武器，一手抱着個小子，一手應敵，十分了得！」

「對！正是洪一柱！那一晚，我遇上就是這樣！」

「他們還說什麼？」

「他們說，女的還要追殺他們，男的把她叫走了！」

「他怎麼叫？他們有沒有聽淸？」

「他們說，只聽得似乎叫什麼鳳，却聽不淸！不敢亂說！」

「嗯，這麼說，果然是她！她叫樓起鳳！洪一柱原姓熊，叫擎天，後來，爲了逃避朝廷追緝，掩人耳目，便改爲洪一柱，樓起鳳是他的妻子，她擅小金環，你們碰上她，小心她的金環！」

「小金環？她也會小金環？」

「何止會，還打得精呢！」

「你認識她？」

「不瞞你們，她是拙荆的心愛弟子！她年輕時，我還敎過她武功呢，想不到今天，唉，世事多變，變得眞大啊！」沈鐵環說時不自覺的撫摸早年被樓起鳳用金環打傷過的地方。

三個都暫時靜了下來，因爲各人都有早年的相識，現在，有的已經作古，有的改了行，有的更成了敵人！仍然是朋友，有來往的已不多了。人屆中年，朋友雖然不少，但稱得上眞正肝胆相照，患難之交的，却一個也沒有，有的只是表面親熱，互贈高帽，暗中則勾心鬥角，你想我死，我想你亡的朋友。就是他們三個吧，相互之間也只是大家利用，說不上眞心相交。因此大家都感慨滿懷，不知怎說才好！

「范兄，我看，我們該走了！」

「這張字條……」

「仍然放回原處！」

「好！走吧！」

三個於是一齊出了窰洞，並轡疾騎而去。

沿途，他們不斷向人打聽，有人說見過那樣兩個人，有人說未見過，回答不一，而且，所見到的人，也不一樣，問得多了，反而給弄胡塗了！

「眞是狡猾，比狐狸還狡猾。」范天堡恨恨地說，似要以所見證實他前一次的失敗實在是出於必然，罪不在他！

甘鐵環冷靜地分析了地形與路程之後

，斷然說：「沈兄，范兄，這傢伙實在狡猾！我們不能以常理推斷，必須以奇謀對付！」

「什麼奇謀？」

「我已經問過了，去湯盤有小路，是捷徑，由這裏翻過山去，便可縮短一半路程！」

「眞的？」

「我問過好些人，都這麼說！」

「不知附近可有我們的人？」

「你找嚮導？」

「不！我怕敵人不止他們兩個，他們可能已經匯合了！」

「這個，我再去問一下！」

「要快！」

「是！我這就去！」

甘鐵環又離開了好一會，回來之後說：「有五十到八十人可以隨時聽候調用！若要再多，則要預早通知，並且要付錢，五十到七十則不用付錢！」

「那麼，你叫他們派一百人到湯盤聽用，要多少錢，列具清單，送府衙去收就是！」

甘鐵環聽了又去交代一番，然後三個人繼續行程，直趨湯盤。

三個人都未到過湯盤，也沒有嚮導，就憑途中所問得的資料便向前奔，走了大半天了，還沒有到達，相約的那一百兵丁也未見到，三個不禁起疑了。沈鐵環問范天堡：「范兄，你該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怎麼走了半天還沒到達？」

「我也覺得奇怪，可能是我們走岔了路！」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是便是，不是便不是，怎會可能？」

「沈兄，你知道，我也未曾走過這條路！」

「那你怎不早說？」

「我早就叫找個嚮導了。」

「爲什麼不找？」

「我見你們沒出聲，以爲你們不同意，所以我不敢找！」

「又是以爲！你的想象力，可眞豐富啊！」

「兩位別爭論了，現在不是爭論的時間，我們快回頭找吧，先找到湯盤，再作定奪吧！」

「現在也只好這樣了！走！」沈鐵環一臉不悅地說，馬鞭一抖，兩腿一夾，縱馬先行了。

人有一種極怪異的心理，最不喜歡走回頭路，自然，勝利歸來是例外。此刻沈鐵環等三個人就是這樣。他們興冲冲而來，却走岔了路，撲一場空，迫得要回頭走。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三個人對於岔路特別滿意，看到指向湯盤的路碑，他們都暗罵自己疏忽，早先不曾留意，竟走入岔路。這時看到路碑，知道不會再錯，心情也比較開朗了。

他們依照路碑指引，走了大約三四里路，突然在路中間看到一塊大木板，上面寫了一些字，范天堡走近去一看，叫起來說：「你們快來看，這是誰寫的字？」

「什麼字？」甘鐵環問。

「他說，左前邊山谷有埋伏，叫人不可走近去，却又沒寫上什麼人，也沒有留名，只是戳了一企，不知是什麼意思？」

「戳了一企？那必是一柱擎天的代號，他可能發現前邊有伏兵，通知他的人不可走近，我們過去看看！」沈鐵環說。范，甘表示同意，三個人又急急向左邊山谷趕過去。

那是一條甚爲陡峭的山路，不易行走，路小而陡，更不能兩轡並進，若有埋伏，實在不易抵擋。范天堡走在前頭，上了斜坡，突有所悟地把馬勒住，對沈鐵環說：「沈兄，會不會敵人設有埋伏，故意誘我們上當？我們還過去不？」

「這個，難說！」沈鐵環也吃了一驚，但一頓之後，又說：「事到如今，只好一搏了！」

「范兄，前邊有塊木板，寫些什麼？」甘鐵環指前方。

「我去看看。」范天堡拍馬向前，因爲木板距離路邊太遠，字又細，看不清，范天堡只好下馬上山，一看之下便大叫：「又是洪一柱寫的，叫我們留意山谷！千萬要留意！」

「山谷？山谷在那裏？」沈鐵環問。

「那不是？我們快過去！」

山谷中的情形未見，另一塊木牌却擋住去路了。上面寫着幾行大字：「范天堡，沈鐵環，甘鐵環你們都將喪生此地！」

范天堡大驚，甘鐵環大怒，一鞭抛起了木牌，甩出了幾丈，飛下山谷，他們的目光也投向山谷，這一看，駭然了。只見谷中縱橫錯雜的躺了二三十具屍體，由服色與裝束，可以肯定是官兵。甘鐵環憤然道：「這一定是我們約定的兵！」

范天堡與沈鐵環也認爲如此，當下急叫後退，但山上已滾下巨石，截斷了他們的退路，不許他們後退，同時也出現了人，有人在山上叫道：「范天堡，你今天活不成了，自決了吧！」

「你是什麼人，敢對我說這種話？」

「范天堡，睜開你雙狗眼吧！連我你也看不清楚，還配姓范！」

「你是司馬森？你怎麼在這裏？」

「我爲什麼不能在這裏？你以爲我眞去了探聽消息？你上了我大哥的當了！」

「原來你們是存心騙我？你……」

「你是蠢材，不騙你騙誰？別抱怨了，給你塊大石啃啃吧！」司馬森一推，幾塊桌大，盤大的石塊便由山上滾下，其聲隆隆震地，碰到阻攔的山石，便碰出火花，轟然震耳，碎石飛射，聲勢嚇人。范天堡縱有一身武功，也無法與之抗衡，迴避不迭。

山上似乎不止一個人，這不但由滾下的石塊可以看出，由人影也可以證明，至於另外的是什麼人，却不易知道。

「沈兄，現在怎辦？」甘，范兩個一齊向沈鐵環請示，等他出主意！

「我們衝上山去！」

「衝上山？怎麼行？」

「爲什麼不行？山這麼寬，他才不過幾個人，我們分開三面上山，滾石雖然可怕，只要我們小心，諒亦無妨！搶上山頂就不怕他們了！」

「甘兄，你怎麼說？」

「范兄，事到如今，已無別路可行，不拚也得拚了！除此以外，你有什麼好辦

法？」

范天堡實在沒什麼辦法，只好同意。

「沈兄，你出些主意吧，我們……」

「范天堡，你由左邊上，甘鐵環，你由右邊上，我居中！你們要記住，不能和我近得太近，要分散敵人注意與力量！」

「好！我們馬上就上。」

「好！現在開始，棄馬！衝呀！」沈鐵環搶先向上衝，走着之字，上得極快。忽然躍起，忽又伏低，陡向左閃，倏向右避，身手靈活，身手敏捷，山上的滾石，竟然奈何不了他！無法阻止他向上的衝勁！三個當中，他衝上得最快，次之是甘鐵環，范天堡上得最慢，也最先受傷！

山上的石頭滾滾而下，山上的人也飛快而退。他們並不和沈鐵環等正面接觸，按照原定計劃，佈置好一切之後就撤退。

沈鐵環第一個上到山頂，却不見了敵人，不禁大爲震怒，縱聲大笑，潑口大罵，目的是希望能把對方引出來決一勝負。

這時雖是白天，白天亦無法找到敵人，范天堡最後一個上到山去，更看不到敵人了，但事實並不如此，他看到了，恰巧他上到山頂，洪一柱等便繞到了另一個山坳，沈鐵環背向山坳，仍然看不到，范天堡面向山坳，看到了，所以急叫：「沈大哥，你看！他們跟什麼人打起來？」他指着遠處說。

沈鐵環急急回望，果然看到有幾個人在對面山坳，四個人在分對打鬥，一個人站一旁觀鬥。

沈鐵環眼利，看了一會，已認出了其中一個，作急道：「那是過山虎姚辛，另一個大約是他的朋友！快，我們快過去幫他！」

范天堡說：「你兩位跑得快，先走一步吧，我隨後跟上！」他的腿傷了，正在敷藥裹傷，難怪他要這麼說，沈甘兩個自然不會勉强他！

沈鐵環與甘鐵環在輕功方面是相去不遠的，所以到達的時間也差不多。他們已經用盡全力，到得很快了，結果還是遲了，姚辛已死，不能說話了，另一個還有一口氣，說了幾句話，但無關痛癢，是說敵人武功厲害，不知姓名的話！

「老甘，現在怎辦？」

「怎辦？只有兩條路可行，一是回頭走，等待援兵，一是繼續追，鍥而不捨，你瞧着辦吧，我都依你！水裏火裏，全憑你一句！」

「老甘，你不後悔？」

「後悔？我絕不後悔！」

「不怕？」

「怕什麼？我什麼也不怕。」

「你別太衝動，再想想吧！早先，我們是三個人，他們是三個人！我們自然不怕，現在，他們還是三個人，我們只有兩個，未必能穩操勝券！」

「我知道！但我絕不怕！」

「那麼，我們要繼續追啦！」

「我一切全聽你的！」

「那好呀！我們就憑這一雙鐵環，去碰碰這條擎天一柱吧！」

兩個又向前追了。追了一程，看到路邊有木牌，上面寫着：「沈鐵環，甘鐵環，你們快回頭吧，回頭是岸！再向前，陷的會更深，將無葬身之地了！」

「他媽的！」沈鐵環一掌打碎木牌，繼續向前，半點也無畏縮。

在另一方面，洪一柱和東方遠，司馬森三個也在繼續商量，繼續走。他們有馬代步，可以減少許多氣力，也跑得比對方快！沈甘兩個的輕功本來甚爲高明，若是在養精蓄銳之下，開始的一段路程，駿馬也未必能勝得了他們，可是，作長途賽，還是易勝的，此刻，甘沈兩個翻山越嶺，已經走了不少路，如何還能與馬相比？所以越距越遠，連塵也吃不到了！

「眞的奇怪，怎麼見不到他們？」沈鐵環追了很遠一段路，終於說話了！

「這樣追，我們永遠追他們不上！」

「爲什麼？」沈鐵環憤然質問，似乎覺得受到了侮辱，面色甚爲難看！

「大哥，你想想，他們騎馬，我們走路，怎追得上？除非我們也有馬！」

「嗯，我怎麼沒有想到？」沈鐵環有點赧然：「我應該早就想到呀！」

「你急於追他們，根本沒考慮其他，我初時也不曾想到，但追呀追的總是追不見踪影，我便覺得奇怪，終於明白了！」

「唉，可惜我們沒馬……」

「別提了，遲早我們替他們報仇！」

「現在怎麼？」

「現在先找個地方吃點東西，歇歇，再找兩匹馬！要是這兩樣都能辦到，就不怕他們飛上天去！」

「范天堡呢？等他不？」

「不用等他，他比我們更熟悉這裏，不會餓死他的，問題是，這地方，要找吃喝的都不難，要找兩匹馬，恐怕不易！」

「不會吧，我說，最先找到的可能是馬！」

「最先會找到馬？不，不可能！」

「我說可能！不信，你等着瞧……」

「嗯，是什麼人？你早就聽到了？」

「不，也是剛聽到！」

「你知來的是什麼人？」

「管他是什麼人？識相的，只要馬，不識相的，還要他的命！」

「大哥，在這地方，在這時候，居然敢騎馬經過，總不會是普通老百姓吧？我看，還是小心點好！」

「怎麼？你忽然變得胆小了？」

「不是變得胆小，上一次當，學一次乖！總不會有這麼大隻田鷄隨街跳！」

「你這話也是！值得考慮！」

「我就是這麼意思，要考慮！」

談說間，兩騎馬已經出現在眼前了。連他們的聲音也聽到了，一個說：「他奶奶的，俺就不相信會找不着這兔崽子！他殺了俺的師侄，俺怎也不能放過他！」

「你急什麼？急也沒用！你這性子呀，得要改改才對！」

「改什麼？俺已快到土裏去啦，還改？改他奶奶！俺只要找到那小子，俺可不改！」

甘鐵環聽得一怔，道：「這不是晉北二王？他們要找的是什麼人？是什麼人殺了他的師侄？」

「晉北二王？他們……」

「別出聲，聽聽他們再說些什麼！」

不錯，晉北二王正在說話。一個說：

「你猜是什麼人幹的？謀財害命？還是尋仇？」

「他奶奶的俺看不會是尋仇！一定是謀財害命，他奶奶！」

「謀財害命？他們有什麼財呢？能夠殺得了他的，該不是三流貨色！」

「他奶奶，或者動手時，並未知道有無錢呢，他奶奶！」

「不！我不同意！」

「爲什麼？你有發現？」

「注意到沒有？師侄他們的銀子還依然未動，怎會是謀財！」

「嗯！對！他奶奶！那是爲什麼？尋仇也不對呀，誰知道俺們會走這條路？」

「這麼說，他是在意外地碰上仇人！打了起來，有可能？」

「唔！有可能！他奶奶！俺非找到兇手不可！」

「沈大哥，我相信不會看錯，他們眞是晉北二王！」

「晉北二王？王不活和王求生？」

「我看一點不錯，正是他們！」

「你認識他們？」

「不！我只在三年前見過王不活一面，打過一個招呼，因他生相特異，所以留下印象！」

「要是他們，這兩匹馬可不好搶！」

「當然不能搶！他們總不是我們的仇人和敵人，是不是！」

早先，沈鐵環說不管什麼人都搶，說得多滿？現在却不搶了，因爲對方是兩個武功了得的大魔，他們惹不起！

不過，世事就是這麼出奇，沈鐵環不擬招惹對方，對方却要招惹他，找他的麻煩。王求生把馬勒停在沈鐵環面前，喝道：「你是什麼人，在這裏幹什麼？」

「你又是什麼人？我在這裏你管得着？」沈鐵環明知對方不好惹，却不能畏縮，有失身份，所以針鋒相對的予以還擊！

「你好大胆，你……」王求生揚起馬鞭就要打下去，却聽到甘鐵環道：「嗯，你不是晉北的王莊主？」

王求生以爲人家說他，揚起了的馬鞭又停住，回望甘鐵環，但甘鐵環注目的却是王不活！

「你是，甘…甘鐵環大哥是不是？我們曾見過面！你最近可曾到白柳莊去？」

「非常抱歉，爲口奔馳，從那一次見過你王莊主之後，就不曾到過白柳莊！王莊主，你的記性眞好！佩服！佩服！」

「那裏，你還不是一樣！你不說，我還記不起來呢！這一位是……」

「大哥，來，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我常常提到的北晉王不活莊主！這是我的義兄沈鐵環大哥！」

沈鐵環果然有點名氣，甘鐵環講出他的名字，王求生心頭也微微一震，收回馬鞭，再經王不活介紹後，便成爲朋友，當然打不成了。

沈鐵環問他們去那裏，怎會經過這地方？王不活說了，他說，王求生本來和師侄約在這裏相會的，不料師侄被人殺死了，遺屍荒山，死得甚慘！所以他們要追查兇手，所以到了這裏！

「令師侄有多大年紀？怎麼稱呼？有什麼特徵不？我早間見到兩個被人殺傷致死的！」

「在什麼地方？可是前邊那山坳？」

「正是！你們也見到了？」

「見到了！」

「我們見到得早些，姚辛已經死了，但另外一個却還有一口氣，他沒有說什麼，只告訴我，敵人非常厲害，叫我小心！聽他口氣，他似乎還未知道對方是什麼人。我對他的警告非常感激，和我義兄都下了決心要替他報仇，因爲，他的仇人，正是我要追殺的人！」

「他叫什麼？」

「他是洪一柱！就是由熊擎天改名換姓的洪一柱，還有他的兩個助手東方遠與司馬森！」

「洪一柱？司馬森、東方遠？好呀，原來是他們殺了俺的師侄！她奶奶的！他走了那裏？」

「他們有馬，我們沒有！所以追他們不上！」

「你們沒有馬？」

「我們本來是有馬的，不幸誤中奸計，在湯盤山谷給害死了，我們的一位朋友范天堡也受了傷！我們恨極了，就一直追踪，結果，還是追不上！」

「他們從那裏走了？可知道他們去什麼地方！」

「不能確定！」

「估計會去那裏？」

「可能入黔，也可能入川！」

「有消息？」

「洪一柱是朝廷欽犯，已頒下圖形，張貼天下，他們在中原決難立足，也無人胆敢收留他們，川黔均有朝廷緝捕的惡賊叛逆，他逃到那邊去，就可以生存了！所以，我估計他會逃到都邊去！」

「那好呀，你兩位快找匹馬吧，我們先走一步了。」

晉北二王匆匆追趕，一程又一程，一天又一天，追了三天，已到靠近貴州的立城了。

晉北二王到的已是黃昏時候，正要找地方投宿，忽然有個人向他們走去，道：「兩位可是王爺？有人送你們一封書，請兩位賞我一兩銀子！」

「你送的什麼書？要索一兩銀子？」

「不是我索取！是叫我帶書的說的，如果你們不給，我也不把書給你們！」

「好！好！快拿來！」

王求生以一兩銀子換來一封書，拆開一看，勃然大怒，因爲那封書上寫得十分無禮，王不活接過去看，只上面寫道：「無風自誇自詡傳晉北，浪得虛名數二王；無風掀起三尺浪，怕到西城百丈崖！月暗星稀尋常見，等你等到三更天；若怕閻王勾魂使，何妨縮頭學瘋癲！」

字寫得蒼勁有力，潦草不羈！王不活問道：「怎辦？他們約我們今晚到城西百丈崖去，去是不去？」

「別理他，先找個地方歇下來，歇一會再說。」

晉北二王向店家問清楚百丈崖所在，便朝百丈崖而去，路上，王不活道：「早先掌櫃與夥計都說百丈崖十分陡削危險，又說時有鬼魂出現，勸我們不可去，我想，那實不是個好地方，等一會，我們要加倍小心才好！」

「別長他人志氣，我什麼都不怕！」

「這不是怕，這是小心！」

「好吧，我們小心便是！」

他們在三更前來到百丈崖了，却沒有人，王不活道：「奇怪，怎麼沒有人？」

「你們自己瞎了眼睛，瞧不見才眞，怎能說沒有人！」人隨聲現，兩個中年漢子大步走向崖頂去。

「你們是什麼人？約我們到這裏來幹什麼？」

「你們不是要找殺死你師侄的兇手？你們上了沈鐵環的當了！殺死姚辛的是他們，殺死你師侄的也是他們！不過，你要再去找他，已經辦不到了！因爲，殺死你們的是我們！」

「你們是誰？」

「你想不到吧？我們都是沈鐵環的朋友！我叫朱照，他叫宋昭！沈鐵環知道紙包不了火，遲早總會給你們查出來的，所以，叫我們照顧你們，你現在明白啦！別拖時間了，快來納命吧！」

「俺操他奶奶，沈鐵環這賤狗！俺操他！你，看招！」王求生一抽腰刀，已經砍了三招，快得難以形容，可是他發招快，朱照的身形更快，他一閃一幌，已經避開了，閃到了王求生的背後，喝道：「你也接我一招！」口是這麼說，却未發招，向前一幌，飄出了二丈來遠，恰好迎上王求生退避，這才沉勢坐馬，雙手使出陰陽掌，向前一推，王求生竟然站不穩腳，被拋出崖外，跌下崖去了。

王不活此刻正以一招「烏龍細柱」進攻宋昭，聽得兄弟在崖下慘叫，心神已亂，攻守失措，不到幾招，也被打下崖去。

「朱大哥，眞想不到晉北二王竟是有名無實，如此輕鬆就打發了，眞意外！」

「意外？你知道是什麼原因？」

「不知！」

「他一定是住在老七那裏，向老七打聽百丈崖老七便先做了手脚！」

「哦，原來是這樣！可是，剛才你又說我們是沈鐵環的朋友？爲什麼？」

「當然有作用！假如他們掉下去死不了，僥倖逃了出去，自然會去找沈鐵環算帳！」

「哎呀，這一招眞毒啊！」

「當然，無毒不丈夫！敵人對我們更毒呢，不給他們點顏色看看，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厲害！」

「這裏的事解決了，我們去看看洪一柱他們怎樣了，他們不會這麼輕鬆便可以獲勝吧？」

「好的，我們去看看也好！」

他們去那裏看呢？第二天午間他們就看到了。他們到的正是時候，樓下，沈鐵環與甘鐵環兩個同來那些人，和東方遠，司馬森，栗彤聯手，斃傷了七位敵人，留下了雙環給洪氏夫婦處理。

「樓起鳳，你好大胆，居然敢同我作對！」沈鐵環還想以過去的關係威脅樓起鳳。樓起鳳冷冷地說：「你知不知道，我已經是一個孩子的媽媽了！」

「這又怎樣？」沈鐵環聽得一愣！

「這是說，我已經是熊家婦了！你還不明白？」

「熊家婦又怎樣？就可以反對我？」

「不錯！這就可以反對你了！你該知道，女子有三從四德，我出嫁從夫，你爲天下公敵，我丈夫不放過你，我當然也和丈夫一起！你還不明白？」

「大胆！我若不念在你師父的情份，我……」

「住口！你還有臉提我師父！大哥，我們上！」她催丈夫動手，洪一柱也不推辭，拔出久已未用的長劍，只一抖，寒光直吐出盈尺，寒芒射目，冷氣森森，各人都看出是一柄好劍。

洪一柱在此時此地，也不怕妻子透露他的身份，靜聽她叫動手，才拔劍進攻。他身形快極，如御劍光行，只見他的一縷劍光在雙環身前身後飛繞。樓起鳳的鴛鴦刀也不慢，配合着丈夫的攻勢，矯矢飛馳，刀劍配合，竟使雙環失去用武之地，緊守原地，不敢稍動。

突然，各人只見樓起鳳刀光一散，疾退幾步，雙環立卽衝出缺口追擊。沈鐵環搶在前頭，已快接近樓起鳳了，陡覺勁風襲來，不暇傷敵，急急撤招自救，但一撤招，寒芒已到眼前，慌不迭點足後退，但伸手一摸，眼眉已少了一半了。

沈鐵環疾退，甘鐵環恰巧補上，洪一柱使出一招「花飛雪舞」，但見劍光洒開，恍如狂風捲落花，化作千萬朵，一刹間，把甘鐵環包圍在劍光之內，他鐵環飛舞，也抵擋不住，待得劍光收歛，洪一柱手上已經多了一綹頭髮。甘鐵環給風一吹，覺得頭頂生凉，本能地伸手一摸，當堂嚇呆。原因是他頭頂已經被剃得光滑滑，沒有頭髮了。剛才，如自己迴避稍慢，或者洪一柱的手，再低一兩分，他也活不到此刻了。這是生死一綫，教他如何不腿軟？

「你們的絕技怎麼捨不得使出來？我提醒你們，今天這一戰，不是你死便是我死，決不會中途停止，你可不要後悔！」回頭又對妻子說：「起鳳，你還能打？」

「當然能打，我根本沒受傷！」

「好！我們就動手！上！」

洪一柱似乎有心表演他所學，施展出渾身解數，雙環用盡全力還難以應付洪一柱進攻，根本無法抽出氣力對付樓起鳳。

樓起鳳和丈夫似乎練了許久這一套刀劍合璧，熟極如流，一招一式都配合得好，緊湊萬分，以致雙環無法抽出空暇對付樓起鳳的進襲。結果，他們先後都傷在樓起鳳的鴛鴦刀下。

洪一柱催動長劍，精芒更加刺眼，森森劍氣，刮臉發痛，打到幾十招後，沈鐵環的一隻環已被削開兩半，不成爲環了。他一恨之下，擲向洪一柱。洪一柱回劍一點，斷環轉了方向，去勢更疾，射向甘鐵環。甘鐵環用環去擋，「轟」然一聲，火星四射，甘鐵環的鐵環被震飛，也只留下一隻鐵環了！雙環眼看大勢已去，又怕受辱，竟雙雙自己碰碎腦袋而死！

洪一柱夫婦勝了一仗，各人都鼓掌致賀，洪一柱說，這只不過是開始，以後必然有更多敵人到來騷擾，這一仗固足使敵人喪胆，但要眞個得到安靜，要團結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聯起手來才能達得到目的。他們埋葬了敵人之後，便回去茶洞朱照的大本營，再謀破敵生息大計。（續完）

一月完新派俠情故事

獨孤紅・著
盧　令・圖

九幽迷宮（一）

禪院敗羅刹　秘洞遇紅顏

月冷，風清，夜寂靜。

銀輝洒照下，這座龐然大物的古刹，看上去有點懍人！

這座古刹不知道是那一個朝代的建築，想當初紅牆綠瓦，莊嚴肅穆，到如今落到斷壁危垣，淒涼蕭條！

萬里晴空沒有半點雲，沒有雲的晴空便不可能有雷雨，而，驀地裏，一聲裂帛異响起自夜空，一道白光從天降，直落在「大雄寶殿」前這個四週長滿了野草的院子裏！

不是閃電，是個人，是個穿着一身雪白衣衫，鬚髮俱霜連眉毛都白了的老人。

這老人身材高大魁偉，但由於他身形有點佝僂，因之較他正常的高度要矮了半個頭。

身形佝僂那表示駝背，背後該隆起一個駝峯，但這白衣老人背上的駝峯却遠不及他胸前鼓起一堆來得大，衣衫脹得鼓起甚高！

白衣老人站在院子裏，月光偏斜，「大雄寶殿」的陰影恰好到他脚前，也把他的身影映在地上老長。

白衣老人落地無聲，兩道目光像冷電直往漆黑的「大雄寶殿」裏投射過去，突然冰冷發了話：「窮酸，你沒有忘啊！」

漆黑的「大雄寶殿」裏倏然响起一聲朗笑，一個金聲玉振般話聲隨之响起：「二十年的死約會，怎麼會能忘，我要是忘了這場約會，今後這天地之間豈不是你的了！」

白衣老人兩道白眉晷一軒動，道：「窮酸，你是個信人，我還當你熬不過這二十年艱苦歲月，撒手西歸了呢！」

「大雄寶殿」裏那清朗話聲帶笑道：「你不還站在我眼前麼？你不是熬過了這二十年的艱苦歲月了麼？這天地之間，打古至今只有邪不勝正，道長魔消，那有讓滿身血腥邪魔橫行於世的！」

白衣老人冰冷道：「你認爲老夫是個邪魔？」

「大雄寶殿」裏那清朗話聲道：「世所公認，說你是個邪魔的又何止我一個人，要讓我看，你還是個魔中之魔。」

白衣老人冷哼一聲，「大雄寶殿」簷上一塊琉璃瓦摔了下來，摔在殿前石階上，「叭！」地一聲摔得粉碎，只聽他道：「聽你的口氣，這二十年的進修，你似乎有把握勝過老夫一招半式了。」

「大雄寶殿」裏那清朗話聲笑道：「你何不自問，那『魔影千里』身法雖已爐火純青，登峯造極，但那沒有用，輕功身法快只能用於逃竄保命，而你適才那『聚氣成鋼』，化無形爲有形的魔功却是還帶一絲絲火氣，較諸當年並沒有什麼進境，又何足克敵致勝？」

白衣老人臉色一變，道：「窮酸，休要縮在漆黑的大雄寶殿裏淨耍嘴皮，你且出來讓老夫看看，這二十年來你究竟有多大進境，只要你能勝老夫一招半式，今後這天地之間老夫拱手讓你就是！」

「大雄寶殿」裏傳出一聲朗笑：「那怕你不讓，老魔，這由不得你。」

白衣老人道：「你倒是出來啊。」

「大雄寶殿」裏那清朗話聲忽趨凝重，緩緩說道：「駝老兒，你非要跟我分個强弱高下不可麼。」

「廢話，」白衣老人冰冷道：「你我二十年前『西崑崙』訂下的這場約會爲的是什麼？」

「大雄寶殿」裏那話聲道：「駝老兒，你要明白，二十年前你我『西崑崙』一戰難分高下，故而訂下二十年後的這場約會，這場約會是死約會，不但關係你我兩人的强弱高下，今後這天地之間誰屬，而且關係着各人的生死，也就是說一旦我出了這座『大雄寶殿』，你我兩人之中今夜勢必得有一人埋骨在這荒山古刹裏……」

白衣老人道：「這個老夫比你更是清楚。」

「大雄寶殿」裏那話聲道：「駝老兒，你我都是這麼大年紀的人了，幾十年的修爲不易……」

白衣老人冷笑一聲道：「窮酸，難道說廿年的歲月之中，你只學到了這個？」

「不錯，」「大雄寶殿」裏那話聲道：「駝老兒，我看開了，也看破了。」

白衣老人道：「那今夜你何必來此赴約？」

「大雄寶殿」那話聲道：「爲天下蒼生，當世武林，我不能不趁這機會勸你兩句。」

白衣老人道：「閉上你那張窮嘴，老夫聽不進這個，你既有悲天憫人之心，乾脆剃度出家多好？」

「大雄寶殿」裏那話聲道：「駝老兒，我不瞞你，我眞有剃度出家之心……」

白衣老人「哼」一聲冷笑道：「你在剃度出家之前最好殺了老夫，要不然你就是連西天如來都搬出來也救不了世！」

「大雄寶殿」裏傳出一聲輕嘆，道：「駝老兒，你好重的殺孽啊，且容我再說兩句話……」

白衣老人白眉一軒道：「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大雄寶殿」裏那話聲道：「石火光中，爭長競短，幾何光陰，蝸牛角上，較雌論雄，許大世界，狐眠敗砌，兎走荒台，盡是當年歌舞之地，露冷黃花，烟迷白草，悉屬舊時爭戰之場，盛衰何常，强弱安在？駝老兒，這兩句話你可懂，念此你能不心灰意冷麼？」

白衣老人仰天長笑，笑聲裂石穿雲直逼夜空，宿鳥爲之驚飛，狐鼠爲之遁走，「大雄寶殿」爲之一陣幌動：「窮酸，你不愧是個讀書人啊，奈何老頭是個目不識丁老粗，不懂這些個……」

話聲至此，鬚髮忽張，兩眼冷電暴射，一個身軀也陡然高了半尺，厲聲接道：「窮酸，老夫話說在前頭，你要再龜縮不出，老夫可要毀這座『大雄寶殿』了，老夫再說一句，你要想救世就出來憑你那二十年的進境殺了老夫，要不然老夫非把這天地之間鬧得一片血腥不可，言盡於此，你出來還是不出來？」

「大雄寶殿」裏傳出一聲長嘆，隨着

這聲長嘆，「大雄寶殿」裏緩步走出一個人來，頎長的身材，一襲青衫，是個文士打扮的中年人。

這中年文士好儒雅，長眉斜飛，鳳目重瞳，膽鼻方口，氣宇軒昂，不怒而威，但是他臉上沒有一點表情，一雙目光也遠不如白衣老人的目光銳利，看着他氣宇軒昂，但却根本沒辦法跟白衣老人那欲吞河嶽的威猛氣勢比。

他停步在大殿門口那高高的石階上，沒往下走！

白衣老人猛然一怔，道：「窮酸，是你麼？」

中年文士淡然說道：「怎麼，二十年不見，把故人的樣子都忘了麼？」

白衣老人道：「窮酸，二十年前你多大？」

中年文士道：「五十！」

白衣老人道：「二十年後的今天你七十。」

中年文士道：「一點不錯。」

白衣老人道：「可是你還跟二十年前一樣。」

中年文士道：「你却變了樣了！」

白衣老人機伶暴顫，一襲白衣無風自動，目中冷電也馬上隱斂得無影無踪，只聽他道：「窮酸，我託你一件事行麼？」

中年文士道：「你託我一件事，你有什麼事情要託我的？」

白衣老人雙手探入懷中，當他的雙手從懷中抽出來的時候，他雙手之上托着一個小包袱，大紅緞子面兒的小包袱，細看那不是小包袱，赫然是裹着小被子的嬰兒，那嬰兒閉着眼，似乎在熟睡中。

中年文士顯然一怔，但他臉上仍沒有一點表情，祇聽他沉聲說道：「駝老兒，你何來……」

白衣老人截口說道：「老夫是受人之託，如今老夫把此子轉託給你，今夜事了，煩你在八月中秋夜把此子送上『劍閣』旁有一人高古洞，洞裏有個人等你，你把此子交給他就行了。」

話落，振腕，那襁褓中的嬰兒離手飛起，冉冉往「大雄寶殿」門口飄了過來。

中年文士忙道：「駝老兒，你既受人之託自己爲什麼……」

白衣老人凄然一笑道：「二十年前『西崑崙』之上說好的，今夜之會誰落敗血濺屍橫，二十年後的今夜你還是老樣子，我却一老如此完全變了樣，我自知不是你的敵手，用不着再比試了，窮酸，我把此子交給你了，你要代我把他送到。也算我跟此子有緣，我這畢生所集留給他吧。」

右手探懷取出一本絹黃小册，往前一遞，不動了。

中年文士伸手接住襁褓中的嬰兒，再抬眼看時，身軀猛地一震，失聲叫道：「駝老兒，你……」

搶步奔下石階，蹌蹌踉踉地奔到白衣老人面前。伸一隻手抓住了白衣老人舉在身前的手臂，顫聲說道：「駝老兒，你，你，你這是何苦……」

白衣老人兩眼圓睜，直直前望，沒動也沒說話。

突然之間，中年文士顯得頹廢虛弱異常，連聲音都啞了，他顫聲說道：「駝老兒，你那裏知道，今夜這場死約會落敗的應該是我不是你，你看看。」

他抬手往臉上一抓，抓下了一個頭髮，五官俱全的薄罩子，那赫然是一副特製的人皮面具，普通的人皮面具，名符其實的是張面具，而這副人皮面具却是匠心獨具，製作異常精巧，嚴格的說不能叫人皮面具，應該叫人皮頭罩！

他抓下那具人皮頭罩，再看他那張臉，同樣的鬚髮俱霜，不但比白衣老人還顯得蒼老，而且臉色蒼白，兩眼黯淡無神，簡直就像帶着大病。

只聽他道：「駝老兒，你看見了麼，你明白了麼，我爲求急迫練功不愼，反落得功力俱失，成爲廢人一個，我無意施詐欺你，可是我不能不這麼做，爲的是有個機會勸勸你，消弭這場干戈，希望你消除爭强好勝之心，幡然醒悟，皈依正道，那知這二十年的歲月不但沒減少你那爭强好勝之心，反而益使你的性情剛烈，駝老兒，你，你……」

他混身俱顫垂下了一顆白頭，可是旋即他又抬起了頭，望着白衣老人道：「駝老兒，你放心吧，我絕不會辜負你託，無論如何我要把這孩子送上『劍閣』，你這畢生所學我也會交給他……」

白衣老人身軀一幌砰然倒了下去。

他伸出兩指合上了白衣老人的兩眼，然後從白衣老人手裏拿過那本絹黃小册，臉上突然浮現堅毅神色，道：「駝老兒，我現在已是廢人一個，活着也沒什麼意思，雖然我還活着，可是我也不會比你多活多少日子，你慢走一步，等我把你託付的事辦妥之後再來找你，我抱不動你，你就在這兒躺着吧，八月十五離今天沒多久了，我得趕快走了。」

說完了話，他抱着嬰兒，捲起那本絹黃小册顫巍巍地走了！

×　×

「劍門天下險」，是中國軍畧地理上的險地，夙有「劍門天險」之稱！

「劍門」，也叫「大劍山」，也就是古代的「梁山」，在「劍閣」轉北，與「小劍山」相連，綿亘達數十里，遙望諸峯聳峙，古木茂密，一統志云：「劍山蜀所持爲門戶，其山峭壁中斷，兩崖相嵌，如門之闢，如劍之植，故曰劍門」。

「劍門」一帶，迂迴旋轉，雄壯奇絕，李白詩云：「劍閣崢嶸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賦云：「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崗巍，前有劍閣橫斷，倚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瑟瑟，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洒石飛閣，洶湧而驚雷……。」將劍門之險奇刻劃入微。

一大早，天剛亮，「劍閣」之上峻拔的高峯，鬱鬱蒼蒼的古木都還籠罩於一片雲霧之中，一個鬚髮俱霜身背竹簍的青衣老人氣喘喘地登上了「劍閣」，他不但喘得厲害，而且臉色發白，步履蹌踉，擺搖欲墮，登上「劍閣」就爬倒在地。

人摔倒了，但是他還支撐着頭，望着不遠處峭壁上一個黑忽忽的人高洞穴叫道：「裏，裏頭……有……有人……麼，我……我受人……人之託……送……人……來……了……」

洞裏沒見有人出來，甚至一點動靜都

沒有。

他又叫了兩聲，仍沒動靜，他睜大了了一雙老眼支撐着爬了起來：「天可憐，我只不過來遲了兩個更次，難道……」

他蹌蹌踉踉的衝了那個洞口，蹌蹌踉踉的跑了進去。

這個洞有一人多高，可也足有一人多深，不大，可也不算小，三五個人在裏頭活動得開，一眼可以打到底，那裏有人？

沒有人，但却有人來過的跡象，地上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碎紙，撕得很碎，每一片還不及一個小拇指手蓋大。

青衣老人鼓一口氣衝進了洞裏，那一小片，一小片的碎紙像一根一根的針，扎得他像個洩了氣的皮球，頹然又摔了下去，他兩手捶地叫道：「我來遲了，我來遲了，算來只不過兩個更次，他爲什麼不能等一等，爲什麼就不能多等一等，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辦啊。

「駝老兒，我已經盡了力，你該知道我已經盡了力，我不比你，我是個廢人，我是個廢人，我好恨，我好恨。」

他兩手捶得砰砰響，把手都捶破了，血漬流在了地上，但是他人像麻木了一般，沒發覺，也沒覺得疼，他是虛弱地靜伏不動。

良久，良久，他緩緩地爬了起來，眼望洞外長天喃喃說道：「駝老兒，我對不起你，可是也怪你自絕太快，沒告訴我這個孩子是誰的，誰託你送到這兒來的，究竟交給誰，現在，駝老兒，只有讓你先走了，我要利用我這風燭殘年把孩子帶大，能帶一天是一天，把你的畢生所學加上我的畢生所學，一起教給他，能教一天是一天，只有這樣這孩子的藝業才不至於全走魔道，駝老兒，你生爲魔中之魔，死該爲鬼中之雄，還請你助我一臂之力，你知道，帶個這麼小的孩子不容易，尤其是要提拔他，駝老兒，你要助我，我做不了的事等孩子長大之後讓他去做吧，希望那昨夜來這兒等他的人，能等他十八二十年！」

他一雙目光緩緩垂了下來，地上那一小片，一小片碎紙映入眼簾，他突然神色一動忙伸手把片片碎紙聚攏過來。

他耐心地一片片地拼，一片片地擺。由於紙撕得太碎，他足足費了一個多時辰工夫才把一張紙拼齊。

毫無疑問的，那是一張素箋，上頭很明顯地寫着兩行字跡，字跡雖然並不怎麼齊全，可是很容易看出字跡很娟秀，出自蘭閨中人之手，而且也不難辨出兩行字跡，寫的是：「緣已盡，債已了，中秋月圓之夜，我差人送你一點骨血來，盼居時至訂情處相候。」

沒上欵，也沒署名，不過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至此已可看出幾分端倪，而且接這個孩子的人，也就是這個孩子的父親確已來過，但是從這兩行字跡上仍看不出跟這孩子有關係的兩方面是何許人，等於是一無所獲。

青衣老人剛才的一股振奮，一線希望，至此又告消失幻滅！

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爲他的希望幻滅，也爲這一對有情，但却不知道爲什麼原因不能長相厮守的男女！

看來，他注定得和這個孩子作伴了！

抬手解下了背後的竹簍，無意中抬頭望上，他一怔凝目，繼而神情震動！

他無意中又有所發現。

洞頂，石壁上，被人刻上一闕詞，是秦少游的「鵲橋仙」，他是個武學大行家，他就看出那闕詞是被人以指力刻石寫上去的，字跡不大，龍飛鳳舞，而且整整齊齊。

字跡寫的是：「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最後那一個「暮」字之下，並排插着兩樣東西，一樣是根玉釵，一樣居然是顆念珠！

很顯然的，這是那位接孩子的，也就是孩子的父親留下的，玉釵可能是當初那多情紅粉贈給他的訂情物，代表着她，要是這樣的話，那顆念珠該代表着他，只是代表他的怎麼會是這佛門特有的東西，實在令人費解。

還有，這個「他」是武林中人，有一身相當高絕的武功，因爲：用指力在石上刻字，這並不難，難在是整整齊齊，而且這個洞，洞口雖是一人多高，但進洞之後洞頂却有兩人多高，要想在洞頂刻字，勢必使身子騰起懸空不可，提一口氣使身子懸空這麼久，以指力刻這麼多字，這就太難了，沒有登峯造極，爐火純青的功力是辦不到的。

據他所知，當世之中能做到這一點的，除了以前的他就是那位魔中之魔駝老兒的駝子了，沒想到還會有第三個人身懷這種絕世功力。

他認爲那根玉釵跟那顆念珠是綫索，有心把它取下來看看，但如今他却沒這個能力，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只有等了，等到有一天讓這個孩子騰身上去拿！

他緩緩取下了背上竹簍……

×　×

「峨嵋山」爲中國四大名山之一，佛教的聖地，千古以來，文人墨客所記詩文，可以車載斗量，而善男信女更一步一拜，頂禮朝拜。

「四川」省四大勝處，就是「夔門天下雄，劍閣天下險，峨嵋天下秀，青城天下奇」，峨嵋風景之勝，甲於全國。

「峨嵋」既爲佛教聖地，寺院之多也是普天之下數得着的，而且都是有年代的古刹，深山禪林，暮鼓晨鐘，梵經頻傳，只一入峨嵋能令人塵念全消。

這一天正午，萬里無雲，艷陽高照，「峨嵋」「雷音下院」前來了一個人！

這個人二十上下，穿一襲雪白衣衫，劍眉星目，風神秀絕，衣袂飄飄直如臨風玉樹。

年輕白衣客不但人長得俊逸，還有一副頎長的身材，益發顯得他洒脫倜儻，超拔不羣。

白衣客人長得俊，可惜他神色冷峻，眉宇間還隱現着一股子冷蕭煞氣，尤其他那雙目光看人一眼，眞能令人不寒而慄。

正值正午，「雷音下院」之前寂靜空蕩，看不見一個人影，除了那陣陣松濤之外，也聽不到任何聲息。

年輕白衣客打量了一下宏偉莊嚴的「雷音下院」，邁步走了過去，剛踏上寺門台階，他兩眼忽閃寒芒，閃身撲了進去，矯若游龍，快如閃電。

進寺門一看，他臉色倏變，大殿前那個大院子裏，橫七豎八倒着一地灰衣芒鞋的僧侶，一個個寂然不動，睡着了似的。

大殿那高高的石階上，盤膝坐着一名臉色蒼白的長髯老僧，閉目合什，一動不動。

這，行家一看就知道，院子裏這橫七豎八的一地僧侶是被人點了穴道昏睡不醒，那長髯老僧雖未被人制住穴道，但却受了極重的內傷！

年輕白衣客雙眉揚處，騰身而起，一掠數丈，直落長髯老僧身下次一級石階！

長髯老僧突然瞋目大喝：「孽障休再猖獗，老衲跟你們拚了。」

大袍揚起，當胸一掌直劈過來，用的居然是佛門絕學「大般若掌」！

年輕白衣客一探右掌便扣住了長髯老僧的腕脈，冷然道：「大和尚，你太魯莽了。」

長髯老僧臉色蒼白，但兩眼却赤紅如火，此刻一怔凝目，旋即神情震動道：「老衲該死，施主恕罪。」

臉色忽然間變得更白，身軀一幌就要倒下。

顯然，他本已受了極重的內傷，適才妄動眞氣，全力擊出一掌之後便告不支。

年輕白衣客跨上一步伸手扶住了他，出指疾點他胸前六處大穴。

長髯老僧吁了一口氣，以異樣目光看了年輕白衣客一眼道：「多謝施主……」

年輕白衣客道：「大和尚，這是怎麼回事？」

長髯老僧微一搖頭嘆道：「刼數，刼數，孽障，孽障，『峨嵋』上下兩院就要淪於魔刼，老衲死不足惜，可憐這數百弟子，可惜這千年古刹，施主還是……。」

立聽一陣破空異响自高處傳下。

長髯老僧臉色倏變，瞋目說道：「施主快走！」

年輕白衣客一指落在長髯老僧胸腹之間，長髯老僧入定一般，立時閉目不言不動，然後年輕白衣客轉過了身。

他這裏才轉過了身，半空中彩練也似地落下四條人影，點塵未驚地落在了院子裏。

是四個妙齡少女，每一個都是人間絕色，不但美極，而且媚極，混身上下無一處不美，無一處不媚！

這四位都穿玄裝，雲髻高挽，環珮低垂，那襲玄裝，從左至右分四色，各爲紅，黃，藍，紫。

年輕白衣客目中冷電直逼過去，連他這麼冷峻的人都看得神情一震，但那只是一刹那的事，一刹那之後他馬上恢復了平靜。

四名妙齡少女也一怔，一怔之後四對美目圓睜，盡射驚喜異采，只聽黃衣少女嬌呼一聲道：「喲，這位是誰呀？怎麼憑空掉下一位俊郞君來，莫非如來有靈，憐咱們四姐妹情痴……」

紅衣少女一雙美目直直地望着年輕白衣客道：「二妹，妳等等讓我問問他。」

她攔住了黃衣少女的話頭，扭動腰肢，風擺楊柳般走向石階，每一步都輕盈，每一步都帶着顫，風情萬種，極盡嬌媚！

說姿色，這四位都是一時之選，難分軒輊，說嬌媚，這紅衣少女似乎是這四位之中之最。

年輕白衣客一雙森冷目光望着她，一動不動。

紅衣少女在石階前尺餘處停了步，抬眼望着年輕白衣客嬌聲說道：「別這樣看人行麼，怪嚇人的，你能下來一下麼？」

年輕白衣客冷冷說道：「有什麼話說就是，我聽得見。」

紅衣少女「喲」地一聲道：「幹嗎這麼冷啊，下來一下有什麼要緊，我們姐妹又不會吃人。」

年輕白衣客道：「妳四個或許不會吃人，可却會害人。」

紅衣少女訝然道：「你這話……。」

年輕白衣客道：「眼看這件事又是妳四個幹的？」

紅衣少女「哦」地一聲道：「原來你是指眼前這件事啊，不錯，是我們姐妹四個幹的。可是這是這些和尚可惡，不能怪我們姐妹四個，我們姐妹四個來找個人，問誰誰都說不知道，你能怪我們姐妹四個生氣麼……」

年輕白衣客道：「找人如是這麼個找法的，出手傷人更是過份……」

紅衣少女嬌媚一笑道：「你說什麼是什麼，待會兒我們姐妹就解開這幾個和尚的穴道，還給老和尚療傷，行了吧！」

年輕白衣客道：「這幾個出家人的穴道我能解，這位大和尚的傷我也能治，只是那要看這位大和尚是不是肯願意就此算了。」

紅衣少女美目流盼，瞟了他一眼含笑道：「這幾個和尚的穴道你能解，這個老和尚的傷你能治。」

年輕白衣客道：「話是我說的，信不信由妳。」

紅衣少女微一點頭道：「信，不論你說什麼，我們姐妹都信，就是你說日頭是從西邊升上來的，我們姐妹也信……」

忽聽黃衣少女嬌聲叫道：「大姐。」

紅衣少女嬌媚一笑道：「聽，我家二妹等得不耐煩了，咱們還是說正經的吧，你怎麼稱呼呀，是那門那派的高手……」

年輕白衣客道：「素昧平生，緣慳一面，沒有通名道姓的必要，我也不屬於任何門派，幸虧你們沒怎麼傷人，我不爲已甚，出家人與世無爭，想必也不會怎麼計較，要是沒什麼事妳們就盡快離此下山去吧。」

只聽黃衣少女「喲」地一聲道：「聽，和尚們都沒敢說什麼，他倒下起逐客令來了，臉兒長得那麼好看，怎麼人這麼蹩扭啊，大姐，我看咱們還是……」

紅衣少女輕抬皓腕，黃衣少女立即住口不言，紅衣少女望着年輕白衣客，美目中盡射萬種柔情，道：「你說什麼我們姐妹都聽你的，你要我們姐妹幹什麼我們姐妹也都願意，只是你得要跟我們走。」

年輕白衣客雙眉微揚道：「我爲什麼要跟妳們走。」

黃衣少女道：「你是怎麼了，是眞不

解風情點不透，還是跟我們裝糊塗！告訴你，我們姐妹對你動了情，喜歡上你了，我們姐妹四個都願意跟你，你明白麼。」

年輕白衣客笑了，是冷笑：「這種話我是生平首聞，妳們這種人我也是生平首見……」

黃衣少女道：「你不用罵人不帶髒字兒，八成兒你是個剛出道兒的，你也不打聽打聽就罵我們姐妹四個，多少人恨不得跪在地下求，我們姐妹還懶得看一眼。」

年輕白衣客道：「是麼，那是我福薄緣淺，消受不起。」

紅衣少女一揚皓腕嬌聲說道：「哎喲，你這是幹嗎呀……」

只見一蓬顏色極其輕淡，霧一般的東西，隨着她這皓腕一揚之勢飛向年輕白衣客。

這蓬東西沒有上好目力絕難覺察。

偏偏年輕白衣客目力過人，他看見了，兩眼冷芒電閃，冰冷一笑，並沒見他有任何動作，那蓬顏色極其輕淡，霧一般的東西竟忽然聚爲一綫倒射而回。

紅衣少女一驚色變，慌忙閃身飄退三尺。

那東西遇風飄散消失了。

紅衣少女妙目中閃過兩道異采，道：「怪不得你敢誇大話，是有兩下子，二妹這位俊郞君扎手，妳說咱們該怎麼辦？」

黃衣少女嬌笑說道：「大姐怎麼忘了，咱們跑上『峨嵋』不惜於惹這些和尚是爲了什麼，咱們不就喜歡這樣兒的麼？」

紅衣少女微一點頭道：「說得是，咱們姐妹一向是有福同享的，那妳們三個就過來帮帮我的忙吧。」

她這句話說完，另三位已飄落在她身邊，然後，她四個齊閃身，穿花蝴蝶般撲向年輕白衣客。

年輕白衣客兩眼冷電再閃，道：「我本不爲已甚，奈何妳們逼人。」

他抖手揮出一掌。

這一掌既沒勁氣，也沒罡風，輕飄飄的一掌。

只聽幾聲嬌呼，四女嬌軀翻滾倒射，落在了石階下數尺外，雲髻散了，頭髮亂了，環珮也掉在地上兩枚，好不狼狽。

四張美而媚的嬌靨都白了，狠狠盯了年輕白衣客一眼，一句話沒再說，破空掠去，飛射不見。

年輕白衣客望着四名妖媚少女狼狽遁去，轉過身伸一掌抵在老和尚胸前，一轉眼工夫，長髯老僧的臉上見了血色，年輕白衣客收手下垂，一掌拍開長髯老僧的後心，同時喝道：「大和尚，張嘴！」

長髯老僧聞言張嘴，「哇」地吐出一口紫黑的血塊。

年輕白衣客鬆開扶住長髯老僧的手，道：「大和尚，你的傷不碍事了。」

長髯老僧肅然站起，合什躬身：「大恩不敢言謝，老衲記下了。」

年輕白衣客道：「大和尚不要客氣，舉手之勞何足掛齒，還請恕我自作主張，放走了那四個侵犯寶刹的人。」

長髯老僧一怔再躬身：「施主保全了這座百年古刹，也保住了『雷音下院』這上百條佛門弟子的性命，此恩此德……」

年輕白衣客道：「大和尚，我說過，不過舉手之勞，我豈能見危不拯，見死不救。」

長髯老僧道：「既是如此老衲就不說什麼了，容老衲請教……。」

年輕白衣客道：「有勞大和尚下問，我複姓南宮，單名一個白字。」

長髯老僧道：「原來是南宮施主，敢問南宮施主是那門那派高弟，蒞臨『峨嵋』是……。」

南宮白道：「大和尚，可否容我解開貴寺衆弟子的穴道之後……」

長髯老僧赧然一笑道：「老衲正有此意，但唯恐失禮！」

南宮白道：「大和尚太客氣了。」

轉身下階。

長髯老僧忙跟下石階道：「何敢煩勞施主，老衲自己來吧。」

他到了最近一名僧人身旁，伸掌拍了下去。

他這一掌是拍實了，奈何地上那名僧人連動都沒動，他不由爲之一怔。

南宮白道：「我來帮大和尚的忙吧，兩個人快一點，大和尚請拍『章門』試試看。」

話落，伸手，拍向身旁一名僧人，那名僧人應掌而醒。

長髯老僧老臉一紅，感激地看了南宮白一眼道：「多謝施主指點。」

他照着南宮白的話一掌拍了下去。

一個人是不如兩個人快，拍醒「雷音下院」的衆僧侶之後，長髯老僧什麼都沒說，立即支退衆僧侶，把南宮白讓進主持禪房，獻過茶後，他合什欠身：「老衲再請教……」

南宮白道：「不敢，我特來請教，還望大和尚不吝指點！」

他探懷取出一顆念珠遞了過去，這顆念珠大異一般念珠，比一般念珠畧大，也沒有用以穿繩的孔，要不是因爲上頭雕滿了蠅頭大小的佛字，簡直就不能稱它爲念珠！

長髯老僧伸手接過，看了看道：「施主這是……」

南宮白道：「正要請教，大和尚在「『峨嵋』曾見過這個。」

長髯老僧搖了搖頭道：「沒有，老衲沒有見過……施主，這顆念珠上除雕刻着許多『佛』字之外，還有兩字『飛星』，這是……。」

南宮白臉上浮現起一絲失望神色，道：「大和尚好眼力，這顆念珠上確是刻着飛星兩個字，只是我也不知道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長髯老僧面露詫異之色，道：「那麼施主拿這顆念珠來問老衲是……」

南宮白道：「不瞞大和尚，我要找一個人，我不知道這個人姓什麼，叫什麼，我甚至根本沒見過這個人，我只知道這顆念珠可能是這個人的東西……」

長髯老僧道：「原來如此，施主要找的這個人是佛門弟子出家人麼？」

南宮白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因爲這是顆念珠，所以我只有先到佛門來查訪。」

長髯老僧又看了那顆念珠，然後把它還給南宮白，歉然笑道：「很抱歉，老衲

無能為力，愛莫能助……」

南宮白接過那顆念珠藏入懷中，道：

「大和尚怎能這麼說……。」

長髯老僧道：「要是老衲那位師兄還在的話，說不定他能認出是何人之物。」

南宮白本打算告辭的，聞言當即問道：「大和尚，令師兄……」

長髯老僧神情一黯道：「已經不在了，不在有二十多年了，說起來這是『峨嵋』的一場魔刧，還不知道這場魔刧何時算了呢。」

南宮白訝然道：「大和尚這話……」

長髯老僧嘆了口氣道：「老衲那位師兄是位佛門得道高僧，他不諳武技，但是除了武技之外却無所不通，無所不精，他不但胸蘊淵博，知人所不知，而且慧根獨具，能人所不能，但就是因為他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才招致殺身之禍，連同『雷音寺』近百名弟子在一夕之間俱遭人殺害……」

南宮白神情震動道：「大和尚，是怎麼回事，這是誰下的毒手？」

長髯老僧微一搖頭苦笑道：「老衲也不敢確定，不過……事情是這樣的，二十多年前，那時老衲還在『雷音寺』，有一天『雷音寺』來了一個自號『情僧』的同門，這個同門很年輕，年紀不過二十上下，人長得俊美異常，他說他是自己剃度出家，並未受戒，因之也不屬於任何一個寺院，雲遊天下，遍參禪林，要在『雷音寺』中掛單數日，同是佛門弟子出家人，而且掛單之事尤為尋常。老衲自當與他方便，他入寺見過老衲之後，說要到各處看看，便出寺而去，他走後不久老衲的師兄就回來了，這位師兄那時是『雷音寺』的方丈，他一進門便責老衲不該收留未受戒的僧人，甚至當即把老衲罰來『雷音下院』，他在盛怒之下，老衲不敢申辯，遂畧作收拾之後自己來到『雷音下院』，但是老衲心中甚感不服，打算第二天等他怒氣消歇之後，再上『雷音寺』找他理論，那知第二天一早老衲上得『雷音寺』，却發現寺中弟子伏屍到處，老衲那位師兄他盤坐在『大雄寶殿』之中，身上不見傷痕，但却只剩奄奄一息，老衲趕過去問他，他什麼都沒說，只囑咐老衲埋葬衆弟子之後即刻封閉『雷音』，老衲問他是誰下的毒手，他却叫老衲不要問，並且說這是刼數，那殺害他跟衆弟子之人日後自會遭到報應，言畢閉目氣絕……。」

南宮白目中殺機暴閃，忍不住插口說道：「大和尚身懷武功，而且就在這上『雷音寺』所必經之道的『雷音下院』之內，當知是夜有沒有武林中人上『雷音寺』去。」

長髯老僧道：「是夜老衲心中煩悶，一夜未寢，並沒有聽見任何動靜。」

南宮白道：「那個自稱情僧的年輕僧人呢？」

長髯老僧目現寒芒，雙眉軒動了幾下道：「老衲沒再見着他，不過他的行囊已經不見，證明他是夜回過『雷音寺』！」

南宮白冷然道：「那麼大和尚還有什麼不敢確定的。」

長髯老僧低誦一聲佛號道：「施主，老衲是佛門弟子出家人，不可輕動嗔念，更不可妄動殺機，老衲並沒有親眼看見他行兇，而且老衲的師兄也沒有向老衲指明是他。盡管老衲心中有十分的懷疑，但却不敢下斷。」

南宮白道：「大和尚令人敬佩，大和尚是佛門弟子出家人，我却不是，我要找他問一問，大和尚可知道他的來處？」

長髯老僧微一搖頭道：「老衲若是知道他的來處，今天也不會使這『雷音下院』差一點又淪魔刼了。」

南宮白微微一怔道：「大和尚這話怎麼說。」

長髯老僧目光一凝道：「怎麼，那四個女子沒有告訴施主她們是來幹什麼的，為什麼擊傷老衲，制住『雷音下院』衆弟子麼？」

南宮白道：「聽她們說她們是來找個人的，但來到『雷音下院』問誰誰都說不知道。」

長髯老僧道：「施主，她們就是來找那個『情僧』的。」

南宮白呆了一呆道：「她們是來找那個『情僧』的……」

長髯老僧微一點頭道：「不錯，她們不知道聽誰說的，『情僧』尚在『峨嵋』，她們雖未明言為什麼跑來『峨嵋』找『情僧』，但老衲頗知此四女的心性為人。她們在武林中的事老衲也時有耳聞，諒必不是什麼好事。」

南宮白一點即透，揚了揚眉道：「天下之大，眞是無奇不有……」

長髯老僧看了他一眼道：「要是老衲沒有看錯，施主恐怕是初入武林。」

南宮白微一點頭道：「大和尚好眼力，我正是初入武林！」

長髯老僧道：「施主初入武林，武功之精博高絕也是老衲生平僅見，但不知施主是那門那派的高弟。」

南宮白搖頭道：「大和尚誇獎，我不屬於任何一個門派！」

長髯老僧點了點頭道：「施主恐怕沒瞞老衲，老衲熟知各門各派的掌門掌教，以老衲看施主的一身修為恐怕會凌駕於他們諸位之上……」

南宮白淡然一笑道：「大和尚高看我了，南宮白末學後進，怎麼敢跟諸大門派的掌門掌教相提並論。」

長髯老僧口齒啓動似要說話。

南宮白忽然站了起來抱拳說道：「我還要往他處繼續查訪這顆念珠的主人，不敢多事躭誤，就此告辭，查訪這顆念珠的主人之踪，就會順便找尋那個情僧，如果當年殺害令師兄的『雷音寺』衆弟子的是他，我自當誅此惡徒，為令師兄諸位報此仇，雪此恨。」

話落，他轉身要走。

只聽長髯老僧道：「施主，請慢走一步。」

南宮白轉回身道：「大和尚還有什麼教言？」

長髯老僧深深看了南宮白一眼道：「施主的恩德老衲等永誌不忘，前來四女武林稱『勾魂攝魄四羅刹』，不但奇淫，而且毒若蛇蠍，如果老衲沒料錯，她們斷不會放過施主。盡管施主身懷絕藝，但鬼蜮技倆防不勝防，還請施主一路小心。」

南宮白道：「多謝大和尚教誨，我記下了。」

一抱拳，跨步行出禪房，飛閃不見！

望着門外長空，長髯老僧臉上泛起一種異樣神色！

× ×

南宮白衣袂飄飄下了「峨嵋」！

剛邁下登山道最後一級，驀地一個女子呼救聲隨風飄送過來。

南宮白的雙眉陡揚，畧一辨別方向，飛身撲了過去。

那女子呼救聲來自二十多丈外一處山坳內，南宮白身法快得驚人，一轉眼工夫便已撲到。

他看見了，山坳裏停着一頂軟轎，兩個轎夫打扮的漢子一身是血倒在轎旁，不遠處，一片野草叢中，一個身材矮小的青衣漢子，壓着一個彩衣少女正要施暴。

他兩眼殺機暴閃，冷叱一聲行空天馬般撲了過去。

這一聲冷叱驚動了那身材矮小的青衣漢子，他頭也沒回，騰身掠起撲到山壁下，落地又起，直往半山上那茂密林木之中射去，一閃便隱入了鬱鬱蒼蒼樹海之中。

南宮白有心追過去，但這時候那彩衣少女却兩手捂臉，放聲大哭，救人要緊，他折回來掠到彩衣少女的眼前，道：「姑娘……」

這一聲「姑娘」剛叫出口，那彩衣少女突然雙袖齊揚，往南宮白面門一拂，一個身軀平飛倒射掠出丈餘外。

南宮白做夢也沒想到這位險遭凌辱的彩衣少女會有這麼一着，還沒看清楚是怎麼回事兒呢，一絲異香已鑽入鼻中，他猛悟上當，情知要糟，一驚飄退。

只聽對面傳來一陣蕩人魂魄的格格嬌笑：「來不及了，我的好人。」

南宮白抬眼望去，心頭不由猛地一震，丈餘外草叢中那彩衣少女赫然就是剛才「雷音下院」那四名妙齡少女中的黃衣少女，只不過她如今換上了一件彩衣而已。

長髯老僧果然沒說錯，她們沒放過南宮白，而且鬼蜮技倆的確是防不勝防。

南宮白這當兒全明白了，他心頭火起，眉宇間冷寒肅煞氣大盛，怒叱一聲就要撲過去。

只聽那彩衣少女嬌笑一聲道：「喲，你還能騰躍搏殺麼？」

不能了，南宮白忽覺腦中一昏，差點栽倒，他忙收勢穩住身形。

隨聽彩衣少女吃吃笑道：「我說嘛，我姐妹這種玩藝兒就是鐵打的金剛，鋼澆的羅漢也禁受不住，何況是你這麼個血肉之軀的人兒，現在不橫了吧，我的妙人！照你剛才在『雷音下院』那副兇樣，好威風，好煞氣，現在呢，現在你得由我們姐妹擺佈，不妨告訴你，我們姐妹看上的人兒就從沒一個逃出我姐妹的手過，不過你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只跟我們姐妹四個好一回，恐怕撵都撵不走你。」

南宮白只覺腦中越來越昏，四肢也漸漸乏了力，他殺機狂盛，奈何却動不得，他知道，一動準倒，他咬牙冰冷說道：「妳們好卑鄙。」

「卑鄙，」彩衣少女吃吃笑道：「我姐妹做事只求達到目的，從來不擇手段，只能達到目的，我姐妹就認為那是上策，再說我姐妹聽過的難聽話多了，又何在乎你這兩字卑鄙？」

一頓揚聲說道：「魚兒已經上鈎了，既不能掙扎也跑不脫了，妳們都可以下來了。」

話聲甫落，半山腰那森森樹海之中射出紅，青，紫三條纖小人影，飛星殞石般落在山坳裏。一個起落便一起到了彩衣少女身旁，正是四個妙齡少女中的另三個，那原來穿青色宮裝的現在是一身男裝，適才要施暴的就是她。

三個人吹彈欲破的嬌靨上都帶着笑，笑得好得意。

那紅衣少女一雙目光從倒臥在轎旁血泊中的兩名轎伕身上掃過，笑吟吟地道：「多虧了他們倆抬着這頂空轎來得是時候，要不然咱們還眞難把這位俊郞君弄到手，看來今後咱們得給他們多燒點兒紙。」

她們可眞是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了。

長髯老僧也眞沒說錯，這四個不但奇淫。而且都毒如蛇蠍。

南宮白知道落在她們手裏會有什麼後果，暗暗橫心咬牙，猛提一口眞氣打算騰身。

那知他不提眞氣還好，這口眞氣一提，腦中猛地一昏，兩腿猛地一軟，立即摔倒在草叢裏。

彩衣少女一雙美目中閃漾起異采，美而媚的嬌靨上也浮現起春意，她吃吃一笑道：「瞧，咱們的好人等不及了，我來先安慰安慰他吧。」

她邁步就要走向南宮白。

南宮白身雖受制，人還清醒，心中急怒，眉宇間的冷肅煞氣自是大盛，兩眼之中更是暴射出懍人的殺機。

彩衣少女眉鋒一皺，邁出來的腿又收了回去，硬是沒敢走過來。

只聽紫衣少女道：「二姐這是怎麼了，貪吃還怕燙嘴麼？我最愛這樣兒的，還是讓我來吧。」

她邁步走向南宮白。

那紅衣少女却突然抬手一指遙遙點向南宮白，南宮白自無力躲閃，立即應指昏了過去。

紫衣少女一怔停步，回過頭去道：「大姐這是……」

紅衣少女道：「妳們也不看看這是什麼地方，別忘了咱們四個中我是大姐。」

她掠過來抱起了南宮白，道：「跟我走！」

騰身往山坳外掠去！

那另三個互望一眼，忙跟了過去！

紅衣少女抱着南宮白，出山坳折向南，一路騰躍如飛，約莫盞茶工夫之後，她帶着另三個進了一個狹谷，谷裏細草如茵，流水潺潺，清澈可以見底，靠左谷壁上有一個人高洞穴，紅衣少女抱着南宮白一頭撲了進去。

彩衣少女嬌笑一聲道：「原來大姐想到了這兒，這兒是比剛才那兒好得多。」

三個人魚貫跟進了那個洞穴之中。

這個洞洞勢不是直的，是彎曲的。進洞丈餘處右彎，再走丈餘便是一間石室。石室是圓形，裏頭不但乾燥而且潔淨

。石几，石凳，石榻一應俱全。

三個人進了石室，紅衣少女已把南宮白放在了石榻之上，她一見三女進來，立即回過身來道：「咱們長幼有序，也依照慣例——」

彩衣少女嬌笑一聲道：「大姐，這回這個可不能長幼有序依照慣例，他是我跟三妹冒着殺身之險換來的，尤其是我，一直跟他面對面，怎麼說也該由我……」

紫衣少女上前一步道：「二姐可別忘了，主意是我出的，要不是我想出這麼個好主意，咱們那一個能近得了他。」

紅衣少女臉色變了一變，但旋即又笑吟吟地道：「咱們誰也別爭，誰也別搶，我看不如這樣，咱們先給他吃顆藥，然後咱們四個各站一方，着他找，他先找誰就是誰，妳們看怎麼樣。」

紫衣少女嬌笑拍手，道：「大姐這主意好，新鮮，別緻而又刺激，乾脆再多加一點，不管他先找上誰，另三個都在這兒待着，索性來個……」

她話還沒說完，彩衣少女嬌靨上又現春意，她忙道：「四妹的意思我懂了，別說了，大姐就快給他吃藥吧。」

紅衣少女瞟了她一眼道：「二妹妳可眞急啊。」

彩衣少女道：「大姐別說二姐，大姐妳心裏頭怎麼樣。妳自己明白。」

紅衣少女佯嗔地瞪了她一眼，沒說話，探懷取出一個數寸高的小白瓷瓶，從裏頭倒出一顆豆般大小的赤紅藥丸，轉身一手揑開了南宮白的牙關，另一隻手把那顆藥丸投進了南宮白嘴裏！

藏好了那個小白瓷瓶，她抬眼一掃道：「行了，咱們各站一方吧。」

話落，她退到了石室一角，抬手就解衣扣。

彩衣少女吃吃一笑道：「大姐好主意，別讓大姐佔了便宜，咱們也依着葫蘆畫瓢吧。」

她三個立即退到另三個方向，也抬手解了衣扣。

眼看滿室生春，說不盡的好風光！

突然，一個甜美，但却冰冷的女子話聲傳了進來：「趙燕燕，妳四個給我出來一個答話。」

四女臉色一變各自停了手，紅衣少女道：「是仲孫姑娘麼？」

洞外那甜美冰冷女子話聲道：「妳耳朶沒白長，不錯，是我。」

另三女要動，紅衣少女忙止住，道：「仲孫姑娘找我們四姐妹有什麼事麼？」

洞外那甜美冰冷女子話聲道：「妳的聽覺不錯，記性可不怎麼樣，想想看，上一回我找你們四個是爲了什麼？」

紅衣少女眉梢兒一揚道：「仲孫姑娘，我姐妹四個並沒有得罪過妳，彼此之間也一向井河不犯，妳爲什麼老跟我姐妹四個過不去，老壞我姐妹四個的事。」

洞外那甜美冰冷女子話聲忽然間變得更爲冰冷，簡直就像冰窟裏發出來的，能讓人機伶寒顫：「趙燕燕，妳好大的胆子，妳這是跟我說話麼？」

紅衣少女趙燕燕還沒有說話，那彩衣少女突然冷然說道：「仲孫玉倩，妳也少在我姐妹面前神氣，我姐妹只是看在妳那個家的份上讓妳三分，別以爲我姐妹怕了妳，不錯，我姐妹喜歡這個，專幹這種事，可是我們是擺在明面兒幹，誰知道妳背地裏幹的不比我姐妹更——」

一聲冷叱傳了進來：「無恥賤婢找死，羅鶯鶯，妳給我出來。」

彩衣少女羅鶯鶯冷笑道：「出去就出去，妳還能把我怎麼樣？」

她閃身撲了出去。

趙燕燕大驚，要攔已經來不及了，她一咬牙剛要跟出去，只聽一聲悶哼，隨見羅鶯鶯踉蹌奔了進來，雙手撫胸，嬌靨蒼白，那誘人的香唇邊還掛着一道血漬。

趙燕燕花容失色，忙迎過去雙手扶住她。

青衣少女跟紫衣少女雙雙縱身，就要撲出去。

趙燕燕忙遞眼色攔住她倆，向着洞外高聲說道：「仲孫玉倩，我姐妹四個受妳之賜不少，我記住妳了，這回就再讓妳一次，再有下回我姐妹誓跟妳週旋到底，這個人交給妳了，這個地方也讓給妳——」

忽然機伶暴顫，急喝道：「快走！」

抱起羅鶯鶯搶出石室往洞深處奔去。

青衣少女跟紫衣少女也急急跟了去。

她四個剛奔進洞深處，一條白色人影帶着一陣香風掠了進來，在石室門口頓了一頓，然後閃電般射向洞深處。

轉眼工夫之後，白影，香風又從洞深處掠出，停在了石室門口，影歛人現，是位身穿雪白衣衫的少女。

看年紀，她年可十八九，人有點瘦，但瘦不露骨，黛眉，星目，粉裝玉琢，懸胆般小瑤鼻，鮮紅一抹的檀口，無一處不美，清麗絕俗美得不帶人間一絲烟火氣。

她看了在榻上的南宮白一眼，先是一怔，繼而嬌靨上浮現起一絲訝異神色，邁步進了石室。

到了石榻旁，她那雙清澈深邃的眸子凝望在南宮白的臉上，一眨不眨，呆呆地出了神。

半晌過後，忽聽洞外傳進個悄生生的話聲：「姑娘，姑娘，你在這兒麼？」

白衣女倏地定過神來，清麗的嬌靨上如飛掠過一抹酡紅，應道：「我在洞裏，妳們進來吧。」

水葱般一根玉指點向南宮白腰間。

南宮白一震而醒，翻身坐起，一眼瞥見白衣女，兩頰頓現紅暈，雙目也現了血絲，張臂撲了過去。

白衣女一怔面現驚容，旋即急急飄身後退。

就在這時候，石室門口響起兩聲冷叱，兩道匹練也似的寒光閃電射到，疾捲南宮白雙臂。

而南宮白居然不知道躲避，兩臂依然故我地向着兩道寒光迎去。

白衣女看得一呆，突然急急嬌喝：「住手。」

未見她作勢她人已到南宮白跟兩道匹練也似的寒光之間，只聽兩聲龍吟般金鐵交鳴之聲，兩道寒光忽折向上，跟着往後退去，隨見南宮白身子一幌倒地。

洞裏多了兩個手提長劍的靑衣少女，柳眉倒竪，杏眼圓睜，直瞪着地上的南宮白。

（未完）

俠情新派長篇連載故事

流浪兩匹狼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浪和裘方得到熱河郡王鐵崇琦的庇護，住在郡王府中，轉瞬數月，江、裘時思爲鐵崇琦効力報恩，那日，鐵崇琦交下差使，要他們往行刺盛京將軍良弼，及搜回疑爲良弼盜去的翡翠寶塔，兩人受命後，化裝成紈袴子弟往將軍衙門查看一番，當晚潛入將軍府內，兩人潛行進將軍寢樓，驀見對面有座竹樓透出燈光，江浪吩咐裘方爲他把風，他躡足潛至竹樓窗下，弄破窗紙，瞥見一黃瘦老人赤着上身在練功，凌空挖掘地上泥土，所挖出泥土切縫處如刀切般平齊，江浪內心起了陣衝動——

壯士洒熱血 將軍拋頭顱

如果這個時候，江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陡然掠身而進，猝然向他施展殺手，當然成功的機會很大的，可是要是一擊不中，或是不能很快的制對方於死命，那麼後果可就堪慮！

——結果必然驚動了整個將軍府，良弼亦很可能事先警覺有了準備，或是藏了起來，那麼一來，自己二人一番苦心可就白費了。

這麼一想，他頓時就壓制住內心的衝動——

却見那個乾瘦的老頭兒，這時由所挖的地洞裏躍身而出，由一邊地上，拿起一塊乾布巾，拭着身上的泥污，不時的喘息着！

江浪才注意到他的一雙手上已經沾滿了鮮血——

這種天，泥土凍得有如石頭一般的堅硬結實，可以想像出對方這般的挖掘，兩隻手上該是何等的一種力量，豈不駭人？

一旁放着一個瓷盆。

盆子裏盛着半盆紫紅色的液體！

瘦老人把一雙血手浸到了盆子裏，就見他咬牙切齒，現出一種極爲痛苦的模樣，咀裏咻咻哈哈的出着氣，就像一般患有濕氣的人，把脚泡在熱水裏那副德性！

江浪本來不該再逗留的，可是他必須要確定一下對方下一步的行動——

是以，他不得不耐着性子再等下去！

所幸時間不太長。

老人遂卽由盆子裏拿出手來，用乾布擦凈了。

他的一雙手，已成爲深紫色。

江浪立刻想到先時所見老人騎馬時十指關節所現的青紫瘀血，原來是這樣形成的！

瘦老人好像還沒有休息的意思，他喘了幾口氣遂卽又開始工作了起來。

這一次他雖然仍舊是用雙手去挖土，可是方式却畧有改變！

他不再在原來地上挖土，却換一個方向，把原先挖出來的土——也就是堆集在壁角的那一堆散土，予以還原！

這一番工作，雖然遠比方才爲之輕鬆，可是却也要耗費很多時間，而且使稀鬆的土質還原如初，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江浪忖思着他還要忙上一陣子，這段時間，正好用來對付熟睡中的良弼，却是再恰當不過！

於是，他不再遲疑，悄悄退身。

裘方果然很聽話的還在等着他！

江浪一現身，他立刻偎過來小聲道：

「怎麼樣？」

「老傢伙果然是個夜貓子，正在練功夫——」他頓了一下才輕聲道：「不過不要緊，還有些時間好躭擱！」

裘方點點頭一笑，道：「眞是天助你我！」

「怎麼樣？」江浪道：「你有甚麼發現？」

「那個狗官就在樓上第一間——」裘方用手指了一下，低聲道：「我已經踩好了盤子，錯不了！」

江浪冷笑道：「好！你記着，你在外面守着，我下手！」

裘方搖頭道：「不——我進去，你把風！」

江浪點點頭道：「好吧！只是你要注意，先把東西逼出來，才能下手！」

「當然，這點事交給我了，你只留神那個姓索的老兔崽子就行了！」

話聲一頓，他不再遲疑，身子已向着那角石樓上縱了出去！

剛才他已大致的察看過房內一切，算計着良弼是居住在正面第一間。

這一間房子前面有一個小套房，此刻

兀自還亮着燈。

一個身穿大紅緞子襖袴的小丫環還在那裏坐更，孤伶伶一個人扒在桌子上支着個頭，打着盹兒，面前是一盞青紗罩子的玻璃燈！

袭方盤算了一下，以手指輕輕在窗戶上彈了一下道：「喂——」

那個丫環霍地一驚，道：「誰？」

袭方輕輕噓了一聲道：「別出聲——我是給妳送吃的來的！」

小丫嬛莫明其妙的道：「送甚麼吃的？你是那裏來了！」

袭方小聲道：「妳開了窗戶，就知道了！」

那個丫嬛心裏雖透着奇怪，可是到底處世不深，做夢也想不到在將軍臥榻之前，居然還會有甚麼人胆敢闖入！

她畧爲猶豫了一下，遂即走過去，拔開了窗栓，先把窗戶打開一道縫，向外面看。

那裏知道，窗戶剛剛才開一道縫，已被外面那個人用力推開——

她驚呼一聲——「啊——」

第二個字還不曾說出來，袭方早已夾着一股子勁風，由她頭頂上掠了過去！

那個丫嬛啥也沒看見，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呢！就覺出腰眼上麻了一下，頓時倒地人事不省，昏了過去！

袭方把丫嬛擺平了，然後關上窗子。

只聽見房間裏面婦人咳嗽的聲音，停了一歇道：「彩霞，給我倒杯茶來！」

袭方怔了一下，畧爲定了一下神，抬手把背後的刀抽了出來。

他一手端起了紗燈來，遂即向內室走去。

兩間房子當中隔着一扇門——門還是虛掩着，地上鋪的是厚厚的地毯！

門推開——借着他手裏的燈，可就看見這間房裏擺設着一張雕花的紫木大床。

床上顯然睡着兩個人。

男的睡着了。

女的看見了燈光，才由床上欠身坐起來——

三十來歲面目姣好的一個花信婦人。

她只當是彩霞給她送茶來了呢，迷迷糊糊的伸出一隻白嫩，其上戴着翡翠鐲子的手！

然而她的手可沒有摸着茶杯，却摸着了冰冷冰冷的一口鋼刀——

這一驚，嚇得她立刻睜大了眼睛。

可不得了——

當她猝然看見了眼前情形，嚇得打了個哆嗦道：「你——不得了——」

袭方的斬馬鋼刀已倒掄了一個圈兒，沉實的刀背，一下子砸在了她頦頸上！

婦人鼻子裏哼了一聲，一頭就倒下悶過氣去！

這麼一來，自然驚動了床頭人！

那個人倏地一掀被子猛的坐了起來！

一口冷顫顫，寒森森的鋼刀已經抵在了他面前，鋒利的刀尖已經指在了他的喉嚨上——

這個人顯然就是盛京將軍良弼了。

總有六七十的年歲了，白髮如霜，身上穿着一襲鵝黃綢子寬鬆的衣褂，小辮盤置在腦瓜頂上，像一條小白花蛇似的！

袭方認了一下，正是初夜時分在鼓樓前面看見過的那個人！

那時候他是一身錦袍，八面威風，怎麼也想不到現在看起來，竟然是這般的老朽衰退！

「這——」

良弼顯然被眼前這番出乎意外的舉措，嚇得呆住了。

但是他到底是武將出身，見過大風大浪的人。

瞬息間，他遂即恢復了鎭定——

「你是甚麼人？……」一面說話，一面抬起一隻手來，想去把對方的刀推開。

袭方當然不會讓他這麼稱心！

他的刀向前推了推，鋒刄的刀尖，幾乎要扎進他的喉嚨裏，良弼頓時嚇得不敢動了。

袭方冷笑着道：「你要是敢動一動，我就要你的命！」

良弼那張原先發紅的臉，這時也變白了。

爲了躲避着對方鋒利的刀尖子，他的頭不得不向後面仰着，怪不得勁兒的一副姿態！

「你的胆子不小——」

到了這個時候他還拿着官腔嚇唬人。

「我這府裏面高手如雲——你以爲你能跑得了？」

袭方冷笑道：「我能進來，自然能出去！」

「你……你是做夢！我只要一出聲，你半個也跑不了！」

袭方咬了一下牙，把刀子又向前送進一寸去，刀尖子已經都扎進到他的肉裏去了。

「唷——」良弼仰着頭道：「你……你敢！」

鮮紅的血，順着頦子可就淌了下來。

「你出聲試試看！」袭方嘿嘿笑着道：「只要你吆喝半聲，我管保叫你腦袋瓜子搬家！」

良弼這才知道不是鬧着玩的。

「是是……壯士，你快收下刀，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老小子，你身上有功夫，還當我不知道？我會上你的當！」

「我……」良弼頻頻嚥着喉節：「壯士，你到底打算要甚麼？……要錢，還是要啥？」

「我是要跟你要點東西！」

「要甚麼？……我給你……喂！你的刀……！」

袭方赫赫的笑了幾聲，心裏眞是說不出來的快意。

窮小子一個，居然使得對方堂堂一品大將軍股慄當前，聽憑自己的主宰！

他心裏眞是痛快極了。

「老狗！你聽着！」

他把手裏的燈先擱下，然後把空出的一隻手，一把手抓住了對方手上的脈門。

這一手看似無奇，其實却暗藏着拿穴的手法，中食二指力抓之下，已經扣住了對方手上「太淵」「大陵」兩處穴道！

在此同時，他的刀也就收了回來。

良弼頓時只覺得身上一麻，可就全身乏力，動彈不得！

「你到底要甚麼東西？我給你！」

「好——」

袭方的那口刀雖然抽了回來，却在他眼前面幌着，給他一種隨時俱將會死的威脅！

人都怕死！

有錢人更怕死！

當大官的更更怕死！

良弼面臨着死之的一刹那，確實是神氣不起來了，那雙翻起來的死魚眼睛，只是在對方那口刀上打轉，生怕隨時隨刻，那口刀就會向着自己身上某處砍了過來！

袭方此番前來，早已是胸有成竹。

他不慌不忙的道：「老小子，我要的這件東西，你乖乖的給我交出來！我們才好再說話——」

「你倒是說……呀……我說了我給你嗎！」

「先謝謝啦！」袭方冷冷的道：「我要的是翡翠塔。」

「翡……翡翠塔？哎喲……我那裏有這麼一個寶貝，聽也沒聽說過呀！」

「別給我來這一套，快說放在甚麼地方？」

「這……眞是胡說八道，我那裏有這個東西？你是聽誰說我有這個東西？」

「聽鐵王爺說的——」

袭方表情異常的冷！

到了這個時候，他也用不着保秘的。

良弼猝然一驚，面如死灰——

「鐵……王爺，你說的是熱河郡王鐵崇琦！」

「不錯，就是他，就是你屢次三番想陰謀害他的那個人——現在他忍無可忍了，所以要我來向你要這個東西——」

「他——他放屁！」

想不到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居然還有這個脾氣。

「姓鐵的……我跟他有甚麼仇，他……他老跟我過不去？好好……這件事情以後，拚着我這個前程不要，我也要好好鬥鬥他！」

「你還有前程？」

鋼刀一抬，已貼在了對方的臉上！

「說——放在那裏？」

「我……眞的不知道——」

刀鋒一轉，「嘶！」的一下子，血光乍現，一隻耳朵掉了下來！

「啊……唷……」良弼大聲叫着：「你……你敢！」

「怎麼不敢！」

緊接着刀勢一轉，貼在了他另一邊臉上，而且毫無商量的餘地，把他第二個——也是僅有的一隻耳朵削了下來，被褥枕頭上立刻染滿了鮮血——

「啊——我說，我說！」

良弼全身抖成了一片，面無人色的道：「壯士刀下留情……在我……在我……請拿開手，我自己來拿！」

「那倒不敢勞駕，你只告訴我放在那裏就行了！」

「在牆角上暗門裏！」

袭方偏頭看了一下，那裏掛着幅畫。

「是在畫後面？」

「是的……但是你不會開！」

「你還是實在的說吧！」袭方冷笑着道：「最好我會開，要不然，嘿嘿……」

刀尖子放在了他胸脯上——良弼頓時緊張的顫抖了一下，他下巴抖動得那麼厲害，一臉都是鮮血！

「你！在牆角兩邊每邊重擊四掌……門就自動會開……」

「很好！那麼就先委屈你一下！」指尖一挺，已點在了他的「瘂啞穴」上！

這位大將軍頓時就像吃了烟袋油子一樣，抖得更厲害了。

袭方擱下了刀端起了燈，轉身走向壁角，仔細看了看，不見一點異狀！

牆是大理石塊砌的，上半截是雪白的底子，上面加繪着仕女嬉春的壁畫！

那些綠野嬉春的仕女，畫中人個個衣衫儒雅，端的是維妙維肖，美極了。

袭方當然沒有心情欣賞這些！

當時他就按照良弼所說，重重的用力，在兩邊牆上各自擊了四掌！

果然掌勢過後，只聽得牆內傳出了暗鎖開啓聲——「卡！」的響了一下！

那扇牆壁遂即徐徐的啓了開來！

袭方高高舉燈，就只見這扇暗門設置得實在很巧妙，支點是牆角正當中的一根鋼柱子，兩側牆壁每邊分出三尺來，內設壁櫃，分出一層一層的櫃格來！

那櫃格全係鋼鐵所製，每一格都有一扇鐵門關着！

袭方哈哈一笑，隨手打開一扇鐵門，燈光照處只是一片寶光，眩人目神，盡是些明珠美玉，金銀寶石！

他一扇扇的打開來，直到最後的一扇鐵門打開時，才霍然的發現到了那件世上罕見的異寶——「翡翠塔」！

然而也就在這扇鐵門打開的同時，兩支箭弩，夾着兩股尖銳的勁風，陡地由櫃門發出，直向他面門射到。

袭方一手執燈，一手開櫃，原是毫無防備，這猝然射出的箭，使得他大吃一驚，身子倏地向後一仰，饒是如此，這兩支箭，仍然由他的一雙腮帮子旁滑了過去，連着皮肉，顯著的留下了兩道血槽！痛得他身上一顫，差點把手裏的燈摔倒地上！

翡翠塔是放置在一個敞開的匣子裏面，碧光閃閃，寶氣萬千，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一件價值連城的無價之寶！

吃了這個啞巴虧，袭方更把良弼恨入骨髓。他匆匆把這件東西放入事先備好的一個背袋裏，目光到處，盡是些珠光寶氣的東西！

一想到這些珠寶都是良弼搜刮百姓而來，他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往袋子裏裝，直到裝滿了一袋子，再也裝不下爲止！

關上了暗門，他冷冷一笑——

心裏是在想，這扇暗門關上以後，只怕永遠也不會再開開了。

因爲除了自己以外可能只有良弼一個人知道！而良弼馬上就要死了。

他緩緩的轉過身子來，一直走向良弼身前，後者似乎有了預感，他雖然咀不能言，可是心裏却清楚得很。

瞬着兩隻腫泡泡的大眼睛，直直的盯着袭方，喉嚨裏發出了一陣悶啞吼聲——

袭方凌笑了一聲，道：「良弼，這也是你爲惡地方，作威作福的報應！」

說時他的刀已經緩緩的抬了起來——

就在這一刹那，耳聽得臥室邊窗「克察」的一聲大響，一個人倏地破窗而入。

這人身子一縱進來，大吼一聲道：「好刺客——」

隨着此人躍起的身子，兩隻手掌交錯着，用「進步劈身掌」，猝然向着袭方身上逼到！

袭方聞聲側頭，方自發覺到來人正是那「遼東一怪」索雲彤，不禁心裏一驚！

來人——索雲彤，顯然功力極高！

隨着他抖出的一雙手掌，其上勁風十足，袭方無防之下，竟爲他掌上風力逼得一連後退三四步，才得拿樁站穩了步子！

「遼東一怪」索雲彤用心當然不在乎傷人，主要的是在救人！

他的掌力一經撤出，遂即側身，抖掌，「卜」的一聲，擊在了那件「盛京將軍」良弼的左面「氣啞穴」上！

這是一手「開穴手」！

索雲彤情急之下，力道用得極猛！

是以床上的良弼被打得騰身而起，「碰！」的一下子撞在了石壁之上！

這一下子可是不輕，可是如此，却把他身上禁閉的穴道解了開來！

良弼原也是擅武的，只是官作大了，功夫無形也就拉了下來！

話雖如此，他總也算是一個練家子，況乎值此要命關頭，也只得放手一拚！

他身子就地一滾，穴道已開！

袭方大吼一聲道：「狗官納命來！」

斬馬刀猛揮出，直取良弼項上人頭！

可是良弼却在滾地的一刹間，手上已抓住了一隻椅脚，霍地掄起來：「克察！」的一聲，架住了袭方落下的鋼刀！

鋼刀把椅子一角，砍了下來！

良弼大吼一聲，把手裏的椅子直向着袭方身上砸了過去——這同時，現場早已大亂！

原來就在良弼滾落地面的同時，窗外人影再閃，已很快的撲進了另一個人——江浪！

江浪顯然是跟踪着索雲彤身後緊緊追下來的，事實上他們兩個在院子外面早已經動過了手，是以乍見之下，二話不說的又迎戰在了一塊！

袭方眼看着即將斬殺良弼於刀下的一刹，想不到竟然會有了這番意外。

他當然不會就此善罷干休！

良弼雖說是早先練過功夫，可是一來多年不曾練過，二者沒有襯手的兵刃，三者他已然負傷，驚駭下，戰志早已喪失！

此刻，他僥倖的爲索雲彤解開了穴道，却也摔得頭冒金星，那裏還敢在現場惡戰。

是以，他在抛出椅子的一刹間，本能在向着室外闖出去！

袭方大吼一聲，揮動手中刀，把迎面而來的椅子劈落刀下，足下一點，已迎撲的良弼身後——

索雲彤本來正與江浪戰在一塊，乍見此情景，大吼一聲道：「打！」

一抖手，打出了兩枚黑黝黝的三寸鋼釘。

袭方的刀身已抖出，直向良弼背上打去，這時見狀，自然是先救自己要緊！

他的刀向後一撒，只聽得「嗆啷！」一聲，已把兩枚鋼釘斬落在地！

良弼竟然把握着這一刻良機，霍地縱身而起，「嘩啦！」一聲大響，撲碎了一扇窗戶，直由三四丈高的樓上躍身直下！

現場戰局顯然在這一瞬間起了變化！

——江浪乍見良弼破窗而出，顧不得與索雲彤交手，賣了個破綻，騰身而起，循着良弼翻越的那扇窗戶，緊跟着縱身躍下，而袭方却心憤索雲彤數次破壞，大吼一聲，捨棄良弼而反撲向他！

他的一口斬馬刀，夾着凌厲的刀風，直向索雲彤身上劈來！

索雲彤一心護主，憂心如焚，那裏會與他惡戰？

就在袭方的刀落下的同時，他左手突出，只一下已然抓住了袭方的刀鋒。

他右手快出一掌，正好擊中在對方刀身之上，這一掌之力，竟然使得袭方那隻持刀的手，再也無力持刀，五指一鬆，掌中刀脫手而出！

索雲彤怪笑一聲道：「小輩！」

他身子在這聲喝叱裏，如同暴風般的襲了過去，猝然一掌直向袭方當頭劈落！

不要說被他眞的劈中，只聽這一掌落下的風聲，就知道不是好兆頭！

袭方身子向後一個倒側，一面抬起左足，用脚尖猛踢對方的印堂中心，同時上軀已倒向地面，向外滾出。

這一招果然厲害，迫使得索雲彤掌勢稍偏，失了準頭。

只聽得「嗆！」一聲大響——

索雲彤這隻手，眞比上一口鋒刃的鋼刀，地板上頓時破裂了一道大口子！

袭方這時乘機已抓起地上的斬馬刀。

索雲彤帶出一聲長嘯，已破窗而出。

袭方喝叱道：「老兒！那裏去！」

他騰身而起，緊循着索雲彤身後追了出去！

於是戰局再轉，由室內移向到室外！

將軍府，顯然已有所驚動了——鑼聲，人聲，叫囂聲亂成了一團！

但是這些人似乎一時還沒有摸着頭緒，只是亂哄哄的擁進來！

現場戰況，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

良弼儘管脫身越窗而出，可是他依然却逃不開這兩個人的掌心！

雖然他暫時逃開了袭方的追殺，却惹來另一個更厲害的要命殺星！

這時，他揮撫着一棵小樹，與江浪疾戰在一起！

他偏臉是血，喘成一片！

人到了生死重要之時，常常會生出不可思議的力量來，這種力量支持着本身，作爲保護本身生命最後的一點突破力量，這種所謂的「突破」力量，常常是出乎意外的強烈，不可思議！

如果這種力量並不能夠突破眼前的困境，那麼似乎也只有接受死亡命運之一途了！

良弼正是在作這種生命力的最後「突破」！

只可惜他的對手實在太強了。

他已是精疲力盡，再也不能希望着生命有甚麼奇跡。

——就是這一劍！

這一劍，江浪是施展的旋風劍招，旋出的劍光，像是一道極大的光圈，只那麼輕快的一閃，劈中了良弼左面腹側！

良弼啞聲呼嘶着，倒了下去。

一道孔明燈光，匹鍊般的射了過來！

燈光照射之處，正是江浪站身處——

緊跟着一陣陣弓弦响處，射來了一排弩箭！

這些箭矢自然難望能够射中江浪！

可是緊接着這一排箭矢之後，却有三四條持刀拿劍的人影，飛撲直上！

江浪身子原本已搶撲到良弼身後，後者在此性命於關頭一刹間，早已忘却了自己崇高的身份，他撲倒在地上的身子，像狗也似的往前面爬着！

江浪的劍已經擧起來，迎面却撲來了這三個人！

三個人無疑是將軍府的保衞！

在一陣驚慌忙亂之中，他們已經認出了倒在地上血泊中的這個人，竟然就是將軍本人，這一驚當然非同小可！

其中之一，頓時向着良弼撲到，咀裏大聲道：「卑職該死！大人受驚。」

他說「該死」，可眞是該死！

話方出口，江浪的劍，已由他背後深深的打了進去！

劍拔出來，他的身子倒下去！

地上的良弼發出了鬼魅也似的一聲尖叫，慌張的向前面爬！

江浪搶前一步，一脚踏住！

良弼再次的怪叫了一聲！

兩名侍衞左右奔到——

另一方面的「遼東一怪」索雲彤，也縱着撲到！

他咀裏發出一聲淒厲的怪嘯之聲，兩隻手各打出了一枚「喪門釘」！

兩枚「喪門釘」，先後打中了江浪後背！

只聽得「突！突！」兩聲脆响！

釘尖穿過了他的衣服，穿透了他用以護身的牛皮——

因爲這樣，力道大大的減小。

饒是如此，兀自在江浪的後背左右兩側，打進去寸許深淺，穿皮破肌，血流如注——

江浪拚爲他一雙喪門釘所傷，當然是有目的的！

也就在一雙喪門釘打進他後脅的同時，他掌中劍，也自打進良弼的後心！

良弼慘叫了一聲，滾地而出——

他已是不行了。

「遼東一怪」索雲彤搶撲着，撲到了他面前，大聲道：「大人——」

良弼僅僅吐出了幾個字：

「……鐵崇琦……他害……死我……他——」

一頭垂下來，死於非命！

索雲彤呆了一下，霍地跳起來！

只此一刹間，江浪，袭方已運施刀劍，一連剁倒了六七名侍衞！

現場燈光火把煊染着人是越聚越多！

索雲彤狠狠的跺了一下脚，長嘆道：「完了……甚麼都完了！」

忽然他大吼一聲道：「閃開——你們都閃開來！」

這聲吼叫還眞有用——

原本是亂轟轟的一團，突然都靜止了下來！

打鬥的也都不打了！

江，袭二人背向背的站着——

他二人態度從容，神情昂然！

看上去，兩個人都掛了彩，滿身血漬，然而一口刀一口劍，兀自緊緊的握在手裏，目光炯炯，氣吞山河，那裏有絲毫畏懼之色！

——「盛京將軍」良弼的屍體，冷冷的躺在那裏，爲現場帶來了森森的一片凉意。

袭方眸子裏閃爍着一片兇光——

他心裏激動的情緒，督促着他要把良弼的一顆人頭砍下來——

江浪却比他沉着得多！

面對大敵，江浪顯得異常的鎭定，他注意着眼前的大敵索雲彤，倒要看看他意欲如何！

「遼東一怪」索雲彤大聲的吩咐各人道：「你們都退後，待我來擒下他們！」

大家依言紛紛向後面退開，形成鐶狀團團的把三個人圍在當中。

索雲彤頻頻冷笑道：「好小子——原來是鐵王爺差你們來謀刺的……我擒下了你們，再會同有關當局一齊去見姓鐵的，看他還能有甚麼說話？」

江浪冷冷的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這又與鐵王爺有甚麼關係？你不要誣諂忠良！」

「忠——良？」

索雲彤仰天狂笑了一聲道：「你居然把那個水晶狐狸說成忠良？——」

他狠狠的咬了一下牙，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沒甚麼好說的——我先擒下你們兩個再說！」

說時探手後衣之內，叮噹！一聲，取出了一雙鐵護手來，江，袭二人一打量他這對鐵護手，不禁心裏一驚——

那實在是一對很奇怪的護手，通體雪白，打磨得極爲明亮鋒利，扁平扁平的，只要把雙手向裏面一探，即可掄起施用，兩處叉口地方，看來眞如巨斧一般鋒利！

江浪一看見這對玩藝兒，心裏已有了幾分見地——

他咀皮微動，用「傳音入秘」的功力，傳話向袭方道：「這老兒功力深厚，久戰對我們不利！」

袭方道：「你預備怎麼個打法？」

江浪道：「等一會動手之時，我用『乾坤小八劍』迎他正面迷其視綫，你即用你最得意的『一刀勾魂』，取他後心，萬無一失！」

袭方一怔道：「媽的——我竟然把這一招忘了！」

江浪匆匆道：「一刀施出之後，無論勝負，我二人必須要儘速離開，否則對方大兵一到，再想脫困，可就不容易了！」

袭方還待說話，只見索雲彤已把一雙鐵護手戴好，他匆匆回身，吩咐了幾句，即見一名府內侍衞飛快奔出，想必去安置埋伏去了。

江浪冷笑一聲，足下跨進一步！

他把掌中劍向外一指，劍身與手面一平如水，顯然是勁蘊劍身，那口劍上光華益顯！

索雲彤獰笑了一聲，身子猝然騰空而

起！

江浪的劍勢也在此時穿出！

兩點星光，裏纏着一彎長虹，雙方的勢子，都是那般的快捷！

一陣子金鐵交鳴之聲，在衆人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當兒，他們已過手了三招！

江浪的這套「乾坤小八劍」，顧名思義只得八招，但是八招劍式，妙在一氣呵成，施展時不容許換第二口氣，必須在一呼一吸之間，一口氣把八式劍招同時施展出來！

「遼東一怪」索雲彤在初初一迎接對方這套劍法之時，已覺出來這套劍法的大異於一般！

緊接着三招之後第四招，第五招……以至於最後一招，第八招，勢同奔雷狂電，長江大河般的一湧而出！

索雲彤在接到第六招上，已是疲於應付！

總算此人功力深湛，反應靈敏，猶能在緊要關頭，化險爲夷！

他的一雙戴有鐵護手的雙手，在江浪施展到第七招時，已運用「十字擺蓮」的手法，把對方的劍身交插的夾擊在兩腕之內——

也就在這一剎那，裘方已把他最得意的一招「一刀勾魂」施展了出來。

空中人影疾閃之下，帶着裘方倒捲而出的一蓬刀光，有如電光石火般的閃得一閃！

「嘶！」一聲，這一刀在萬險之中，沒有刺中索雲彤的後腰，卻戮在了他右面大腿之上！

算他命長！——



裘方乘索雲彤施展十字擺蓮手把江浪劍夾住之際，一招一刀勾魂向索雲彤砍下，砍傷他大腿。

裘方這一刀，由於是雙手握着刀柄，全力施展，當然不輕，血光猝射，這一刀由後而前，實實在在的在索雲彤大腿上留下了一個透明窟窿！

由於斬馬刀的刀頭畧畧向上勾出來，是以在他插進去再拔出來的時候，給傷者帶來了極大的痛苦，鋒利的刀頭，實實在在的把索雲彤腿上的一片肉勾了出來！

索雲彤疼得鼻子裏「哼！」一聲——

他可眞夠狠，受了這麼重的刀傷，竟然不出聲呼痛，身子硬硬挺着不倒下來，腳後跟用力一頓，竄出了八尺以外，饒是如此，他也禁不住踉踉蹌蹌的向後倒退了七八步，卻由兩名奔上的侍衞把他扶住！

裘方一刀得逞，江浪更不怠慢！

就在索雲彤身子竄出的同時，江浪身子倏地縱出。

他大聲招呼道：「老二——外頭見！」

身子一起一落，一口長劍已掄出——

寒光一閃，只聽得「喳喳！」一聲，這一劍不是砍活人，是砍死人！劍鋒之下，卻把良弼一顆老朽人頭砍了下來！

他順手提起來，足下再也不停留，一殺腰，施展「燕子飛雲縱」的輕功絕技，「叟！」的一聲，把身子縱出了五丈以外，緊接着足下倏起倏落一逕的向着將軍府外飛撲了出去！

裘方早已得了江浪的關照，是以在他一刀得手之後，身子絲毫不再停留，猛的向外縱出！

現場一陣大亂！

驚亂中，有人喝叱着放箭，一時箭矢如雨，奈何二人身法奇快，看起來這些人倒眞像是「無的放矢」！

如蝗箭矢，紛紛射向夜空裏，竟然沒有一枝射中二人身上！

眼看着這兩個人，如同星丸跳擲般的一路起落如飛，剎時消失於夜空之間！

× ×

殺出重圍的江浪與裘方，不勝狼狽之至！

江浪首先撲上高大的院牆，一眼看見將軍府外，早已人馬齊集！

一名武官提着一口刀，大喊道：「刺客！」

一排箭矢直射了過來。

江浪猛的揮劍，形成一道護身的劍圈，凡是來犯的箭矢，全數被格落在地！

混亂中，似乎還有人在招呼着放槍！

江浪陡地一驚，得悉此時不走，可就難以脫身了！

他心裏記掛着裘方，回頭大聲招呼道：「快走，老二！」

話聲出口，再也不敢片刻逗留，左手四指用力的在鐵絲網上拉了一下，借着這股子勁道，他身子已如同穿天的燕子一般，足足拔起來七丈高下，向着衆官兵頭頂上掠了過去！

在他起身在空中的一剎那間，他似乎注意到裘方的人影，繼他之後，撲上了院牆——

裘方顯然是想施展同樣的身法，縱身而出，可是不幸的是他慢了一步！

火光連閃之下，只聽得「轟隆！」「轟隆！」一連幾聲槍響！

出管的鐵砂子兒，就像是離巢蜂羣！

裘方正待要騰起的身子，似乎遲頓了一下！

無數的槍子兒，打進他全身各處——

他身子還是騰了起來，可是僅僅竄起了三四丈高——「噗通！」一聲，跌落在院牆以外！

兩名軍官持刀奔上來就砍！

空中江浪去而復還——

他發出了淒厲的一聲長嘯，猛可裏自空而降，在他自空而墜的同時，雙腿乍分，已把那兩名軍官踢得滾翻出去！

緊跟着他的劍又劈倒了一名持着紅纓長槍的清兵，身子前彎，已把倒地的裘方挾携了起來。

四下裏喊聲震天。

三四名手持長槍的清兵叫喊着猛然衝到，持槍就扎，江浪的劍旋出一團白光！

他憤怒中手下再也不留情，一連劈出幾劍，把奔上的清兵劈倒在地，在大片喊殺聲中，他身子已自騰身掠起，帶着裘方，撲上了一片瓦簷！

似乎他早已料到有此一着，就在他身子方撲上的一剎那，倏地一殺腰，毫不遲疑的打了個旋風，把身子旋出丈許以外！

果然就在他身子方自轉出的一剎那，槍聲再響，一蓬鐵砂子兒雲也似的打在了屋瓦之上，唏哩嘩啦一陣子亂響，屋瓦被打碎了一大片！

江浪就在這個空檔裏，再也不片刻停留，他一隻手挾携着裘方，施展出極上輕功，一陣快速的起落，已自無踪！

× ×

在距離盛京三十里以外的一所廢棄石樓裏，江浪與裘方渡過了最長的一日。

整整一天，江浪大門都沒有出一步。

他厮守着身受重傷，看來已回生乏術的拜弟裘方！

一片夕陽照射着裘方那張面目全非，形同蜂巢也似的臉，他雙目已瞎，自顏面以下，全身各處，被鐵砂彈打了個千瘡百孔！江浪花費了整整一天的時間，爲他揀挑着身上的鐵砂，把身上所帶的刀傷藥全數爲他敷上！

目覩着這位自幼同生共長，親逾骨肉的拜弟，竟然落成這般模樣，江浪感到說不出的心傷，他的熱淚，不止一次的由眶子裏滾出來！

裘方緊緊的握着他一隻手，他似乎瞭解到自己不行了，下意識裏，對於這位拜兄難以割捨！

兩個人默默的厮守着，甚麼話也沒有說！

「兄弟——」江浪輕輕的喚了他一聲，眼淚早已順臉淌下來：「有甚麼話，你只管說吧！」

「我沒有甚麼好說的了……」他斷斷續續的道：「這一次總算不辱使命……我們對得起姓鐵的……了……」

江浪點點頭道：「我會轉告他的！」

裘方忽然咧開咀，露出染滿了血的兩排牙齒，那副樣子眞怕人，他像是在笑！

「也好——早死早托生……就是有一點不甘心——」

一面說一面挺着脊樑，全身不得勁的樣子！

「告訴我——老二，我會替你幹！」

「你……也好！」

他臉上兀自帶着笑，只是那副笑，看上去太猙獰可怕了。

「將來……老大——」他吃力的道：「你手刄『獨眼金睛』諸天戈的時候——不要忘了……代我……代我……」

說到這裏，他的聲音忽然變小了。

臉上的笑容也漸漸的消失了！

江浪覺出他那隻緊緊握着自己的手，忽然變握得更緊了，他身子想要欠身坐起來，是力不從心，抖動得竟是那麼厲害！

江浪用力把他托起來——

「老二——你安心的去吧！」

「不要忘記……不要忘……了代我也……加一……一刀——」

「刀」字出口，他的頭忽然垂下來！

江浪全身一震，兩汪淚水，再次的由眸子裏湧出來！

裘方緊緊握着的手，在勁力喪失之後，忽然鬆了開來，原本佝僂着的七尺長軀，在這一剎間，卻慢慢的舒展開來！

「生」與「死」之間的關係，竟是這般的微妙！

江浪先是呆了一會，他雖然盡力的壓制着自己悲痛的情緒，然而這番情緒竟是出乎他意外的強大，剎時間已攻破了他的一番克制功力，變成了澎湃的浪潮！

他情不自禁的撲抱住裘方的屍體，悲痛的大聲哭了起來！他曾是一條漢子！

也笑過，哭過，樂過，悲過……

掌中刀拚殺過數不清的硬伙，砍過許多人的頭顱，在沙漠裏他流浪着，過了多少看似痛苦其實何嘗不是愜意的日子？

從來也不會掩飾過自己，喜自己所喜，恨自己所恨——即使在死前的一剎那，他仍是那麼的洒脫。

裘方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能稱得上是一個大英雄嗎？不！他只是默默無聞的一個小人物！

其實他眞的是一個很值得可憐的人。

想一想吧，二十來歲的生命，原該是何等奔放狂勇的一個年歲，然而他竟是這般的不幸，盛年而夭！

少小孤苦，及長流浪，這其間，外加上拚，殺，搏，鬥——只是爲了要生存下去，爲了要出人頭地，爲了要使生命更有些意義！總想着在有生之年抓拾些什麼！

一切都沒有了，都喪失了。

死亡就像一聲嘆息那般的無聊，那麼的空虛，那麼的不着邊際！

是沉淪下去了吧！——

古往今來，多少人這般的沉淪下去了，在那一剎那的來臨時，生命只是一片灰色，何曾有一點點復甦的新生思想？來生的一切是那麼的遙遠，不可捉摸，如此你說：來世如何如何——

都是些空話！騙人騙己的空話！

江浪似乎由另外一個世界復甦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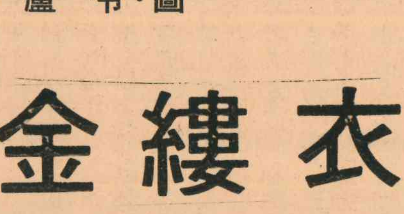
不知什麼時候，他早已停止了哭泣！

腦子裏是一片白——一片純白！

一剎那，他發覺到什麼都不會沾染過，飄飄然似一陣風，一個靈魂那麼的不着邊際！然而，面前這個人，他卻是無論如何忘不了的，即使想忘也忘不了的！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小虎子隨着莫大嫂逃亡，途遇七星帮人攔殺，危機一髮間，突自黑暗中射出無數羽箭，把強徒射死，而小虎子的四個乾姊妹也一同遭殃，僅僅莫大嫂抱着小虎子逃過死關，也就在此際，突又有一文士到來，抱着小虎子逃離現場，至一山頭，小虎子驚見帶他脫離險地的人竟是自己聽從李鵬飛的話，謊言陷害他的人，心中一驚之下，趁那人回去探看莫大嫂時，急忙逃離山頭，至另一山頭，遇一奇醜怪人，自稱恨海遊魂，說出冷風洞中，藏有無數奇珍異寶，小虎子一聽有寶藏，自動央請他讓自己進洞覓寶——

神武寶庫開　九陽玄功成

恨海遊魂走到洞中一塊方形石頭前面，雙手抱着那石頭左右旋轉了幾次。

接着只聽洞壁之內傳來一陣沙沙的响聲，响聲過後洞壁上忽然現出一道門戶。門戶裏面，又是一座洞府。

這座洞府比起外面那座洞府來，可就有着天淵之別了，只見洞府四壁光滑如鏡，自然發出一種青濛濛的光亮，不用燈火，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可惜的是，全洞空空洞洞，除了洞府中央擺着一隻蒲團之外，別無他物。

小虎子一脚走了進去，就像是掉在冰窟裏一樣，冷得全身只發抖，話都說不出來了。

恨海遊魂忽然伸過手來搭在他肩頭上，小虎子但覺他手掌接觸之處，透入一股陽和之氣，接着身子便暖和多了。

小虎子奇怪地舉目向恨海遊魂望去，只見恨海遊魂神色自若，沒有一點怕冷的樣子。

小虎子詫異地問道：「你不冷？」

恨海遊魂道：「初來的時候，我也受不了，現在我已磨練出來了。」

小虎子似懂非懂的「啊！」了一聲，便沒有問下去，話鋒一轉，道：「那鑰匙放在什麼地方？」

恨海遊魂伸手推開地上那蒲團，蒲團下面現出一方白色石板，移開白色石板，下面是一個圓洞。

那圓洞一現，小虎子只覺一股奇寒蝕骨冷氣迎面撲到，全身一僵，幾乎冷得閉過氣去。

恨海遊魂迅快的把石板放了回去，小虎子才緩過一口氣來，打着顫聲道：「那鑰匙就在那小洞裏面？」

恨海遊魂點了一點頭道：「從這小洞進去，裏面還有一間石屋，那鑰匙便放在那間石屋裏面。」

小虎子道：「你進去過沒有？」

恨海遊魂一笑道：「我要能進去不早就得到鑰匙了。」

小虎子雙眉一皺道：「你沒有進去過，怎樣知道裏面還有一間石室？」

恨海遊魂「啊！」了一聲，明白了小虎子問他「進去過沒有」的意思，敢情，他懷疑裏面不可能有鑰匙。

恨海遊魂於是告訴小虎子道：「我雖然沒有進去過裏面，因爲我得到一本秘圖，找到這裏來的，找到這裏之後，我又得了這個本子，這個本子上說得很明白，所以，我知道那裏面有一把鑰匙。」

說着，恨海遊魂一面伸手取出一本小本子，遞給小虎子。

小虎子接過那小本子，翻開來看了一看，只見白紙黑字寫得密密麻麻，可惜的是，他半個字也不認識。

小虎子苦笑道：「我不認識字。」

把那本子還給了恨海遊魂。

恨海遊魂收好那本子，又道：「裏面那間石屋，因爲位置在冷陰風脉之上，比這間石屋，又不知冷了多少百倍，普通人就是能進去，也非凍死在裏面不可……」

小虎子截口問道：「你不是說小靈猿進去過麼，那活着出來的，怎樣沒有凍死呢？」

恨海遊魂道：「因爲我給他們吃了一種藥。」

小虎子道：「吃了那種藥，就不怕冷了？」

恨海遊魂道：「冷還是一樣的冷，不過不致馬上被凍死。」

小虎子一伸手道：「你那藥給我吃一點，我還是想試一試。」

恨海遊魂道：「且慢……。」

小虎子道：「不要猶豫了，我們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恨海遊魂笑道：「不要心急，我有萬全之策了。」

小虎子道：「什麼萬全之策？」

恨海遊魂道：「這本小册子上記載了一種『九陽玄功』，你如果能先練好『九陽玄功』再進去，就萬無一失了。」

小虎子道：「多少時候可以練好？」

恨海遊魂道：「三年。」

小虎子道：「時間太長了。」

恨海遊魂道：「時間雖然長一點，但你可以活着回來，如果冒失失的跑進去，萬一死在裏面，豈不更不值得。」

小虎子道：「再過三年，我長大成人之後，只怕已經通不過那小洞了。」

恨海遊魂道：「這一點你倒無需過慮，我可以使你在這三年之內，身體不致長大……。」

話聲中，腦中忽然靈光一閃，叫了一聲，道：「不對！待我先檢查一下你的身子。」

小虎子翻着眼睛問道：「什麼地方，不對？」

恨海遊魂沒有再回答小虎子的話，忽然雙手齊出，在小虎子身上拍打了一陣，打得小虎子全身只發麻，正當小虎子麻得難以忍受的時候，恨海遊魂再一掌拍在小虎子百匯穴上，小虎子一陣天旋地轉，就人事不知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小虎子睜開眼睛醒來時，人已回到了恨海遊魂所住的洞府。

小虎子翻身坐了起來，一頭霧水地道：「你剛才到底是做什麼？」

恨海遊魂一笑道：「你道你爲什麼始終長不高大？」

小虎子道：「難道還有什麼理由。」

恨海遊魂道：「當然有理由。」

小虎子一怔道：「什麼理由？」

恨海遊魂道：「有人在你小的時候，在你身上做了手脚，所以，你始終長不高大。」

小虎子跳了起來道：「有這種事，我自己爲什麼一點都不知道？」

恨海遊魂道：「那是在你很小時候的事，……。」

話聲一頓，輕輕嘆息一聲，道：「由此看來，你的身世只怕很不簡單，唉！暫時不說也罷……。」

話鋒一轉，道：「我還是先教你練『九陽玄功』吧！」

小虎子道：「你教我練『九陽玄功』，要不要拜師？」在小虎子的觀念裏，向人學本事，就得拜師，因此，直覺的問出這句話來。

恨海遊魂楞了一下，道：「你自己看着辦吧！」沒有絲毫勉强的意思。

小虎子與恨海遊魂相處下來，覺得恨海遊魂雖然面孔難看，叫人見了心裏害怕，可是他的爲人却非常可親，何况來日方長，以後還有三年時光相處，自己那能這樣不知感恩相敬。

念動之下，小虎子便不稍加猶豫，向恨海遊魂改口尊稱師父，行了拜師大禮。

說來，這也是小虎子的福緣，無意之間，拜了一位了不起的武林奇人爲師。

一聲「師父」，恨海遊魂照顧了小虎子三年，在這三年裏，小虎子不僅埋頭苦練「九陽玄功」，而且也學會了讀書寫字和學得了恨海遊魂的一身絕技。

三年時光，眨眼而過。

小虎子的體型雖然沒有長大，可是他在文武兩方面的成就，却有着令人難以想像的深度。

這一天，他們在經過一番準備之後，再次進入了下面那座洞府。

移開蒲團，打開石板，小虎子深深的吸了一口眞元內力，運轉「九陽玄功」，身子一矮，向那洞口之內落了下去。

洞內小得僅可容身，手脚伸開之後，伸縮都不能自如，他要不是已經有了深厚的武功，如果仍是三年前的他，他就不被陰風凍死，在那狹隘的小洞裏，也無法通行。

現在，他運起「九陽玄功」之後，陰風冷氣的威脅，已能運功抵抗，再加上武功的運用，一條身子便像游魚一般，疾射而前。

那條小甬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總有五六十丈遠。

通過甬道之後，果然有一間石室，石室中間，竟然擺着一張石桌，眞是不可思議之至，這張石桌是怎樣搬進來的呢？

石桌上果如其言的，也放得有一把鑰匙，只是那把鑰匙不是放在石桌表面上，而是深深的陷在石桌之內。

這一點，書上並沒有說得明白，怪不得師父訓練的那些小靈猿進入石屋內以後，依然空手而回。

因爲一隻普通靈猿那有能力將石桌之內的鑰匙取出來。

小虎子默運神功，伸手一掌落在鑰匙之上，內力一提一吸喝了一聲：「起！」

看來是手到拏來，輕而易舉的事，詎

料掌力吐出之後，那鑰匙竟然陷在石桌之內，一動也不動。

小虎子輕「咦！」了一聲，重新將「九陽神功」提足到十成，再次向石桌上落去。

這次，他總算將鑰匙取到了手中。可是，當那鑰匙離桌而起的同時，那張石桌忽然四分五裂的散落一地。

小虎子見了這種情形，不由得楞了一楞，想不出那桌子散落的原因。

就在他這一楞之際，只見桌子下面，射出二團黑氣，一捲一絞之下，便把他包圍住了。

那黑氣着體，小虎子頓時有如陷身於寒冰地獄之感，立覺奇寒入骨，把他護身的「九陽玄功」一冲而散。

接着人便凍得站在那裏不能動彈了。

小虎子人雖然一下子被凍得不能動彈，可是，他並未立時失去知覺，當然奮起全力，運起「九陽玄功」，與那陰寒之氣相抗，以求自保。

於是，在小虎子身體之內，展開陰陽兩極極端對立的交戰。

小虎子在一意求生自保的交戰之下，歷盡九死一生的艱難痛苦，最後，心腹間一團暖流，漸漸形成力量，向四肢百穴發散開來，驅走了蝕骨奇寒，恢復了行為能力。

小虎子深深的吁了一口長氣，似乎感覺到自已的功力，經過這一番磨練之後，又有了改觀的進境。

當時心中一動，若有所悟的，添上一抹笑容。

室內的黑氣，由濃而淡，復又退回桌下地底而去。

小虎子口中發出一聲輕嘯，身子急射而出，離開了那間石室，經過甬道，回到恨海遊魂身前。

這時，恨海遊魂已是等得心中焦急得不得了，見小虎子平安歸來，欣然道：「虎兒，你遭到了什麼困難，為什麼這樣久才出來？」

小虎子將經過情形告訴了恨海遊魂，恨海遊魂聽了，大喜過望道：「虎兒，你知不知道，你已在陰陽兩極交泰之下，把『九陽玄功』練得更上層樓。」

小虎子點了一點頭道：「徒兒已經感覺到了。」

恨海遊魂嘻嘻笑道：「寶庫鑰匙得到了沒有？」

小虎子一翻手掌，將啓庫鑰匙交給恨海遊魂道：「鑰匙取到，請師父收用。」

恨海遊魂接過那把鑰匙，心裏掀起一陣難以抑止的激動，當時臉紅脖子粗，呼吸也陡然間急促了起來。

說來這也難怪他，他為了這把鑰匙，在這人跡罕到的深山裏，已經待了將近十五六年，如今鑰匙到手，眼看「神武寶藏」就將為他與小虎子兩人所得，那時，練成「神武神功」，再出江湖……。

前途如錦，太美好，太叫人興奮了，恨海遊魂心喜如狂，閉着眼睛不敢馬上審視那成了眞的夢想。

他暗暗吸了一口氣，把與奮激揚的心波壓了下去，然後，才慢慢睜開雙目向那鑰匙望去。

只見那鑰匙長達五寸以上，通體漆黑生光，試用手指彈了一彈，隱隱發出一種清脆的聲音，悅耳已極。

看它的質料，既非金鐵，亦非木石，也不知是什麼做成的。

管它是什麼做成的！打開了寶庫再說！

恨海遊魂雙目精光陡然暴射而出，叫了一聲，道：「虎兒，你隨為師的來！」轉身向洞外走去。

小虎子心裏自然也是高興得不得了，一聲：「師父！」便緊跟在恨海遊魂身後走去。

恨海遊魂出乎小虎子意外的，竟然帶着小虎子回了他們住宿的山洞。

小虎子忍耐不住地問道：「師父，那寶庫在什麼地方？」

恨海遊魂一笑道：「就在這裏！」

小虎子「啊！」了一聲，又是一個意外。

恨海遊魂望了一眼小虎子錯愕的神情，笑了一笑，便不再多加解說，立刻展開了行動。

只見他立掌如刀，運起「九陽玄功」，一掌一掌，向着洞壁上削去。

片刻之間，整個的洞壁竟被他削出一道石門。

石門上有着一個圓形洞孔，恨海遊魂將啓庫鑰匙放了進去，那鑰匙一滑就沒入洞口之內，那小洞口裏面好像是空的，鑰匙滑下去後，半天沒有回音。

小虎子雙眉微微一皺，担心地道：「師父，這個匙洞不會有問題吧！」

恨海遊魂充滿着信心地道：「巧妙自在其中，你等着看好了。」

一語方了，忽然從那洞孔之內傳出一聲輕響，恨海遊魂點了一點頭道：「時候到了。」

說着，立時運起全身功力，舉掌落在洞孔之上，吐氣揚聲，喝一聲：「開！」

只見他手掌三起三落，已一連吐出三股掌勁，向着洞口之內打去。

恨海遊魂三掌發出之後，只聽洞壁之內傳出來一陣隆！隆！之聲，接着，那石門便緩緩向着一旁移去，現出道門戶來。

恨海遊魂首先舉步，向着門戶之內走去，小虎子隨後而入。

跨過石門，是一條二丈多長的甬道，甬道過後，又是一道石門。

奇怪的是，剛才他們投進來的那把鎖匙，這時，竟不可想像的插在那石門之上了。

恨海遊魂伸手一掌，把那鎖匙向石門之內壓去，石門應手而開。

石門開後，裏面便是一間石室。

恨海遊魂當先走了進去，但他進入石室之後，忽然一愕，站在門口，不再向前走了。

小虎子身形矮小，站在恨海遊魂身後，視綫被恨海遊魂所阻，看不見室內情形，一怔道：「師父，有什麼不對？」

恨海遊魂有氣沒力的道：「你自己看吧！」

小虎子身子一側，擦着恨海遊魂的身旁，進入室內，目光所及，只見全室空空洞洞什麼東西都沒有。

小虎子心中頓時也感到一陣失望，訕訕地道：「師父，是不是另外還有一間石室？」

恨海遊魂搖了一搖頭道：「沒有！就為師所知，只有這間石室。」

小虎子道：「可是這裏沒有奇珍異寶呀！」

恨海遊魂又難過又傷心地道：「看來是已經有人捷足先得了。」

說完這句話，他已承受不住失望的打擊，雙腿一軟，向地上坐了下去。

小虎子蹙着眉頭沉思了一陣，搖着頭道：「不可能有人『捷足先得』吧！那啓庫鎖匙的安排，不可能有人動過。」

恨海遊魂舉着無神的目光，望着空空洞洞的石室，嘆息一聲，道：「可是事實勝於空談，擺在眼前的是一無所有。」

小虎子抱着萬一的希望道：「師父，也許神武老前輩在這石室之內另有安排，我們先別灰心，再仔細找一找。」

恨海遊魂淡淡的道：「你找吧！」聽他的語氣，他實在再沒有承受另一次失望的勇氣了。

小虎子却是並不灰心，仔細的全室搜尋起來。

這間石室，本身並沒有發光照明設備，完全靠外洞射來的餘光視物，是以室內大概情形雖然可以一目了然，但洞內是否有無其他安排，却非經過仔細檢查不易發現。

小虎子「九陽玄神」非比等閑，運功逼目之下，雙目精芒電射而出，向着全室掠去。

他目光如炬，一掠之下，全室瞭然，迎面的三面室壁上，平滑如鏡，沒有任何打眼的地方。

再抬頭向室頂上找去，也找不出絲毫跡象。小虎子身子一回，轉過身來，面向着甬道，向門戶所在的室壁上望去。

石門門楣之上，似乎有些積塵。

深洞之內，那來的積塵？

小虎子心中微微一動，默運神功，揮袖發力，向着門楣之上拂去。

勁力所及，門楣之上那積塵被拂得落了下來，後面現出一些字跡來。

小虎子大喜過望，大叫一聲，道：「師父，你看，那上面有字啦！」

小虎子縱身向上，用衣袖把字跡上積塵抹擦乾淨，請恨海遊魂觀看。

只見那上面寫着：「智珠無塵」四個字。

恨海遊魂口中念念有詞：「智珠無塵！智珠無塵！……。」

翻來覆去的一連念了好幾遍，忽然，神色怡然的哈哈一笑，道：「老夫明白了！虎兒，我們退出去吧！」

小虎子叫了一聲：「師父！」面上現出一面迷惑之色。

恨海遊魂面色一正，道：「虎兒，有話到外面再說，不要在這裏冒瀆了神武老前輩。」

小虎子欲言又止應了一聲：「是！」兩人退出石室，可是這時石室的石門已經失去了作用，再也關不回去了。

可是，這時恨海遊魂的心情反而開朗起來，笑哈哈的問道：「虎兒，你想通了神武老前輩的用心沒有？」

小虎子為人雖然聰明絕頂，可是有些事情，因為人生經歷的不足，仍然不可能頓悟領會，肅然道：「沒有！有請師父教導。」

恨海遊魂道：「原來神武老前輩並沒留下什麼神武寶藏，如說他眞有什麼寶藏的話，那該是這本眞經了。」說着，伸手懷中，把那本載有「九陽玄功」的小本子取了出來，揚了一揚，以加强他說法的語氣。那本小本子，內容極其簡單，除了前面一篇序言之外，便是練習「九陽玄功」的心法和三招奇奧的手法。

這些等等，小虎子在修練「九陽玄功」時，都已記得滾瓜爛熟。

不過，過去他們因為老在「神武寶庫」，因為「九陽玄功」是取寶的手段，所以修練了「九陽玄功」，而沒有重視那三招手法。再則，也因為那三招手法，說明文字，非常晦澀難懂，也沒時間去探討它，所以把它擱在一邊，未加研理。

這時，恨海遊魂把這本小本子提出來，小虎子似懂非懂的道：「師父，你是說神武老前輩的一身武學精華，就是『九陽玄功』和那三招手法麼？」

恨海遊魂點頭道：「正是此意，如果為師猜得不錯的話，這『九陽玄功』就是他老人家獨步天下的『神武神功』的別名，而那三招手法，該是他老人家威鎮武林的『神武三式』了……。」

話聲頓了一頓，感慨萬千的一嘆，接着道：「為師也是糊塗到頂，一心一意想得到他老人家的『神武寶藏』，而忽略了已經得到手的東西，豈非可笑可嘆！」

小虎子道：「弟子還是有一點不大明白，這本小册子既然就是神武老前輩的一生心血精華，那他為什麼故意安排一個寶庫之迷，叫人誤入歧途，白費光陰呢？」

恨海遊魂一嘆道：「這就是神武老前輩用心之苦了。」

小虎子道：「弟子愚昧，一時還想不出他的苦心何在？」

恨海遊魂整理一下所思所見，道：「神武老前輩生前並無傳人，自是不願一生心血結晶隨他而去，所以留下了這本武功寶笈以贈有緣之人，但他一生為人謹愼，深慮得者非人，遺禍江湖，所以，又故意安排了這些過程，用以砥勵得者心志。」

話聲頓了一頓，話鋒一轉，笑了一笑，道：「就以為師來說吧，如果為師早知道這『九陽玄功』就是神武老前輩的『神武神功』，我可能早恃住它再出江湖，快意恩仇了，可是，現在，為師却不會再採取那激烈的報復手段了。」

小虎子道：「為什麼？」

恨海遊魂道：「原因有二，第一，為師現在年歲已高，滿腔恨意仇火，已被無情的時光冲淡了。第二：目前為師雖然也練成了『神武神功』，其實並不可恃，就是再出江湖，也不一定能够快意恩仇。」

小虎子皺着劍眉，搖着頭道：「師父，您這樣一說，可把弟子說糊塗了，您剛才還說『神武神功』威力無比，怎樣現在又說不可恃了？」

恨海遊魂一笑道：「老師的話前後並不矛盾，為師說『神武神功』威力無比，

那得在火候到家，功力完滿之後，可是為師目前的火候，還差得太遠，而且，永遠都沒有大成之日，是以有此一說。」

小虎子眨着星目道：「弟子還是不大明白。」

恨海遊魂道：「理由很簡單，因為為師不能進入那地下存放啓庫鎖匙的石室，所以不能利用地極陰炁，中和至陽之氣，因此不能更上層樓，練成『神武神功』，而永遠停在『九陽玄功』的階段。」

小虎子「啊！」了一聲，道：「這樣說來，弟子無形之中，可是得了天大的好處？」

恨海遊魂點頭道：「正是如此，所以，你已經具備了更上層樓的條件，只要努力用功，大成可期。」

小虎子恍然而悟的道：「神武老前輩把啓庫鎖匙存放在地底石室，其用心就是在使入室之人陰陽交泰，以竟全功。」

恨海遊魂道：「我想這是最合理的解釋。」

小虎子沉思了一下，道：「但是這樣並不能確保所傳得人，豈不與他的原意仍有出入？」

恨海遊魂道：「我想最後的攷驗，可能就是那空無所有的寶庫了，也許那寶庫並非空無所有，不過，如果不接受他的暗示，仍然貪得無厭，可能就會一無所得的了。」

小虎子過去雖然不是武林道上的人，但是這三年以來，休息閑暇之時，從恨海遊魂口中知道了許多武林的事跡和奇技，因此對於恨海遊魂所說「可能一無所得」的話，毫不懷疑的點頭道：「師父，我們是不是可以試一試，那空庫之內到底有什麼厲害安排？」

恨海遊魂面色一正道：「不可以，你這種態度，對神武老前輩大不尊敬了，你要知道，我們現在得了神武老前輩的武學神髓，雖然沒有神武老前輩的遺命收列門牆，但我們應該自己承受起神武老前輩的道統精神，尊重他的一切遺志，豈可如此無禮。」

小虎子面色一紅，愧悔地肅然道：「是！弟子這種念頭錯了。」

恨海遊魂語氣一緩，說道：「你以後行走江湖，也要記着，敬人自敬的道理，不要學為師的樣子，落得成為一個『恨海遊魂』。」

小虎子與恨海遊魂相處以來，冷眼旁觀，已看出他有着非常不平凡的身世和遭遇，早就想向他問個明白，只是每次話題一接近，他就不願再談下去了。

小虎子現在抓住這機會，叫了一聲，道：「師父，徒兒追隨了你老人家三年，對你老人家仍然一無所知，你老人家可不可以給徒兒一個明示？也好叫徒兒永誌盛德。」

恨海遊魂哈哈一笑道：「虎兒，你把為師看得太高了，我有什麼盛德，為師要真說出來，只怕你第一個就要看不起為師了。」

小虎子道：「不！師父對弟子教仁教義，諄諄善誘，師父定是大有來歷人。」

恨海遊魂慨嘆一聲，道：「不錯，為師來歷是有一點，不過為師的來歷並不光榮，不說也罷。」

小虎子面色一正，肅然道：「兒不嫌母醜，徒不記師過，師父今日的言行，弟子恭領教益之下，已是受用不盡，弟子對師父始終如一，絕不會稍有不敬。」

恨海遊魂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難得你有此心意，那麼為師就向你一吐苦水吧！」

小虎子恭聲道：「弟子洗耳恭聽。」

恨海遊魂閉目思忖了一下，道：「為師在江湖上，不是一位被歡迎的人物，大家送了為師一個外號，把為師稱之為『鬼面狼人』，意思是說為師醜如惡鬼，兇似狼，根本就不是人……。」

頓了一頓，又苦笑了一聲，接着道：「為師那時的為人處事，也許過於偏激了，不過卻沒有一個人瞭解為師當時的心境，他們只知為師兇猛殘暴，是武林之中的大害，誰又知道為師乃是有苦說不出的被害人！」

長長的吐了一口氣，語聲變得凄涼深沉地道：「為師本來也有一個美滿溫馨的家庭，但是後來為師的妻子被人搶走了，為師的兒女被人殺害了，為師自己的容貌也被毀壞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為師除了滿腔仇恨之外，還會有什麼？為師除了以牙還牙之外，又還能做什麼？因此，為師成了天下第一惡人，成了人人得而誅之要犯，其實為師又那裏真是那種絕滅人性的人哩！」

小虎子暗暗點頭，忖道：「不錯，師父的本性確不是那種絕滅人性的人，他要是那樣的人，也就不會對我這樣善良。」

小虎子自己沉思着，靜靜的分担着師父精神上的重荷。

恨海遊魂望了小虎子一眼，接着道：「為師後來機緣遇合，得到了神武老前輩的一幅藏珍圖，於是，便找到此處，定居下來，希望獲得珍藏之後，練成神武神功，再出江湖，快意恩仇……可是時光催人老，日久淡人心，為師靜極生明之下，檢討起來，為師確也很多不是之處，所以為師現在是往事不堪回首，不想重提了。」

小虎子道：「你老人家自號『恨海遊魂』，可是因此之故。」

恨海遊魂點了一點頭。

小虎子接着又道：「那麼你老人家的真實姓名，不知可否示知弟子。」

恨海遊魂雙目猛然一瞪道：「你問這做什麼？」

小虎子道：「弟子深受師父教誨之恩，無以為報，弟子想日後出山之後，為師父盡一點心意。」

恨海遊魂苦笑一聲，搖了搖頭，道：「我自己都不想再談了，你還管他則甚……啊！……。」

心意一轉，似乎有什麼事情勾起了他的記憶。

小虎子不敢打擾他，靜靜的等着他的吩咐。

恨海遊魂嘆息一聲，道：「別的事不談了也罷，只有一件事，為師始終想不開，如果有便的話，你將來不妨替為師查一查。」

小虎子欠身道：「請師父吩咐。」

恨海遊魂道：「就是為師那一兒一女

的事，為師雖然聽說他們已經被人殺害遭難，可是為師總不相信那是事實，希望你能替為師証實一下，為師也就了卻一件心事。」

小虎子問明了恨海遊魂真實姓名和他兒女的名字年齡特徵之後，矢言道：「弟子一定對你老人家有所報命。」

恨海遊魂笑了一笑，道：「碰機緣吧，就是找不到，為師也不會怪你。」

小虎子忽然想起一事，道：「師父，你難道不想再出山去了麼？」

恨海遊魂說道：「為師不想再出山去了。」

小虎子道：「師父看弟子近日是不是可以出山了？」

恨海遊魂一笑道：「對了，我們現在該談談你的事了。」

小虎子道：「徒兒自小孤苦伶仃，孑然一身，有什麼可談的。」

恨海遊魂道：「你難道不想知道自己的身世？」

小虎子慘然一笑道：「徒兒的身世，等於一張白紙，到那裏去查去。」

恨海遊魂道：「三年之前，為師向你說過一句話，你還記不記得？」

小虎子思索了半天道：「師父可是說弟子身材矮小，永不生長，乃是被人暗中加害所致一事？」

恨海遊魂點了一點頭道：「你不覺得這件事可能與你的身世有關麼？」

小虎子皺了一皺眉頭，說道：「弟子記憶裏，一無所知，茫茫人海，從那裏查去？」

恨海遊魂道：「其實你本身就是綫索之一。」

小虎子一怔道：「此話怎講？」

恨海遊魂道：「就為師所知，當今武林之中，能以特殊手法，抑制人身發育生長的人並不太多，循此找去，範圍就不會太大了。」

小虎子目光閃動，心中燃起一綫希望的火花，振奮的叫了一聲，道：「師父，能有此手法的，是那個幾個人，弟子馬上就去找他們去！」

恨海遊魂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為師就是其中之一。」

小虎子笑道：「師父當然不算，另外那幾個人是些什麼人？」

恨海遊魂屈着手指，一個一個地數道：「太行山獨指叟；洞庭君山止水夫人；武當不節道士；九嶺南坪橋杜占元；廣西勾漏山陰陽雙魔；丐幫幫主魚化龍等數人……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人，為師就不知道了。」

小虎子說道：「弟子先找他們六人就是……。」

話聲頓了一頓，心中一動道：「師父，您能不能醫好弟子的暗傷呢？」

恨海遊魂道：「為師自然能醫。」

小虎子欣然道：「師父，那就請你先醫好了弟子的暗傷吧。」

恨海遊魂笑道：「其實以你現在的『神武神功』成就，無需為師動手，你也可以自行療傷復原了。」

小虎子大喜過望道：「真的麼？請你老人家快告訴弟子自療之法。」

恨海遊魂道：「療傷之法，為師隨時可以傳授給你，不過以為師的看法，你最好還是保持現在的體型，對你將來查探自己身世較為有利。」

小虎子眨着眼睛一怔道：「這是什麼道理，弟子又不懂了。」

恨海遊魂道：「其實說來這個道理簡單得很，你自己想一想，當初那人暗傷你的時候，為什麼只暗傷你，而不乾脆把你殺了，以絕後患？」

小虎子集中思維，想了一想，道：「這……也許他不忍心殺死一個小孩子……也許他還想留着弟子有什麼用途……。」

一語未了，恨海遊魂接口道：「為師同意你最後那個假設，他之不殺死你，或許在你身上還存了什麼打算，所以為師主張你暫時保持你現在的體型，以自己為餌，讓他來找你，豈不勝過你去找他。」

小虎子點頭道：「師父說得是，弟子就這樣辦。」

小虎子下山時，已是那天談話的半年之後。

小虎子還是那樣一個瘦小零仃的小虎子，不過這時他的體型雖然依舊，可是，他內心之中，却不是從前的小虎子了。

常言道：「初生之犢不怕虎」，這時的小虎子比初生之犢更為氣盛心雄，看他走在路上的氣勢，簡直就是一隻小老虎，有着天塌下來都不在乎的氣概。

小虎子平生只知道四處地方，除了他住了將近四年的山中外，他只曉得他從小當乞丐的普渡鎮和九江城外的十里鋪，以及黃岡城。

小虎子一面低頭走着，一面思攷着該去的地方。

普渡鎮師父師兄都死了，回去已沒有熟人，也沒有必要，自然可以不予攷慮。

黃岡是一個值得留戀而嚮往的地方，可是，那裏也是一個叫他一想起就臉紅的地方，目前實在不好意思去。

想了一想，最後決定道：「還是到十里舖去看看廖長發和賴狗子吧！」

四年不下山，到得十里舖覺得什麼都變了，走到廖長發家門口，裏面住的已經不是廖家，去找小狗子，小狗子家那棟房子，竟然真的被火燒光了。

這時，天色已近黃昏時分。

小虎子苦笑了一聲，找到一個小攤子，準備先吃飽了肚子再說。

過去，他和廖長發賴狗子玩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就最喜吃這種小攤子，所以，想起朋友，不免同時想起了小攤子上的小吃。

「喂！給我來一碗油豆腐，外加煎包四個！」

小虎子還是那樣矮，站在攤子旁邊，只露出半個頭。

攤子上的碗，正隔斷了他的視綫，他看不見那賣東西的人，那賣東西的人也看不見他。

他叫了吃的，人家伸出頭來招呼他，四目相對之下，兩個人都楞住了。

「那人好像廖長發啊！」

「那不是小虎子麼？」

廖長發長得又高又大了，小虎子真不敢相認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白天星使用放野火手段，使得靈飛公子長孫弘和獨眼龍賀雄死於非命，而最後獲得黑牡丹辛文姬的人，却是小孟嘗吳才。白天星導演了這一幕驅狼吞虎的妙計後，和張弟返回住所，未幾，烏八來到，對白天星及張弟說出一番使刀者必須具備的三點道理，他這番說詞，使得張弟對他另眼相看，烏八走後，白天星吁嘆着說但願在品刀會結束前，烏八能找機會快快開溜，張弟一怔問故，白天星指出剛才他那番話絕非他能想出來，是別人授意，張弟追問在大會未結束前和結束後有何區別，原因何在——

寶刀變凶刀 消魂作冤魂

白天星微笑道：「這就跟我沒有在他身上追究主使人是誰一樣，大家都想裝聾賣啞，不願太露痕跡。」

張弟點點頭，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抬頭注目道：「你眞希望我獲得那把七星刀？」

白天星道：「是的。」

張弟注目接着道：「那麼，如果姓烏的今晚不來，你打算要我明天上台說些什麼？」

白天星道：「要你說使刀最高的境界，是能把敵人殺得死去活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張弟一呆道：「這是什麼話？」

白天星微笑道：「笑話。」

×　　×

品刀大會第十七天，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對很多人都很重要。

這一天對張弟本來也很重要，但如今情形恰好相反，這一天反而成了張弟最難挨過的一天。

因爲他不願違拂白天星的意志，只好勉爲其難，反覆去熟記烏八教給他的那番話。

這是一件很乏味的工作。

但是他不得不這樣做，如今已面臨最後的存亡關頭，他不能因自己一時任性，而影响到白天星整個的策劃。

時間慢慢過去，那最難堪的一刻，終於來到。

張弟的一顆心跳得很厲害。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面對這種大場面，儘管他淸楚這只是一場假戲，心頭仍有着說不出的緊張。

他站在品刀台上，雙頰火熱，起初的一段時刻，他緊張得幾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最後，他終於回復鎭定，慢慢有條不紊地將烏八的那番話複述了一遍。

這一番話，當然引起不少掌聲。

不過掌聲並不太熱烈。

至少比快刀馬立，狠刀苗天雷，以及將刀郭威等人要差得多了。

唯一不同的是，以前的掌聲，均是來自廣場上的一般聽衆，這一次鼓掌的人，則多爲江湖人物，耳台上的七位刀客，反應尤其熱烈。

換句話說，這番見解雖不如何動人，却獲得了行家的好評。

張弟答詢完畢，立即退返耳台。按照常例，接着應由廖三爺以台主身份，宣佈本日大會結束，不過，今天的情況，似乎有了一點變化。

只見主台上面，廖三跟那位西貝一品刀，百善大師，三絕道長，以及華山擎天居士宰萬方等人，經過一番竊竊私議，忽然離座而起，大步來至台前，向下面廣場上宏聲宣佈道：「本大會決定提前一天結束，適才經四位大會見證人公議結果，七星刀的得主，業已一致推定。」

廣場上馬上沉寂下來。

廖三眼光四下一掃，一字字地大聲接着道：「這位得主便是旋風刀張弟，張——少——俠！」

整座廣場登時被一片轟雷似的彩聲所淹沒。

授刀儀式於彩聲中隆重完成。

一場轟動江湖的品刀大會，至此方算眞正結束。

當初人人認爲出場愈早愈佔便宜，最後事實上掄元者反是最後登台的人——一個名不見經傳，原先榜上無名的少年人！

這種結局，誰想得到呢？

鬼刀花杰，開山刀田煥，追風刀江長

波，將刀郭威，情刀秦鐘，怪刀關百勝，絕刀焦武等七位落選的刀客，都表現出良好的風度，紛紛上前向張弟致賀。

在這七人之中，張弟印象最佳的兩位刀客，本來除了將刀郭威，便到怪刀關百勝。

不過，現在他的觀感不同了。

因爲如今事實證明，這位怪刀已向邪惡勢力屈服，成了對方陣營中的一員，張弟雖沒有明顯的表現出來，心底則不免對這位怪刀產生出一種鄙視之感。

廖三對七名落選的刀客，每人均當場贈送了一筆很厚的程儀，並宣佈今晚將於七星莊舉行一次惜別盛宴。

張弟沒有立即表示參加與否，他想找白天星商量一下，再作決定。

白天星不在七星廣場上。

張弟站在高處，游目四下張望，白天星一向是離不開白酒担子的，可是，所有的白酒担子，他都一一查察過了，硬是看不到白天星的人影子。

白天星又溜到那裏去了呢？

×　　×

白天星人在熱窩。

熱窩後院。

說得更正確一點，是在紅姑娘美鳳的房間裏。

白天星正在跟一個人據案小酌，但這個人並不是美鳳，而是一名滿面風霜之色的青衣老人。

這青衣老人正是黑鷹幫幫主江西流！

江西流雖然又換了一副面目，但白天星還是很快的就認出了這位大幫主。

沒有人知道白天星究竟用的是什麼方法，當白天星在大廳中，跑上前去跟這位大幫主打招呼時，顯然相當出乎這位大幫主的意料之外。

然後，兩人便相偕來到美鳳的房間，叫了酒菜，吃喝起來。

兩人從見面開始，一直以眼色行事，誰也沒說一句話。

最後還是江西流忍不住停杯問道：「你老弟找上老夫，該不會只是爲了要請老夫喝這杯酒吧？」

白天星笑笑道：「當然不是。」

江西流露出迷惑的神氣道：「然則有何見教？」

白天星笑道：「我浪子找你幫主的用意，幫主眞的不明白？」

江西流搖搖頭道：「老夫年事已高，已經沒有這份精力，去揣摩別人的心思，老夫只知道品刀會明天結束，我們之間的契約關係，也將於明天這個時候結束。」

白天星微笑道：「是的，舊的契約明天結束，新的契約今天開始。」

江西流一怔道：「你說什麼？」

白天星笑道：「舊契約是只保小張一個，新契約改爲兩人，期限先定十天，只等幫主開價。」

江西流道：「那兩人？」

白天星笑道：「小張，加我。」

江西流皺眉道：「你老弟台少開點玩笑好不好？」

白天星道：「誰開玩笑？」

江西流抬頭注目道：「你眞以爲老夫不知道你老弟是誰？」

白天星道：「我沒有說你幫主不知道，但這並不能爲拒絕的理由，我記得貴幫一向似乎並不計較委托人的身份。」

江西流又皺起眉頭像是自語似的道：「名震江湖的一品刀居然也要請求別人保護，聽來眞像笑話。」

白天星微笑道：「我浪子要找貴幫保護，正是怕鬧笑話。」

江西流道：「既然連你老弟這樣的人物，都要找人保護，老朽如我，又當如何自處？」

白天星笑道：「我們現在是談交易，不是叙年齒。」

江西流默默思索了片刻，忽然抬頭正容道：「如果老弟一定堅持要這樣做，老夫的確沒有理由不答應，不過有一件事，我可得提醒你老弟。」

白天星道：「洗耳恭聽！」

江西流正容道：「你老弟應該明白，老夫就是答應了你，也不能派出一大批人，成天跟在你身後。」

「當然。」

「老夫最多只能挑選一兩名幫中的高手，時時留意你老弟週圍可疑的人物。」

「這樣就够了！」

「如果眞的有人要向你老弟下手，當不難想像對方定非泛泛之輩可比，既然對方連你老弟都不放在心上，我們這邊的人，即使拚盡全力，無疑也是白饒。」

「這個我當然知道。」

「你老弟既然知道，又何必白花這筆寃枉錢？」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每個人都有他自己花錢的方式，閣下春秋之已高，精力彌足珍貴，似乎不應爲此操心。」

江西流長長嘆了口氣，隔了一會，才慢慢的道：「那麼你就付個整數吧。」

「一萬兩？」

「是的。」

白天星毫不猶豫，立即取出兩張五千兩的銀票，雙手送去那位大幫主的面前。

×　　×

白天星於前面大廳中出現時，張弟正一個人坐在角落裏喝悶酒。

白天星笑着走過去，問道：「情形怎麼樣？」

張弟一聲不响，從身旁座位上，拿起那把七星刀，往桌上輕輕一放。

白天星只輕輕哦了一下，對大會提前結束，以及張弟的獲得了這把七星刀，似乎並不如何感覺意外。

他過來坐下，拿起七星刀，仔細欣賞着，一邊不斷點頭道：「唔，果然是把寶刀……」

就在這時候，大廳中忽然騷動起來。

原來錢痲子回來了！

錢痲子臉色蒼白，人也瘦了不少，對一大羣圍上去慰問的伙計和酒客們，一語不發，只是搖頭苦笑。

張弟一怔道：「奇怪！這痲子聽說要求保護的時間是一個月，怎麼還沒有滿期，就提前回來了？」

白天星笑道：「大概是受不了躲躲藏藏的囚犯生活，牙關一咬，認命了吧！」

張弟皺眉道：「這痲子提前回來，豈非自尋死路？」

白天星笑道：「注定了要死，遲死早死，還不是一樣。」

正在說着，烏八忽然出現。

烏八興沖沖的走過來，雙拳一抱道：「恭喜，恭喜！」

辭色之間，頗有功臣自居之意。

白天星笑道：「坐，坐！」

他這兩聲招呼，根本是多餘的，烏八事實上不等他話完就已坐下了。

老蕭馬上送來兩份酒肉。

烏八喝了口酒，忽然壓低聲音道：「外面又在傳着一個新消息，兩位知道不知道？」

白天星道：「什麼新消息？」

烏八低聲道：「聽說京師裏來了好幾批人，都在打聽得到七星刀的人，願不願意割愛脫手。」

白天星道：「他們出什麼價錢？」

烏八伸出一隻手，正反比了兩下，道：「目前有人願出十萬兩，如果堅持一下，可能還會加上去。」

白天星嘖嘖有聲道：「好傢伙，十萬兩！一個人有了十萬兩，豈非一輩子也吃喝不完？」

烏八道：「一輩子？嘿嘿！八輩子也吃喝不完！」

白天星道：「那些人如今落腳在什麼地方？」

烏八道：「七星棧。」

白天星道：「七星棧不是沒有空房間了嗎？」

烏八聳聳肩膀道：「有錢的人，什麼事情辦不到。」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可惜這把刀我作不了主意，否則你烏兄倒是可穩賺一筆佣金。」

烏八面孔微微一紅。

白天星忽然改口道：「烏兄最近有沒有看到楊燕那女人？」

烏八眨着眼皮道：「你想動那女人的腦筋？」

白天星笑笑道：「我那有這份福氣？隨便問問罷了。」

烏八眼珠子一轉，忽然也笑了一下道：「如果你不怕碰釘子，現在倒有一個好機會。」

白天星道：「哦？」

烏八笑了笑道：「我剛才來的時候，看到她正在何寡婦店裏，跟蔡大爺等人說話。」

白天星欣然起身道：「走，這裏的酒菜淡而無味，我們去找何寡婦燒幾個菜，好好的喝個痛快！」

× ×

何寡婦店裏，人可眞不少。

井老闆今天穿了一身新衣服，一個人坐在屋角落裏，雙手交互緊握，臉上紅白不定，一雙眼光老在何寡婦身上打轉，像是想說什麼，又提不起勇氣似的。

何寡婦只顧跟別人說笑，根本不去看他一眼。

白天星等一行進店，店裏馬上靜了下來。

每個人都以欽羨的眼光望着張弟，望得張弟很不自在。

楊燕走過來，嫣然一笑道：「該請請客才對，小張。」

張弟紅着臉，不知如何回答。

白天星笑笑道：「有人的確該請客，但絕不是小張。」

楊燕道：「那麼該誰請？」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你！」

楊燕一怔，忽然掩口吃吃道：「我？我又沒有發財，憑什麼請客？」

白天星微笑道：「要你請客的原因，是因爲你才是七星刀的眞正主人！」

他意味深長地又笑了笑，道：「忘了我們當初的約定嗎？」

楊燕當然不會忘記。他們當初的約定是：只要白天星爲她取得七星刀，白天星就可以得到她的人！

她當然如此慫恿白天星，實際別有居心，而並不是眞想獲得七星刀。後來，她爲了要達到同一目的，不僅白賠了身子，幾乎挨上一飛刀，如今這浪子舊事重提，是不是故意在揶揄她呢？

蔡大爺等人覺得白天星的話說得離奇，都忍不住轉向楊燕望去。

楊燕面孔微微一紅，勉強笑了笑道：「那不過是開開玩笑而已！」

白天星笑着道：「大丈夫一諾千金，說過的話豈可不算？」

他口中說着，手已伸向張弟。

張弟正因爲這把七星刀來路不正，佩在身上很不是滋味，當下立即連鞘送上。

白天星捧向楊燕，微微躬身道：「七星刀在此，請姑娘笑納。」

滿屋子的人，起初還以爲這浪子在說笑話，如今見笑話竟成了事實，莫不爲之目定口呆！

這浪子難道瘋了不成？

這把七星刀如今已有人開價十萬兩，送出這把七星刀，就等於送出了十萬兩雪花銀子。

拿十萬兩雪花銀子平白送人，不是瘋子是什麼？

楊燕也呆在那裏，茫然不知所措。

白天星硬將七星刀塞去他手裏，然後轉向何寡婦笑道：「請大姐張羅一點酒菜，我們大夥兒慶祝慶祝！」

× ×

七星刀又換了一個新主人的消息，像火燒野草一般，很快的便又傳遍鎭上每一個角落。

這消息幾乎比錢麻子的突然出現還要轟動。

因爲從錢麻子身上並不一定就能追出大悲寶藏，獲得了這把七星刀，則無異到手一宗驚人的現欵。

那浪子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除了發瘋，大概沒有更好的解釋。

× ×

當然晚上，在黑皮牛二豆腐店後一間破草房中，昏黃的菜子油燈，靜靜地照着一雙緊緊依偎着的青年男女——吳才和楊燕。

吳才的兩隻手正在輕輕撫摩着楊燕的手腕，一雙溫柔的眼光，正多情地盯在楊燕臉上，他望着她，低低地道：「現在你懂我的意思了嗎？」

楊燕點點頭，沒有開口。

吳才柔聲接着道：「總結一句：這正

是那浪子的嫁禍東吳之計。如果你捨不得將七星刀退回去，就只有一個辦法，趕快離開此地！」

楊燕又點了一下頭。

吳才撫着她的手道：「這件事越秘密越好，一切我都已爲你準備妥當，等人靜起更之後，你就可以帶着七星刀上路。」

楊燕忽然輕輕嘆了口氣，垂下頭去道：「自從有了這把七星刀，我心裏一直矛盾得很。」

「什麼事情矛盾？」

「我總覺得你實在也應該趁此機會一起離開，犯不着再爲那批大悲寶藏担冒風險。」

吳才微笑道：「可惜你這話說得稍晚了些。」

楊燕怔了怔道：「爲什麼？」

吳才微笑道：「因爲就在你來這裏之前，那批寶藏已經有了下落！」

「眞的？」

「當然是眞的。」

「寶藏如今在什麼人手裏？」

「大悲傳人：一品刀！」

「就是那個該死的浪子？」

「不錯！」

「誰說的？」

「錢麻子。」

楊燕眼中一亮，不覺坐正了身子道：「那麻子怎麼說？」

吳才微笑道：「這一次可說全是宮老兒一個人的功勞，這老兒人稱足智多謀，的確有他的一套。」

「哦？」

「今天下午，宮老兒去熱窩找到這麻子，首先表示非常同情他的遭遇，然後告訴這麻子，事情尚未了結，要他仔細想一想，這場誤會究竟怎麼引起的，好想法子幫幫他的忙。」

「結果——」

「結果這麻子經過一番苦苦思索，終於慢慢想起了這件事的前因後果。」

「哦？」

「據說事情是由那浪子在他那裏存放了一筆銀子所引起，那浪子藉賭錢需要本錢爲由，派張弟去向他支取存欵，他當然只有如欵照付，而那浪子則大放厥詞，說他錢麻子有短處落在他手裏，隨時均可予取予求……」

楊燕恍然大悟道：「結果弓無常就上了他的大當！」

吳才嘆了口氣道：「上當的人，其實又何止弓無常一個。」

他又拉起了她的手道：「你明白了嗎？這就是我堅持要留下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爲了那批大悲寶藏，一方面也是想趁此替你出出氣！」

楊燕雙頰微微泛紅。

白天星的確「欺負」了她，只是吳才指的是一回事，她想到的則又是一回事。

她思忖着，忽然搖搖頭道：「這件事我看還是不大妥當。」

吳才道：「何處不妥？」

楊燕道：「七星莊那邊的一批人，對這批寶藏一定不肯放手，一場慘烈的爭奪，勢必無法避免，我還是不放心你……」

「這一點你儘可放心。」

「你已經有了安排？」

「是的，我已跟宮老兒和錢如命二位詳細研究過了，七星莊那邊的一批人，主要的是想清除異己份子，對大悲寶藏熱衷的人物，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這一點照說你也應該明白，上次他們要你冒充京師才子尹文俊，只要你查清那浪子是不是一品刀，並未要你追查大悲寶藏，便是最好的說明。」

楊燕點點頭，那次她雖然未能達成任務，但對方還是照付了她的酬勞，而且對方要她進行的任務，也的確沒將大悲寶藏包括在內。她向白天星套問寶藏下落，純出於她個人的貪心，而最後也就爲這件事差點露出破綻。

她點着頭，忽又搖頭道：「還是不對，這裏面還有問題。」

吳才道：「什麼問題？」

楊燕道：「他們若是知道那浪子就是一品刀的化身，即使不爲了大悲寶藏，他們也不會放過那浪子。他們如殺了那浪子，你又向誰追討寶藏？」

吳才微笑道：「關於這一點，你也可以放心。」

楊燕道：「怎麼呢？」

吳才笑笑道：「那麻子已沒有機會再向別人洩露這段秘密了。」

楊燕一呆，隨即輕輕嘆息道：「可憐的麻子，全是自己找死。」

吳才笑道：「現在你該放心了吧？」

楊燕情深欵欵地凝眸道：「那麼，你要等什麼時候才離開七星鎭？」

吳才摟着她的腰，在她脖子上親了一下道：「不會讓你等太久的。」

× ×

楊燕已經離開好一會兒了。

吳才仍坐在油燈陰影下。

柴門忽然無風自啓，兩條人影悄悄地閃了進來。

前面是飛腿追魂宮寒，後面是一個衣着光鮮的中年人，宮寒爲那人引見道：「這位就是吳公子！」

那人躬身道：「吳公子！」

吳才微微欠身道：「不敢當。」

宮寒接着道：「這位便是京師萬珍樓的店東，金大當家的。」

吳才道：「請坐！」

宮寒道：「金大當家的想請求公子，什麼時候可以交貨？」

吳才道：「明天午前。」

那人立即雙手奉上一隻封套道：「這裏是定金三萬兩，請公子點收。」

吳才沒有伸手去接，只示意那人將封套放在桌子上，同時淡淡地道：「這宗交易有多少人知道？」

那人道：「知道的人，都在這裏。」

吳才又道：「金當家的準備幾時返回京師？」

那人道：「成交之後，立即起程。」

吳才滿意地點點頭道：「好！」

於是，宮寒又領着那人，悄悄地退了出去。

兩人一走，吳才像突然變了個人似的，一把緊緊抓住那隻封套，口中喃喃道：「要沒有這筆銀子，明天的日子，眞不知道怎麼打發！」

× ×

朦朧月色之下，一輛馬車正沿着北上官道，向黃花鎭進發。

楊燕已靠在車座上睡去。那把七星刀就放在她的身旁，她一向很少使用兵刃，所以這把七星刀對她的意義，也像對大多數人的意義一樣：它只是一筆可觀的財富！

如今這世上再沒有一個比她更幸福的女人了。

一筆可觀的財富，一位如意郎君——在一個女人來說，她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 ×

趕車的反復客居笑仁打着呵欠，似乎也有了幾分睡意。

只有在車廂中陪伴着楊燕的金槍客熊飛，兩眼睜得大大的，精神反而愈來愈旺盛。

楊燕的睡態極爲誘人。

熊飛以眼角偷偷打量着她那曲綫玲瓏，隨車身微微顚晃的胴體，雙目中慢慢燃起一股慾燄。

他挑起車簾一角，朝外面官道瞄了幾眼，臉上不覺油然浮起一抹邪惡的笑意。

唔，是時候了！

前面就是八里窪，八里之內，杳無人烟，是這條官道上最荒凉的一段——也正是他預定動手的地方。

熊飛縮回身子，慢慢挨過去，然後一下撲上，將楊燕緊緊壓住。

他原可以先點上楊燕的穴道，再從容擺佈的，但他不願那樣做。

因爲那樣做不够情趣。

這正像一個喜歡吃魚的人，絕不會爲了魚鰭扎手，就把魚先摔死，再動手烹調一樣。

楊燕驚醒了。

她看清壓在自己身上的這個男人，竟是奉命護送她的金槍客熊飛時，不禁駭然道：「熊四爺，你這是幹什麼？」

熊飛曖昧地笑道：「熊四爺要幹的事，你看不出？」

楊燕掙扎着道：「放手，四爺，別開玩笑了，給公子知道，大家不好意思。」

熊飛不理，一手摟住她的頸子，一手去拉她的衣帶。

楊燕喘息着道：「眞的，四爺，你也知道我是吳公子的人，這怎麼……怎麼……可以。」

熊飛興奮得也在喘氣，他的一隻手已經完成任務，現在他的手正抖着在解自己的衣帶。

楊燕顫聲哀求道：「四爺……」

熊飛臉紅如火，啞聲吃吃道：「等會兒再叫，心肝兒。」

楊燕大聲呼救道：「居二爺，居二爺，你快來，四爺，他……他……哎唷！」

熊飛喘着道：「居二爺，他……不會，管……管我的事。」

楊燕突然停止掙扎。

他緊盯着熊飛道：「你們是串通好了的？」

熊飛咬着牙齦，臉孔扭曲得像在抽筋，表情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怪異。

楊燕眼珠子一轉，忽然閉上眼皮，呻吟道：「四爺，我其實也很歡喜你……我只是怕……怕吳公子……要不然……四爺，你，你……救救我……」

熊飛的感受馬上起了變化，他附在她耳邊道：「你只要順了四爺，四爺一定會想法帮你的忙。」

楊燕一點也不喫驚，因爲她已猜出這是怎麼回事。

她緊摟熊飛，道：「四爺說話，可要算數才好。」

熊飛的動作也溫柔起來，他親了她一下道：「當然，四爺可不像姓吳的那麼黑良心，有了新人，就忘了舊人……」

楊燕幾乎要將牙齒咬碎，但仍柔聲道：「四爺有沒有見過那女人？」

「這兩天一直住在一起，怎會沒有見過。」

「人長得怎麼樣？」

「就是黑一點，錯是不錯，咳咳，……當然，跟你……比起來，還差得遠。」

她知道那女人是誰了。

黑牡丹辛文姬！

她把握住緊要關頭，輕輕扭了他一把道：「四爺，好人兒，你……你……慢點……我還有件事問你。」

「什麼事？」

「姓吳的要你們殺人奪刀，你如果放了我，回去怎麼交代？」

「四爺當然有辦法。」

「什麼辦法？」

「姓吳的要刀，四爺要人，這叫做井水不犯河水，等會兒我讓老二帶刀回去，我們兩個從此遠走高飛——哎唷！」

「四爺——哎唷！」

兩人的身體同時扭動、痙攣。

熊飛想跳起來，但只掙了一下，便又呻吟着伏了下去。

只聽一人冷笑道：「遠走高飛？嘿嘿！想得倒好。」

熊飛痛苦地道：「老二，咱們自己兄弟……這又……何苦？」

反復客居笑仁緊握着刀柄，望着血從熊飛背上湧出，一點也沒有憐惜的意思：「你玩這娘們，是奉命行事，我賞你一刀，也是奉命行事，咱們各行其是，誰也別怨誰！」

熊飛呻吟道：「我只要人……又沒要刀……我……我……什麼地方錯了？」

居笑仁冷笑道：「錯就錯在你對女人的興趣太濃厚。吳公子說，若是留下了你，總會有那麼一天，連辛文姬你也不會放過的。」

熊飛斷續地道：「小弟這個毛病，你老二又不是不知道，咱們終究……是結義一場，老二……你……你……又何苦……一定要……向着外人？」

居笑仁哼哼道：「兄弟？嘿嘿！去年你摟着我女人親咀時，你爲什麼就沒有想到這一點？」

熊飛眼珠漸突出：「我……我……」

居笑仁刀柄往前一送，三尺長的刀身，登時全部沒入熊飛的身軀。

熊飛的前後胸沒有三尺寬。

加上楊燕的也沒有！

× ×

漫漫長夜過去，陽光又照大地。

七星鎭上到處是人。

就像流動的河水，因下游阻塞，而突然泛濫開來一樣。

現在大家已沒有什麼地方可去了。

大家現在只有像無事忙螞蟻一樣，到處走動，找人閒聊，向別人探聽秘密，或是把秘密告訴別人。

不上一會兒工夫，新的驚人消息又傳開了。

錢麻子和楊燕均告離奇失踪！

這一男一女，於一夜之間，又去了那裏呢？

有些人原已準備離去，這一來不禁又改變主意。

品刀大會雖已結束，但眞正的好戲，似乎才剛開鑼。

此時離去，豈非可惜之至？

× ×

閒了兩天的井老闆，忽又忙碌起來。

不過，他如今趕製的，已不是棺材，而是傢俱。何寡婦昨天又狠狠擰了他一把：「死囚！你樣樣都準備好了？」

這是他結結巴巴，轉彎抹角，說了半天所換來的一句話。

有這一句，就够了！

× ×

白天星站在門口，含笑打量着，似乎十分欣賞井老板熟練的手藝。

烏八從鎭頭上走過來，遠遠拱手道：「白兄好！」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我不太好，你好。」

烏八一怔道：「這——這什麼話？」

白天星笑笑道：「這意思就是說：我沒有想到今天居然還能看到你烏兄。」

烏八面孔一變，道：「噫，老兄，我早上還沒吃過東西，你怎麼一開口就觸我的霉頭？」

白天星笑了笑，道：「你想不想知道原因？」

烏八沉臉道：「你說！」

白天星上前一步，低聲道：「你先交出人來，我就告訴你。」

烏八愕然道：「交什麼人？」

白天星道：「那個買你作說客，慫恿爭取七星刀的人！」

烏八臉色一白，訥訥道：「你，你，原來……」

白天星微笑道：「你可以慢慢的攷慮攷慮，在天黑之前告訴我。在我告訴你逃命的方法之前，走路最好經常望望前後左右！」

烏八呆呆地，道：「我……我……是……是……啊！就是那邊走過來的這個傢伙。」

走過來的是太白義樵。

白天星低聲道：「別慌，有我在這裏，他不敢怎樣。你現在往鎭尾，繞個圈子，去洪四那裏，向洪四嫂要套衣服，扮成村婦模樣，從鎭後小路溜走，再遲就來不及了！」

太白義樵進了趙老闆的酒坊。

烏八像游魂似的，跟蹌而去。

白天星轉身朝張弟點點頭，也跟着向趙老闆的酒坊走了過去。

太白義樵正在酒坊裏跟趙老闆說話。

白天星在門口站下來，本想跟趙老闆打招呼，忽然神色一動，慢慢轉過身子，移目朝鎭頭那邊望去。

× ×

從鎭頭的那一邊，慢慢的，走過來兩個人。

這兩人看來並無惹眼之處，身材、衣着、相貌，看上去均與常人無異。

如果一定要說，這兩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也許，便是兩人都在腰間佩着一把刀。

這一點的確十分特別。

自從舉行品刀大會以來，公開有人佩刀出現，這無疑還是第一次。

白天星忽然轉向張弟道：「昨天夜裏睡得好不好？」

張弟道：「還好。」

白天星點頭道：「好！去店裏搬張櫈子出來，我們坐在這裏晒晒太陽。」

張弟去酒坊裏借來一張板櫈，兩人在坊前坐下。

那兩人慢慢走近了。

兩人之中，穿藍衣的一個，約莫三十多歲，個子不高，面有菜色，但一雙眼光却如寒星般烱烱有神。

另外一個已五十開外，穿着一套灰棉褲襖，背已微駝，臉上甚多皺紋，右耳與眼梢間，留有一道刀疤，一眼便可看出是個深諳世故的老江湖。

這時只見那刀疤老人，以肘彎碰碰藍衣青年漢子，低聲道：「看到沒有？獲得七星刀，又送給別人的，就是那邊那位小老弟。」

藍衣青年漢子瞟了張弟一眼，哼哼道：「一個大呆瓜！」

街面本來就不寬，兩人又是經過他們身邊時才說出來的，儘管兩人聲音不大，他們仍然聽得清清楚楚。

白天星但笑不語，張弟却忍不住霍地站了起來道：「這位兄台，請問你說誰是大呆瓜？」

那兩人同時止步轉身，藍衣青年漢子揚臉悠然道：「就算說的是你老弟，又怎樣？」

張弟深深吸了一口氣，微微點頭道：「很好，你兄台還算是個爽快人。」

他語氣一冷，盯着那漢子道：「朋友挑戰的手法已經完全成功，爲什麼還不拔刀？」

對面是蔡老闆開的肉店。

肉店裏也聚着很多人，這時店裏的人聽見外面有人高聲說話，不禁自店中一湧而出，爭着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附近幾間小店裏，也跟着探出無數好奇的面孔。

白天星仍然含笑坐在那裏。

他很快的將街道兩邊所有的閒人，分別溜了一眼，然後又將目光移去那刀疤老人身上。

這時只見藍衣青年漢子轉向那刀疤老人，嘿嘿一笑道：「方老，你瞧瞧這位老弟多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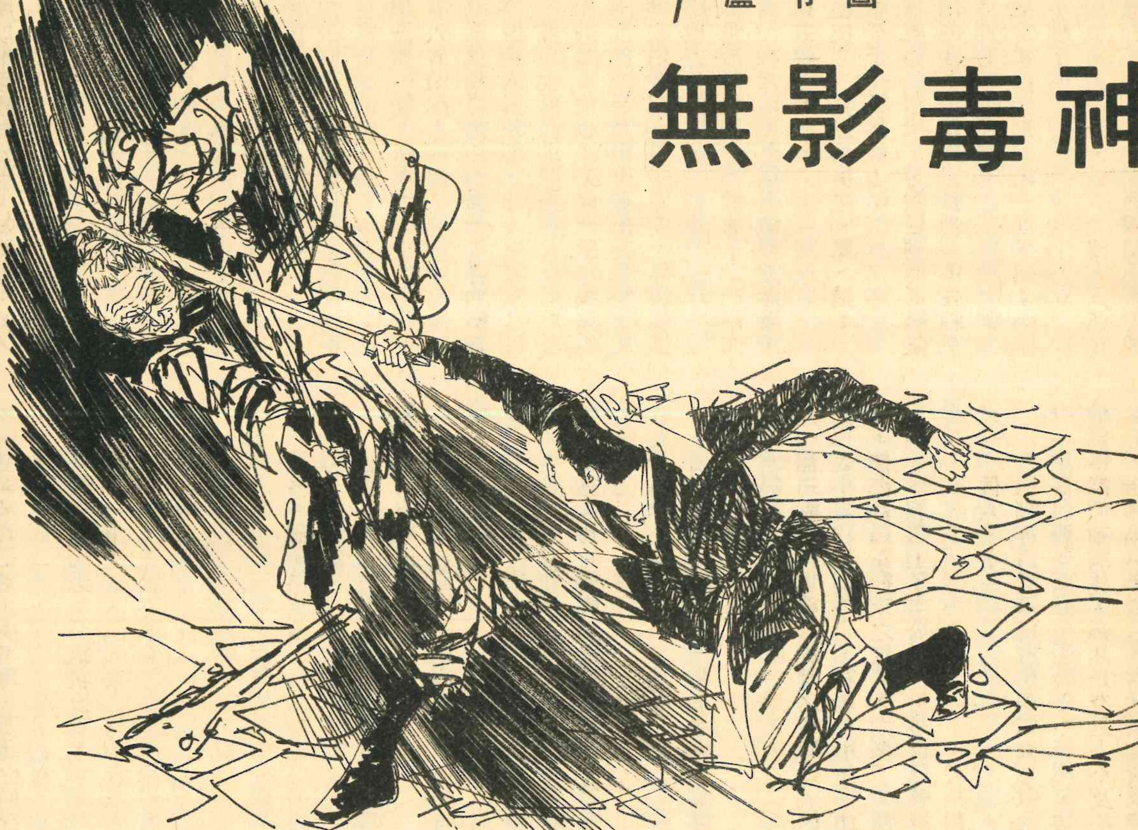
刀疤老人微微一笑道：「人家現在坐上了刀客首席，少年得志，氣血方剛，自然受不得一絲閒言閒語。」

白天星忽然笑着接口道：「這話我完全贊成！」（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塞·文
盧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血劍客白雲飛偕呂傑前往關外，探尋劍堡擬拯生母出困，那日在劍門關上，因爲與劍堡屬下衝突，白雲飛技服劍堡三使者後，三使者迫得引領白雲飛與呂傑前往劍堡，抵達一座樹林前，劍堡的守靈神問明了白雲飛的來意後，飭退三使者，由他引領着白雲飛和呂傑同進劍堡，守門者拒絕通報，據說因劍堡大公子和大小姐正擬出堡觀賞夜色，堡主在這時間例不接見外客，守靈神遂向白雲飛說，趁此良機，連卽回頭，免自送死，白雲飛聆言之後，轉向呂傑說道：呂大哥，我們自己闖進去——

堅心闖劍堡　大意陷刀牆

呂傑嗯了一聲，道：「看來只有這樣了……」

「噹！」

兩人正在暗暗商量之際，陰森森的劍堡突然响起了一聲沉重的大鐘聲，嘹亮的鐘聲鏗鏘清朗直衝雲霄，細碎的鐘聲在空中嫋嫋散去，逐漸消逝……

「迴避——」凝立在劍堡的兩個漢子，同時喝了一聲「迴避」，守靈神知道大公子和小姐要出堡了，嚇得急忙道：「二位快走——」

他似乎對堡主的長子和小姐甚是畏懼，神情一變，身形急忙一躍而起，拔腿向鐵索橋上奔去。

堡門兩側的那兩個漢子俱恭彎着身子，低頭望着地上，連正眼也不敢隨便亂瞧一下，呂傑看得眉頭一皺，道：「這公子和小姐的派頭倒不小……」

他倆都是心高氣昂之士，雖然知道對方頗不簡單，可是却要瞧瞧對方是什麼人物？所以兩人恍如未覺似的，冷漠的仰頭望着空中。

兩列銀色衣甲的漢子自堡中緩緩排行步出，鮮艷的服裝，爍亮的劍鞘，顯示出這一隊銀衣武士都受過長久的訓練。

在這隊武士之後，一個手朗耀武的騎在一匹雪白的健馬上，這少年一身絲色長袍，足履登芒鞋，腰上懸掛着一柄古色斑斕的奇形短劍，頭上戴着一頂文武帽，只是雙目寒冷如冰，臉上沒有一絲表情，那種高傲的表情顯示出他是何等的傲揚。

「咄！」他突然輕喝了一聲，冷聲道：「是誰？誰敢在這裏偷看本公子的眞面目！」

那兩列銀衣武士同時一分身形，朝白雲飛和呂傑身傍躍來，俱含有敵意的將他倆個困在中間。

這少年輕馳而前，道：「咄！你倆個是什麼人？我怎麼沒見過你們，嗯！怎麼不說話……」

白雲飛緩緩收回目光，冷冷地道：「你是誰？我怎麼也沒見過你！」

「嘿！」這少年低嘿一聲，道：「那是因爲你沒有長眼睛，沒見過天下眞正的

英雄，所以不認識本公子，如果你知道了我是誰，嘿嘿，你就不敢對我這樣的說話了……」

白雲飛眉毛一豎，大笑道：「這樣說來閣下眞是個人物了？」

少年神情高傲，面上冷漠，一雙湛然的目子裏流露出一絲殘酷的凶戾之色，他的薄薄的咀唇一掀，道：「不錯，至少我崔劍鳴比你强……」

他凶狠的冷笑一聲又道：「二位還不跪下接受本公子的處罰……」

呂傑眉頭一皺，道：「你看錯了，朋友，沒有人會怕你！」

崔劍鳴是劍堡之主的愛子，自幼便養成一種高傲凌人的狂態，他見白雲飛和呂傑非但不像堡中的人那樣怕他，反而敢反脣向自己譏諷，他心裏怒火一生，濃濃的殺機頓時自臉上浮現出來……

他向左右看了一眼，道：「你倆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不知道？」

白雲飛冷冷地道：「劍堡——一個充滿邪惡的污穢之地，你以這個地方爲榮，而我却以這個地方爲恥——」

「住咀！」崔劍鳴清叱一聲，道：「你敢對本公子這樣無禮！」

他輕輕的一揮手，週圍羅列的那羣銀衣劍手同時自身上掣出了長劍，俱長劍平胸，怒沖沖的瞪着他倆。

冷血劍客白雲飛殺機一湧，道：「你們要動手麼？」

崔劍鳴冷笑一聲，道：「沒有人能在劍堡中撒野，小子，你的那雙照子可得放明白點，這是劍堡，不是普通之地，你已然偷窺本堡的秘密，少不得，要將你們碎屍萬段……」

他沉聲的喝道：「給我擒下！」

喝聲嫋嫋逝去，兩個銀衣漢子自左右撲來，手中長劍顫起，挑起兩排劍花，攻向當中的兩人。

白雲飛呂傑身形同時一飄，揮掌各自擊了出去，由於一時的大意，那兩個漢子同時悶哼一聲，俱被勁强的掌勁打得倒退不迭。

崔劍鳴神情一變，道：「看不出你們兩個還是練家子……」

要知這些銀衣劍士是他一手訓練成的隨身的侍衞，雖然談不上是劍道好手，却也是不易纏的狂徒，那知自己手下甫出一劍，雙雙受傷而敗，這在崔劍鳴來說，是從來沒有遇到的事情，所以他的神情畧變，嘴上閃現出一絲淡淡的笑意，笑得有些令人心寒。

呂傑冷哼一聲道：「閣下如果有意思，不妨親自動手！」

「嘿嘿！」崔劍鳴嘿嘿地大笑道：「憑你倆這點道行也敢來劍神之堡撒野，你們也太小看我們劍堡了，在劍堡中高手如雲，像你們這點微末之技的人太多了，朋友們，你們遇上了本公子，可是自己毁滅生機，在我手下能逃生命的人，可說是還沒有一個人……」

冷血劍客白雲飛沒有想到這個冷傲的少年比自己還要狂傲，頓時心中一寒，知道劍堡能領袖武林，必然是有過人不及的地方，崔劍鳴口氣傲大，當然是有所依恃，固然其父是個難纏的人物，而他多少也有點眞本事。

白雲飛哈哈大笑道：「那是因爲你沒碰上過高手，所以沒有嘗試過失敗的滋味呢！」

「哦！」崔劍鳴輕輕哦了一聲，道：「這麼說閣下是高手了！」

白雲飛淡淡地道：「高手倒不敢當，只不過在劍道上畧有研究而已！」

崔劍鳴的神色一動，身子已由坐下的跨騎上輕輕的飄落下來，嘿嘿地一笑，自腰間緩緩的拔出那柄奇形短劍。

他凝重的道：「本公子倒要看看你這位高手倒是怎麼樣的高法，朋友，你可以拔出劍了，動手時可得小心……」

劍芒一顫，那柄奇形短劍上射出一蓬流艷濛濛劍氣，冷寒劍刄奪目生耀，對方手中顯然是一柄鮮罕少見的寶刄。

白雲飛凝重的道：「好劍，我冷血劍客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寶劍！」

他深知對方是個十分難纏的年青高手，凝重的長長吸了一口清氣，緩慢磊落的將射日神劍拔了出來，徐徐的將劍尖指向空中。

「冷血劍客！」崔劍鳴艱澀的道：「你是大會苗疆的白雲飛……」

白雲飛冷漠的道：「不錯，你如果現在罷手還來得及……」

崔劍鳴凝重的道：「我對你閣下仰慕的很，今天有這種機會，在下得好好領教一番，白雲飛我敬重你是個劍中高手，請你先出手……」

他這時態度大變，口氣間也客氣了不少，冷血劍客白雲飛眉毛一舒，長劍斜斜挑起，淡淡的笑道：「强賓不壓主，你還是請……」

崔劍鳴沉聲大喝一聲，手中短劍斜顫而出，一縷劍影在空中乍閃即逝，週遭响起絲絲凌冽的劍氣聲……

冷血劍客白雲飛這時才覺得對方不簡單，僅這種氣凌山河的盛勢，已屬一罕見的高手，他凝重的馭劍攻出，和對方連着換了七八招，雙方均是劍中的好手，劍刄一觸，稍沉即收，絕不做沒有把握的出手招式。

呂傑緊張的盯着場中，他知道這時雙方都拚上了全力，週有失着便會命喪當場，他也被雙方這種超絕人寰的千古神技所吸引，不禁爲這種神幻的劍招所沉迷。

「呂兄……」

這輕脆如鈴的輕喚，恍如是來自夢幻的清音，呂傑神情一楞，緩緩回過頭去，只是一個薄施淡粉，頭戴釵頭簪的美麗少女緩緩走到自己身前，一身的紫紅的羅衫在風中飄盪，凝立在他的眼前有像一個仙子似的。

呂傑楞了一楞，道：「陰姑娘——」

這美艷的少女搖了搖頭道：「不，我姓崔，叫蝶蝶，以前在常州時所用的假姓，呂兄，你怎麼會來到這裏，怎麼不通知我一聲……」

呂傑心裏一甜，腦海中有如雲霧似的浮現出自己和這個少女在常州邂逅的那一幕，自她飄然離去之後，他心裏就會空盪盪的，有幾時悃悵和孤寂湧進心中，他長長的嘆口氣，臉上有種落寞而又激動的神情，道：「在下和冷血劍客是經過貴堡，

無意中和崔少堡主動手沒有想到我在這裏遇見了妳……唉……」

崔蝶蝶眸子一轉，嫣然笑道：「這是機緣呀……」

呂傑苦笑道：「這個機緣來得太出人意外了……」

崔蝶蝶含情脈脈的望了他一眼，道：「呂兄，在你沒有進堡中一步之前，還是和貴友早早離開這裏，我爹的性格你不了解，不論是誰，只要一進劍堡就不用想再出來了，除了你死了，我雖然是這裏的半個主人，論聲望和機勢還不如我弟弟，縱然是想幫助你們，也無能為力……」

呂傑悄悄地嘆了口氣，沉聲說道：「多謝妳的好意，闖劍堡，是我們志在必行的事……」

崔蝶蝶眸子裏含鬱着一絲憂悒，黯然的道：「這裏不是個好地方，我爹爹誤中奸人之言，做事已大悖常理，我雖有心勸導老人家一番，無奈能力有限，不能挽回這種頹勢……」

她看了看激鬥的兩人，大聲喝道：「住手，劍鳴，你給我回來……」

崔劍鳴這時額上直冒汗珠，逐漸有不支的感覺，驟然聞見姊姊的喝聲，斜推一劍，身子化作一縷清風向外面落去。

白雲飛冷冷地道：「閣下怎麼突然不比了！」

崔劍鳴喀喀喘了口氣，道：「閣下果然高明，在下等會兒還要領教——」

崔蝶蝶輕輕移動纖纖的身軀，斜移蓮步，緩緩行至，如花的美靨上突然像是罩上了一層寒霜，她冷冷的道：「誰叫你又和人家動手——」

崔劍鳴眉頭一皺，道：「姊姊，這種場合妳怎樣可以出來，爹爹是怎樣交待妳的，一個大家閨女，隨便出來見一個陌生人——」

崔蝶蝶冷冷地道：「你愈來愈不像話了，連我都敢管！」

崔劍鳴搖搖頭道：「我不敢——只是爹爹這樣交待我的……」

崔蝶蝶瞄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只見他長得豐朗出塵，秀逸中顯示一般凜然傲氣，豐潤的嘴唇，淡淡的微笑是那麼樣的吸引人，她心神劇烈的顫，忖道：「呂傑已是一個不多見的美男子了，那知和冷血劍客一比，呂傑身上就恍如少了一樣什麼東西，怪不得那麼多的女孩子為他沉醉，為他着迷呢……」

她羞澀的笑了笑，道：「白大俠，本堡有幸能見到你這位名揚四海，腳踩四海顫的高人，可謂是我們本堡的光榮……」

白雲飛搖搖頭道：「過獎，過獎，令弟的功夫才是高明……」

崔劍鳴臉上一紅，頓時有一股怒氣自心底浮起，他誤會白雲飛說他劍技不過如此，不覺惱火萬分，氣得他一揚手中短劍，上前道：「閣下不要太狂，本公子並沒有輸給你！」

白雲飛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崔劍鳴冷冷地道：「很簡單，只要閣下能贏得本公子手中之劍，劍堡自然會有人接待你，如果本公子僥倖得勝，閣下這顆項上人頭就得分家了！」

白雲飛沒有料到劍堡之主的兒子崔劍鳴這樣不講理，剛才是因為沒有見到堡主之前，不願意傷人，照說崔劍鳴就該見機而收，那知他目空四海，居然還要動手，冷血劍客白雲飛也不是好惹的人，他面上籠罩殺氣，冷冰的道：「崔少堡主，有句話我必須告訴你，『不在山中，不知山高，不進海中，不知海深。』目前你或許還沒有碰到高手，總有一天，你會領畧到失敗的滋味，那時你就會知道劍道一門是何等浩瀚廣大……」

崔劍鳴斜揮一劍，沉聲道：「我不是來聽你教訓的……」

崔蝶蝶粉面一變，叱道：「弟弟！你不可以這樣！」

崔劍鳴對他姊姊一揖，道：「姊姊，你怎麼這樣不懂事，面前有這麼一個大劍手，正是我們崔家秘技試招的機會，我不信天下劍法有蓋過我們家的……」

崔蝶蝶怒叱道：「白少俠說得不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們縱然得到天下第一之譽，也不敢自詡為天下第一，因為有許多劍門聖手太多埋名林泉，而不求聞達於世……」

崔劍鳴冷笑道：「我不聽這篇大道理，我只求劍法能凌駕於每個人之上，姊姊，妳不要管我！」他短劍輕抖，道：「姓白的！我們手下見分曉！」

這時他已將適才耗去的眞元調息恢復，長長的吐了口氣，大吼一聲，手中奇形短劍劃起一道絲濛濛的大弧，在空中稍稍一頓，顫點擊出。

「哼！」自白雲飛鼻裏傳出一聲不屑的輕哼，身形陡地一躍，避過這靈捷的一擊，抖手揮劍，自對方的左側切入。

崔劍鳴曲身運劍疾揮，長臂陡地加長一倍，這種手臂伸縮自如的功夫，在劍道高手上很是罕見，尤其是在用劍過招，更沒有人會施出「通臂神功」，沒有想到崔劍鳴家學淵源，居然在對招的時候，施出這樣一記怪招。

「叮！」雙劍相交發出叮地一聲輕脆響聲，迸激濺揚的火星在空中跳躍，龍吟般的劍嘯聲在空中響起，嗡嗡地散逝於空中，逐漸淡去。

崔劍鳴頭上髮絲根根散落，飄亂的披在臉上，他目中火紅如血，斜馭短劍，兇殘的盯着白雲飛，等待那幾乎沒有的一綫空隙……。

白雲飛却是漠然的仰頭望着斜伸在空中的劍尖上，對崔劍鳴的那種猙獰德性瞧都不瞧一眼，恍如是與平常一樣，沒有任何事情發生，只是比平常要愼重的多了，沒有一絲笑意。

「嘿！」自崔劍鳴口中陡地暴出一聲的嘿笑聲，一柄短劍化作一縷銀虹當空向白雲飛的頭頂飛去。

白雲飛冷哼一聲，身子輕移，手中長劍化作一縷寒影直射而出，兩道白光一觸，又是叮地一聲大響，一切都歸諸於沉寂，又是死一樣的沒有聲音。「呃！」崔劍鳴望着手中斷去的那柄心愛短劍，喉結裏發出一聲慘呃之聲，他恍如瘋了一樣的大吼道：「我要殺死你！——」

崔蝶蝶清叱道：「弟弟，你這是幹什麼？」

崔劍鳴拿着被毀的那半截短劍，指着冷血劍客白雲飛，大聲叫道：「他毀了我的寶劍，他毀了我的寶劍，姐姐，這是我們崔家的恥辱，那柄劍是爹爹在我過十八歲生日時候送我的……」他心疼愛劍被毀，顫聲的道：「姊姊，妳給我報仇，奪下他的射日神劍！」

崔蝶蝶搖頭道：「弟弟，你技不如人，眞力沒有白少俠深厚，所以劍才毀去，好在爹爹那裏有好幾柄神兵利器，要爹爹再送你一把就是……」

「胡說！」崔劍鳴大聲叱道：「劍是我的靈魂，也是一個劍手的眼睛，沒有了劍就等於沒有了性命，我受不了這個嚴重的打擊……」

「唉！」一聲長嘆自劍堡門口響起，一個黑髯的老人目光冷煞的望着白雲飛，轉頭對崔劍鳴道：「劍鳴，你姊姊說的不錯，你的功夫太差了，若不是你自己過去不勤力練劍，今天也不會有這種後果。」

崔劍鳴難過的道：「三叔！」

呂傑心中一顫，沒有想到在這裏會遇見二十年前黑道梟雄，公孫居，他腦海念頭起伏，一時倒沒了主意。

公孫居雄峙黑道多年武林中只知已死去，那知竟然隱藏在劍堡之中，呂傑急忙高聲的道：「前面是公孫先生麼？」

公孫居冷冷地道：「劍堡來了兩位好朋友可是榮幸的很呀……」他大聲的喝道：「迎客！」

公孫居的喝聲一落，自那陰森森的大堡裏急快的擁出一大排黑衣漢子，這些漢子俱手拿鑼鼓站在兩旁敲擊捶打，一時鼙鼓喳喳之聲不停。

白雲飛和呂傑俱是一楞，不知劍堡之中迎賓待客排出這個陣仗來幹什麼？呂傑輕輕的低問崔蝶蝶道：「這是幹什麼？」

崔蝶蝶也似乎怕給別人聽到，望了望公孫居和崔劍鳴，然後壓低了聲音，輕悄的說道：「劍堡最敬重敢來闖堡的漢子英雄，由於進來的人有死無生，這份勇氣不論黑白兩道都是敬仰的，敲鼓擊鑼一方面是表示對進堡的一分敬意，另一方面是通知我爹爹有人來了，要各路暗卡準備截敵，不准放過進堡中人……」

呂傑淡淡的一笑道：「貴堡的名堂倒不少……」

這時，一個紅袍漢子手持大刀走了過來，向公孫居低身一禮，問道：」公孫先生，對他們兩位是什麼？……」

公孫居沒有思索的道：「紅氈——」

崔蝶蝶神情怪異，低聲說道：「大管家對二位還眞看得十分重視，居然啓開輕易不用的『紅氈』，由紅地氈上，可以看出你們是何種等級的身手，這是給本堡弟子的一個暗示，表示來人身手極高，要小心對付……」

四個漢子極快的將大紅地氈自堡中直鋪至堡門，劍堡中人都是十分講迷信，凡對進堡的敵人絕不讓他們自堡外帶進一絲鞋泥，這表示敵方永遠不能進犯的意思，那紅氈是將敵人的鞋上泥土接到，然後再倒掉氈上所有的泥屑，當然這是劍堡中的一項儀式，也是一宗迷信……。

公孫居伸手引路，道：「二位請，本堡上下都在歡迎你們二位……」

呂傑冷冷地道：「貴堡的規矩太多，我兄弟實在不敢領教……」

公孫居只是輕輕哼了一聲，領先向前行去，白雲飛和呂傑隨後跟上，而崔劍鳴和崔蝶蝶則左右相隨，踏着那長長的大紅毛氈向一座孤立的大屋中行去。

堡中，一個大大的廣場，四周建起了無數的房舍，一行人默默前進，順着台階直沿而上。

「咚！」突然，自那大屋裏傳來了一聲沉重的金鐵交擊之聲，公孫居身形一刹，抬頭只見一個滿頭白髮絲的一個紫面老太婆手持黑粗的大鐵杖，擋住了去路。

公孫居一怔，道：「雪花娘娘，妳這是幹什麼？」

雪花娘娘冷冷地道：「你幹什麼？」

公孫居深知這個無情怪老太婆的怪僻，只得笑道：「在下奉堡主之命來迎接兩個進堡的朋友。」

雪花娘娘哼了一聲道：「我老太婆定要看看什麼人能敢這樣目中無人的欺侮小堡主，難道他不知道小堡主是我老太婆的乾兒子麼？」

原來崔劍鳴是雪花娘娘的義子，也是雪花娘娘的徒弟，崔劍鳴在堡外和冷血劍客白雲飛在堡外動手的事，乍有人去告訴這個最是護短的老太婆，她一聽暗中生氣，求得堡主之同意，要在謁見堡主之前，給白雲飛一點顏色看看。

崔劍鳴急忙上前道：「乾娘。」

雪花娘娘冷冷地道：「劍鳴，告訴乾娘，那個野雜種敢欺侮你。」

冷血劍客白雲飛沒有料到這個面上冰冷的老太婆出口這樣陰損，自己和她無怨無仇她便罵自己是野雜種，他冷笑一聲，向前一跨步，道：「妳是什麼東西。」

雪花娘娘睨了他一眼，然後問崔劍鳴，道：「劍鳴，是他嗎？」

崔劍鳴頷首道：「不錯，他是冷血劍客！」

「冷血劍客！」雪花娘娘不屑的道：「冷血劍客是什麼東西，我老太婆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並沒見過有人敢在我面前耍狠……」

白雲飛怒冲冲的道：「妳要看麼？也許不會讓妳失望……」

雪花娘娘氣得大鐵杖在地上重重一擊道：「咄，小子無禮……」

公孫居不知這個不講理的老太婆已經稟過堡主，一見她蠻橫的近乎無理取鬧，不禁心中暗急，道：「請娘娘先行退出去，等見過堡主之後，妳再找冷血劍客算賬不遲……」

雪花娘娘冷哼道：「不行，我老太婆的事你不准過問……」

公孫居神情一變，道：「妳……」

雪花娘娘理直氣壯的道：「怎麼樣，你去告訴堡主好了！」

她這個人只要發起雌威來什麼人的面子都不賣，公孫居雖然在堡中地位不低，却惹不起這個老太婆，只得苦笑一聲，搖搖頭退了開去。

雪花娘娘嘿嘿一笑道：「劍鳴，打這小子兩個嘴巴——」

崔劍鳴一呆，沒有想到自己乾娘會出這種主意，要自己給白雲飛兩個巴掌，他

有自知之明，憑自己這種身手和對方實在差得很多，況且他也不願這樣羞辱對方：

他怔怔地道：「乾娘！」

雪花娘娘將雙目一瞪，叱道：「有我在這裏你還怕什麼？只要這小子敢還手，我老太婆不將他給砸成肉餅，就不是雪花娘娘……」

冷血劍客白雲飛實在不能再忍受了，他雖然不願在這種情形之下動手，可是形勢已不容他再畏縮了，他身子向前一移，恨恨地道：「老太婆，你要怎麼樣？」

雪花娘娘一生不服老，最忌大家稱她老太婆，但自己稱自己老太婆又罷了，一聽白雲飛這樣無禮的大聲疾呼，不禁氣得全身直顫。

她將大鐵杖在空中一揚，道：「你說誰是老太婆？」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說的是妳，一個快要埋進土裏的老太婆，妳又醜又難看，天下的人沒有一個像妳這麼老……」

「呼——」空中閃起一縷勁疾的杖影，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擊去，雪花娘娘忍耐不住，悶聲不哼的掄起手中大黑杖就打，恨不得一招便將白雲飛擊斃。

「哼！」白雲飛冷哼一聲道：「死老太婆，我要妳知道我冷血劍客手段——」

他心恨雪花娘娘盛氣凌人，出手再也不留絲毫情面，身形斜躍，射日神劍已取在手中，避過對方的一擊，掄劍自左側攻去。

雪花娘娘似乎沒有料到對方會有這樣高深的功力，自己招式甫出，對方人影已失，等到自己驚覺對方運劍攻來之時，眼前已是一片劍影瀰空圈圈的罩了下來。

「點蒼絕傳之學——射日劍法！」

她心中大駭，脫口呼了出來身形疾退，問道：「你是點蒼派的弟子？」

白雲飛冷漠的道：「不錯，在下正是點蒼弟子！」

雪花娘娘面色鐵青，道：「這劍法是誰傳給你的？」

白雲飛冷冷地道：「妳問的太多了！我沒有義務要答覆妳！」

雪花娘娘雙目一睜，寒光直射，大聲的問道：「是不是謝承岳傳給你的。」

白雲飛一揚手中長劍，道：「可以這麼說，我師祖一代劍神，在下只不過學得他十之一二，如果妳自知不是我的敵手，現在滾開還來得及，念在妳年紀太老的份上，我還可以……」

「胡說！」雪花娘娘怒叱道：「小鬼頭年紀多大，就敢這樣目空四海，妳老太婆素來沒有見過你這樣的狂徒，來！我今天倒要看看謝承岳有多少東西留在世上，點蒼弟子敢這樣欺人……」

她一掄手中大鐵杖，沉聲的喝道：「你給我老太婆小心，這一杖，當心取你狗命——」

呼地一聲疾嘯，雪花娘娘手中的大鐵杖有如一條靈蛇樣的吐顫而出，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斜斜揚去。

冷血劍客凝神的站在地上，緩緩伸出射日神劍，橫屈在胸前，上身微傾，手中長劍直削，叱道：「妳太不知趣……」

由於雪花娘娘一直是在咄咄逼人，使白雲飛竟動了殺氣，他這一招在平淡中含有玄機，輕鬆中透出神奇，雪花娘娘可是識貨的人，她一見對方那種身手，頓知這個點蒼派的年青高手確是有着超人異稟的身手。

她也是個武學的大行家，一見情形不對，立時收招飄退詭異的搗出一杖，直點對方「命門」穴。

白雲飛突然大喝一聲，說道：「去妳的——」

他緊緊抓住這電光火石須臾之間一瞬機會，身形斜躍，乘着對方舉杖搗向自己「命門」穴的時候，自上而下洒劍擊了出去。

「呃！」但見劍影顫爍，杖劍舞起，雪花娘娘突然低呃了一聲，手中大鐵杖立時被劈成了兩截，掉落在地上。

她顫聲道：「這是『劍氣貫日』！」

白雲飛冷冷地道：「不錯，妳能夠逃過此刧，可見也不簡單了……」

雪花娘娘面如死灰，一面驚駭的樣子，楞楞地立在地上，許久沒有說一句話，只是怔神的望着白雲飛。

「乾娘！」崔劍鳴上前斜跨數步，顫抖的道：「妳的頭髮……」

數縷雪白的蒼髮自雪花娘娘的頭上飄墜下來，她駭得大叫一聲，伸手一摸頭頂，只覺光禿禿的像是沒有頭髮一樣，那種過度的驚駭使這個老太婆神情大變，抓住那些削掉的髮絲，氣得仰天一聲大笑，猙獰的吼道：「白雲飛，我老太婆必有殺你之日！」

她這時氣怒交集，恨恨的盯了冷血劍客白雲飛一眼，身形一起，反身向對面奔去。

公孫居長長的吐了口氣，道：「白少俠請，堡主必會向你說明這件不愉快的事情！」

白雲飛漠然的道：「沒有什麼不愉快的，我們進去吧！」

穿過那座大屋的長廊，來到一個大廳之上，大廳中空盪盪的沒有一絲人跡，公孫居輕輕一擊掌，道：「獻茶——」

兩個十二三歲的青衣童子雙手捧着茶杯自外面來了進來，放在各人的面前，然後又悄然的退去。

呂傑見這客室中佈置的十分淡雅，除了一套紅木漆桌之外，四壁上掛滿了名人字畫，他雙眉一舒，說道：「貴堡主怎麼還不……」

公孫居忙笑道：「堡主這就來了，請再等一會兒……」

崔蝶蝶以一種關懷的眸光望着呂傑道：「呂兄，請不要和我爹鬧氣，他是個好人……」

呂傑搖搖頭道：「我知道妳的苦心，可是這是不得已的……」

正在說話之間，門外突然響起一聲沉喝，道：「堡主到——」

只見一個長髯飄飄，雙目通神，長眉馬臉的老人緩緩的走了進來，公孫居慌忙迎了上去，道：「堡主，冷血劍客和呂傑在這等久了……」

劍堡堡主嗯了一聲，道：「我知道了，劍鳴，蝶蝶，你們給我出去。」

崔劍鳴心中一急道：「爹，孩兒不出去，我要看看你怎麼樣的懲罰這個狂徒，

爹，孩兒要親眼看着他死，也要親手宰他一刀。」

「胡說！」劍堡之主冷喝道：「這裏是什麼地方？誰要你插嘴？」

崔劍鳴和崔蝶蝶雖然不願意這時離去，可是爹爹目光含怒，神情冰冷，沒有一絲感情的命他倆離去，姐弟兩人只好默默的退了出去。

劍堡之主冷冷地看了白雲飛和呂傑一眼，道：「二位上我劍堡有何貴幹……」

呂傑冷冷地道：「久聞貴堡天下之秘地，劍堡之劍法尤屬天下一絕，我兄弟路過這裏，順便來見識一番……」

「嘿！」劍堡之主嘿地一聲，道：「事情恐怕沒有這麼單純吧！」

呂傑一急，道：「這是什麼意思？」

劍堡之主冷煞的望了白雲飛一眼，道：「據本堡調查，這位冷血劍客白少俠是點蒼白長虹的唯一兒子，這次私犯劍堡，嘿嘿……」

白雲飛冷笑道：「貴堡難道還怕別人將劍堡毀了！」

劍堡之主冷冰道：「本堡是進來容易出去難，你們如果不出本堡一步，沒有人干涉你們的行動，但若妄動偷偷出堡，那是死路一條……」

「哼！」白雲飛不屑的道：「貴堡憑什麼有這種規矩？」

劍堡之主毫不讓步的問道：「你爲什麼進堡？是不是要找你母親，嗯，白雲飛，你的底細我們早就打聽清楚了，在劍堡之中，你冷血劍客有威也發不出來。」

白雲飛心神一顫，道：「我母親是不是在貴堡？」

劍堡之主冷冷地一哼，道：「她不是你母親。」

白雲飛和呂傑同時一楞，沒有料到這個堡主如此厲害，已然將白雲飛的身世之秘都探聽清楚了，白雲飛心中恍如絞割，顫聲的道：「誰說的，你不要胡說！」

劍堡之主冰冷的一笑，道：「你心裏或許已經明白了，本堡主決定沒有欺騙你的意思，你或許在奇怪，本堡主爲何會知道此事情……」

他語音一頓，嘿嘿笑道：「你母親已將所有的事都告訴我了。」

「什麼？」白雲飛心中一急，道：「我媽會將這種事情告訴你……」他惶悚的說道：「我母親現在在那裏，請她出來一見……」

劍堡之主冷笑道：「有這麼容易的事情麼？白雲飛，你未免也將事情看得太簡單了，嘿……」

他一連嘿嘿大笑，臉上煞機隱現，却陰狠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

劍堡之主嘴角上激起一絲淡淡的笑意，如刀的目光配合着他的陰狠的神情，給予人第一個印象，會覺得這個一方之主頗非善類，有種不易於親近的冷寒。

冷血劍客白雲飛惶怒的企望着這個老人，希望劍堡之主能將他的母親的住處說出來，可是他感到非常懊喪，劍堡之主是那麼冰冷的拒絕了他的要求，一時，使這個豪情四溢的年青高手陷於一種莫明的痛苦，他悲傷的嘆了口氣，一股憂鬱的哀痛浮現在他那豐朗的玉面上，兩道斜眉輕輕飄起，薄薄的嘴唇顯出一片蒼白……。

他日中寒光一閃，道：「堡主，你爲甚麼不讓我見見我母親——」

劍堡之主濃眉深深的一鎖，心中似有一絲隱痛，可是他却不願說出來，只是倔强的嘿嘿一笑，冷冰的道：「你不能見她，這是我的命令，我可告訴你，她現在很好，你見了她只有擾亂了她的清靜，也可能毀了她，或者毀了你自己——」

冷血劍客白雲飛冷笑道：「你是不是怕我找你報仇？」

劍堡之主的臉上泛起一陣劇烈的痛苦，這青年人所表現的一切堅强與冷傲，着實使他難以忍受，尤其是白雲飛這種步步爲營的迫人攻勢，幾乎使他喘不過氣來，也激起他心中的殺機，是故他的臉色逐漸在變，變得非常恐怖。

他嘿嘿地大笑道：「在劍堡之中我還怕有人找我報仇？嘿嘿，白雲飛，你或許沒有見過我堡中的力量，不知道劍堡的厲害，否則，你決不會說這樣幼稚而可笑的話——。」

呂傑哼了一聲，道：「堡主是在誇獎自己的力量麼？」

劍堡之主哈哈大笑道：「那倒不需要，老夫闖蕩江湖至今，從來不肯輕易的誇獎自己，因爲誇獎的愈大，失敗的愈大，年青人，你如果要證明老夫所說無訛，我就請你看看，也許你會重新估計劍堡的實力了——」

他重重的擊了一下手掌，道：「單這座閣樓就是天下一絕，我只要一擊掌，外面的弟子就會發動所有的機關將這裏的人通通困死在這裏。」

話聲一落，四處響起一連串機響之聲，隨着這隆隆的響音，四壁的窗框陡地隱去，自那厚厚的板壁中緩緩冲出排排尖銳的鋒刃，爍亮冷寒的刃尖發出奪日的寒光，怪的是這四道巨壁居然緩緩向前移動，將屋中的人全都困在裏面，沒有一絲空隙可以衝出去。

呂傑看得心中一顫，道：「堡主果然是一代神人，居然會建造出這樣厲害的土木埋伏，僅這利刃巨壁，我等就沒法攻破了……」

劍堡堡主哈哈笑道：「這利刃巨壁乃是敝堡一隱士所建築，此人善於土木消息埋伏之學，本堡所有隱密地方大都出於這人之手。」

呂傑暗暗心驚，腦海中盤旋着無數的念頭，他有意要探測一下劍堡中所存有的實力，故意笑道：「果然是厲害的設計，堡主，這會客之地居然設有這麼厲害的機關，不會沒有個像樣的名字吧——」

劍堡堡主嘿嘿兩聲乾笑，道：「當然有個名字，老夫在建成之日，看見它這樣精巧與厲害，當時就起了一個『十面埋伏』這個名字……」

呂傑拍掌稱絕，道：「好一個『十面埋伏』，這閣樓配上這兩壁皆是鋒刃的裝設，縱有通天之能也逃不出去，地方設計的好，名字也起得高明……」

劍堡堡主面上一寒，冷聲道：「厲害的尚不止此，這四壁有縫合在一起的妙用，只要機關一發動，四壁重叠在一起，所以困在裏面的人非但逃不出去，並有利刃

穿體的慘刑……」

呂傑和白雲飛暗暗心驚，當眞是心驚肉顫，他倆向四處一瞥，只見那壁刃緩緩向前移動，空間愈縮愈小，好在劍堡堡主也在其中，此時倒不怕有生命之憂……」

白雲飛嘴角輕哂，道：「堡主嘔盡心血的設計這厲害的東西，難道所爲的就是拿來對付我們兄弟……」

劍堡堡主冷哼了一聲道：「那倒不是，眞正對付的人倒是你爹，可惜沒敢再來就先我而去了，使我多年所設計的機關居然連發揮的機會都沒有……。」

言下之意不勝唏噓，且有種遺憾的傷感，可是這些話傳進冷血劍客白雲飛的耳中，恍如中了一柄無形巨錘狠命的一擊似的，他詫異的啊了一聲難掩心中的驚異。

他哼了一聲，道：「你是拿來對付我爹……」

劍堡堡主冷冷地道：「怎麼？你難道還不知道我和你爹的仇恨如海……」

當四週活動的刃壁尙在進行的時候，他急忙連着拍了二掌，這兩掌輕重不同，竟按着一定的規則，只聽機聲戛然而逝，四壁倏地退去，大廳上又恢復了原有的形狀，製作之精巧當眞是奪古今之精華，創未來之先例。

白雲飛冷笑道：「我爹已死，所謂『人死恨休』，什麼事都可以放手了，你這樣惦恨着他到到底是爲了什麼……」

劍堡堡主嘿地一聲，陰沉的臉上湧現出一片令人駭懼的殺意，他直楞楞的瞪着冷血劍客白雲飛，道：「沒有那麼容易，想當初他害得我幾乎沒有勇氣活在這個世間上，那種痛苦簡直不是人所能忍受，他人雖死，我恨未消，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就會每天咒詛他，讓他那縷不散的幽魂永遠得不到寧靜……」

白雲飛神色一變，道：「你簡直是瘋了。」

劍堡堡主冷冰的道：「我一點也沒瘋，白雲飛，你不知道你老子是多麼的可惡，他幾乎害了我的一生，使我……」

白雲飛淸叱道：「我不准你這樣批評我爹……」

「你爹！」劍堡堡主嘿嘿笑道：「你別臭美了，白長虹患有不育症，怎會生了你。」

白雲飛心中一痛，一股無言的哀傷絲絲湧進心中，他雙目冷寒如電，低沉有力的緩緩說道：「一生撫育終身爲父，不管我是不是他所生的，他總是我的父親，你對他不敬，就是對我不敬，堡主，說話可得當心……。」

劍堡堡主冷冰的道：「對你們父子沒有好聽的話可以說，白長虹生平愧對本堡主太多了，我這樣說還算是客氣……。」

「哼……」白雲飛冷哼一聲，道：「我爹和你恩恩怨怨且不去管它，我只問你，閣下乃一堡之尊，爲何要將我母親擄在這裏？」

劍堡堡主目中恨意一濃滿目都是通紅的血絲，他恨得重重的擊了一下手掌詭秘而狠毒的道：「白長虹害得我太慘了，我爲了尋找適當的報仇方法，只有先將他妻子擒來，等着他來上鉤，可惜這小子命太大，沒有來這裏送死……。」

白雲飛怒叱道：「你認爲劍堡一定可以殺死我爹麼？」

劍堡堡主冷冷地道：「這是本堡主最有把握的事情，你剛才不是沒見過敝堡的設施，僅這『十面埋伏』一關，白長虹就沒有辦法闖過……」

白雲飛不屑的道：「消息埋伏五行，皆是死的東西，雖有萬種變化，不如人的腦筋變化多，況且百密尙有一疏，你能一定敢保證萬無一失麼？」

劍堡堡主一呆，沒有料到冷血劍客白雲飛年歲如此之輕，見識居然超乎一般人之上，他心中一凜，不禁對於冷血劍客白雲飛生出一股懼意，恍如這個靑年人所表現的一切足以毀滅他的詭計，於是，他開始懷疑自己，懷疑那些精密設計的機關是否眞正能困住來人。

他嘿地一聲，道：「年靑人，你說得很對，本堡主不能否認你的見地比普通人高出很多，可是本堡自創堡至今，還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我希望你能開創一個新例，使老夫對這些玩意失去信心，而重新佈署，不過這不是簡單的事情，我相信你沒這個本事——」

白雲飛傲聲的道：「我們可以走着瞧，誰是最後的勝利者自會見分曉，那時你才會知道天下之士有許多比你還强……」

「有意思，有意思。」劍堡堡主哈哈大笑道：「我等着你，但願你的行動比你的嘴還要硬，不要說話當放屁，光聞味道不見影子，那可是很煞風景的事情。」

白雲飛根本不理會劍堡堡主那種目中無人的得意，他見這個比狐狸還精的一代高手出言譏諷自己，面上隨着一寒，立時佈上一層寒霜，冷笑道：「你是瞎子摸骨——碰對了，大堡主，貴堡除了這許多臭排場外，不知道有什麼新鮮的東西，何不一併拿出來讓我們開開眼界……」

劍堡堡主哼了一聲道：「你急什麼！在你走向黃泉之路的過程中，你會一樣一樣的去領受，總不會讓你白跑一趟，連所謂神秘的劍堡面貌都沒有看到……」

呂傑這時向前斜跨一步，道：「堡主，我們來的目的諒你已經曉得，我這位兄弟不辭萬里遠上貴堡，所以希望的就是能見了他的母親，親情之樂是人之常情，在下想堡主不會絕情至拒人千里之外，只要我這位兄弟見過他的母親，你們之間的恩恩怨怨，愛怎麼解決都可以……」

劍堡堡主冰冷的道：「本堡主沒有這個菩薩心腸……」

「這是爲什麼？」呂傑氣得問道：「你總不能連一點交情都不給……」

冷血劍客白雲飛所以遲遲不敢發作，所爲的就是在沒有見着他媽媽之前，他不願先和劍堡中人翻臉，因爲他對目前的情形非常了解，自己只要稍有把持不定，也許這一輩子也見不着媽，他腦海中沒有絲毫印象的媽……。

在這時他一見劍堡堡主故意刁難自己，心中的怒火有如燃起的乾柴，再也無法抑制住自己心中的殺機，他雙目一寒，自那雙深邃的眸子放射出一股忿恨的寒芒濃濃的殺機，自眉梢上瀰漫佈起，一條淡淡的狠笑自嘴角上漸漸浮出，那時冷酷的神情將是令人寒顫。（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岳秀在聖駕前力降侍衞宮副統領，不特未干天怒，更獲寵賜，皇上隨命岳秀退出，他要與七王爺密商大事，岳秀退出養心殿，侍衞宮五老之一朱九要與岳秀一較，岳秀大展身手，技服朱九，侍衞宮中人遠在朱九率領下盡數離去，未幾，七王爺步出，突有一黑衣大漢持刀行刺，幸皇上在殿內擲出金珠畧阻刀勢，岳秀始克及時將刺客震斃，七王爺知是聖上救他，擬入殿謝恩，岳秀阻止，說是聖上深藏不露，或另有苦衷，不宜宣洩，七王爺遂作罷，相偕步出內苑，楊玉燕以保護不力，向七王爺請罪——

御賜金鳳剪　掌握生殺權

原來，岳秀分配職務，是以楊玉燕保護七王爺爲主。

七王爺笑一笑，道：「深宮內苑中，埋藏如此深重的殺機，只怕連皇帝也未想到。」

回顧了岳秀一眼，道：「兄弟，我決定了一件事，還未告訴你。」

岳秀道：「什麼事？」

七王爺一面舉步而行，一面說道：「玉燕是女孩兒家，隨在我的身側，有很多不便之處，所以，我們認了親……」

岳秀一怔，道：「認了什麼親。」

七王爺道：「我本來想收她爲義女，但想一想，輩份又錯了，所以，決定和她認作兄妹。」

楊玉燕感動得雙目中滿含兩眶淚水，道：「王爺，這個如何使得，你是金枝玉葉，我只是出身平門……」

七王爺笑一笑，道：「將相本無種，你作了我的義妹，你也是金枝玉葉了，才能配上我那被聖上封賜布衣侯岳兄弟。」

岳秀呆了一呆，道：「布衣侯，誰是布衣侯了。」

七王爺道：「岳兄弟，皇上和我再三說明，希望你留幹致任，但我再三代你婉拒，結果決定封你爲布衣侯，有銜無職，過你的悠遊林泉的生活。」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小弟江湖白衣，不思名位，但一個官室侯位的銜稱，豈會是沒有一點束縛之力。」

七王爺笑一笑，道：「皇上只是要我轉達此意，小兄並沒有接下封號，以後，你們當面商討。」

岳秀怔了一怔，道：「皇上，還要召見小弟麼？」

七王爺道：「他是這麼說過，但怎麼一個見法，我就不淸楚了。」

岳秀旁側觀察，發覺七王爺雖然言笑宴宴，但實則，眉宇間透出重重隱憂，使人覺出他心事重重。

但，七王爺不肯說，岳秀也不便再追問。

這一次朝王見駕，完全不是傳說中那麼美化的事。

回到親王府，七王爺立刻把岳秀，譚雲，楊玉燕，召入秘室。

七王爺讓三人落座之後，但却一直不發一言。

但他臉上，帶着淡淡的笑意，那是說明了，他並非無話可說，只是不知如何開口。

楊玉燕第一個忍不住，低聲說道：「王兄，可有什麼話要吩咐我們，可以開口了。」

七王爺笑一笑，道：「玉燕，妳覺着岳兄弟這一身武功，文才，埋沒了是否有些可惜。」

回頭看去，只見岳秀臉上是一片平靜，看不出他心中想些什麼？

忽然間，楊玉燕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着這些時間以來，自己對岳秀的瞭解太少，再想想自己一往深情，寄托箇郎，但岳秀却一直是那樣冷冷漠漠，既未表示過什麼，他沒有對自己太多的關懷，間而有之，也只是一種長兄的垂注……。

一時間，心念轉動，忽然有無限委屈的感覺。

但覺鼻孔一酸，兩行熱淚奪眶而出。

原本一片沉默的境地，此刻，又突然增加了一種凄涼的滋味。

七王爺吃了一驚，道：「玉燕，你哭什麼，怎麼無端端的傷起心來。」

楊玉燕舉衣袖拭去臉上的淚痕，黯然說道：「玉燕得王爺垂顧，賜稱兄妹，又認識了岳大哥這樣人間祥麟，還會有什麼不滿足的……」

七王爺接道：「既然如此，你怎會無端端的哭了起來。」

楊玉燕道：「小妹很慚愧！」

七王爺道：「你把爲兄說的糊裏糊塗了，妳有什麼慚愧的地方？」

楊玉燕道：「小妹對岳大哥的認識太少，他像月下沙灘，霧中之花，越看越糢糊，小妹不能回答大哥的話，豈不是慚愧麼？」

七王爺微笑說道：「原來如此，岳兄弟……」

楊玉燕突然站起了身子，低聲接道：「王兄，你們三位談談吧……小妹想先告退了。」

岳秀笑一笑，沒有說話，譚雲却低聲說道：「姑娘厨下手藝高明，能不能替咱們燙壺酒，炒幾個下酒的菜。」

這些時日，楊玉燕經歷了凶險，也長了見識，拭去淚痕點頭一笑，道：「小妹這就去替三位備酒。」

蓮步姍姍的行了出去。

望着楊玉燕背影消失，七王爺長長吁一口氣，笑道：「岳兄弟，這件事，我倒要問問你了。」

岳秀道：「什麼事啊？」

七王爺道：「玉燕一往深情，付托於你，你一點就感覺不到麼？」

譚雲道：「我看她近來，盡量在改變自己，刁蠻的性格，已改了不少，大約是想把自己，變成個完美無缺好姑娘，這種力量，除了她情有所鍾之外，父母良師也無法具此大力。」

岳秀淡淡一笑，道：「大哥和譚兄的意思是……」

七王爺道：「玉燕是一個好姑娘，但她未必能配上岳兄弟，所以，我要把認作義妹，而且，還準備替她討一個郡主的封號，這一來就可以配上你的布衣侯了。」

才慧絕世的岳秀，今夜裏竟像是變的很木納，望望案上的火燭，微笑不言。

譚雲輕輕咳了一聲，笑道：「岳兄，看來，玉燕說的不錯，岳兄的心意，眞如雲中星月，叫人看不透澈。」

岳秀忽然歎息一聲，道：「大哥和譚兄的意思，小弟明白，只是小弟另有苦衷，無法作答。」

七王爺嗯了一聲，道：「什麼苦衷，不能够說出來麼？」

岳秀道：「如是能够說出來，那她不算苦衷了。」

譚雲道：「可是伯母方面……」

七王爺接道：「那容易，我願代玉燕向伯母說項。」

岳秀輕輕吁一口氣，道：「對玉燕的事，小弟到時間，自會有個交代，兩位不用爲此費心了。」

這時，突聞一聲呼哨，傳了過來。

譚雲一皺眉頭，道：「看來，侍衞宮，眞的和咱們交上了勁。」

七王爺急急說道：「快出去瞧瞧，莫不是官家來了。」

譚雲怔了一怔道：「官家來了。」

七王爺笑一笑，道：「是的，他和我約好今夜在此相會。」

岳秀站起身子，道：「咱們一起看看去吧！」

夜色中只見一個身着長衫的中年人，背負雙手，站在院落中，矮叟朱奇，毒手郞中馬鵬，各執兵刃，阻住了那青衫人的去路。

緊隨那青衫人的身後，是兩個佩着長劍的漢子，一個四旬左右，一個只有二十上下。

兩人手按劍柄，瞪着朱奇和馬鵬。

七王爺快步而至，一撩衣襟，跪了下去，道：「臣弟接駕來遲……」

青衫人伸手扶起了七王爺，道：「快起來，咱們今夜是兄弟相會，不論官場禮儀。」

七王爺站起身子，岳秀和譚雲一齊跪拜下去。

官家連連揮手，道：「深夜探訪，只論私誼，兩位不用行禮。」

這時，朱奇和馬鵬，也聽出了來人的身份，竟然是大明朝的皇帝，蓬的一聲，齊齊跪了下去。

官家很開心，臉上一直帶着笑容，道：「不用多禮了，快快起來。」

回顧了兩個佩劍的從人，道：「你們也可以休息一下了，我要兄弟談談。」

兩個佩劍人，被朱奇，馬鵬，招待入一座庭院中，酒杯論交，縱論江湖事，談的甚是投機。

官家却被七王爺帶入秘室。

玉燕姑娘早在厨下做好了幾樣小菜，燙好了幾壺好酒。

七王爺陪官家落座秘室，楊玉燕正好送來美餚。

看看是官家，楊玉燕又要下拜，却被官家伸手攔阻，笑道：「姑娘，不因多禮了。」

兩道目光，上下打量了玉燕姑娘一陣，只看的楊玉燕暈紅雙頰，垂下頭，不敢抬頭。

七王爺輕輕咳了一聲，道：「王兄，請進點酒菜。」

官家舉筷吃了一口，道：「好！這是御弟由江南帶來的名廚手筆吧……」

七王爺道：「不是！這是楊姑娘的傑作。」

官家道：「難得啊！難得，楊姑娘這點年紀，就燒得這樣好菜。」

七王爺低聲道：「王兄，可是想和岳秀談談麼？」

官家點點頭，說道：「我想了很久，如是强下詔論，迫他入仕，那可能逼他逃走……」

七王爺接道：「王兄明鑒，岳秀是這樣的一個人，不知爲什麼？他對入仕爲官一途，深痛惡絕。」

官家忽然歎息一聲，道：「由來俗言有云，伴君如伴虎，有很多誤詔錯旨，常常使一門忠烈，盡遭傷亡，亂時忠臣，捨死忘生，以保君主江山，但太平世界，他們却不會阿諛奉承，討歡君心，君臣隔閡日深，再經奸臣誣陷，君不詳查，造成了不少恨事。」

七王爺道：「但王兄這等下體臣心，洞明事理的人，自然不會，再造寃獄。」

官家歎息一聲，說道：「我雖有振作之心，但以前的積弊太深，但一時之間，却有力難從心之感。」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近來，我發覺官中情形，有很多異常之處，後宮，內苑，似乎都是落入別人控制之中。」

七王爺道：「這麼說來，王兄的處境，似乎是極度的危險了。」

官家點點頭，道：「是的！他們如若是存了謀害我之心，也許他們早已得手，遲遲不肯下手，那是因爲他們還未佈置完全。」

七王爺道：「這麼說來，王兄的處境極爲險惡了。」

官家點頭道：「所以，我特來找岳秀談談。」

七王爺召來岳秀，譚雲進入秘密，楊玉燕却行了一禮，準備告退。

官家笑了一笑，說道：「聽說你已被七弟認作義妹，也算是自己人，就不用迴避了。」

楊玉燕又行了一禮，留了下來。

岳秀，譚雲又要行大禮，官家搖搖手，道：「够了，够了，你們一直把我當皇帝看待，今宵咱們是私室論交，不計君臣身份。」

岳秀恭聲道：「這個，草民等如何敢當。」

官家道：「七弟告訴我，你堅拒入仕，可有什麼原因？」

岳秀道：「草民生性疏懶，官場習氣，對我不太適合。」

官家道：「就這樣簡單麼？」

岳秀道：「小節不修，常招致殺身之禍，而且禍連家人，滿門誅絕，皇上覺着這是一件小事。」

官家道：「岳秀，你堅不入仕，我不勉强你，但我要你作一件事，你是否肯答允呢？」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先有疾風，才知勁草，草民等既受知遇，自當爲君盡忠，但不知主上有何詔論？」

官家道：「侍衞宮，內院府，本是兩種制衡作用的機構，但現在，似乎都變了質。」

岳秀道：「皇上居於內苑，對宮中事知曉必多，但不知內苑府和侍衞宮都爲何人控制。」

官家沉吟好了一陣，才說道：「似是來自宮中的一股神秘力量，控制了兩處，更可怕的是，寡人仔細觀察之後，發覺內苑府中，引起了不少的太監，都非凈身之人……」

譚雲接口道：「萬歲既然發覺有異，爲什麼不作斷然處置，致使他們的勢力坐大。」

官家苦笑一下，道：「寡人發覺情勢有異時，已然全被他們控制，內宮之中，只有我三五親信侍衞，還有一部份太監，雖然効忠於我，但他們手無縛鷄之力，難當清君側的大任，近日中飛章奏摺，綿連不絕，都是參奏各路親王的謀反之意，參奏七弟的本章最多，顯是要我下詔削藩，咳！寡人心中明白，各路親王，分握重兵，使他們不敢妄生異志，一旦削藩成功，解除各路親王的兵權，他們就立時有不利於寡人的擧動了。」

岳秀說道：「萬歲觀察入微，定力深厚，不爲他們所左右，才保了這個粗安之局。」

官家道：「內宮廷制，必得改正，兩代前皇，曾有太監專權之行，皇位傳於旁人，作了一番興改，想不到這一來，太監大權被削，致使內廷規制不嚴，混入了江湖中人，造成今日之局。」

岳秀道：「萬歲日理萬畿，也難面面顧到。」

官家笑道：「幸得七弟及時而至，帶來了你們這一批義俠人才，內宮形勢已逼得我不能再拖延下去，我想委請你身担大任，以清君側，重振大明朝綱，不知你意下如何？」

岳秀道：「草民只恐才慧所限，難當此等大任……」

官家接道：「你不用推辭了，寡人觀察，除你之外，似乎是很難再找個適當的人了。」

七王爺回顧了岳秀一眼，道：「岳秀，你不用推辭，我已代你答應下來。」

岳秀道：「既承看重，草民只有全力以赴了。」

官家點點頭，道：「那很好，但以平民布衣侯，出入後宮內苑，實有諸多不便之處，所以，寡人要封你個名號……」

岳秀急急說道：「萬歲，草民無意名位……」

官家接口說道：「我知道，所以，我想了很久，才想出一個折衷之法，你不入仕，但却布衣封侯，寡人已賜你玉指，再賜你金鳳剪一把，鳳剪所至，三宮六院，任你便宜行事，王妃抗命，也任由你先斬

後奏。」

七王爺怔了一怔，道：「皇兄，這個，這個……」

官家笑一笑，接道：「七弟，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好的是國境四隣，尚稱平靜，但這平靜的日子，不會太久，這是我整頓內苑府的最好機會，一旦邊境有事，內苑紛亂，難兼內外，那就有些痲煩。」

七王爺低聲道：「臣意思是，金鳳剪乃先朝傳下之物，權威太重，皇兄……」

官家搖搖頭，道：「我知道，目下不但內宮萌亂，幾家藩鎭，似乎也有異志，我請出金鳳剪，整理京畿內亂，也要幾個藩鎭明白。」

七王爺哦了一聲，未再多言。

官家的目光，轉注到岳秀的身上，道：「岳秀，你知道金鳳剪的來歷麼？」

岳秀搖搖頭，道：「草民不知。」

官家道：「金鳳剪來自外國貢物，長度二尺八寸，鋒利可斷金鐵，先帝以鳳剪清理宮亂，親王，誅殺百人，不沾血漬，以後封存後宮，作為權威之徵，寡人賜你，不但要你代清君側，還要你布衣仗剪，盡除朝中叛王，讒臣，小者江湖匪盜，亦在剪除之列，金剪到處，不受大明律令的限制，我信任你不致妄用……」

岳秀呆了一呆，道：「這等先朝遺物，草民怎敢……」

官家接道：「孤意已決，你不用再推解了，而且，金鳳剪，也只有你這樣武功的人，才能執用。」

岳秀心中大奇，道：「金鳳剪除了鋒利之外，還有別的妙用麼？」

官家道：「金鳳剪來自南蠻貢物，造剪人不但極善冶鋼，也兼顧了外觀，其形如鳳，張剪如翼，寡人曾經仔細看過那金剪形狀，它應該是一件奇異暗器。」

岳秀哦了一聲，道：「有這等事？」

官家笑一笑，道：「我也習過幾天劍術……」

岳秀接道：「萬歲施援七王爺，金丸疾如流星，足見高明。」

官家哈哈一笑，道：「但我不會施用金鳳剪。」

岳秀道：「草民也不會。」

官家道：「我相信你的才智，一看就會，內苑後宮中，我可以信得過的親隨，只有一十二個人，他們倒是個個忠心，武功也過得去，你既接受了布衣侯，金鳳剪，行動要愈快愈好，但不知幾時進宮。」

岳秀道：「這個，草民請教過七王爺，再奉詔命。」

官家點點頭，道：「好！我希望是愈快愈好。」

七王爺道：「臣弟自會促他應詔，入宮侍駕。」

官家站起身子，笑了笑，說道：「岳秀入宮時，你也進宮，咱們兄弟要多說說國家大事，你佈政七省，對江南人情，知之甚詳，民間疾苦，也比我知曉的多些，我還要借重你的長才。」

七王爺忽然間滾落下一片汗珠，拜伏於地，道：「臣弟理當効命。」

官家道：「起來，起來，自己兄弟，不用多禮。」

扶一把七王爺，轉身而去。

七王爺緊隨身後，送出室外，岳秀卻站着未動。

譚雲，楊玉燕，本來，都要送駕，但因岳秀站着未動，也就停下身子。

送走了官家，七王爺重回密室。

拭拭頭上的汗水，七王爺緩緩說道：「岳兄弟，你幾時進宮？」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決定呢？」

七王爺道：「愈快愈好。」

岳秀道：「好吧，咱們明天午時進宮如何？」

七王爺道：「好！是明天午時……」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岳兄弟，你要把人手集中一下，進宮去，只怕很難免會和內苑府，侍衞宮的衝突。」

岳秀道：「侍衞中人，大半來自江湖，不去管它了，但內苑府，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是太監在搗亂。」

七王爺道：「大概是吧！皇上沒有說明白，但我想你受賜金鳳剪時，他會有個交代。」

岳秀歎口氣，道：「照小弟的看法，內苑府的太監們，早已變質，可能是別人安排的死士。」

七王爺道：「你說說看，亂源來自何處？」

岳秀道：「如是小弟猜的不錯，有不少妃子宮娥，都將捲入這場禍亂之中。」

七王爺道：「金鳳剪，先帝遺物，你只要持有金鳳剪，就可以對付后妃。」

岳秀道：「大哥，小弟久聞皇家的享受，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後宮粉黛三千人，這等地方，豈是兄弟能夠闖的麼？」

七王爺道：「我那皇帝兄長，對你似是特別優待，這件事，你們當面談吧！」

岳秀吁一口氣，道：「好吧！大哥請安歇吧！」

帶着譚雲和楊玉燕告退出來。

譚雲忽然哈哈一笑，道：「岳兄，咱們來自江湖，想不到竟然會担負起清理君側的事，想來，眞是像做夢一樣。」

岳秀道：「皇帝也是人，龍心難測，完全是權威之心作祟，這件事……」

突然停下腳步，住口不言。

楊玉燕一聳黛眉，道：「大哥，可是有人來了？」

岳秀點點頭。

譚雲，楊玉燕心中都已明白，岳秀的武功，比他們高出太多，耳目也比他們靈了很多，兩人雖然沒有聽出什麼，但兩人卻相信岳秀不會聽錯。

楊玉燕道：「我去瞧瞧。」

正待飛身而上，卻被岳秀一把拉住，緩緩說道：「朋友，閣下大意了一些，現在，再屏息凝神，已經有些來不及了。」

楊玉燕呆了一呆，道：「敵人已經來了。」

岳秀道：「不錯，就是那屋角暗隅之處。」

譚雲皺皺眉頭，沒有講話，心中卻暗暗忖道：「這地方，巡察極嚴，朱奇，馬鵬，担負警戒之責，兩人都是老江湖，怎的會被人闖了進來，竟無所覺。」

忖思之間，只見在暗隅中，行出一個身着灰衣，年紀半百，留着花白長髯的老者。

只見他拂髯一笑，道：「佩服，佩服，閣下好靈敏的耳目。」

岳秀仔細打量了那灰衣老者一眼，竟是素不相識。

淡淡的笑了一笑，說道：「不敢，不敢，……」

目光卻轉注到譚雲的臉上。

想那譚雲見多識廣，或可認出老者的來歷。

對於江湖上應酬之言，岳秀自知不如譚雲，同時，也瞧出了，譚雲也不識這老者，當下低聲說道：「譚兄，問問他什麼來路了。」

譚雲行前兩步，一抱拳道：「兄弟眼拙，不識大駕。」

灰衣人笑了一笑，道：「但老夫卻識得閣下是來自湘西的譚二公子。」

譚雲微微一怔，忽然縱聲而笑，道：「說的是啊！一明一暗之間，自不可同時而語，在下確是譚雲，閣下怎麼稱呼？」

灰衣老者道：「通名報姓，如非太重要的事情，我看那就免了，還是談談重要的事吧！」

譚雲沉吟了一陣，道：「閣下不肯奉告姓名，也就罷了。但不知有什麼大事奉告。」

灰衣人道：「大明皇帝，剛剛離開此地，但不知和諸位說些什麼！」

譚雲未立刻回答，回顧了岳秀一眼，才緩緩說道：「他們兄弟相晤，說些什麼，咱們也不清楚，就算知道一些，也不會奉告閣下。」

這時，朱奇，馬鵬，都已聞警而至，兩人分站在那老者身後。

灰衣老者呵呵一笑，道：「相談如此不歡，那也很難談得下去，老夫告辭。」

岳秀冷冷說道：「站住。」

灰衣老者目光轉注到岳秀的臉上，道：「你要留下老夫。」

朱奇接道：「不錯，這不是戲院子，任你進進出出。」

灰衣老者目光一望朱奇，笑了笑道：「好啊！大名鼎鼎的胆叟朱奇，竟然也在此地……」

語聲一頓，接道：「胆叟，頑童，一向是焦不離孟，孟不離焦，但不知頑童何在？」

朱奇心中忖道：這人對我認識的這樣清楚，我怎麼卻一點也認不出他是何人。

心中念轉，兩道目光，卻不停在那灰衣老者身上打量起來。

馬鵬低聲說道：「朱兄，他可能戴有人皮面具。」

一言提醒夢中人，朱奇冷笑一聲，道：「朋友，閣下對老夫如此熟悉，想必見過多次了。」

灰衣人道：「不錯，只是朱兄太健忘，完全記不起兄弟了。」

朱奇道：「你脫下人皮面具，以眞正面目相見，在下也許可認出閣下。」

灰衣人哈哈一笑，道：「朱兄，兄弟認識你够了，朱兄似乎是用不着一定認出在下是誰了。」

說完話，突然飛身而起，夜色中，直縱起三四丈高，斜向一個屋面上落去。

就在他縱起的同時，朱奇也疾縱而起，直追過去。

灰衣人腳落屋面，朱奇已隨後而至。

灰衣人突然一揚右手，劈出一掌。

朱奇腳還未站穩，對方掌勢已排山倒海般擊了過來。

情勢迫人，胆叟朱奇不得不伸手硬接一擊的。

但聞拍的一聲，雙掌接實。

朱奇被對方一掌，震的人向屋下落去，那灰衣人卻借勢飛騰而起。

譚雲要追趕，卻被岳秀示意攔阻。

朱奇滿臉慚色的行了過來，一欠身，道：「公子，老朽很慚愧。」

岳秀微微一笑，說道：「你功力，身法，都不弱於他，只是，人家會偷巧一些罷了。」

朱奇私道：「公子，怎不派人追他下去。」

岳秀笑一笑道：「咱們沒有什麼傷亡，放他一馬算了。」

朱奇道：「公子大度海量。」

岳秀道：「大家都回房去休息一下，明天，咱們還有很多事幹。」

朱奇一欠身，轉身而去。

羣豪各回居室，譚雲席未暇暖，岳秀又及時而至。

譚雲啓門讓客，拱手一笑，道：「岳兄，有什麼要事吩咐。」

岳秀道：「吩咐不敢當，倒是有件事，向譚兄領教！」

譚雲道：「運籌帷幄，兄弟不如岳兄多矣！岳兄不用客氣了。」

岳秀道：「咱們入京之初，苦心佈置，只求接觸到侍衞宮中人，如今似是已不用再費這等心思了，那一天，我在賭場中贏得不少名貴賭物，中有一人，曾要我趨府拜候，當時，還未覺怎樣，但見過了當今皇帝之後，使我覺着那人的面像，和當今頗有相似之處……」

譚雲還未瞭解岳秀言中之意，微微一怔，道：「那人是……」

岳秀接道：「一位親王，以他的身份，縱然是想賭一場豪賭，也不致會跑到賭場中去。」

譚雲哦了一聲，住口未言。

原來，他還未瞭解岳秀言中所指。

岳秀道：「所以，那座賭場，很值得注意，他藉豪賭，在網羅江湖高手。」

譚雲吁一口氣，道：「岳兄說的是，那場豪華賭場，也是他開的了。」

岳秀道：「是不是他開的，咱們沒有證據，別人出名，他在幕後撐腰，大概是不會錯了。」

譚雲又點點頭，道：「他賜你厚禮，邀你拜訪，就是想藉機攀交，羅致你入幕了。」

岳秀道：「也許，咱們是七王爺的人，他早有所聞，所以，他對咱們的行動並不積極。」

譚雲道：「岳兄的意思，可是說，那位親王，也有謀反之意。」

岳秀道：「一個人收羅江湖人物，不惜開賭場以赴，這中間，自然是有些問題了，不過，他羽翼還未豐滿，所以，還沒有什麼行動，再不然，就是他心機深沉，準備待機而動。」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楓、水紅蓮，月兒、秋兒在三合舘舘主路敬德的監督下，參加了洪門，翌日由月兒代表三合舘出場，把排教後輩中最出色的雪鶴雷霖擊敗，排教教主胡慕天自願息爭，石楓等返回會舘後，商研胡慕天有何陰謀，水紅蓮動議，不管對方如何，己方首要找尋魯靖，俾能早釋寶圖謎團，恰探尋魯靖者回報城郊有魯靖祠，石楓遂偕秋兒及路敬德父子前往，在祠中發現一署名桂秀山人的山水圖，石楓提議向魯姓族長洽購，族長魯鳴珂獲悉來意婉言拒絕，繼而聞知石楓之名，忙問是否力敗五聖的石瘋子——

****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二

九皐鶴唳（完）

高皐·文
盧令·圖



碧血千秋英雄胆　楚雖三戶必亡秦

石楓道：「不錯石瘋子正是在下。」

魯鳴珂道：「聽說石大俠身藏半壁山河圖，量來必然不假？」

石楓道：「是的，在下確有此圖。」

魯鳴珂道：「這麼說來石大俠是身懷敵國之富了，勿怪爲了喜愛一幅山水畫，就叫老朽漫天要價，富人的口吻，果然與衆不同了！」

這位老族長當眞怪得可以，不賣畫倒還罷了，他竟然語氣一轉，對石楓大加諷刺起來了。

秋兒忍不住哼了一聲道：「咱們既非豪門，也不會做守財奴，閣下說話最好小心一點！」

此時守住廳外的魯姓子弟突然有人怒叱道：「少在這裏發橫，惹火了咱們叫妳出不了魯家溝子！」

秋兒反唇相譏道：「魯家溝子，大不了是一窩蛇鼠，姑奶奶正要讓你們見識見識。」

石楓急忙阻止道：「不要這樣，秋兒，買賣不成仁義在，咱們不必跟他們一般見識。」

語音一頓，轉向魯鳴珂雙拳一抱，道：「寒荆出言無狀，請七爺多多包涵，告辭。」

魯鳴珂伸手一攔道：「別忙，石大俠，適才是老朽失言，現在鄭重向石大俠暨石夫人致歉。」

接着目光一抬，向廳外叱喝道：「是延漢麼？進來。」

門外應聲進來一名身材修長，目如冷電的青衫中年，他向魯鳴珂躬身一禮道：「爹——」

魯鳴珂面色一沉道：「跪下。」

青衫中年漢子微微一怔，仍直挺挺的跪了下去。

魯鳴珂喝道：「適才誰叫你插嘴的？說。」

青衫中年漢子道：「沒有人叫孩兒插嘴，可是爹——」

魯鳴珂怒叱道：「住口，難道你還有理由？哼，爹平日是怎麼教你的？有客人跟爹說話，你能夠隨便插嘴麼？」

這位中年漢子，已有三十出頭的年歲，如果他討了媳婦，應該是有兒女的人了，現在當着客人這麼一說，豈不有點太過難堪！

因此，石楓雙拳一抱道：「七爺！世兄是直腸子，適才那兩句也算不了什麼，請看在下的薄面就饒過世兄吧。」

魯鳴珂道：「石大俠既這麼說，老朽那能不聽，起來，快謝過石大俠。」

青衣漢子起身先向魯鳴珂一揖，再向石楓拱拱手道：「魯延漢謝過石大俠。」

石楓還了一禮道：「不敢當，世兄請坐。」

魯鳴珂道：「石大俠勿須客套，這是犬子延漢，在這兒那有他坐的位置。」

一頓接口道：「快見過路館主及石夫

人。」

魯延漢向路館主及秋兒見過禮，再回頭對魯鳴珂道：「爹還有什麼吩咐？」

魯鳴珂道：「出去告訴他們，我跟朋友談話，不許有人竊聽。」

魯延漢道：「是。」

待魯延漢退出大廳，魯鳴珂忽然面色一整道：「老朽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石大俠不要見怪。」

石楓道：「不要緊，七爺請說。」

魯鳴珂道：「聽石夫人適才的口吻，老朽已知道石大俠決非恃財凌人之人，但半壁山河圖中的財寶，任是何等出手豪闊的人也一生花費不盡，石大俠既不願作守財奴，請問如何處理這批財物？」

石楓微微一笑道：「在下雖是浪跡江湖，貧無立錐，還不致打半壁山河圖所藏財富的主意，七爺如若認爲那批財富是在下的，你的想法就錯誤了！」

魯鳴珂道：「此話怎講？」

石楓忽然雙目怒睜，沉聲道：「滿虜竊據華夏，已歷兩百餘年，難道七爺就忘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仇恨？」

魯鳴珂一楞道：「這個……」

石楓長長一嘆道：「二百年來，滿人以奴才的奴才對待我黃炎子孫，各種血淚的教訓，原本可以驅逐滿虜，還我河山的，估不到那般漢族不肖的子孫，竟然數典忘祖，甘願作奴才的奴才，致使無數烈士拋頭顱，洒熱血開創的局面，全部毀在他們手裏，七爺，你說咱們身爲黃炎子孫，能不引以爲奇恥大辱，能夠就這樣甘心認命麼？」

魯鳴珂咳了一聲，說道：「老朽沒有看錯人，石大俠果然心懷大志，不同凡俗，但……」

石楓道：「不敢當七爺謬讚，在下只不過要以滿腔熱血，盡我漢族子孫的一份責任而已，那麼忠王遺留的這筆財寶，在下怎能據爲己有！」

魯鳴珂奮然道：「不錯，咱們應該利用這筆財寶去聯絡天下的志士，繼續天國驅逐韃虜的工作。」

石楓肅聲道：「是的，在下正是這個主意。」

魯鳴珂道：「石大俠！老朽能不能再問一句……」

石楓忽然雙目暴睜，雙目中流露出兩縷逼人的煞光，並朗聲吟哦道：「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

這是翼王石達開起兵之時，所作檄文中的詞句，如今由石楓親口念出，不必回答魯鳴珂的問題，就已知他是什麼人了。

翼王石達開文武兼資，氣吞河嶽，是當代一位罕見的一代人傑，連那般以清代中興名臣自命的滿虜奴才，也對他推崇備至。魯鳴珂雖然年愈六旬，但也是一個俠肝義胆的性情中人，一旦見到翼王的哲嗣，那能不激動萬分。

這位老族長不僅是涕泗交流，而且噗的一聲跪了下來。

「小主人！你想死老奴了……」

他這突然的舉動，使石楓大吃一驚，急伸手將他扶起，道：「這是怎麼說？七爺。」

魯鳴珂抹了一把淚水，仍激動得語不成聲，石楓將他扶坐椅中，良久，他才長嘆一聲道：「老奴當年是侍候王爺的，當王爺西征之時，老奴正臥病床榻，未能追隨，誰知……」

提到當年情景，石楓已悲不自勝，秋兒自然在陪着落淚，連路館主父子也熱淚沾襟的低泣起來。

最後還是石楓豪邁的大聲道：「不要哭，咱們應該化悲憤爲力量，與滿虜週旋到底。」

魯鳴珂道：「少主說的是，王爺蒙難之後，少主是怎樣逃脫的？」

石楓道：「是殺我爹的劊子手崔五福，唉，他是一個有心人，沒有他，我只怕墓木已拱了。」

魯鳴珂道：「哦！」

石楓道：「按滿虜的法律，要年滿二十才能處死，我當時只有六歲，所以被關在成都府的大牢中，但滿虜及他們豢養的奴才心狠手辣，我關了不足半年，他們就要暗算於我。」

一頓接道：「他們仍派崔五福對我下手，想不到崔五福竟殺了他一個兒子而將我放走——」

魯鳴珂道：「那位崔五福果然是個有心之人，後來呢？這些年少主是怎樣度過的？」

石楓道：「我逃出四川之後，就流落江湖，以乞食爲生，後來遇到一位隱士收我爲徒，那半壁山河圖也是他給我的。」

魯鳴珂道：「少主的師父必然是一位武林異人了，而且八成與天國有關，他老人家是誰？」

石楓道：「對不起，他老人家一再叮囑，這些我不能說。」

魯鳴珂道：「既然如此，少主就不必說了，請稍待，待老奴取另一幅圖來。」

他匆匆奔入密室，片刻之後，取來另一幅半壁山河圖。兩圖拚在一起，立即發現寶藏埋藏之處，原來近在眼前，竟是距魯家溝子不遠的邵伯湖中。

魯鳴珂道：「這張圖是忠王親自交給老奴的，魯氏宗祠中那幅山水圖也是忠王所繪。」

忠王李秀成，能在太平天國敗亡之前，埋下這批財寶，使後繼者用以完成他驅逐韃虜，還我河山的素願，其用心之苦，使人不得不同聲慨嘆。

半晌，魯鳴珂道：「少主！咱們何時去取那批寶物？」

石楓道：「就是今晚吧，但你必先準備收藏之處。」

魯鳴珂道：「這個少主放心，老奴有一間密室，密室中設有機關，可以通往地下，縱然金銀如山，也可以不着痕跡的收藏。」

石楓道：「很好，不過，咱們取寶之時，也許需要貴族之人帮助，但在人選上咱們必須愼重攷慮。」

魯鳴珂道：「少主放心，老奴會注意的。」

他引導石楓等參觀他的地下秘道，出口是在兩里外的一座墳墓之中。

這原是準備逃避災害的，但地道中設有房屋數間，放置財寶再也安全不過。

然後他吩咐擺酒，並招來幾位親信相陪，他們是魯鳴珂的兩位族弟魯鳴箏，魯鳴佑。

晚一輩的魯延漢，魯延平，魯延坤，魯延禮等，這四名青年漢子，稱爲魯姓四大金剛。

生當亂世之人，名半喜愛習武，魯家溝子聚族而居，習武者自然更多。

但他們守着祖先的規戒，絕不置身江湖，所以，魯家溝子雖有不少武功高强之人，江湖上却沒有他們一席之地。

現在魯鳴珂竟然接待江湖人物，他那兩位族弟自然難免大爲詫疑，神色之間，也流露出懷疑之色。

在酒過三巡之後，魯鳴珂對他兩位族弟面色一整道：「咱們祖先的規戒，是魯氏子弟不得投身江湖，但愚兄却能追隨翼王，你們知道爲了什麼？」

魯鳴箏道：「大哥追隨翼王，是爲了驅逐滿虜，還我河山，自然不能與投身江湖相提並論。」

魯鳴珂道：「箏弟說的不錯，你們知道這位是誰？」

他指的是石楓，魯氏子弟從未涉足江湖，自是無法知曉。

魯鳴箏道：「請恕小弟眼拙，大哥何不跟咱們介紹一下。」

魯鳴珂道：「他就是石公子，翼王唯一的哲嗣。」

魯鳴箏啊了一聲道：「大哥！這是眞的？」

魯鳴珂道：「你想大哥會騙你麼？」

跟着面色一肅道：「對石公子之事，除了你們幾人之外，縱然是父母妻子也不可提及，誰要是漏出風聲，我要以最嚴厲的家法處置！」

魯鳴箏等齊聲恭應道：「謹遵大哥的吩咐。」

石楓舉起酒杯道：「在下亡命江湖，並不是愛惜這區區之身，但滿虜未除，神州蒙墨，在下要以滿腔熱血，繼續先人未竟之志。承蒙各位對在下如此愛護，在下借花献佛，敬各位一杯。」

魯氏子弟呼的一聲全部站了起來，仍由魯鳴珂發言道：「魯氏全族子弟，願意追隨少主，上刀山，下油鍋，也在所不計，現在咱們全體敬少主一杯。」

魯氏子弟在魯鳴珂領導之下，先乾爲敬，大家一仰脖子，把一杯烈酒一起喝了下去。

這一頓氣氛熾烈而帶着幾分嚴肅的酒會，吃了將近一個時辰。

飯後，石楓道：「我想先回揚州三合武館，掘寶之事，就由七爺負責吧。」

魯鳴珂道：「少主！你不能再這麼稱呼，否則就折煞老奴了。」

石楓道：「咱們沒有主奴之分，族長的稱呼，石楓同樣担待不起，要改咱們就一起改，否則我還是要叫你七爺。」

路館主道：「石兄弟說的是，族長你就不必固執了。」

魯鳴珂無可奈何的道：「看來老朽不遵命是不行的了，不過石大俠何必急急要走呢？老朽希望賢夫婦多留幾天，也好讓咱們盡點地主之誼。」

石楓道：「在下到達揚州的消息，已然傳於江湖，爲了半壁山河的財寶，圖謀在下的必定十分之多，咱們如若久留魯家溝子，可能會爲貴族帶來困擾。」

魯鳴珂道：「這麼說石大俠就太見外了，魯氏子弟願意爲你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

石楓面色一肅道：「族長的這份心意，在下十分感激。不過大丈夫不能輕言生死，無謂的犧牲，是智者所不取的。」

魯鳴珂點首道：「石大俠說的是，不過……」

石楓道：「你聽我說，族長，驅逐滿虜，還我河山，是一件艱巨而長遠的工作。咱們現在有了錢，但必須還要一個安全可靠的基地，魯家溝子在地利與人力上，都具有優良條件，咱們怎能輕於放棄！」

魯鳴珂啊了一聲道：「老朽明白了，自今以後，魯家溝聽命於石大俠就是。」

石楓道：「多謝族長。」

魯鳴珂道：「石大俠，可還有什麼吩咐？」

石楓道：「吩咐不敢當，在下只是對半壁山河的財寶在運用上有一點想法。」

路館主道：「你不是說換成銀票，或存於銀莊麼？」

石楓道：「以前是的，現在有了魯族長的支援，就不必那麼做了。」

路館主道：「你是說將財寶存放於魯家溝子？」

石楓道：「我是想咱們自己開設錢莊，本店設於揚州，並於全國各大城市設立分店。」

路館主道：「好主意。」

石楓道：「鑒於太平天國的失敗，咱們必須深入基層作宣揚及開導的工作，待全民醒覺，人心向我，只要登高一呼，必然會水到渠成。」

秋兒道：「這要那一天才能够趕走滿人？」

石楓道：「成功不必在我，這倒不必顧慮。」

魯鳴珂道：「石大俠的計劃，老朽絕對贊成，不過當咱們掘取財寶之時，希望石大俠能在場監督。」

石楓道：「這個就不必了，咱們肝胆相照，難道在下還能信不過族長？」

魯鳴珂道：「我知道石大俠相信老朽，但仍請石大俠能够答允。」

石楓略作沉吟道：「路大哥！你能不能在此地暫留一二日？」

路館主道：「兄弟！你不是不知道揚州的情形，按目前的形勢看，我能離得開麼？」

石楓道：「不錯，揚州目前的狀況，可能會形成風雲險惡，山雨欲來之勢，一旦發生意外，三合武館必然首當其衝，這樣吧，咱們都回去，只叫超姪在這兒多留一天。」

石楓的建議，獲得全體贊同，於是他與秋兒及路館主師徒，在魯鳴珂殷殷相送之下辭出了魯家溝子，留下路超，協助魯族長作掘寶工作。

×　×

揚州當運河及長江的交點，因而商業繁榮，物產富饒，但，最爲人們津津樂道的，還是「杜牧」的一首詩。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

從這首詩裏可以看出揚州的姑娘是美麗而溫柔的，縱然是一般秦樓楚館的風塵女郎，也是秀麗出塵，姿容如仙，否則以杜甫的身份和才華，怎會揚州一夢，就是十年，而且還念念不忘那些青樓姑娘呢？

這幾天揚州似乎更熱鬧了，秦樓楚館之內，固然是笙歌盈耳，茶樓酒肆之中，也是利市空前。

只不過這般一擲千金的豪客，大都是些帶刀配劍的武林人物，似乎這揚州城中，發生了什麼武林大事。

不錯，這確是一件武林大事，麋鹿在野，羣雄相逐，古往今來，誰能逃得過名利二字？

只是這隻鹿是石楓，揚州風雲際會，全是爲了奪寶而來。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武林各派認爲石楓此時在揚州出現，可能已找到了藏寶的地頭，此時再不下手，今後就毫無指望了。

人同此心，揚州城那能不盛況空前。

據三合武館的調查，聚集揚州的幫派，有神箭幫，青龍會，丐幫，桐柏山莊，金沙雙義，劍門四傑，神風鏢局，無極樓主，以及揚州的地頭蛇排教。

以上這些幫派，都是傾全力而來，神箭幫主白額神駝常乃風，青龍會主曾非，丐幫幫主金振，均已親臨揚州。

但實力最强的仍爲無極樓主公冶異人的無極派，他不僅網羅了不少名震當代的一流高手，還與青龍會互通聲息，在揚州城掌握了絕對的優勢。

客觀的環境是如此的險惡，石楓對未來可能會發生的事端，不能不予以攷慮。

雖然半壁山河的寶藏，已不必再怕別人搶奪，魯鳴珂必然會不負所託，用它來連絡會黨，持援愛國志士，但三合武館已已成爲衆矢之的，他可以無視於生死，却不能不爲路館主師徒父子担上一份心事。

因此，夜色已經深沉了，他仍在院庭中徘徊着。

「相公！時間過晚，你應該歇息。」

說話的是水紅蓮，這位曾經風靡武林的第一美人，似乎又清瘦了幾分，她那纖纖柳腰隨着夜風輕輕的欸擺，那份嬌柔的神態，眞個是我見猶憐。

石楓迎上前去，一把攬住她的柳腰，將她向懷中一擁，無限憐惜的道：「寒氣如此之重，妳出來做什麼？」

水紅蓮幽幽道：「你這麼煩惱，叫別人怎能安心歇息。」

石楓長長一嘆道：「當我浪跡江湖之時，我不知道什麼叫畏懼，可是現在……」

水紅蓮道：「現在你有了妻子，有了朋友，顧慮一多煩惱也就跟蹤而來了。」

石楓道：「正是這樣。」

水紅蓮道：「天下沒有解不開的結，你何必這麼緊張？」

石楓道：「紅蓮，妳知道揚州城的現況麼？」

水紅蓮說道：「八方風雨會揚州，是麼？」

石楓一嘆道：「是的。」

水紅蓮道：「你爲三合武館担憂？」

石楓道：「還有妳。」

水紅蓮道：「其實你的担憂是多餘的，八方風雨會揚州，不正是一個懾服羣雄的機會？」

石楓道：「紅蓮，這不是我志願。」

水紅蓮道：「我知道，我也不是要你臣服羣雄，做一個武林霸主。」

石楓道：「哦，妳是說……」

水紅蓮道：「驅逐滿虜，必須糾合志士，羣策羣力，是麼？」

石楓略作沉吟道：「我明白妳的意思，但這般江湖草莽，無一不是利慾昏心之人！」

水紅蓮道：「不，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你別忘了他們都是漢人！」

石楓道：「好，咱們試試。」

水紅蓮道：「還有，官方的動靜你知道麼？」

石楓道：「不知道。」

水紅蓮道：「自太平天國之後，滿虜對民間力量十分重視，目前揚州羣雄畢集，官方不會就這麼視同無睹的。」

石楓道：「妳說的是，明天我要路大哥注意一下。」

他語音甫落，忽然哼了一聲道：「閣下能够闖入三合武館，必非無名之輩，出來吧，朋友。」

水紅蓮失去武功，無法發現來了外人，但她知道石楓決不會無的放矢，因而嬌軀一擰，向石楓的身後退開兩步。

她身形還未立穩，一條人影已像幽靈般飄了下來。

「啊，是你……」

來人一身白衫，俊雅絕俗，他先向石楓瞧了一眼，最後目光落在水紅蓮的身上，咀唇輕輕顫抖，像是激動已極。

他正是排教教主胡慕天的愛徒，雪鶴雷霖。

石楓知道他爲什麼如此激動，遂淡淡一笑道：「雷朋友深夜光臨，不知有什麼指教？」

雪鶴雷霖目光一轉，瞅着石楓道：「閣下是誰？」

石楓道：「武會之時咱們曾經照過面，朋友似乎健忘得很。」

雪鶴雷霖道：「你那時易過容？」

石楓道：「不錯，爲了某項原因，那時在下不得不掩去本來面目。」

雪鶴雷霖道：「閣下是……」

石楓道：「石瘋子。」

雪鶴雷霖微微一呆，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名震江湖的石大俠，原來只是一個藏頭露尾之輩！」

石楓淡淡道：「石某原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藏頭露尾有什麼要緊，尊駕夜探三合武館，不是只爲了諷刺石某而來的吧？」

雪鶴雷霖冷冷道：「閣下說對了，雷某想向閣下討還一點公道。」

石楓道：「哦，這是說咱們之間結有樑子了，你何不說個明白。」

雪鶴雷霖怒叱道：「石瘋子，你不必跟我裝聾作啞。雷某縱然技不如你，也要跟你拚個你死我活。」

石楓道：「咱們如是眞有不解之仇，只要尊駕劃下道來，石某一定奉陪，只是

咱們素昧平生，在下想不出這個仇是怎樣結的。」

雪鶴雷霖冷哼一聲道：「你是不承認是任天鳳了，哼，你雖是消除了她面上一個痣，可惜她適才已經露出了馬腳。」

石楓指着水紅蓮道：「你說她是任天鳳？」

雪鶴雷霖道：「不錯，她就是任天鳳，雷某的未婚妻。」

石楓道：「你聽我說……」

雷霖道：「不必浪費唇舌，接招。」

寒芒急閃，一股陰森森的劍氣已直逼石楓的前胸，他身後的水紅蓮被劍炁迫得立身不住，只得再向後退開數尺。

但雪鶴的劍招一吐即收，冷冷道：「取出你的兵刃，雷某不願佔你的便宜。」

石楓道：「鴦鴛適才這一招有幾分火候，不過還不够叫在下亮出兵刃。」

雪鶴雷霖大怒道：「很好，咱們就在拳脚下比劃比劃。」

他收起長劍，左掌一吐，一掌印向石楓的右肩。這一掌的來勢十分輕快，但掌出無風，而且使的是左掌，如果不是虛招攻敵，就必別有蹊蹺了。

石楓久走江游，對敵經驗極爲豐富，他對雪鶴的這一記左掌雖然有點詫異仍不敢等閒視之。

他沒有避讓，但已運足了法輪九轉之功，他要試雪鶴雷霖究竟有些什麼道行。

砰的一聲巨响，這一掌結實的擊在石楓的肩頭之上，力道之强，宛如巨斧劈山一般。敢情雪鶴雷霖是將功力凝聚在掌心之上，待掌力擊實的刹那之間，才勁力驟吐，使對方不及防範。

雪鶴雷霖曾會過不少武林高人，單憑這一招奇襲，就常能使他出其不意的擊敗强敵，他知道石楓的功力高過於他，因而一上來就要了一記花招。

可惜這一掌並沒有傷到石楓，一股反彈之力倒將他震退三步。

石楓依然沒出手又是微微一笑道：「好一招笑裏藏刀，只惜力道弱了點兒。」

雪鶴雷霖面色一紅，冷冷道：「兵不厭詐，這有什麼不對？」

石楓道：「我沒有說你不對，咱們再來過。」

雪鶴雷霖不再答話，口中一聲輕嘯，一片掌影，已向石楓擊了過來。

他此時完全是一副拚命的打法，只攻不守，掌指齊施，有時還來一記連環飛腿，攻勢實在兇猛已極。

一晃數十招，他仍沒有沾到石楓一片衣角，這位名噪江湖的青年豪客，額頭已然沁出了汗水。

此時秋月二女，及三合武館的人均被驚動，他們圍了一個大圓圈，在欣賞這一場精彩的搏鬥。

石楓似乎別有用心，不願意有如此衆多的觀戰之人。因而分別以傳音告訴秋月二女及路館主，要他們立刻迴避開去。

當觀戰的人離去之後，他忽然晃身一躍，立身丈外道：「雷少俠，不必再打了，咱們半斤八两，打到明天也難以分出勝負。」

雪鶴雷霖呆了一呆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石楓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咱們之間只是一點誤會，何必定要以性命相搏！」

雷霖哼道：「只是一點誤會？」

石楓道：「自然只是一點誤會了，你所說的任天鳳，原是我的妻子水紅蓮，中原第一美人，這是他人無法冒充的。」

雷霖愕然道：「此話當眞？」

石楓道：「這是何等重大的事，我怎能欺騙你？」接着他將水紅蓮在周家別墅被公冶異人所擄，並以藥物使她失去武功等一切經過向雷霖作了一番扼要說明。

最後他長長一吁道：「公冶異人化名任一公，他將拙荊以任天鳳之名許給鴦鴛，他不過要咱們互相仇殺，兩敗俱傷而已，像鴦鴛這麼不問青紅皂白就亡命的拚鬥，豈不正中了他的計算？」

雪鶴雷霖總算明白了，他那冷傲的面頰之上，不由印上一抹愧疚之色。

原因很簡單，中原第一美人是石楓在五聖府奪來的，這一點相信不會有假。

再說，論武功，他比石楓差的太多，石楓如果要他死，他就不能活着回去，適才別人手下留情，他應該比誰都明白。

於是，他長長一揖道：「多謝石大俠指示迷津，在下就此告辭。」

石楓道：「別忙，咱們不打不相識，應該慶祝一番，紅蓮，妳去準備一點酒菜，順便請路大哥來聊聊。」

待水紅蓮應聲退去，石楓隨即擧手相邀，將雷霖請進了他的住處。

片刻之後，起居室中擺上了一桌酒菜，路館主也應邀前來。

雪鶴雷霖與石楓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因而這一頓酒吃的十分愉快，彼此坦誠相交，無話不談。

酒過三巡，石楓長長一吁道：「雷少俠，你夜探三合武館，令師是否知道？」

雷霖道：「不知道。」

石楓道：「如此尙好，否則原本風雨飄搖的三合武館將面臨一項可怕挑釁。」

雪鶴雷霖道：「石少俠放心，家師之前，在下將盡可能從中斡旋，保證今後與三合武館和平相處就是。」

路館主道：「多謝少俠。」

石楓道：「雷少俠能够說服令師，實在是武林之福，咳，滿虜肆虐，山河蒙羞，我等空懷一身武技，却爲一點名利而爭奪不已，這不能說不是一項悲劇！」

路館主道：「石兄弟不必洩氣，當年洪天王振臂一呼，立即席捲東南半壁，如非太平天國發生內訌，今日早已是咱們漢家的天下了，咱們不妨再接再厲，人心還是大有可爲的。」

他們一唱一和，全是些慷慨激奮，救國救民的言詞，雪鶴雷霖並不傻，怎能不聞弦歌而知雅意。

於是，他面色一整道：「聽到兩位的高論，使在下茅塞頓開，在下願意追隨麾下，獻身驅逐滿虜的工作，但不知石大俠有沒有一項具體的計劃？」

石楓道：「有，雷少俠必然知道在下獲得半壁山河藏寶圖了，該項財富是忠王李秀成所遺留，咱們已探出寶物埋藏之處，今後驅逐滿虜所需的費用，這筆財物可以供給咱們不少的助力。」

雪鶴雷霖道：「石大俠是要效法洪天王金田起義的故智？」

石楓道：「不，太平天國初敗，立即起義將難有作爲，在下之意，是聯合江湖會黨，糾集仁人志士，爲驅逐滿虜作紮根的工作，並鼓吹革命思想，開發民智，一旦水到渠成，還我河山就易如反掌了。」

雪鶴雷霖道：「石大俠是以長遠計劃，成功不必在我了。」

石楓道：「不錯，咱們在各地設立錢莊，暗中支援及鼓吹革命，我想滿虜的命運不會長久的。」

雪鶴雷霖道：「好，在下的命交給石大俠了，只要你吩咐一聲，赴湯蹈火也在不辭。」

石楓雙拳一抱道：「兄弟，咱們相見恨晚。」

雷霖激動的道：「大哥，小弟也有同感。」

石楓道：「不，兄弟，路館主是老大，叫我二哥。」

雷霖道：「大哥，二哥，小弟這裏有禮了。」

這三名一代豪俠，筵前結義，共赴國難，在連乾三大海盌的烈酒之後，他們擬訂了一個適應目前的具體計劃。

第一，策動排教參加驅逐滿虜的工作，由雪鶴雷霖担任。

第二，青龍會是一支龐大的潛力，但會主曾非是滿人的走狗，必須將他除去，才能吸收這一股人力，此事由路敬德向青龍會揚州分堂堂主鄧又村進行。

第三，丐帮弟子遍天下，是一個必須爭取的對象，秋月二女曾經隨着王家玉受業於丐帮帮主，策動丐帮之事，就由她們進行。

他們這一夕懇談，爲黃炎子孫帶來無限生機，而策動吸收的工作，也進行得極爲順利。

但革命偉業，常常是一波三折的，他們處於目前極端複雜的環境，波折更是難以避免。

但有一件不幸的消息傳來，是揚州滿虜忽然集結大量的兵力，經他們研判，有兩種可能。

一是武林羣雄雲集，滿虜防備金田起義之事再度發生。

二是滿虜猜忌民間力量，想借此機會，將他們一鼓殲滅。

另一項波折是青龍會主曾非疑心極重，對他下毒很難成功，如若使用武力，鄧又村感到力有不足。

於是，石楓作了一個最後的決定，他派人暗中請來魯鳴珂，除了介紹與胡慕天，金振鐸，及鄧又村見面，並將設立錢莊之事，交由他全力促成。

另外，對鼓吹革命，啓發民智，聯合會黨，糾集志士之事，交由排教，三合會，青龍會，及丐帮負責。

他決定携帶水紅蓮及秋月二女泛舟大海，爲恢復水紅蓮的武功而求醫。

並由排教暗中爲他準備一艘可以渡海的樓船，但在出海之前，先將水紅蓮移居船上，他與秋月二女協助鄧又村將曾非及她的親信予以翦滅。

× ×

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鄧又村帶着青龍會主曾非及副會主魯才，香主薛步義，歸五光，范相等來到揚州城外。

曾非向黑茫茫的曠野瞧了眼道：「鄧堂主，你說石瘋子會運送寶物來這兒？」

鄧又村道：「不錯，屬下說過。」

曾非道：「他人呢？爲甚麼還沒有出現？」曾非語音甫落，三條人影忽然由暗影中緩步而出。

「嘿嘿……曾會主，久違了。」

來人正是石楓及秋月二女，所差的只是沒有寶物。

曾非一怔道：「石瘋子，你果然來了，寶物呢？拿出來本會主放你一條生路。」

石楓道：「妳想要寶物？那容易，只要妳勝得過石某，連項上的人頭也一併奉送。」

曾非冷笑一聲道：「不要狂，石瘋子，別看你毀了中原五聖，本會主還沒有將你放在眼裏。」

石楓道：「哦，原來曾會主是深藏不露。」

曾非道：「可以這麼說，你是不是想嘗嘗本會主百毒掌的滋味。」

石楓啊了一聲道：「原來妳練成了此等歹毒的掌力，不過在下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想要寶物總得掏出妳的牛黃讓馬寶石某瞧瞧。」

曾非道：「石瘋子！你當眞要找死不成？百毒掌可是沒有解藥的！」

石楓道：「妳是怕擊斃了石某就找不到寶物了，好，月兒，妳去試試。」

他叫月兒去鬥曾非，並暗中傳音道：「此人習會百毒掌，决不是嚇駭之言，妳必須搶先出手，我想一記十足的破折神刀必可奪掉她的性命。」

月兒遵命迎向曾非，由於她與王家玉的淵源，不得不先行一禮道：「月兒見過會主。」

曾非冷哼一聲道：「過來！」

月兒道：「做甚麼？」

曾非道：「叫妳過來就過來，妳敢不聽我的命令？」

月兒嘆息一聲道：「妳爲虎倀，將錦綉河山弄得遍野哀鴻，說不得我只好得罪妳了。」

她說話之際，已提足了全身功力，語音一落，纖掌急揮，一線銳如鋼刀的掌力猛向曾非攔腰急掃。

曾非想不到月兒敢搶先出手，也估不到她會身具如此霸道的功力，待感到她掌力有異之時，破折神刀已由她的腰際掃了過去。

這位叱咤風雲的青龍會主，連一招都未使出，就喪生在月兒的神功之下。

石楓與秋兒也同時發動，曾非帶來的幾名親信，刹那之間就全部伏誅。

然後，石楓對鄧又村道：「恭喜你啦，鄧會主，希望你今後領導青龍會能有所作爲。」

鄧又村道：「多謝石大俠爲本會掃清邪惡，在下今後當全力以赴，决不會使石大俠失望的。」

石楓道：「很好，你回去吧，青山不改，咱們後會有期。」

鄧又村道：「在下送送石大俠。」

石楓道：「不必，爲了避人耳目，任何人都不必相送，而且青龍會百事待理，咱們就不須客套了。」

鄧又村抱拳一揖道：「既如此，鄧某恭敬不如從命，希望石大俠早日回來。」

石楓道：「我會的。」

待鄧又村離去之後，石楓秋月二女招立卽奔往江邊，馳行未久，石楓忽然身形一刹，雙目烱烱，向一片樹叢叱喝道：「是那一方面的朋友，石某在此候教。」

樹叢中哈哈一笑道：「在下公治異人，怎麼，石大俠是要去挖寶麼？要不要兄弟帮助於你？」

隨着話聲，十幾條人影由樹叢中走出，領頭的是公治異人，錯開一肩的是神箭帮主白額神駝常乃風。

他們兩人的身後，跟隨着鬼劍班鈴，七煞刀雍抱寒，人熊邵惠，伏虎堡主長孫丑，及神箭帮的總護法車河，護法原海，柏大偉暨倪鳴等。

這是一個驚人的陣容，敵方的主力幾乎全部集中。

石楓暗暗一嘆，他估不到在卽將出海之前，仍然免不了一場生死血戰。

他決非怯敵，只是怕因搏鬥而引來滿人的官兵。

憑武功，縱然千軍萬馬，他也不會放在心上，但滿人的火器猛烈，不是血肉之軀所可抗拒的。

因而，他淡淡一笑道：「樓主！金錢是身外之物，閣下爲甚麼要這般重視？再說，咱們華夏的子女金帛，都被滿虜所侵佔，閣下只要趕走那般滿虜，何求而不可得？」

公治異人一笑道：「你要我造反？要我跳火坑？哼，別打歪心眼，交出半壁山河的財寶一切好說，否則，嘿嘿，明年今日只怕就是你的忌辰了。」

秋兒怒叱道：「就憑你這塊廢料？哼，今日如不交出我大姊的解藥，姑奶奶就剝掉你的皮！」

公治異人道：「小娘們好狂，那位去拿下她就賞賜給你。」

人熊邵惠道：「待屬下將她解決。」

他大步走了出來，一擺掌中的長劍，冷冷道：「過來，小娘們，讓大爺收拾收拾妳。」

秋兒嬌叱一聲，降龍棒輕輕一顫，鳳凰三點頭，一招三式，分襲人熊邵惠的三大主穴。

人熊邵惠估不到秋兒出手一招便是這般凌厲，急單臂一振，長劍連揮，接連揮出長劍，才將秋兒的這招「鳳凰三點頭」擋了過去。

人熊邵惠的武功極高，而且狡詐多端，深獲公治異人的信任，那知對付一個年紀青青的少婦，竟然落了下風。

面子上一掛不住，他的劍招更亂了章法，幾個照面下來，一個失神，秋兒一記貫注破折神刀的降龍棒頭正敲在他頭頂之上。哧的一聲脆響，只見紅白齊飛，這位極工心計的人，登時了賬。

秋兒殺了人熊邵惠，立時激怒了公治異人。「上，給我宰了這三個狗男女。」

在他一聲怒叱之下，一場空前猛烈的混戰展開了。

石楓心知這般無惡不作的敗類，人人死有餘辜，他迎上了公治異人，長孫丑，及白額神駝，金戈以力掃千軍之勢，下手決不容情。

他的對手都是當今武林的頂尖人物，但他們無法抵擋他的法輪九轉玄功與破折神刀混合運用，首先是公治異人一戈洞胸，再是白額神駝丢了半個腦袋，剩下的長孫丑想逃，仍被金戈插在後心之上。

月兒也同時毀掉鬼劍班鈴，七煞刀雍抱寒，及神箭帮的總護法車河。

餘下的神箭帮三名護法，也沒有逃出秋兒的龍棒下。

這一陣血戰，他們是大獲全勝，但雪鶴雷霖却於此時帶着五名排教弟子奔來。

他遠遠瞧到石楓卽揚聲大叫道：「二哥快走，官兵追來了。」

石楓愕然道：「二弟快來，咱們一道走。」

雷霖道：「不，我要抵擋一陣。」

石楓道：「不行的，三弟，他們火器厲害……」

他語音未落，已見到塵頭大起，無數兵勇，由揚州衝出來。

不待他有所行動，雪鶴雷霖大喝一聲，已翻身向官兵衝殺過去。

喊殺之聲驚天動地，火器巨大的響聲也不斷的傳來，顯然，雪鶴雷霖在以血肉之軀力搏滿人的火器，後果很可能將是一個悲慘的結局。

石楓大大的震動了，他含着淚水呼喊着要衝上去，但被秋月二女死命拉着不放，並勸他以大局爲重，不要辜負雪鶴雷霖捨身阻敵的代價。

他被秋月二女拖上樓船，但他不願立卽開走，眼巴巴的瞧着那烽火連天的戰場，希望能有奇跡出現。

最後，奇跡果然出現了，那是兩名少女扶着一個紅衣女郎，紅衣女郎似乎負了傷，她們正向樓船奔來。

「是她……」

是王家玉，石楓有點大爲錯愕，而且扶着她的是年綺主婢，武昌回春神醫年福田的愛女。

她們上到樓船，王家玉已奄奄一息，她中了槍，胸口在冒着鮮紅的血水。

石楓讓她躺下，再急急的詢問道：「家玉，妳見到了雷霖麼？」

王家玉道：「他……死了……我爲了救他……也被誤殺……」

這不幸的消息，幾乎使石楓暈了過去，欲哭無語問蒼天，爲甚麼要使雪鶴遭到如此的不幸？

最後王家玉也死了，這位曾經是他妻子的滿人，終於爲了他而犧牲了生命。

滿目哀傷，前途難料，石楓却像木雕泥塑一般，遙遙望着隱約可見的揚州城。

月兒愁容滿面的對水紅蓮道：「大姊，怎麼辦？妳瞧他那個樣子！」

水紅蓮道：「雪鶴的壯烈犧牲，使他受到重大的刺激，不過不要緊，時間會沖淡他的悲哀的，咱們開船吧。」

一葉輕舟，萬里孤篷，帶着一羣黃炎子孫，駛向茫茫的天涯海角。

不過他們會回來的，因爲他們已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續完）

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朱唇令（大結局）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倪小娟留書出走後，倪素貞偕方仁傑、古文英夫婦及第九釵李含春到富春城偵訪，當他們進入一品香酒樓歇足時，適逢公孫煜與白振宇、戈大年在座，倪素貞含怒向公孫煜動手，詎技不如人，爲公孫煜內力震退，方仁傑藉詞酒樓地方狹窄，不易施展，邀公孫煜下樓到江邊一搏，各人魚貫抵達江邊後，方仁傑忽以傳音神功，告訴公孫煜天魔教二公主與黃聖仁勾結，要擢昇黃聖仁爲魔教唯一太上護法，公孫煜輕輕一嘆，竟也以傳音發話，回答方仁傑，不管這消息確否，他一樣領情，今宵之事就此拉倒——

血染江河碧　命比螻蟻輕

從公孫煜的傳音語氣及面部表情來看，顯然他對方仁傑提供的消息，已經完全相信。

他話聲一落，扭頭向一側的白振宇，戈大年一擺手道：「咱們走！」

就在公孫煜等三人轉身剛一起步，突然自碼頭近側蘆葦叢中傳出一聲嬌叱道：「慢着！」緊接着一條烏篷小艇，自蘆葦深處，快速划近碼頭，艇上一男一女，跟着迅快地一躍，輕捷地登上碼頭，仔細一看，眞是「說到曹操，曹操就到。」正是二公主許月嬌及人稱十絕神君的黃聖仁。

許月嬌等兩人，徐徐走向公孫煜站立之處停下脚步，面對方仁傑冷笑道：「眞想不到頂頂大名的雙絕郎中，除了擅賭與嗜殺外，還兼善『騙』。」許月嬌一陣冷笑之後又冷冰冰地挖苦道：「方仁傑，你剛才的故事編得非常動聽嘛，連敝教『太上護法』公孫煜先生都險些上你大當，你的確算得上是造謠天才，以後咱們再見面時得改稱你『三絕郎中』才名實相符。」

她這一席話，雖是諷刺方仁傑，可是語氣之中，更透着對公孫煜的不滿，所以提到公孫煜之時，除了冠以太上護法的稱謂，又加上先生的稱呼。

以公孫煜在天魔教的地位與闖蕩江湖數十年的閱歷，如此輕信人言，受騙上當，也的確是有點說不過去，但由於他生性多疑，加上易於衝動毛病，才險些鑄成此一大錯，現在經過二公主一提，使他覺得非常難堪，鐵青着臉，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

黃聖仁見狀，有意替公孫煜解圍道：「其實，方某人是否眞能騙過咱們公孫護法？依在下愚見，實在不無疑問，也許是將計就計，故意逗逗這小子開心都說不定，只怪咱們急着露面，反而救了這小子一次。」

公孫煜立刻趁機下台，接口道：「黃兄所言甚是，老夫因爲早已知道這幾個不知死活的東西潛來富陽的目的，有意裝糊塗，準備今宵來個甕中捉鼈，沒想到魚兒剛一上釣，却不巧被二位給嚇跑了。」

方仁傑聽後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震聲大笑：「你們這一搭一檔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話鋒一頓，又繼續道：「公孫煜，你別往自己臉上搽粉了，你還眞以爲自己『大智若愚』，你就是再搖尾巴，我看，你的這位自封什麼公主的上司，恐怕以後也必會再重用你。」

公孫煜勃然大怒道：「放屁！小子你既然活够，老夫現在就成全你上路去。」

話聲一落，立刻作勢欲撲，但二公主許月嬌却以手勢制止，接口說道：「方仁傑！對於本座剛才的話，你並沒有直接答覆，如果你願意坦白承認，早先造謠的過錯，本座念你年青，今夜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方仁傑冷笑截口道：「別一開口就本座本座的，是不是造謠，妳自己心裏應該明白，怎麼，妳以爲仗着人多，就能嚇唬住人，別做夢了，我方某人是來者不怕，怕者不來，如果妳喜歡打羣架的話，五個人一齊上，其他廢話少說。」

許月嬌料不到對方居然如此狂傲，不覺杏眼圓睜，厲聲叱道：「狂徒！你先接本座三掌試試。」

話聲中，她那獨霸天下的「天魔奪命」邪功已提到極致，突然間兩掌齊發。

方仁傑毫無驚慌之色，不退反進，竟亦同時出掌硬拚。

「砰！砰！砰！」地雙方接連三掌，巨震聲中，激起漫天塵土。奇怪的是，雙方都停在原地未被震退半步。

但如仔細觀察，却可發現，方仁傑所着長衫，竟然紋風不動，而反觀許月嬌，除了衣袂飄動之外，臉上神色也顯著不安，顯然是落了下風。

方仁傑呵呵大笑道：「許月嬌！妳的功夫倒是不錯，不過，就是心太狠了點，妳我雙方，只不過是互相印證武學，何必一上來就使出拚命的掌力。」

話鋒一轉，又朗聲諷刺道：「妳身爲

天魔教的公主，想不到會這麼小家子氣，一點風度都沒有，好吧！妳既然瞧不起在下，俗語說得好：『來而不往，非禮也！』妳也接我三掌！」

話落掌出，跟着又是三聲大震過處，方仁傑仍是氣定神閒的立在原處，而許月嬌却被震退三步。

雙方經過六掌硬拚之後，立見高下，看來在內家眞力方面，方仁傑自潛修之後，確較許月嬌高出一籌。

這情形，對許月嬌來說，非但感到意外，而且覺得太失面子，她此時粉面陰晴不定，現着一副惱羞成怒的冷酷表情，杏目中兇光連閃。

方仁傑有意調侃道：「二公主承讓，在下失禮之處，還請……」

公孫煜冷笑截口道：「方仁傑，你小子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老夫倒要領教一番，看看四象九龍杯秘笈絕學，究竟有多玄妙。」

「怎麼！你們想以車輪戰法取勝？」方仁傑滿不在乎的笑道：「公孫煜！別以爲剛才在茶樓之上嚐了甜頭就目中無人，你跟小爺動手過招，可不能太自信，萬一栽了……」

公孫煜似已動了眞怒，氣極截口道：「少廢話！請吧！只要你能在百招之內勝得了，老夫保證，今宵決不難爲你！」

方仁傑忽然靈機一動，微笑接口道：「看來，你我之間，今宵勢難善了，但動手之前，在下有一句話，如骨梗在喉，不得不事先問過明白。」

公孫煜「嗯」一聲道：「你說吧！」，

方仁傑注目問道：「小娟妹妹現在何處？」

「這個問題老夫拒絕答復。」公孫煜面現不豫之色接口道：「如果你在百招之內勝得了老夫，小娟去留問題，任憑處理，不過，必須小娟自願。」

方仁傑微笑道：「一定爲定！」

公孫煜點點頭：「請！」

方仁傑目注公孫煜正色拱手道：「在下有僭了！」

話出招隨，進步欺身，揚掌向公孫煜前胸，輕輕擊出一掌。

那掌勢雖然輕飄飄地，似乎未含一絲勁道，但却奇幻絕倫地，不但威力籠罩公孫煜的整個前胸，而且連左右閃避的通路都被封死。

這情形之下，除了硬接之外，就只有向後倒縱的一條道路。

以公孫煜位居天魔教太上護法之職的身份，加上得自武林異人東方逸親自傳授武功，豈肯第一招就被對方迫退，儘管他心中感到驚懍，却不得不硬着頭皮硬接。

只見他冷笑一聲道：「好掌法！」

話聲一落，右掌同時迅快迎出，左手亦在刹那之間電疾地伸指點向對方「七坎」重穴，算得上是以牙還牙。

但公孫煜雙手才出，方仁傑的右掌却已改掌爲拳，如電光火石般地五指暴彈，跟着發出五縷勁風，破空生嘯地射向公孫煜胸前五大要穴，而且身形同時微側，左手立掌如刄，橫切公孫煜左腕。

公孫煜見狀立刻身形一閃，避過對方的搶攻，跟着立刻還以顏色，並且震聲大笑道：「好身手！值得老夫放手一搏！」

話聲之中，兩人你來我往，此起彼落地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

一時之間，但見人影飛閃，奇招迭出，攻守之間，雙方都是以毫髮之差，在萬分驚險狀態之下尋找對方的破綻，但在一時之間，誰也奈何不了誰。

這眞是一場既精彩，又緊張的惡門。

雖然雙方都是以攻爲守，以快制快。却始終未曾拚過一掌，而且在掌勢之中，從表面看來，似亦未曾蘊含甚大勁力，但却有一種無形的潛勁，使得遠在數丈之外觀戰的雙方掠陣伙伴，竟爲之衣袂飄飄。

片刻之間，雙方已激戰七十多招，但方仁傑及公孫煜兩人都未佔得一點便宜。

一傍爲方仁傑掠陣的古文英冷笑一聲道：「公孫煜，還有最後二十來招，閣下要好好把握時間，小心應付啊！」

公孫煜似乎胸有成竹地笑道：「小輩，妳放心，老夫保證在百招之內，叫妳的床頭人服輸就是。」

方仁傑揚聲笑道：「公孫煜，江風不小，當心閃了你的舌頭。」

公孫煜道：「你等着瞧吧！」

方仁傑冷笑接口道：「咱正瞧着！」

刹那之間，又已經過去十幾招，但激戰中兩人，仍然是勢均力敵，難分軒輊。

公孫煜面有得色的朗聲道：「方仁傑，還有最後五招……九六……九七……九八……」

陡然之間，語氣一變沉聲暴喝道：「小子躺下！」

就在第九十九招上，公孫煜身形上竄，手法跟着突然一變，同時發出一聲刺耳的銳嘯，竟然不擇手段的以一式極爲歹毒的「霹靂驚雷」揮掌向方仁傑迎頭罩下。

方仁傑一見對方來勢兇猛，而且迅快無比，除了硬拚之外，根本無法閃避，他當機立斷非常鎭定地以一式看似極平凡的「魚躍龍門」挺身硬接。

就在第一百招之上，兩方接實，發出一聲巨震，拚門中的兩條人影乍合卽分，怪事跟着發生。

只見方仁傑電疾地向後倒縱三丈開外，而公孫煜却有如斷綫風箏似地，飛出五丈之外，仰面一跤，摔倒地上，同時吐出一口鮮血。

此時方仁傑定了定心神，如釋重負地，長吁一聲道：「公孫煜！摔跤的滋味如何？」

話鋒一頓，又徐徐道：「有道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還比一山高，此話眞是誠不我欺。以你閣下自己來說吧！在咱們未過招之前，盛氣凌人，而且更誇海口，總以爲自己在武林之中，不作第二人想，才會栽在小爺手下，這可是你自作孽，怪不得小爺心狠手辣。」

這刹那之間，除了方仁傑的話聲，在夜空中回蕩之外，場中空氣，竟像是凝結了似地寂靜。

公孫煜眼神呆滯地趺坐在地調息，對於方仁傑所說的話恍如未聞，從他面現痛苦之情推斷，內傷可能相當嚴重。

二公主許月嬌等三人這一驚非同小可，楞了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情形方仁傑看在眼裏，心念電轉之下，又冷笑着道：「喂！你們三位別儘發楞，那一位有興趣下場比劃，方某照樣捨命奉陪就是。」

許月嬌此時面罩寒霜接口道：「姓方的！你不要欺人太甚，你以爲天魔教沒人能治得了你！」

方仁傑道：「小爺一向不愛跟人鬥咀，我還是剛才說過的那句話，你們那位有種的話就上！」

許月嬌不覺怒火中燒，恨恨地嬌叱道：「本座今天倒要領教一下，看你究有多大能耐。」

話聲一落，扭頭向白振宇，戈大年招呼道：「振宇，大年！上。」

白振宇與戈大年同時恭喏一聲，隨着許月嬌緩步作勢，三人成鼎足之形欺近方仁傑應聲之處。

此時，爲方仁傑掠陣的古文英，倪素貞及李含春等三人見狀，亦一字排開移步向前靠近方仁傑嚴密戒備着。

方仁傑反而笑着阻止道：「文英，含春，妳們兩個快陪着太上退後歇息，否則咱就是贏了，別人會笑話咱們是多勝少，就憑他們這幾塊料，也實在用不着咱們四人對付，一人陪他們三個玩決無問題。」

戈大年經此一激，首先沉不住氣怒喝道：「臭小子！你是找死！」

話聲中，已飛撲而起，一掌向方仁傑擊去。

白振宇連忙大喝道：「大年！不可輕敵。」

「大駙馬」白振宇的警告雖來得及時，但對「二駙馬」戈大年來說，却已爲時太晚。

就在戈大年與方仁傑雙方身體接觸之同時，方仁傑立刻施展出「追魂三式」殺手，立掌爲刄直劈對方面門。

隨着一聲慘叫之後，方仁傑輕鬆地橫飄丈外，而戈大年却應聲墮落，血流滿面昏死在地，仔細一看，門牙已全部遭對方擊碎。

就這當口，許月嬌一言不發地縱身向方仁傑飛撲而去，白振宇入目之下，揚聲說道：「二公主！我來帮妳……」

也不等許月嬌表示可否，立刻飛身加入戰圈。

許月嬌雖然心中認爲以自己的身份，對付「朱居令」門中的年輕小伙子，還要別人帮忙，未免太失面子，但因對方武功甚高，而且已經連傷兩人，此種不利情勢，非合兩人之力聯手進攻不可，否則，難免要吃眼前大虧，所以對於白振宇的助攻只好勉强默許。

白振宇加入戰圈之後，似乎確已使得方仁傑的氣燄，稍見收斂，但方仁傑也委實具有不可輕侮的實力，和不同凡响的傲氣。

他力敵兩大高手，居然有攻有守地，表現得沉着無比，應付裕如，因此，使得戰況暫呈膠着狀態。

此時，一傍靜坐觀戰的公孫煜，傷勢似已畧爲調息好轉，雙目中精芒一閃，强打精神沉聲喝道：「三位請暫停，老夫有話要說。」

方仁傑也沉聲應道：「有話，邊談也不碍事。」

公孫煜心中，似是別有陰謀地接口道：「閣下知不知道，貴門十二金釵之中的四位女俠性命尚在本教掌握之中，閣下難道完全不顧她們四人的安全？」

這幾句話，果然奏效，方仁傑一怔之後，立刻停手，縱離丈遠之地，冷笑道：「你想拿人來要脅在下？」

公孫煜接口道：「話不能這麼說，貴門四位姑娘，本教均以上賓相待……」

方仁傑截口道：「哼！什麼貴賓，告訴你，說得再動聽小爺今夜也不能放過你們這幾個魔頭。」

公孫煜冷笑道：「這是說，縱然本教同意交還貴門四位姑娘，你也不會放過咱們囉？」

「不錯！」方仁傑接道：「除非將各門派所有人，全部釋放。」

公孫煜目注許月嬌暗示後冷笑道：「方仁傑！你這是非迫咱們幹到底不可？」

接着，神色一整又道：「請放明白一點，咱們並非敵人，凡事總可以商量着辦。」

方仁傑怒叱道：「老混賬！你少花言巧語，我來問你，既非敵人爲何要刼持各門派人質？」

公孫煜道：「小子！目前的武林動態，你總該有過耳聞吧？」

方仁傑駁叱道：「小爺我不管什麼武林動態，只知道你們這些魔頭存心不良，手段卑劣，企圖以人質迫使武林各門派屈服而奪取盟主寶座的事實。」

公孫煜冷笑道：「方仁傑，你別以爲剛才吃了甜頭就不可一世，如再不知難而退，可別怪……」

方仁傑沉聲喝道：「老狗！你別光吹大氣，你那點三脚貓功夫小爺已經領教過了，如果不服氣的話，你們三個可以一齊上，小爺奉陪就是。」

「這可是你自己找的。」公孫煜又目注許月嬌及白振宇道：「公主，白駙馬，咱們不能讓客人失望，一齊上。」

話聲一落，立刻飛身而起，幻起一片綿密得無懈可擊的漫天掌影，向方仁傑週身攻去。

許月嬌與白振宇亦跟着自不同方向騰身聯手向方仁傑圍攻而上。

就當鬥場中四人拳掌交錯，人影翻飛，打得不可開交之際，公孫煜突然陰毒地自腰間取出五枚淬有劇毒的「天魔催命鏢」，迅快無比的揚手朝方仁傑週身各處要穴疾射而去。

「天魔催命鏢」爲天魔教所獨有，而且是所有暗器之中最霸道歹毒的一種，如果有人不幸而被射中，立刻見血封喉當堂斃命，絕無一點生路，因此相傳天魔教主對於此一暗器只許教中少數高手使用，而且一再告誡非至危及使用人本身的生命安全時，絕對不准濫用。

而此時在鬥場中的公孫煜，並無性命之憂，僅僅爲了取勝對方竟不擇手段，以毒鏢暗算方仁傑，的確是太陰險！太狠毒了！

當他暗器剛一出手之時，方仁傑因早已洞悉其奸，立卽向古文英等三人發出警告道：「當心賊子毒鏢！」

一聲龍吟清嘯，身形跟着上拔幾達八丈之高，同時揚手打出五顆「鎭魔神彈」

，疾如流星一般向公孫煜發出的五支毒鏢追蹤而去。

緊接着傳出一陣「噹！噹！」金鐵相接交鳴之聲，五支毒鏢應聲落地，而且全部折成兩段。

嘯聲一落，方仁傑身形有若天神下降似的，右手展開鋼骨摺扇，使出「修羅扇法」絕招，幻成千百道耀眼銀虹，如浮光掠影似地，射向公孫煜等人立身之處，急速地繞場一匝。

銀虹過處，慘號與驚呼之聲跟着此起彼落，戈大年首當其衝，可憐他身首異處，血流滿地死於非命。

接着是黃聖仁，這個人稱「十絕神君」的魔頭，竟然雙腿齊膝慘被削斷，痛得在地上亂滾。

再下去是白振宇，他似乎護身有術，不！也許是方仁傑基於某種原因，只被刺傷了右臂，雖然傷得並不嚴重，却是血流涔涔地呆立當場。

最爲尷尬的要算二公主許月嬌，只見她臉色一片慘白，身上所着衣裳，完全成爲碎片隨風飄舞，連最神秘的幾處，都難以遮掩，差點變成了赤裸。

尤其令人可怕的是，竟然連一頭秀髮全部失蹤，乍見之下，簡直有如一個不男不女的怪物。

她似乎只有上身畧爲受了點擦傷，但却因不堪受擊，氣得倒地昏死。

最後一個是適才想以暗器將方仁傑，古文英，倪素貞及李含春等四人一網打盡的公孫煜，不知方仁傑是否爲了倪小娟之故有意留爲活口人質，或是有意加以折磨，除了一條右臂齊肩生生削斷之外，一個右眼亦同遭射瞎，痛得他躺在當場慘號連連，額上不斷冒出有如黃豆般大的汗珠。

這一場生死拚鬥，天魔教這幾位仁兄之所以慘敗，完全咎由自取，因爲他們實在太自大，太驕狂了，根本不把對方看在眼中，完全低估了方仁傑的身手與潛修四象九龍杯秘笈出關之後武功加高的威力。是以才落得這般死傷纍纍，全軍覆滅的下場。

試想想，方仁傑目前已是武林之中絕頂高手，這一點，因爲沒有經過實戰，連他自己都感到有點意外的驚喜。

何況，在這場拚鬥之中，方仁傑又自凝聚十成功力應戰，更何況他早已存心要殺敵示威，以收先聲奪人之效。

因此，儘管公孫煜等五人俱爲當代武林之中的頂尖高手，但在方仁傑雷霆萬鈞的威勢之下，却是連防衛反應的機會都來不及，就造成一死四傷的結果。

古文英等三人，早先爲了躲避公孫煜的毒鏢，無不嚇出渾身冷汗，此時危機解除，隨即齊聲發出春雷也似的歡呼。

此時，方仁傑冷笑着，緩步走向公孫煜躺身之處沉聲道：「公孫老賊！你作惡多端，小爺本當送你上路，因看小娟面子，暫時饒你一命……」

公孫煜勉強坐起了身子，如困獸般狂吼道：「小王八羔子！你乾脆殺了我吧！老子不吃你這一套！」

這一着，眞是大出方仁傑意料之外，他又急又氣之下，突然揚手凌空連點，制住了對方三處大穴，一面却壓低嗓音警告道：「你再鬼叫，小爺馬上要你好看！」

公孫煜顫聲問道：「你……你……意欲何爲？」

方仁傑冷然接口道：「告訴我！各門派人質目前到底囚禁在哪兒？」

公孫煜恨恨地道：「不知道！」

方仁傑目中精光連閃，怒聲道：「你敢再說一句不知道！」

公孫煜好像是豁上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要殺要剮隨你的便，老子早就不想活了。」

方仁傑冷笑一聲道：「老賊！不給你吃點苦頭，我知道你是不會說實話的，像你這種人面獸心的東西，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先割下你的鼻子，看你說不說了！」

話落手起，寒芒閃處，一柄鋒利無比的七首朝公孫煜的鷹鈎鼻削去。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遠處突然傳來一聲嬌叱道：「住手！」

那聲音對方仁傑來說，實在太熟悉了，不但是方仁傑，連古文英等三人都耳熟能詳，那正是方仁傑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倪小娟的聲音。

方仁傑一怔之下，立刻收手站直了身子，朝着發聲之處望去，只見倪小娟身着一襲白色男裝，快步奔向當場。

當倪小倪目睹乃父公孫煜受傷慘狀，立刻俯身撫摸公孫煜的面龐失聲痛哭道：「恕你不孝的女兒來遲了一步，告訴我，是什麼人傷了你……」

公孫煜苦笑着指了指方仁傑道：「他！就是他一手造成，他想趕盡殺絕，妳要是再晚來一會，可能我們父女就永遠見不到面，記着，我的乖女兒，仇家是……」

由於失血過多，公孫煜終於無法支撑下去，突然斷氣在倪小娟的臂彎之中一命歸陰，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

倪小娟放下了公孫煜的屍體，緩緩起身對着方仁傑怒視道：「方仁傑！我與你往日無寃，近日無仇，你竟然心狠手辣殺死我爹，你說……到底爲了什麼？……爲了什麼……。」

倪小娟聲淚俱下，到最後竟至哀傷得泣不成聲，簡直成了個淚人兒。

倪小娟的悲痛表情，使在場的倪素貞等人無不爲之動容，尤其是方仁傑，愕了好半天才始如夢初醒地期期艾艾接口道：「娟妹，請妳節哀順變，有話慢說……」

倪小娟淚流滿面截口道：「住嘴！誰要你勸，姓方的，到今天我算是認清了你的眞面目，你這個無情無義的人，你還有臉來跟我說話。」

話鋒一頓，又恨恨地道：「古語說，殺父之仇，不共戴天，本姑娘今天跟你拚了，快點亮傢伙吧！」

話聲一落，隨着拔出兩柄護身短劍，不由分說地朝方仁傑胸前急刺而去。

方仁傑迅速向傍一閃，同時用手中摺扇架開了對方來勢洶洶的雙劍，滿面苦笑的訕然接口道：「娟妹！請不要衝動，暫且息怒，聽在下解釋一下今天情況……」

「我不要聽，不要聽你的花言巧語，快納命來，本姑娘今天若不殺你，誓不爲人。」倪小娟非常激動，情緒已經難以抑制，甚至有點近乎精神崩潰，她邊說邊又狠狠地向對方連續進了幾招。

方仁傑一面閃躲一面勸說道：「娟妹！妳這是何苦嘛，我就是再不對，妳怎得給我一個說話的機會嘛……」

倪小娟嬌叱道：「我就是不給你機會怎麼樣？你這個狼心狗肺，無情無義的壞且，快亮兵刃領死吧！」

方仁傑正待回話之際，倪素貞却搖手制止，同時搶前幾步攔在倪小娟與方仁傑之間，向倪小娟好言相勸道：「孩子！人死不能復生，再說，妳方哥哥也是一時衝動，失手誤傷了令尊，並非存心致他於死地，聽姨媽的話，饒妳的方哥哥一次。」

倪小娟仍然盛怒着頂撞道：「哼！說什麼一時失手誤傷，我決不相信，今宵，不管妳怎麼說我都不依，我非跟姓方的拚個你死我活，否則決不罷休。」

倪素貞見對方仍然蠻不講理，不覺蹙眉薄責道：「小娟！妳連我的話都不聽，簡直太過份了。」

倪小娟毫不相讓應道：「方仁傑殺了我爹不算過份，我發幾句牢騷就派我的不是，妳不覺得自己管閒事管得太過份？我知道你們是一個鼻孔出氣，當然護着他來欺負我……」

「住嘴！」倪素貞怒叱道：「妳這孩子太任性，太放肆了！」

倪小娟含淚回敬道：「請妳以後說話不要那樣兇，咱們從今以後已經恩斷義絕，誰也別管誰。」

倪素貞氣得花容失色，一言不發對準倪小娟面部重重打了兩個耳光，然後沉聲道：「死丫頭，妳想造反，我今宵非要好好教訓教訓妳，看妳以後還敢不敢沒大沒小。」

倪小娟淚如雨下悲聲道：「妳……居然……狠心打我……我不要活了……爹，……等我一下……你苦命的女兒……馬上跟你一塊走……」

話聲一落，立刻右手所持短劍猛然自刎。

方仁傑眼明手快，跟着以閃電手法，搶前奪掉倪小娟所持雙劍。但倪小娟因爲哀傷過度，一時之間，氣急攻心竟不支摔倒。

倪素貞噙着兩眼淚水及時接住倪小娟，又一聲長嘆之後幽幽地道：「孩子！妳這是何苦呢，原諒我，姨媽雖然責打了妳兩下，可是心裡面比誰都難受。」

話鋒一頓，轉頭向方仁傑等三人吩咐道：「仁傑！我們回客棧去。文英！含春！妳們兩個怎麼還愣着不動，快過來扶着小娟回去。」

方仁傑走了幾步，突然想起什麼事情，又停步向鬥場回顧，只見鬥場之中，除了戈大年的屍體，以及傷重不治死亡的黃聖仁與公孫煜之外，二公主許月嬌與大駙馬白振宇已不知在何時失去了踪影。

方仁傑不由竟「咦」了一聲，道：「那兩位怎麼不見了，不曉得在什麼時候溜走的。」

倪素貞道：「走了就算了，隨他們去，我們快送小娟回去灌薑湯要緊。」一行五人，在夜色中匆匆向富陽城而去。

×　×

就在朱唇令門中諸人跟天魔教中幾個魔頭在富陽城外碼頭相拚之後的第三天早晨，江邊出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兩個當地漁人，清晨捕魚之後划着烏篷小艇靠岸，路過碼頭附近，發現由天魔教所搭建的「改選武林盟主」擂台之上，竟然高懸着一排鮮血淋淋的人頭，同時在擂台之下，還排着好多無頭的男女屍體。

兩個漁人嚇得魂不附體，立刻飛跑入城，沿途逢人就傳，同時還專門向地保報了案。

只頓飯工夫，擂台四週，已遠遠地圍滿了看熱鬧的人羣，而且在城內聞風而來的，更是絡繹不絕，可說已經哄動了整個富陽城。

方仁傑聽到這個驚人的消息時，心中立刻生出一種不祥的預感，立與倪素貞及乃妻古文英畧一相商，決定馬上趕往碼頭現場一看究竟，臨行之時，倪素貞匆匆囑咐李含春道：「含春，我們有事前往碼頭，妳一人留下好好照顧小娟，等會吃藥的時間一到，別忘了叫醒她吃藥，記住，千萬不要亂跑！」

李含春笑着應了個「是」字道：「屬下知道，請太上放心好了。」

倪素貞頷首又向方仁傑夫婦招呼道：「我們走吧！」

三人迅快的出城趕到碼頭附近擂台，老遠就看見一片黑壓壓的擁擠人羣，當即進人羣之中擠近擂台之下。

方仁傑一指擂台頂上高懸的一排人頭，神色肅然對倪素貞，古文英二人低聲道：「妳們看清楚了沒有？這些被殺的，全是以前遭天魔教扣押的人質。」

倪素貞一面示意方仁傑不要說話，一面向擂台所懸人頭仔細觀察。

只見在擂台前面橫樑之上，一共懸着十個人頭，計有六男四女，死狀眞是慘不忍睹，六個男性人頭竟分別是少林寺羅漢堂主持慧聰大師，武當派的玄眞子，崑崙派的呂一鷗，峨嵋派的一瓢大師，長白派的帥復倫，以及石家堡老堡主石中英，只是缺了個曾經也爲天魔教扣作人質的飛虎寨主黃飛虎。

另外四個女的却都是朱唇令本門中的弟子，她們分別是十二金釵之中一釵林含碧，二釵水含雲，三釵花含笑，以及九釵柳含烟。

倪素貞看到自己門中四個平日非常惹人喜歡的傑出女徒弟，竟不幸落得這般身首異處的悲慘下場，不覺潸然淚下，臉色慘白地招呼着方仁傑及古文英離開現場。默不作聲地向城內疾行而去。

進城時，方仁傑首先打破沉寂低聲道：「天魔教這羣狗男女，居然爲了三天前的失敗之仇，而不惜大開殺戒，將各門派人質全部殘殺作爲報復手段，實在太卑鄙，太可恨了。」

「這班東西既然絕滅人性，我們理當以牙還牙，要他們馬上血債血還，否則，怎麼對得起各門派無辜殉難的道友。」古文英恨恨的接口道：「仁傑，事不宜遲，我看，最好就在今晚動手，殺他們個措手不及……」

倪素貞截口接道：「文英這種大事千萬不可輕舉妄動，一定得等令主與令師陶護法來此計議停當之後，才可聽令行事，他們前已定今日到達，午時前在客棧會合

，現在或許已提前到了都說不定。」

古文英訕訕然應了個「是」字，接着向方仁傑伸舌頭，做了個鬼臉自我解嘲，使方仁傑忍不住笑出聲來，連倪素貞都逗笑了。

三人笑談之間，不覺已經返抵客棧，進入上房時，只見朱唇令主胡貞貞早已在座，似乎正向一傍恭立着的李含春在吩咐着什麼。

倪素貞等三人同時一拱手問候道：「令主一路辛苦！」

胡貞貞點點頭正色道：「你們先坐下，我正有兩件事急着跟你們商量。」她畧一沉思之後又接着道：「第一件事在我到達之前，倪小娟藉故將含春支使上街之後已悄然離去，留下數綹自己剪下的青絲與一張字條，說明已赴天竺出家修行，看情形她去志非常堅決，仁傑似乎不必再去尋找，你們二人如果緣份未盡，將來定有再聚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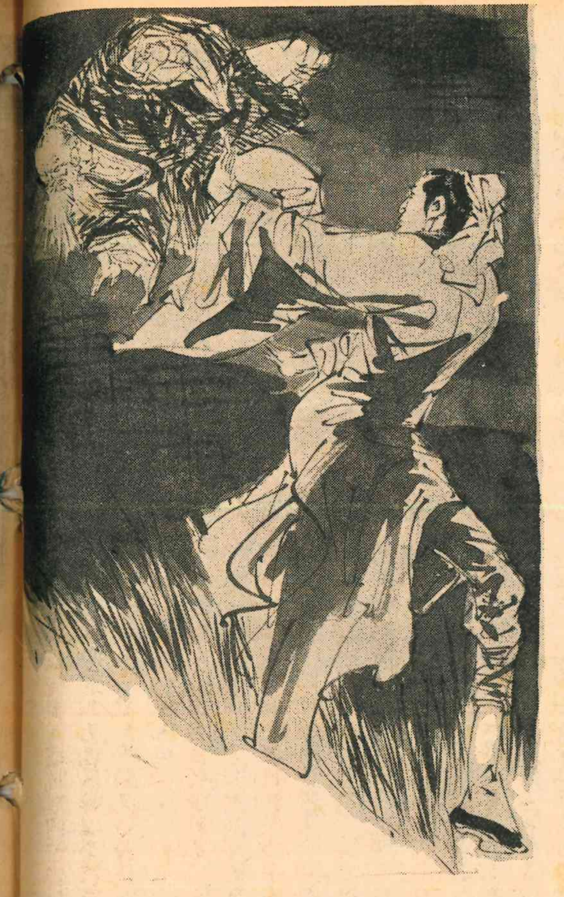
「第二件事是陶兄逾時未到，他一向守時守信，但日前却行踪不明，會不會在途中遭到什麼麻煩……」

突然「嘶」的一聲，一個字團穿窗而入，方仁傑飛身接住，正待開窗追出，胡貞貞却攔阻道：「不必追，快打開字團看看寫些什麼？」

方仁傑點點頭，展開字團讀道：「陶兄頃在碼頭因行藏暴露爲天魔教主東方逸所擒，現已押回樓船，速設法前往援救。

「我因身受魔教『天蠍蠱』禁制，不能露面與魔教之人正面衝突，但可在暗中接應，救援行動時彼此請以擊掌爲號。」

「另據陶兄傳音相告，各門派受邀來此準備參加武林盟主改選之道友，因懾於魔教教主東方逸之淫威，多畏首畏尾，紛



公孫煜爲方仁傑一掌震飛。

作歸計，請相機挽留。」

這一連串的意外與變故，使得朱唇令在場的每一個人，無不感到震驚，怔了半天說不出話來。

這當口，令主胡貞貞神情肅然地發話道：「關於搭救陶護法一事，刻不容緩，只是我等諸人，除了仁傑之外，均不諳水性，還是由仁傑獨闖樓船，其他三人跟我隱藏岸邊接應。」

話鋒一頓又娓娓地接道：「至於天魔教主，未料到果爲東方逸，這個老魔頭，五十年前武功修爲已臻化境，當年爲了紀小玉改嫁倪老前輩之事，刺激太深，因此養成一副玩世不恭的態度，其爲人行事，不講是非，但憑個人愛惡，週旋於武林正邪各派人物之間，此番露面，咱們勢必將遭遇……。」

古文英有點沉不住氣地截口道：「咱們如果與其遭遇，是否可以對敵？」

胡貞貞接口道：「如果遭遇，千萬不可力敵，因其目前武功，已冠絕武林，即或合咱們全體之力，恐怕未必就能佔到便宜。」

古文英發急道：「我們怎麼辦呢？」

「見機行事，智取！」胡貞貞邊說邊以目光一掃在傍悶悶不樂的方仁傑道：「仁傑，你領着文英立刻出城到江邊先行僱條烏篷小艇，入夜後相機潛登天魔教樓船，與白大俠合力救出令師，事成之後，在碼頭一品香茶館會合，我跟倪護法稍歇一會就趕往茶館預爲佈置。」

話鋒一頓，一轉頭吩咐李含春道：「妳馬上收拾妥當，趕到城外十里鋪守候白天虹他們，入夜後引導他們至擂台，先替殉難道友收屍，然後潛往一品香四週埋伏，聽令行事，不得有誤。」

胡貞貞對方仁傑等一一囑咐之後，再以眞氣傳音與倪素貞開始密議，她們經過不斷交換意見之後，兩人臉上首次展露出會心微笑，看情形似乎已經商妥應付天魔教主東方逸的「錦囊妙計」。

就在方仁傑等三人離開客棧大約一個時辰，胡貞貞與倪素貞兩人，已安步當車抵達位于碼頭邊一品香，隨卽向店小二包下二樓全部雅座，兩人臨窗對坐品茗，狀至悠閒，誰能知道她們現正面臨一場卽將來臨的生死存亡決鬥！

入夜掌燈時分，兩人匆匆用過晚膳，又守候了約莫兩個時辰，已經起更了，仍不見方仁傑等人踪影，但是白天虹及李含春等八小金釵，却已按照預定計劃在茶館四週埋伏妥當。

胡貞貞與倪素貞兩人，面現焦灼之情，不時探首向外張望，並偶爾發出一兩聲輕嘆！

時間在靜寂的黑夜中飛逝，轉眼之間，外面都已經在打二更了，但是陶陵等人的下落仍然不明，因此，急得胡貞貞坐立不安，不時背負雙手繞室徬徨，倪素貞更是蹙眉長嘆不已。

突然，樓下發出一聲暗號，暗示陶陵等人已安全到達，胡貞貞與倪素貞精神爲之一振，兩人相視一笑，急急趕到梯口等候，就在同一時間，陶陵及方仁傑夫婦，却逕自前窗，魚貫飛身穿窗落地。

胡貞貞見陶陵等三人面現困倦之色，

立囑倪素貞下樓招呼店小二速備酒菜壓驚，同時綻開笑容道：「陶兄受驚了？」

陶陵面現愧疚之色，徐徐應道：「托令主之福，有驚無險，今日在下一時疏忽，不幸爲東方逸所擒，多虧白振宇捨生相救……」

這當口，倪素貞正匆匆自樓下趕返，一聽到「白振宇捨生相救」之詞，不覺花容失色，急急截口追問道：「陶兄，難道振宇他已經……」說到此處，倪素貞竟哽咽得不成聲了。

胡貞貞立刻跟着接口道：「素貞姊請暫時節哀，先冷靜聽陶兄將事實經過說出來再作計較。」

此時店小二已將預先準備妥當的酒菜送上，胡貞貞當卽招呼衆人圍桌而坐，並示意方仁傑爲乃師斟酒壓驚。

少頃，酒過三巡，陶陵首先輕嘆一聲道：「今晚初更，蒙振宇兄按預先約好時間潛至前艙，殺死兩個守衞，打開水牢將在下救出。

「但剛出前艙門口，却迎面撞上黃飛虎及卜氏姊妹橫加阻攔，當卽在艙面展開一場短兵相接的拚搏，此時，仁傑夫婦適時駕着小舟趕到助陣。」

倪素貞畧帶懷疑的口吻插口問道：「難道合你們四人之力，竟會落了下風？」

陶陵連忙搖搖手接口道：「非也！自從仁傑加入戰陣之後，只幾個回合，黃飛虎等三個狗男女，就已漸顯敗象，他們一面作困獸之鬥，一面發出警號，瞬卽召來十幾名小嘍囉，將我等團團圍住。」

方仁傑跟着接口敘述道：「因爲地方太小，簡直難以施展，而被他們苦苦糾纏了頓飯工夫，才將對方圍困嘍囉全部殲滅，同時也將負傷不敵見機開溜的黃飛虎等三個狗男女一舉剷除。」

古文英這時也忍不住接着道：「就當白大俠送咱們離船時，大公主許月娥及二公主許月嬌却乘自備小艇自江上另一方向飛速趕到攔截，因此，又苦戰了十來回合，可是由於兩個妖女武功甚高，尤其是大公主許月娥的身手非凡，一時之間，竟使咱們難以脫身……」

陶陵又截口道：「正當緊急關頭，白振宇忽然情急生智，大聲向後艙方向招呼道：『後艙失火』，同時暗示我們先走，在下當卽與仁傑夫婦趁兩個妖女分神之際，搶登烏篷小艇，由振宇兄獨力留在樓船斷後。

「當小艇划離約莫五六丈距離，只見大公主口中念念有詞，而白大俠步法也跟着立見散亂不支，不旋踵其所受『天蠍蠱』禁制驟然毒發倒地，爲兩個妖女無情地以亂劍刺殺殉難。」

陶陵說到此處，不禁熱淚縱橫，倪素貞則是悲極而嗚咽失聲，胡貞貞與方仁傑夫婦，亦跟着爲白振宇的壯烈犧牲淚濕衣襟。

正當羣俠悲慼莫名之際，外面突然傳來暗號示警，跟着兩聲慘叫，顯然是發暗號之人倉促應敵不幸遇難前發出的慘叫之聲。

胡貞貞畧一凝神傾聽之後，立卽指揮羣俠分別自不同方向穿窗而下，齊集茶樓門前空地，包圍來襲強敵。

胡貞貞事先對於敵情以作的判斷非常正確，來襲敵人確是自茶樓大門外，採取正面攻擊方式，也由此一方式，可以了解來者的狂妄自大，更可以想見來者的武功造詣，決非泛泛之輩。

果然不錯，與羣俠對面而立的只是一男二女，兩個女的一看就認出是天魔教的大公主許月娥與二公主許月嬌。

男的却是一個鶴髮童顏，目光如電，身着黑衫的老者，而且身材也很高大結實，不過面貌長相却非常猥瑣，甚至令人感到厭憎。

此人除了陶陵與之相識之外，其餘羣俠包括朱唇令主胡貞貞在內，與之均未謀面，根據以往傳聞判斷，不用說，他定是天魔教的眞正主持人，已經隱跡江湖幾十年未露面的東方逸。

目前的情勢，從表面上看，對東方逸等一男二女可說相當不利，身後退路經已由白天虹，李含春所率的五個女俠阻斷，正面又遭逢到胡貞貞，陶陵，倪素貞及方仁傑夫婦的攔截。

但是，東方逸却神態安詳，談笑自若的一點也不在乎，只見他用手一指陶陵道：「陶陵！你蓄意與本教爲敵，老夫因爲顧念舊情，一時起了仁慈之心沒有殺你，你反恩將仇報，勾結叛徒白振宇，殘殺本教衆多門人，今宵，老夫非要領教領教，看看你們這羣小輩，究有多大能耐。」

話鋒一頓，又侃侃接道：「據說在你們朱唇令中，有兩位已經練過『四象九龍杯』秘笈的一流高手，是那兩位，站出來先讓老夫認識認識。」

胡貞貞與方仁傑相互交換眼色之後，兩人同時向前跨了一步，坦然應道：「晚輩朱唇令主胡貞貞。」

「晚輩方仁傑。」

站在東方逸左側的二公主許月嬌接口道：「老爺子，就是他們兩個。」

東方逸振聲大笑道：「嗯！不錯！夠豪爽！夠勇敢！」

胡貞貞接口道：「前輩過獎。」

東方逸忽然變臉沉聲道：「胡貞貞！老夫最不喜歡背後有人監視，我現在吩咐妳立刻將老夫背後的小嘍囉全部撤走。」

胡貞貞面現出不豫之色冷笑道：「如果我不聽你的吩咐……」

東方逸目中精光暴射，截口道：「好！這話可是妳自己說的，怪不得老夫心狠手辣。」話聲一落，跟着轉身向後，同時右手五指箕張，虛空點出五指，一刹那間，五指尖處竟然冒出五縷白色輕烟，向前疾射而去！

胡貞貞大驚失色，高聲警告道：「天雷魔指歹毒無比，趕快閃避！」

她雖然及時發出警告，但仍然遲了一步，東方逸指風過處，跟着慘號之聲連傳，十二金釵之中的第六，七，八及十，十一釵等五個女俠，同時胸都遭指風洞穿，鮮血四濺倒地慘死，只剩下第九釵李含春及白天虹呆立當場。

東方逸殺氣騰騰的又轉同胡貞貞等人道：「你們幾個都好好聽着，誰敢再違抗老夫命令，剛才這五個就是榜樣。

「就憑你們朱唇令這塊招牌，居然妄想領袖羣倫，聯合武林各門派與本教爲敵

爭奪盟主地位，未免自不量力，眼前事實證明，各大門派全是虛有其名，所謂高手也者，不過一羣酒囊飯袋，縮頭烏龜，沒有一個敢出面替你們助助聲威。老夫念在你們多年修爲不易，只要你們答應下面兩個條件，老夫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方仁傑怒火中燒，正待發作之際，胡貞貞卻立予制止，强忍心中悲痛敷衍接問道：「什麼條件？不妨先說出來聽聽，如果合情合理的話，本座可以攷慮履行。」

東方逸冷冷地接道：「第一：交出現由你們掌握的『兩儀紫鳳釵』，『三才綠玉杖』，以及『四象九龍杯』等三宗寶物，它們連同『太極黃粱枕』，號稱武林四寶，均爲老夫當年歷盡千辛萬苦搜尋所得而流落江湖幾十年，理當物歸原主。」

「說得倒很合情。」胡貞貞微微一哂道：「第二個條件呢？」

東方逸道：「第二：立刻解散朱唇令，你們幾個馬上宣佈退出武林，從此永不涉足任何江湖爭端。」

方仁傑冷笑着譏刺道：「說得比唱得都好聽，老傢伙！我看你是在做白日夢，別說咱們令主不會理你，告訴你，就算令主答應了，小爺我還不幹呢！」

「小子放肆！」東方逸叱道：「月娥！月嬌！還不跟我把這小子擒下！」

「是！老爺子。」許月娥首先縱身上前，手中所執七首疾如流星地朝方仁傑當胸猛刺，許月嬌也立刻跟進圍攻。

方仁傑不退反進，竟以空手入白刃的手法，與許氏姊妹鬥起來，同時冷笑連連，道：「兩個嫁不出去的小寡婦居然急着招駙馬，可惜找錯了對象，小爺就是要討小老婆也不能討嫁過人的……」

就在方仁傑說話畧一分神之際，許月娥突然一變招式，驟伸左手五指點向方仁傑咽喉要害，只聽「嘶」的一聲，方仁傑衣襟已隨聲爲許月娥撕下一大片。

方仁傑跟着向後倒縱六尺，只見他光着部份上膊，表情顯得非常尷尬。

東方逸似是發覺什麼異象，馬上向許氏姊妹招呼道：「妳們兩個退下！」

話鋒一頓，又指向方仁傑問道：「小子！你胸前掛的白色玉珮是那裏來的？」

方仁傑說道：「老狗！你少管小爺閒事……」

話聲未落，東方逸已飛身近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扣住方仁傑右腕脈門，痛得方仁傑身形下蹲。

旁觀的胡貞貞，急忙以眼色暗示倪素貞採取適當行動應敵。

倪素貞跟着高聲嬌叱道：「住手！你不可以傷着他。」跟着移步向前。

東方逸凝視倪素貞道：「站住！妳是什麼人？」

倪素貞道：「我是誰你不必要知道，你不是很想知道方仁傑所懸白色玉珮的來歷嗎？」

東方逸點點頭道：「不錯！難道妳能說出？」

方仁傑發急道：「不要告訴他！倪護法，在下寧死也不向他屈服。」

東方逸「啊」了一聲道：「妳姓倪？妳的芳名是……」

倪素貞截口道：「倪素貞。」

東方逸緊接着逼問道：「紀小玉是妳什麼人？」

「家母。」倪素貞畧一沉思道：「你不必多問，我乾脆告訴你吧，這白色玉珮，共有兩塊，是家母生前分贈給家姊素娟與我每人一塊。」她邊說邊自襟內解下另一塊白色玉珮繼續道：「家姊以後不幸過世，她臨終前，又將自己保有的那塊玉珮轉贈其唯一愛女小娟，這塊玉珮，就是小娟與仁傑定情的信物……」

東方逸忽然面現痛苦及悵惘之情，似是喃喃自語道：「哦！原來如此！小玉，原諒我，差一點老夫就已鑄成大錯。」

話聲一落，跟着放開了方仁傑被扣的腕脈，緩緩移步走向倪素貞身前。

方仁傑不知就裏，以爲東方逸不懷好意，竟冷不防猛然一個箭步，凝聚十成功力，一掌朝東方逸胸前拍出。

「蓬」的一聲悶响，方仁傑自覺掌力如中敗絮，心中不好念頭剛一興起，已爲東方逸發出的一股强大內力震得雙臂痲木，登登登地連退了七八大步始拿樁站穩，臉色泛白怔立着。

東方逸却神色肅然的告誡道：「年青人！老夫知道你的用意，我不會再爲難你，不過，老夫臨別之前有一句話要忠告你，以後千萬記住，强中自有强中手，今後爲人行事必須光明磊落，同時，希望你善待小娟。」

話鋒畧頓，又轉向倪素貞道：「素貞，我是什麼人，以及與妳娘紀小玉的關係想妳定已約畧知道，希望對妳娘留贈給妳的這塊玉珮妥爲保存，還有，切記江湖道途，險惡萬端，最好及時急流勇退，老夫言盡於此，今生如果有緣，咱們自會再見，就此告別，望多珍重。」

「月娥！月嬌！咱們走。」

話聲人落，頭也不回的帶着許氏姊妹急步離去，他們三人的身影，迅速地消失在晨曦中。

這一天從早到晚，情況瞬息萬變，本來今宵一場生死決鬥，竟然在頃刻之間，三言兩語的消弭於無形，這個結局，實在大出羣俠意外。

胡貞貞長吁了一口氣向白天虹，李含春二人吩咐道：「你們二人留下，替我好好地將那五個可憐的孩子妥爲安葬。」緊接着又招呼如夢方醒的陶陵等人道：「陶兄，倪大妹子，咱們此間事了之後，不如結伴一遊泰山，不知兩位意下如何？」

陶陵正待答話，只見方仁傑正獨自扶着乃妻古文英一言不發逕自向城內大道而去，不覺揚聲招呼道：「仁傑，文英！你們怎麼不辭而別？……」

胡貞貞若有所悟地截口道：「陶兄，年青人有年青人的事，隨他們自己安排去吧！」

此時，方仁傑在遠處停身答話道：「師父！我們已經決定先往普陀尋找小娟妹妹，請你們放心，我一定會找到她的。」

方仁傑話聲一落，也不等陶陵回答，就携着古文英的手雙雙朝城內急行而去。

他的話聲，清澈地在晨曦中迴盪，胡貞貞，陶陵及倪素貞三人相視，發出會心的苦笑，隨後亦相繼大踏步朝城內大道而去。

——全書完——

$4.50

文藝創作小說

遠山晴

嚴沁

他揭開了愛情序幕使
你永遠不能逃避忘懷。



嚴沁 的作品 果然不同凡响



$4.00

假如你讀過嚴沁的小說，你一定會明白製片家們爲何爭先恐後的將她的作品搬上銀幕。

而最重要的是，遍佈東南亞的讀者們都捧：



$4.0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綫）